武俠世界

血色天堂 這個地方是一個天堂，但是這個天堂却快要充滿血色的死亡，而且是一種非常恐怖的死亡，假如不加以制止，天堂便變成地獄了，而搶救天堂的責任就落在兩個女孩子身上…

$2.00

842

◀編　後　話▶

馮嘉先生的藍衣雙女俠故事「血色天堂」今期刊出，該故事特別「巨型」，洋洋十數萬言一氣呵成，內容充滿恐怖氣氛，也具打鬥獵奇探險情節，文中描述一種可怖的血色病，人類一旦染上了，渾身紅腫如火，死後化作一灘血水！恐怖之處，難以形容。藍衣雙女俠爲了這種「怪病」的秘密，深入虎穴，追源究底，其中過程，驚魂步步，愛好驚險恐怖、打鬥緊張小說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

＊＊＊　　＊＊＊　　＊＊＊

「獵人」故事已近尾聲，今期情節變生肘腋！到底隱身幕後，幹盡傷天害理的主持人是誰？令人匪夷所思，意料不到。還有，武靑雷在偷窺壽堂飲宴秘密時，突然出現一個黑衣人，兩人相遇後的精彩搏鬥，令你動魄驚心！

＊＊＊　　＊＊＊　　＊＊＊

「血鸚鵡」恢復刊出後，內容一期比一期精彩，情節也一期比一期掀起高潮，詭秘莫測處，令人瞠目咋舌，奇謀互逞，着着使你拍案叫絕！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奇幻人間」今期刊出的：百萬美元奇刦案。這是一篇現代社會奇聞錄，故事很具現實性，希各位留意閱讀。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血色天堂（藍衣雙女俠傳奇故事）

這個地方是一個天堂，但這個天堂却快要充滿血色的死亡，而且是一種非常恐怖的死亡！藍衣雙女俠爲了使這個天堂不要變成地獄，渾身解數，力挽狂瀾……………………馮　嘉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獵　人（遊俠傳奇故事）◀四▶

狼窩伏狠羣　虎穴覓虎踪……………………朱　羽 4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血鸚鵡

毒劍施辣手　鐵漢鬧妓樓……………………古　龍 53

四君子

重重門戶殺機隱……………………臥龍生 61

鐵蓮花

人人心懷鬼　沼沼大漠行……………………高　庸 69

紅粉藍衫

寶劍誅魔女　利口激玉郎……………………憶　文 77

龍虎殺手

絕招誅二魔　秘訊震羣豪……………………慕容美 84

奇人奇技・湖海軼聞

傅振嵩創龍形八卦掌（奇人奇技）……海　心 75

百萬美元奇刦案（奇幻人間）……司馬不平 89

高橋戒談電梯退敵（秘技叢談）……麥海雲 93

白頭保苦鬥蛇形槍（湖海珍聞）……海　鷗 95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4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藍衣雙女俠傳奇故事

馮　嘉·文
盧　令·圖

血色天堂

絕崖刦牢

那個人有着一頭長長的頭髮，又亂又長，鬍子也是一樣的。從背後看去，會有一種錯覺，以為他是一個女人，但是面前一望就知道他不是了，女人是沒有鬍子的。

他的長髮長鬚，乍看之下，也會使人以為他是一個年紀相當老的人。但也不是的。他是一個相當年輕的人，起碼不會超過三十歲。

雖然他有着聖經人物般的長鬚長髮，他也並不是一個嬉皮士。他只是因為沒有機會剪髮和刮鬍子，所以才留到這樣長吧了，鬚髮和時間一樣，都是不會等的，時間不斷過去，鬚髮也不斷長起來。

他之所以沒有機會剪髮，自然就是因為，他不能出去。

他是被囚在一間石室的裏面，丁方大約三十呎，比監房是寬大得多了，但設備並不比監房舒適。最簡陋的設備，一床一桌一椅。

門口給一度笨重的大鐵門擋住，而門閂是在門外的，除非他有一尊大炮把門轟開，否則他就休想出去了。

窗口倒是沒有鐵枝攔着的，而且這窗口也寬大到足够他爬出去。但，爬到那裏去？

他站了起來，走到窗口，也不知是第幾次了。他望出窗外望着外面的海濶天空。

的確是海濶天空，他可以望得遠遠的，沒有甚麼阻擋他的視線。他可以望到很遠很遠，夜空中的一座山頂，山頂還給一些白雲壓着。窗外的上下左右，都全是差不多垂直的峭壁，上面，起碼有一百呎才到頂，而下面呢，則也不知有多少呎才到達崖底。起碼有五百呎才能到達崖底，而且沿途沒有任何可以扳手踏脚的地方。

深淵突圍

爬出了窗外，他就要直跌下去，粉身碎骨了。

這就是為甚麼窗口沒有鐵柵。

沙沙！一陣奇怪的聲音從窗外傳來，使他毛髮深豎，不由得跳後一步，離開了窗前。

沙沙！一件白色方形的東西，在窗外掠過了。

他驚詫地瞪大了眼睛，連忙一跳跳到窗前，這一次爬到了窗緣上，上半身也伸了出去，看看那白色的東西究竟是甚麼。

一隻紙鳶！有人在夜裏放紙鳶。有人在崖底放紙鳶，把紙鳶放了上來了！

他苦笑回到床上去。崖下有人，那又如何？這樣看，就是喊破喉嚨，下面的人也聽不到的。而且，崖下又會是甚麼人呢？當然也是囚禁他的人吧了。

他的眼睛又轉向鐵門。不錯，鐵門是唯一的逃路了。

但，他怎能出去？這門從來沒有打開過的，打開的從來只是門中間那條半呎高、兩呎長的縫……

這樣想着時，鐵門外就發出了「咿呀」一聲。鐵門外面另一度小門開了，不再是把那條縫遮着。一隻盤子通過那條縫遞了進來，放在那早已擺好在門前的椅子上。盤中就是他的晚餐。

伊呀！格登，門外那度小鐵門關上，於是那條縫也給封回了。

這人一跳過去，用拳頭擂着鐵門，嘶聲地叫着：「喂！喂！喂！」但是沒有人應。

「喂！給我一把剃刀刮刮鬍子行不行？我還想洗一個澡！喂！」

只有廻聲應他。他臉上的肌肉扭曲着，就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他側身一脚就把椅子踢倒了，盤中的兩隻麵飽和幾片肉腸就跌在地上。

他連忙彎身拾起來。這個發不得脾氣的，這是他每天僅有兩次的食物。不要，就沒有的了。

沙……紙鳶的聲音又來了。接着「拆」的一聲，那隻紙鳶就撞進了窗內，落在地上。他聳聳肩，走過去把它拾起來，接着心就狂跳，眼睛睜大，因為，紙鳶上寫了些字！

那紙鳶上是用黑色的箱頭筆寫的字：「把線拉上來，我們是來救你的！」

這個長鬍子的人，興奮得手也發抖了起來，心臟在怦怦地大跳着，就像他的心變成了一隻無法控制的野獸了。來救他的？雖然他無法想像，這樣一根幼幼的紙鳶線怎能把他救出這吊在半空的監獄，但，他還是依着那幾行字的指示，小心地把那根紙鳶線拉上來。

那根紙鳶線，當然是通到崖底下去的，因此也很長了，拉了又有，拉了又有，似乎拉之不盡的。這個人的脚下，聚了一大堆紙鳶的線了。

接着，鳶線就拉盡了，他發現，鳶線的盡頭，接駁着的是另一種線，那質地是韌而滑的，而且半透明。是一根魚絲。線與魚絲接駁之處還縛了一張紙，紙上寫着：「把魚絲也拉上來！」

那根魚絲也是很長的，一直通下崖底。

這個被囚的人把身子伸出窗外，眯起了眼睛，現在是黑夜，他望下去，看到的是一片漆黑。

他更加興奮地動手把這根魚絲拉上來。

這一次，他却發覺重得很，魚絲下面綁着些甚麼？

當然不會是綁着一個人了，那是比一個人輕的。一個人的重量，他沒有那麼容易可拉起來。

他繼續拉，發覺愈拉愈重，愈拉就愈吃力。好幾次，他不能不停下來休息一下，然後才繼續拉。他的脚下，是堆滿了一圈一圈的鳶線和魚絲了。

後來，他聽到了一陣輕微「格格」聲從下面傳來，好像有一件甚麼東西，是正在下面的崖壁。他再拉了幾下，那件撞擊崖壁的東西就上來了，原來是一隻小型原子粒收音機的東西。而且，收音機之後，就不是魚絲，而是一根大約像姆指一樣粗的尼龍繩。

他又向下面搖搖，可以看到，尼龍繩是一直通到崖底下去的。於是他就明白為甚麼愈拉愈重了。尼龍繩雖然是比蔴繩輕的，但是，這麼長一根繩子，總重量還是有相當。

那隻原子粒收音機，原來還是正在發出着「必必」的電波聲，這電波聲吸引了這人的好奇心，他拿起來細看，發覺它的背面是貼上了一張小紙的，小紙上又是寫了一些字：「這是一隻無線電對講機，按紅色的按鈕，讓我們和你通話吧！」

那人以發抖着的手按了對講機上那紅色的按鈕，這按鈕一定給了對方一個訊號，因為對講機內透出人聲了。

那是一把女性的聲音，很悅耳，而且聽起來似乎還是相當年輕的。這把聲音說：「羅敏生先生，你聽得見我說話嗎？」

「呃——我——聽見的，你們是誰？」羅敏生吶吶着問。他大概自鬍子長長之後就一直沒有機會和甚麼人交談，現在有了機會，反而覺得不習慣了。

「我們是你的朋友，」那把女性的聲音說，「我們遲一些才來作自我介紹吧，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救下來，我們不能浪費時間！」

「但我下不來呀！」羅敏生說。

他想不出，這一根尼龍繩子，又如何能放他下去。

「我現在上來，」那把聲音說，「聽着，你得先把繩子在一個受力的地方縛牢，有這個可能嗎？」

羅敏生四面望望。「可以的，」他回答道，「我可以縛在床的鐵環！」

「這鐵環承得起一個人的重量嗎？我是要拉着這根繩子爬上來，如果承不起，我會跌死的！」

「應該可以的，」羅敏生說，「它也承得起我的重量！」

他的床是一塊長形的鐵板，鐵板的一邊是推在墻壁一處突出的邊緣上，另一邊則是由二根鐵鍊吊着的。

這二根鐵鍊，既然可以支持他睡覺的時候的體重，那麼是似乎沒有理由不能支持另外一個人的體重的。

他就把繩子穿過了其中一個裝在墻壁上的鐵環，縛緊了，然後又把剩下來的一根短短的繩子拉過去，在另一隻鐵環上縛緊。

這樣，就是萬一第一隻鐵環給拉脫了下來，仍然有第二隻鐵環可作後備的。他雖然鬚髮蓬亂，看來像一個瘋子，但事實上他並不是一個瘋子，他的頭腦是很淸醒和有條有理的。

縛好了之後，他再用力拉動繩子試力。很穩當可靠，那鐵環不動分毫。

「可以了！」他對無線電中叫道，「你可以上來了！」

「好，我現在就上來！」那把悅耳的女人聲音說，「但，如果有人來，你得馬上通知我們！」

羅敏生淒酸地暗暗笑了起來，說道：「不會有人在這個時間來的，也根本不會有人來！我望了幾個月，也望不到有人來跟我談一句話的呢！」

「那我上來了！」那女人的聲音說。

繩子忽然給拉得直直，而且響起了「勒勒」的聲音，顯然是負起了一個人的重量。

羅敏生忍不住好奇心，匆匆跑到窗前去，向下面望了一眼，却看不到甚麼，只是看見那條繩子緊緊搭在窗沿上，在顫動着。在黑夜中望下去，下面那山谷就像是無底的。

他又跑回了鐵門的前面去，把腦袋緊貼在那鐵門上，小心地傾聽着。雖然他不相信可能有人在這個時間來，但是這種情形之下，他却也不能不做守望的工作，以防萬一的。鐵門的外面如常一般是一片死靜。

他等着，看看那繩子在顫。

心跳得比平時快得多，然而，時間却似乎比平時過得慢得多了。過了好久好久，他等着的人才終於出現。

先是一隻手扳住了窗子的邊緣。一雙穿上了黑色手套的手，跟着，人就一縱縱了上來，跨進了窗口，而到了他的囚室的地上了。

羅敏生眞有點懷疑他是在做夢。尤其是，來者竟然是一個如此年輕，又如此美麗的女郎了！

這個女郎有一張淸秀而美麗的臉，本來是有一把長頭髮的，但現在這把頭髮已在腦後束了起來，以方便她的行動。她身上穿着一套深色的緊身衣服，緊得像第二層皮膚一樣，顯然也是爲了方便她的動作才有這樣緊的一套衣服的。而，這套衣服也使她身裁畢露。

一副十分美好而苗條的身裁，比美甚至賽過一流的器械操好手。

她的肩上掛着另外一綑尼龍繩子，她對他微笑。

「你……你是誰？」他吶吶着問。

「我叫金菊，羅敏生先生，我是來救你的！」那女郎伸出手來，羅敏生不由自主地伸出去和她相握。

他握到的是一隻柔軟但是有力的手。

「但……但我不會爬繩呀，」羅敏生吶吶着說。

「我有辦法的，」金菊說着，已經把她帶着的那一綑繩子取了下來，把繩子的一端在羅敏生的腰上縛上，又說：「這樣，你就可以下去了！」

羅敏生還是不大明白，她又對他解釋：「你可以沿着我爬上來這條繩子爬下去，把繩子緊執着，雙腳踏在壁崖上，就容易了！在同一個時候，我在上面拉着這條縛在後腰間的繩子幫力，你不會跌下去的，這就容易爬了！」

她從腿上一隻袋子抽出了一雙手套來，交給他。

羅敏生一面戴上手套，一面還是難以置信地看着金菊。他說：「金菊小姐，你究竟是甚麼人？」

他無法想像，這樣一位嬌滴滴的美人兒，怎麼能夠爬這樣的高度上來。這是十分耗力的事呀！

「我們以後再談這個問題吧，」金菊說，「目前，我得把你放下去！來吧，快一點，別浪費時間！」

羅敏生給她推到了窗口，他只好爬了上去，緊緊地執着她上來時那根繩子。一望下面那無底似的黑暗，他的腿子就發軟，然而想到一個女孩子也能爬上來，他堂堂男子漢却躑躅不前，這就似乎有點滑稽了。

金菊把那綑繩子在一條鐵鍊上繞了一繞，再執着這邊，拉緊了羅敏生的腰部，說：「現在下去吧，有我支持着，你不必怕的！」

於是羅敏生拉着繩子，向下爬去。

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他的手要長期拉着繩子，腿子又要長期踏着那崖壁。他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爬到底，但他相信他的氣力是不能支持到底的。

在上面，金菊一點一點地放出那條縛住羅敏生腰間的腿子。她的兩腿分張，穩穩地站在囚室的中央。

羅敏生一呎一呎地爬下去。

那個窗口距離他漸漸遠了，然而下面的黑暗却還是一樣的，谷底似乎一點都沒有接近。

跟着，他的手一軟，腳也一滑。繩子「擦擦」地滑過他的掌心，他向下直跌。

但是只跌了幾呎，腰間的繩子便拉緊了，把他吊在半空，金菊果然能拉住他。

他在空中盪了兩盪，手慌忙伸出去，抓回了另一根繩子，腳也重新在崖壁上踏緊。

腰間的繩子便又放鬆一點。羅敏生向下爬了一步，繩子又放鬆了一點。於是他就依照剛才一樣，繼續向下面爬去。這時他的心安定得多了。他知道就是失足，他也不會跌死的。

再爬了一段，當他又感到精疲力盡時，他看見崖壁上有一塊突石。突出只有一呎長左右，但已經够了。

他一腳踏到了這塊石上，然後人也在石上坐了下來。這一次，他是可以比較鬆弛地休息一下了。他實在需要這一番休息。

上面的金菊，大概不明白他是正在中途休息，所以有點担心了，便又把繩子扯動，向他示意。羅敏生嘆了一口氣，只好又繼續向下爬了。

那段往下爬的路程，直像是沒有完似的。

爬着爬着，他又感到四肢無力了，他又覺得需要找個地方停下來休息一下。但就在這個時候，却忽然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他的下面說：「支持着，快到了！」

這反倒把羅敏生嚇了一跳，他連忙回頭望下面，才看到原來他是已經到達了崖底，不過還差二十呎，就要到達地面了。

而金菊就站在下面，鼓勵着他。

金菊在下面？這怎麼可能呢？金菊明明是在上面的呀？

最後那二十呎，他是半滑半跌下去的，他踉蹌地跌到了地面上，手腳朝天地躺倒。那個女郎連忙把他扶起，而且關心地問：「你沒甚麼吧，羅先生？」

羅敏生此時才看到，那女郎原來實在並不是金菊，而是另一個裝束完全一樣的女郎。

也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不過和金菊是有分別。她的身裁，就比金菊健碩和豐滿一點，看上去沒有那麼斯文和溫柔。羅敏生吶吶的說着。

「呃——呃——我沒甚麼，沒甚麼？」

「那很好，現在我叫金菊姐姐下來吧！」

那個女郎說着，就拿起了另外一副同一模樣的無綫通話機，在裏面說道：「好了，他已經到了！」

「很好！」金菊的聲音從裏面傳出，「我下來吧！」

這時，在上面的金菊，就把那一條縛着羅敏生的腰的繩子，從鐵鍊解了下來，放了手。

那就像一條活蛇似的滑過她的身邊，「察察」地竄出窗口，掉到崖下去了。那是因爲整條繩子垂到崖下，重量已有相當，一失去了支持之力，自然就很快掉下去了。

跟着，金菊又從袋裏取出了一件奇怪的東西，大約像一隻火柴匣般大小，形狀也像是一隻火柴匣，不過却是黑色的塑膠。她把這隻東西放在那條繩子縛在鎖鍊的繩結上，然後她走到窗口，爬了出去，就捉着這根繩子，沿繩滑下去。

她滑下去的速度，是比羅敏生要快得多了。她似乎是身輕如燕的，羅敏生要出盡生平之力才能這樣做，她却是毫不費力。

在下面，羅敏生和那另外一個女郎看着她下來。

起先是什麼都看不見的，只見那條繩子在動着，後來就看見一個黑點，這個黑點愈來愈大，就是金菊。

很快，金菊就到了，最後的十幾呎，她就這樣放了手，而跌了下來。不過她却不像羅敏生以屁股着地，而是穩穩地一站站住了。

「金菊小姐，」羅敏生說，「眞多謝你把我救了出來，但是——但是——」

金菊却揮揮手制止他說下去。她說：「等一等，先讓我把繩子解決掉，然後我們再詳細地說吧！」

她說着，就從那另一個女郎的手中接過了另一隻小小的儀器，把上面的一個掣一扳扳了下來。

當她這樣做時，在上面，那座監房之中，繩結處那隻塑膠火柴匣便着起火來了，顯然是裏面有感應電波的燃燒器，有了感應，就發起火來的。

那火燒得很猛，把那繩結燒掉了，這根繩子便馬上脫離了鎖鍊，也像活蛇一樣露出了窗口，掉下山去了。

那隻塑膠火柴匣則跌到了床上，仍然繼續燃燒着，直至完全燒掉了，只剩下了小小的一堆灰燼。

這樣，當上面的人發現羅敏生失踪了時，也很難猜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們進這監房中來查究的時候，就只能看到，監房中留下了一堆灰，此外就甚麼都沒有了。情形直像羅敏生這樣偌大一個人，就化成了這一點灰燼。

監房上面的事情，現在是交代完畢了。

在山腳下面，金菊和她那個女同伴則正在匆匆地把繩子收集起來，以巧妙的方法紮成了體積最小的一綑一綑，拿進了附近的樹林之中。羅敏生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她們過去，看見林中的地上原來已經掘好了一個洞。

她們把繩子以及紙鳶，魚絲，放紙鳶的線轆等物都投進了這個洞，把掘洞的鏟子也丟了進去。

然後，她們再用腳把掘了出來堆在旁邊的泥土推進洞裏，把洞塡平了，又再在土面上推過去一些落葉，遮住，於是，那些用具便也無影無踪。

上面的人即使到達下面來調查，也一樣很難猜得出羅敏生究竟是如何脫身的。

金菊說：「好了，我們走吧！」

她們領着羅敏生，通過樹林，急急地前進着。一面走，金菊就一面向羅敏生介紹那個同樣地美麗，但是比她粗壯的女郎：「羅先生，這就是我的助手，也是我的好朋友胡雯。」她一直也沒有慢下步子。

「金小姐，胡小姐——」羅敏生恭敬而感激地開口，但馬上就給胡雯打斷了他的話。

「別小姐前小姐後好不好？」胡雯不耐煩地說，「就叫我們的名字好了！難道嫌我們的名字不够好聽嗎？」

很明顯地，胡雯是一個性子躁急而直的女郎。

羅敏生有點窘，金菊笑起來：「別介意她吧，羅先生，她常常發脾氣，但她是個好人，沒有惡意的！」

「你們兩位——」羅敏生吶吶着，「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爲甚麼你們會來救我呢？」

「你的妻子，託我們來救你的！」金菊在說。

「她？」羅敏生的眼睛詫異地一睜，「我不相信！她只是想我死！」

「她想你活下去，」胡雯說，「她也想許多人活下去！」

「不，你不了解她，」羅敏生搖着頭，「如果不是她害我，我也不會給關在那上面——」接着，關心地：「你們見着了她，她好嗎？」

「我們很難過要告訴你，羅先生，你的妻子已經死了！」金菊說。這一次，她說話的時候停了下來。

羅敏生呆在那裏，身子發抖着，難以置信地：「死了？她……已經死了？這麼年輕……死了？」

很明顯地，羅敏生雖然對這個女人的印象並不好，他卻也是很愛她的。

「是的，」金菊說，「死了。這對她也許是一件好事，這麼年輕，又幹了這許多壞事，如果活下去，以後會怎樣呢？但是起碼，在死之前她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告訴了我們你在甚麼地方，讓我們找到了你！」

羅敏生搖着頭，淚水從眼眶中湧出來，珠串似的沿着臉頰，滾滾落下。金菊同情地扶着他：「走吧，羅先生，外面還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幹，而且，我相信，也是她希望你去幹的了。」

羅敏生又拖動了腳步，跟着她們走。現在，他的步伐是生硬而麻木的，兩眉也頹喪地垂低了。他終於問道：「怎樣死的？她是怎樣死的？」

「血色病！」金菊說道。

羅敏生用手把臉掩住了，痛苦地叫了起來：「我的天，血色病！不對！不能讓她這樣，——要治好她！」

「她已經死了，」金菊說。

羅敏生道：「那麼——他變成了血紅色的，之後——」

「沒有人比你知道得更淸楚了，是不是，羅先生？」胡雯說。

「我們還是別提這個吧，」金菊忙說。

但羅敏生還是不肯不提這個。他無限低廻地，幽幽地說下去：「她一定——一定也死得很痛苦！」

胡雯還要做聲，金菊卻揮揮手把她制止住了。於是兩個女郎都沉默了下來。他們在沉默之中繼續向前走。一時，羅敏生的腦海中充滿了回憶。很雜亂地在腦海中浮現着，一時也沒有甚麼紋路。

但是，在他還未能夠把回憶的思緒整理好之前，金菊忽然把手一揮，低聲說道：「別做聲！」

三個人都僵住了，在樹林的陰影之中，他們成爲了三個顏色比較淺的陰影。

「聽！」金菊又低聲地說。

他們傾耳而聽，聽到了。前面的林中響着一陣沙沙沙的聲音，顯然是有人正在穿過樹林中走動着。

「他們的守衞！」胡雯低聲說。

「希望他們不會看見我們，」金菊又低聲地說，「我不想和他們接觸。即使把他們打倒了，他們也會知道，我們是從這一條路逃走的了！」

然而，接觸卻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一陣沙沙的聲音忽然響得更急了，直向他們這邊而來。金菊和胡雯都禁不住迷惑地皺起了眉頭，因爲這聲音的進度太快了。

樹林相當密，一個人在林中跑，沒有理由跑得這樣快的吧？

跟着，她們也沒有時間猜疑下去了，那沙沙的聲音已經來到面前，一條黑影向羅敏生直撲過去，現在才發出一聲猙獰的咆哮。一條巨大的狼狗。

羅敏生只是呆站在那裏，也不會閃避，但是金菊的動作卻是快如閃電的。她的右拳一揮，就擊了出去，擊中了那條狼狗的腰部。「蓬」的一聲響，那條狼狗便向旁邊跌了開去，不再是撲向羅敏生，而是跌在地上了。

這狼狗怒吼一聲，滾身又跳起來，改爲撲向金菊。

可是，當牠撲向金菊的時候，攻擊的卻是胡雯。這二位女俠是合作得眞好的。胡雯的手向大腿一摸，插在大腿上一隻小皮袋裏一把鋒利的七首便拔了出來。這把七首閃電般的由下而上，刺進了狼狗的腹部。

狼狗那沉重的身子撞得胡雯整條手臂都麻了一麻，不過，那一撞之力也使得狼狗向旁邊跌了開去，滾在地上，痛苦地哀鳴起來，再也爬不起身了。刀子就留在牠的身上。

當狼狗一倒到地上的時候，金菊又已另有動作了。她飛快地撲了過來，向羅敏生一撞，低聲說：「伏下！」

羅敏生給她撞得身不由主地，仆倒在地上了。

金菊就把他按在那裏，不讓他再爬起身，而那邊，胡雯也向地上一伏。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一連串輕機槍的聲音就響了起來了。子彈如雨一般從他們的頭上掃過，沙沙地穿過樹林，「托托」地嵌入樹身。好在他們已經伏在地下，不然就難保不會中上一兩彈了。

那隻狼狗還在哀鳴着，最後四脚一搐，便靜了下來，也不動了。

脚步聲踏着林中的落葉和枯枝，急急地向他們挪過來。兩個人，這兩個人衝開了樹林，出現在視線中。

他們看見這兩個人手中提着輕機槍。這兩個人卻沒有看見他們，由於這兩個人預料對方是正在逃走，而不是躺在地上等着他們的。

先行的一個差點一脚踏着胡雯，但是胡雯雙手一托就把這隻脚托住了，用力一扭。那人驚叫一聲，身子不得不也跟着扭側，胡雯就一脚踢了上去，正正踢中了那人手中的輕機槍。機槍脫離了那人的手中，但是飛不開，由於槍上有皮帶，掛在人的肩上的。那也沒有空去把槍抓回了，只是不斷地揮着兩隻手，要保持平衡。

胡雯的右脚第二次踢上去，踢中了他的下顎。

這個人再也無法保持平衡了，身子一扭，胡雯再把他的脚一托，他便撲面倒了下來，胡雯飛身一躍過去，再落下來時是兩膝先行的，兩隻膝蓋就在他的背上一跪，兩隻手掌向他的頸背上各擊了一掌，那人就歎了一下，不再掙扎。

胡雯回頭看看金菊。這邊，金菊和另外一個人也發生了戰鬥。金菊已經執住了那人的機槍，把機槍推動，利用那機槍斜斜地掛在那人身上的皮帶扭得轉了過去，用背對着她，那人非但扳不到槍機，就是連向金菊揮拳也辦不到了，金菊在他的脅下擊了一拳。

劇痛使那人不由自主地彎下了身子，金菊的膝蓋隨即從下面頂了上去，撞中了那人的臂部，脊骨的盡頭。那人連雙脚也離開了地面，翻了一個跟斗，跌在地上，狼狽地爬起來，已經滿天星斗，連敵人是在何處也看不見了。

金菊輕易地在他的下頷上擊了一拳，這人一個轉身仆倒地上，便暈了過去。

羅敏生這時才爬了起身，目瞪口呆。

「我們走吧！」金菊挽着他的手臂說。

「但——這兩個人呢？」

「這兩個人還要好一段時間才醒過來的，」金菊說，「用不着管他們了！」

他們繼續逃向林中，胡雯一面補充着解釋：「剛才那一陣槍聲，遠遠都可以聽見，在他們醒來之前，其他的人會已經趕到了的，我們把他們縛起來，只是浪費時間吧了，我們得快走！」

他們通過樹林，繼續前進，很快就把那兩個人抛在後頭了。接着樹林分開，他們已經到了河邊。

那是一條相當寬濶的小河，河水正在滾滾地流着，河面間中有大團小團黑色的東西浮着流過。那是野草及枯葉之類在上游給急流絞在一起而形成的，到了水淺之處，就再也分不開來了，就這樣沿河流着，直至再有急流把它們打散。

沿着河邊走了一段路，他們就看見有幾艘小艇停在那裏。而這時，他們已經聽見遠遠後面正傳來吆喝聲。追兵漸漸近了。

「他們有狗，很容易找到我們的，」金菊說，「走水路是唯一的辦法，人的氣味不會留在水上！」

胡雯和金菊是合作得很純熟的，胡雯已經在動手把河邊的一艘小艇解下來了。

「上船吧！羅先生，」金菊扶着羅敏生說道。

「希望追來的人不知道船究竟有多少艘！」胡雯說，接着她吐出了一連串的咒罵，又說：「沒有船槳！」

羅敏生禁不住詫異地瞥了胡雯一眼，由於她罵得那麼粗。這樣的粗話，似乎不應該出自

這樣美麗的一個女孩子的。

金菊笑着解釋：「胡雯是在鄉下長大的，而她的鄉下又以講粗話出名，她脫不了咀，不過實在，以她的同鄉來說，她已經算是斯文的了！」

胡雯倒沒有浪費時間去辯論這一點。當羅敏生和金菊在船上坐定了時，她已經跳進了水中。她就這樣在水中游泳着，把這艘小舟向河中心推去。她的泳術很好，力氣也很大，小舟前進得倒不慢。

「伏低一點，」金菊勸告羅敏生，「希望他們沒有那麼早到達河邊，不然，可就麻煩的了！」

的確，在河邊機關槍對他們一掃，他們就要完蛋了的。

不過對方並未在河邊出現，而胡雯已把小舟推到了河中心了。她們離岸已經相當遠。

有一堆大大枯枝和野草正在流過來，胡雯就把小舟閃電推過去，船頭插入，船身也進去了一半。

「你躺下來不要動！」金菊說。

當羅敏生在船底躺下了之後，金菊也跳進了水中，她和胡雯一起，匆匆地把枯枝和野草拉下來，抛到船上去。

這樣，整艘小舟，就都給遮蓋在那些枯枝及野草之下了，只是看見那堆黑黑的東西，而看不見有一艘小舟在那裏面。這樣弄好之後，金菊和胡雯便再爬上了小舟上，也在羅敏生身邊躺下來。

「現在別動了，」金菊吩咐道，「他們應該看不見我們的！只要讓水流把我們帶走，我們就可以逃出這一個區域了！」

是的，河水是不停地向下游流去的，她們伏在小舟上，隨水而走，反而比陸上奔跑來得更快。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破綻是不容易看出來的。

當他們屏息靜氣地伏在小舟上，隨水漂流着的時候，追兵已經到達了河岸上。兩個持着機槍的打手出現了，也是由一隻狼狗引導。狼狗嗅到了他們的氣味，就隨着氣味跟尋而來。狼狗就停在河邊，嗚嗚而鳴，表示氣味到此爲止，再不能繼續追踪下去了。

二個打手迷惑地四面望望。最後，他們的目光落在那些小舟上。

「他們定是坐船逃走了！」其中一人道。

「沒有船槳，他們怎麼坐船呢？」另一人說着，放眼向水面望去，他只是看到間中有一團黑東西在漂流着。

看不到有船。

「但是他們的氣味就到此爲止，沒有了，」另外一個打手說，「我們的狼狗是不會騙我們的！」

「我想到了，」另一人說，「他們不是刺死了我們一隻狼狗嗎？他們一定知道我們有狗，知道狗會嗅到他們的氣味的，所以他們走進水中，沿着河邊走了，走在流水中氣味就不會留下來了。」

這是相當明智的推測，但是另一個人又問：「那麼，他們究竟是向上游走還是向下游走了呢？」

兩個人把這個問題考慮了一會。

後來又是第二個打手提出說：「不論他們是向下游走還是向上游走，我們還是要向下游追的，如果他們是向上游走，那不用我們追，他們也要回到我們的掌中，只有向下游逃走才能逃脫的！」

這聽起來又是很明智的推斷，因此他那個同伴也沒有異議了，他們一起向下游追去。

他們本來就已經來遲了一段時間，而且，步行又不及流水那麼快，所以，藏着小舟的那堆枯枝野草，很快就把他們抛在後頭，已經消失在他們的視線範圍之外了。

大約十分鐘之後，在小舟上，金菊低聲說：「小心點！」

原來這個時候，河邊又出現了另一些打手了。這一次是四個人，也是由狼犬引導着。這四個人還拿了電筒和無線電，電筒的光正在到處照射着。但是，這四個人也沒有懷疑到水中那團黑黑的東西。

「媽的，」其中一人咒罵着，「究竟到那裏去了？連狗兒都嗅不出來！」

這樣說着時，他們所携帶的無線電響起了「必必」的電波的聲音。一個人把無線電的掣扭開了，無線電中就放出一把男人的聲音：「緊急通令各組，緊急通令各組，羅敏生已經失踪，有人救了他出去！」

「我的天！」携帶無線電的人叫道，「羅敏生逃了！逃到這下面來這怎可能的？這麼高，他怎能下來？」

「難道上頭會騙你嗎？」另一人不耐煩地說。

「我們必須把羅敏生找回來！」無線電繼續通令，「他是很重要的，決不能讓他逃掉，必須加緊搜索！」

「給他逃掉亂子可就大了！」一個人說。

「我們快去找吧！」另一個人說。

他們又轉回了林中去搜索了，而在河中心，那艘藏了起來的小舟，又已流得很遠。小舟的金菊也舒了一口氣說：「到了這裏，差不多了，我們快要脫離他們的勢力範圍了！」

羅敏生在緊張之中，總算能夠鬆了一口氣。這個時候，他也有機會繼續整理一下他的回憶了。

這件事是發生在不太久之前的。不過一年之前吧了。在南美洲一個小國家裏，忽然出現了一種奇異的病。一種前所未有的病。患病的人，起先只是身上有一個地方忽然之間出現了一個血紅的小點，好像銀元一樣大的。起先並沒有甚麼感覺，這個紅點漸漸擴大，擴大，成爲一大塊，然後蔓延到半個身子。當半個身子都變成了血紅色之後，痛苦就來了。好像火燒一樣。

那血紅的顏色，繼續蔓延，直至全身都紅了。

變成了一個血色的人，痛苦當然也與血色的蔓延成爲正比例。而最後，整個人就化成了血水，只剩下骨頭，一種十分可怕的死法。沒有醫生能醫治這病，因爲這是從未出現過的病。有人認爲這是核子爆炸造成的惡果。可能是核子塵剛好染汚了這裏河流的水，人們飲了進去，血液發生惡性的變化。但推測是一件事，醫治却是另一件事，沒有人能醫治這種病，這就是最大的問題了。而且，這種病，是有傳染性的。

這個熱帶國家本來是富庶而環境幽美的，一個熱帶的天堂。但是一下子，這座天堂，却變成了地獄了。

直至羅敏生出現。羅敏生是一個天才橫溢的病理學家，東方的，西方的，蠻荒的醫術他都不輕視，都加以研究，而且融滙貫通，混合使用。

羅敏生就能夠醫治這種病。他主要用針灸加上一些中藥，一些西藥，把病人一個一個治好了，把許多人從死亡邊緣拉回來。可惜的就是，他這種醫治方法還要講究針灸手術的，不能夠大批製造一種防疫注射劑之類，廣泛使用。因此，羅敏生個人就變得很重要了。如果沒有了他，這種病就無法治好，如果羅敏生有甚麼不測的話，就沒有人能夠制止這種病的蔓延了。

羅敏生也許是一位很成功的醫學家，然而像許多學者一樣，他也有着其他方面的缺點，尤其是私生活方面。他在私生活方面的缺點，就是他的妻子。事實上，他的妻子也使他非常頭痛的。

一位美麗的妻子，很美麗，却很不滿足。羅敏生並不是一位風流人物，他大部分精神都放在他的醫學研究上，然而他這位美麗的妻子却不肯原諒他這一點。

有過兩次，她悶得發慌，發起脾氣來，把他實驗室裏的儀器全部摔個粉碎。然而，她却又不捨得離開羅敏生，因爲羅敏生的收入好，跟着他，她可以過豐裕豪華的生活。

精神上的不滿足，她就到別的男人身上去解決。換句話說，她是常常在外勾搭男人的，她給羅敏生帶來了很大的煩惱。尤其是，當她來到了這個血色天堂之後，她給他帶來了一個更大的煩惱。

他勾搭了一個很不對的男人。

有一天晚上，當羅敏生正在他的實驗室裏忙於研究的時候，她又闖了進來了，她把兩手交叉在胸前，說：「敏生，停一停，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商量！」

「有話明天說好不好？」羅敏生說，「你也看得出的，我現在很忙！」

「有甚麼事要比妻子重要的？」她蜷曲起了唇皮，不屑地說，「妻子有話和你說，你却是這樣的態度！」

羅敏生嘆了一口氣：「難道我還不知道你要說的是甚麼嗎？還不是又要我帶你到甚麼地方去玩之類？但我沒有空，尤其是現在，我更沒有空，我正在救命！」

她一手抓起一隻試管，就扔在地上。那隻試管「乓」的碎掉了。

「你瘋了！」羅敏生跳起來叫道，「我要離婚！你受不住，就走好了，你每月要多少錢，我就給你多少錢，你可以自由自在，爲甚麼一定得騷擾我？」

「我不會跟你離婚的，」她說，「我恨你！人人都知道我是羅敏生的老婆，誰肯再娶我，而且，你又不能一次過給我一大筆錢！我恨你，我要纏着你！」

「這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的呀！」羅敏生嘆了一口氣道。

她忽然露出了一個狡猾的微笑，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親熱地撫了一下他的頭髮。「對呀，」她說，「我也想過了，這樣下去，大家都沒有好處的，所以我現在就是和你商量一個辦法，一個對大家都有好處的辦法！」

「你說吧，」羅敏生說。

「你替他們醫這血色病，他們給你多少錢呢？」她問。

「這不是講錢的，」羅敏生說，「我是在做好事，我是在做着救命的工作！」

「哼，做好事，救命，」她不屑地叫道，「你是個大傻瓜，大傻瓜！只有你能醫這病，你要多少錢，他們都要給你的！」

「我不能這樣！」羅敏生說，「患病的人不一定有錢，有很多病人是付不起錢的。」

「沒有錢的就讓他們死掉好了，」她說，「只要那些有錢的，這樣你可以發大財！」

「滾出去，」羅敏生激動地叫道，「別對我說這種骯髒的話，我不是那種人！」

「考慮淸楚吧，」她說，「這是一個發財的機會！發財！世界上，哪一個人是不想發財的？」

「我現在就可以決定！」羅敏生吼道，「我現在就——」

羅敏生還沒有說完，她的手就向裙子下面一摸，摸了一把小手槍。她冷冷地說：「我們還是到外面去散散步，再講清楚吧！」

「這——這是什麼意思？」羅敏生恐怖地看着她。

「我要你出去見一個人，」她說，「這個人也許可以勸你改變主意的！走！」

「你——你是要把我綁票了！」羅敏生吶吶着。

「你一定要這樣說也可以的，」她說，「總之你得聽我的話，不然，我扳一下槍機，你這個大衆的救星，就要完蛋了，保重保重！」

「你逃不掉的！」羅敏生說，「我現在是正在受着嚴密的保護！」

「出去走走再說吧！」她說，「走！」

於是他們出了屋外。羅敏生既然這樣重要的人物，他當然是受着嚴密的保護，但是那些保護他的人也沒有懷疑到他的妻子會用槍指着她。她在手上搭了一件外衣，外衣就蓋着那把槍，而槍咀則是指着羅敏生。

屋外是一大片草地。他們就像一雙情侶在散步似的，慢慢離開屋子，愈走愈遠。

「你究竟要帶我去見誰？」羅敏生問，「沒有人能來這裏的，而且在晚上，就連我也不能通過山脚的閘口，爲了安全起見，入黑以後，任何人都不能進出。」

「看吧！」她伸手向空中一指。

一部直升機正在低低地疾飛而來。羅敏生恐怖地睜大眼睛。她把外衣拿開了，再露出槍來，冷冷地說：「別亂跑，羅敏生，不然，你就要死了！」

那部直升機很迅速地降到了他們的身邊，一個男人跳了下來。

「讓我來介紹吧，」她冷笑着，「這位就是我的新丈夫梁海龍先生了！他是一個眞正的男人！」

那是一個身裁高大，面貌相當英俊的男人。不過，他的臉上也有一股邪氣，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並不是一個好人。羅敏生忽然轉身就跑。

「不要開槍，」那個男人叫着，就向他撲過去，一把抱住了他的腿。羅敏生仆在地上，那個男人的右手一揮，擊中了他的後腦，羅敏生眼前一黑，便昏了過去。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已經給關在那間監房裏，以後的事情，他是完全不知道了。

沒有人告訴他，由於當他給關在監內的期間中，沒有人肯和他談話。羅敏生由一個救星而變成了一個廢人了。

而在監內的時候，他一直都很想念他的妻子。她雖然這樣對他，而他雖然也屢屢聲言要離婚，實在他是深深愛她的。人就是這樣一種奇妙的動物，雖然在生活上合不來，愛情却還是存在。

現在，他的妻子却死掉了，而且是死於這一種祇有他能醫治的病。他能醫治，却沒有機會醫治她，而且連見她最後一面的機會也沒有。想到這裏，羅敏生又不由得一陣黯然了。胃裏有一種緊縮的感覺。

「天堂現在的情形怎樣了？」在那小舟中，羅敏生低聲問金菊。「天堂」是那個國家的外號。

「很糟，」金菊搖搖頭，「沒有人醫治，那種病當然更加氾濫了，人們想逃走也不行，沒有一個地方肯讓他們入境！」

「你們究竟是誰？」羅敏生問，「你們兩個女孩子，這樣年輕，却這樣本事！」

「我們來救你的，」金菊說，「我不是說過了嗎，你的妻子在臨死之前，託我們做的。這樣重要的一件事，我們當然不能有負她之所託了。」

金菊和胡雯兩個人，羅敏生雖然不認識，

却有不少人認識，尤其是那些惡人們。他們更加是一聽到這二個名字就頭痛。金菊和胡雯雖然年紀輕輕，雖然是女孩子，她們的體力智力，却都勝過不少男人的，而她們也專門好打不平，專去和作惡的人爲難。在這個文明世界裏，作惡的方法愈來愈多，惡人也愈來愈難對付，不過，她們的除惡行動，却是一直都做得很成功的。

「我還是不大明白，」羅敏生迷惘地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她怎麼又會患上了這種病？」

於是，金菊又把他不知道的部份告訴他。

原來，在羅敏生被擊暈了之後，他就給他的妻子和那個林海龍兩個人抬上了直升機。直升機馬上起飛。

當直升機一出現的時候，保護羅敏生的人員就知道情形有點不對了，連忙趕過來。但是太遲了，那直升機的擄刼行動太迅速，當他們趕到的時候，直升機已經高飛遠走。而由於羅敏生是在飛機上，他們投鼠忌器，也不敢開槍射擊。羅敏生就是這樣給刼走了。以後就沒有了消息。

事後，大家都不明白，爲什麼有人要這樣做。也許是把羅敏生刼走，用來勒贖嗎？不錯，如果是這樣，一定可以勒到一筆數目非常大的贖金的。

但，情形却又不像是如此。血色天堂的政府也準備在接到聯絡的時候，馬上就付欵，先把羅敏生贖回來再算了。可是，却沒有人來聯絡。羅敏生這一失踪，就如石沉大海，了無音訊了。沒有人猜得出這究竟是什麼回事。

就連跟在林海龍身邊的羅敏生的妻子也不知道。

當林海龍最初和她計劃這件事情的時候，他也的確是對她這樣說的。把羅敏生捉起來，換取一筆天文數字的贖欵，以後他們就可以遠走高飛，享盡清福了。

她是熱愛上了林海龍的，所以她幫忙他做這事。

但是，擄人成功之後，勒贖的事他却不提了。

祗是這樣關着羅敏生。當她提起時，林海龍說等下去。她追問，林海龍就把她痛打了一頓。

林海龍的態度大大地變了。似乎，當她的利用價值完畢之後，他就不需要再討好她了。她很傷心；她知道她是被這個男人欺騙了。她想離開，林海龍却不肯讓她走。他說她知道了他的秘密，她就不准走了。

而且後來，更可怕的事情降臨在她的身上了。她發現她的身上起了一個紅點，銀元一樣大的。血色病。

她對林海龍哭訴，林海龍却哈哈地大笑起來。

不錯，這正是血色病，他說，而且，這是他故意給她染上的。

「他故意給她染上的？」聽到這裏，羅敏生不禁奇怪地問，「這怎麼可能？」

「她是這樣說的，」金菊說，「我也覺得奇怪，不過，她也不像是說謊。」

「如果——」羅敏生緊皺眉頭，「如果他能故意使她染上血色病，那豈不是說，林海龍也有辦法控制血色病了？不然的話，怎麼他自己又會不怕染上呢？」

「這就是奇怪的地方，」金菊說，「總之，你的妻子就是這樣說的。林海龍告訴了她之後，她更傷心了。林海龍祗是把她打了一頓，並且把她關了起來！」

「這個壞蛋！」胡雯咬牙切齒地揮着拳頭，「如果給我捉到他，保證我把他的頭也扭下來！」

「後來又怎樣呢？」羅敏生心急地問。他急於知道他心愛的妻子，後來遭遇了怎樣的命運。

「她給關了起來，失去了自由，」金菊說，「而那個紅點，慢慢地開始擴大了。她知道她不久就要死了，而且會死得很慘。不過她還是不肯放棄，而且她決心報復。她此生雖然沒有希望了，但她要做最後一件事，這件事就是向林海龍報復。她也不是一個笨人，雖然給關了起來，她也想到了一個辦法。」

「她又是利用她的美色。」胡雯插咀。

羅敏生嘆了一口氣：「她這個人就是這樣的；沒有辦法的時候，她就是利用自己的美麗去想辦法，而她總是能夠成功的。」

「這一次也是成功的，」金菊說，「她迷惑了其中一個看守她的人。這人並不知道她患了這種病，而她自己也當然不會說出來那麼傻的。她告訴這個人，她在銀行裏有不少錢，如果他能帶她逃出去，他們就可以雙宿雙棲，永遠享福。財色兼收，這是一種很大的誘惑。那人心動了，眞的替她設法，果然，把她救了出來。」

「他們逃出了她被關禁着的地方，開着一部汽車逃走。林海龍發覺得超乎他們所料那麼早，派人追來。這兩個人，林海龍是不需要活捉的，所以當他們的車子被發覺的時候，對方就開槍掃射。那人給開槍打死了，但是你的妻子却能夠倖免。她接過車子，繼續開着，終於逃出了生天。自然，她馬上就去報警，警方馬上圍捕！」

「他們捉到了林海龍嗎？」羅敏生激動地問。

「沒有，」金菊搖着頭，「林海龍已經放棄了那個地方，逃掉了，警方到達的時候，祗是撲了一個空！」

「她給關着的地方，並不是我給關着的地方嗎？」羅敏生問。

「不是這裏，」金菊搖頭，「你這裏是另外一個地方了。你這個地方，對他們來說是安全的！」

「先說完你的故事吧！」胡雯不耐煩地說道。

「你的妻子落在警方的手，也把你關着的地方說了出來，」金菊說，「她說她很後悔，希望警方能把你救出來。她知道她實在太對不起你了，而且，她現在也明白了患上絕症的人是多麼痛苦，多麼需要一位救星！」

羅敏生的淚水又流下來了。「如果我在，」他嗚咽着，「我是可以救她的！」

「但是，」金菊說，「你所在的地方，是不容易攻進來的。」

「這究竟是什麼地方？」羅敏生問。

「這裏是基里山，」金菊說，「是一片私人產業，屬於大富翁朱鳴遠的。你有聽過朱鳴遠這個人嗎？」

「誰沒有聽過？尤其是我，」羅敏生苦笑，「我的好妻子就常罵我沒出息，不能像朱鳴遠那麼富有！」

「朱鳴遠不但富有，而且勢力也大，」金菊說，「他這基里山的周圍，幾乎全部是他的勢力。他私人的產業，沒有人有權進去搜索。你的妻子說你在那裏，朱鳴遠說不在，沒有人能奈何他。除非派人進去把你偷出來。」

「這件工作，就是交給了我們。」胡雯得意地說。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呢？」羅敏生奇異地看着她們；不過在黑暗的小艇底下，是看不眞切了。

「我們是好打不平的人，」胡雯得意地說

，「專門站在正義的一方的，凡是惡人，就是我們的敵人了！」

「警方，國際警察，什麼機構，都不能奈何朱鳴遠的，」金菊說，「祇有我們能做這件工作。」

金菊跟着又告訴羅敏生，她們潛入朱鳴遠這座基里山，也是十分困難的事。朱鳴遠防範得很嚴密，他派了不少人在邊境之外的地方埋伏着，連遊客也不放過，稍有可疑的人，也要受到監視的。

不過，朱鳴遠的手下，也沒有提防金菊和胡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二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能夠把羅敏生救出來，更想不到她們就正是負責來救羅敏生的人。

她們喬裝遊客，潛進了邊境附近的一座小鎭，進入林中去露營，然後就在林中小心地前進，向羅敏生囚禁着的地方逼近。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她們才在今夜到達了崖下。

在她們來之前，她們是已經作過精密的調查的，她們曾經乘坐飛機，在肉眼不見的高空拍下照片，研究過基里山頂上的形勢，知道羅敏生的妻子所說的話果然是眞的。

基里山頂上果然有那樣一個地方，可以把羅敏生囚禁着，因此她們來時就已經定下了計劃帶齊了一切需要用得着的用具，一到達的時候，馬上就實行她們的計劃，果然就順利地把羅敏生救了出來。那條河是會流出基里山的防圍之外的，雖然以朱鳴遠的財力勢力，也無法使一條河流停止流動，所以，她們現在祗要等着，就可以讓這河把他們帶出生天了。

當她們把羅敏生帶出去之後，他們就有充足的證據對付朱鳴遠了。有羅敏生作證人，證明他是給關在朱鳴遠的私人產業裏，他們就可以在圍剿那個地方，甚至拘捕朱鳴遠。

頭上響起了軋軋的聲音。

「飛機！」胡雯低聲說。飛機聲在頭上掠過了，而忽然，他們發覺有强光從那些枯草及枝葉的縫間漏出來，就像天已亮起，太陽光已出現了似的。但是，這還不是天亮的時間，而且，天也不可能亮得那麼快的。

「媽的，這又是什麼了？」胡雯咒罵着，一面把樹葉分開一點。她看見天上掛了一個光球，正在發射萬度光華。

「照明彈！」金菊低聲說，「他們很急了，他們是非要把你找回來不可的，羅先生！」

不錯，他們已出動了飛機，放出照明彈，在空中搜索。

空中搜索的範圍是很廣的，而且照明彈也也使他們不能再藉黑暗作掩護了。好在他們已經想到了一個藏身的好辦法了。金菊說：「胡雯，看看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什麼地方？」

胡雯把樹葉再推開一點，向前面張望一下，說道：「差不多了，我們已經接近了危險的地方。」

「羅先生，」金菊說，「有一件事我們是還不能查出的，而且連你的妻子也不知道。那就是：你究竟會不會游泳？」

「會的，」羅敏生回答，「年輕的時候還游得相當好，不過我已經許久沒有游過！」

「那就好了，」金菊嘆了一口氣，「如果你不會游泳，那我們也眞不知道該怎辦好！」

「爲什麼這樣問呢？」羅敏生奇怪地道。

「你自己看吧，」胡雯說着，把那些樹枝樹葉再推開一點，讓羅敏生可以伸出頭去望前面。在照明彈的光芒之下，羅敏生可以看得相當清楚。大約五百碼前面的河面上，有一張大網攔在那裏。不少一堆一堆的樹枝樹葉已經給這張大網兜住，流不出去了。

「那是什麼？」羅敏生問。

「那裏就是邊境，」金菊說，「過了大網，就不是朱鳴遠的產業了！」

「我敢打賭這大網還是通了電的鐵網，」胡雯說，「朱鳴遠是担心我們會游泳逃出去，所以就用這大網來攔截我們的！」

羅敏生不禁恐怖地抖了一抖。他是位病理學家，對付兇險的病菌他是有辦法而且經驗豐富的，但是對於人類的兇險手段，他却是毫無經驗，也沒有辦法。

飛機低飛的馬達聲刺着耳朶，使他們一時無法交談，而羅敏生的心理是更緊張了。不過，這飛機的低飛却並不是因爲發現了他們。這架飛機祗是沿着河的路綫飛行，向海面上觀察着吧了。當飛機聲遠走了之後，羅敏生囁嚅地說：「那我們怎樣通過這大網呢？它可能也是深入水底的。」

「不錯，」金菊說，「但底下決不可能一點縫隙都沒有。水底並不是絕對平坦的。我們潛水過去就行了。」

「潛水？」羅敏生更加表示恐懼了，「我已經這麼多年沒有下過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潛得那麼久……」

「用不着担心，」胡雯說，「我們是也早已經料到他們會有此一着。」

她在身上摸索着，摸到了一隻像口琴大般模樣的東西，不過則是比普通獨奏用的口琴要大一點的。

金菊把這隻「口琴」交給羅敏生，說：「咬一口這裏吧，這裏，有橡皮的地方！」

羅敏生如命把口琴接了過來，在一邊嵌有橡皮的地方咬了一口。馬上就有一般淸新的氣流噴進他的口腔。

「這是氧氣，」金菊說，「這裏面有可以供呼吸十分鐘用的壓縮氧氣，必要的時候才咬一口，這樣就起碼可以支持二十分鐘以上，用不着升到水面上來透氣的。」

羅敏生明白了。這就是隻潛水氧氣筒，不過比普通蛙人們所用的要簡單和方便得多了。

金菊和胡雯又各自從身上取出了一隻同樣的東西，咬在咀巴間，而且把其中上連着的一條橡皮套到頸後，這樣那隻氧氣筒，就不愁會從他們的咀巴間脫落而丟失了。

羅敏生也依着她們的方法做了。

這時，小艇是更加接近那度大網的所在了，胡雯說：「時間不多了！得先解決這船。」

她從身上拔出了一把刀子來，猛狠向船底上戳。金菊也是和她一樣做法。很快，她們在船底上戳穿了兩個洞。河水從那兩個洞湧進，漸漸充滿船內，而船也漸漸向下沉去了。三個人還是躺在船底等着。

船沉了下去，他們則輕輕地踢着水，使身子保持浮着。於是船和他們脫離了，也和那一堆枯枝野草脫離了，不過他們則是仍留在那堆枯枝野草的下面，接受着它的保護。

他們隨着水流向那度大網流過去，浮在剛剛水面之下，已經開始應用那小型氧氣筒維持呼吸。羅敏生發覺這東西是很實用的，而他也盡可能地節省地應用。他發覺，雖然他已多年未下過水，但他還是游得很好。他可以毫無困難地控制自己的浮沉。

時間是黑夜，但是在照明彈的照明之下，水底是非常光亮的，視線簡直比白天更爲淸晰了。游了一段相當的距離之後，胡雯就揮手示意，她自己首先動手把衣服脫下來。原來她們在下面是穿着游泳衣的，果然她們是早有準備的了。她們讓衣服隨水漂走。

羅敏生也學着一樣做了，雖然他是比較狼狽的，由於他並沒有泳衣。但是脫衣服是必須的，衣服使他們的動作欠靈活，而一會兒，他們很可能需要十分靈活的動作的。他脫剩了一條內褲。

這時，他們已經可以看到那張網就攔在前頭。而且，網果然還是深深地垂下了水底的。拖着水底的岩石，幾乎沒有可以通過的地方。

但是金菊猜得沒有錯，水底是不可能絕對平坦的。有一個地方，岩石特別多。有兩塊大石的中間，就有一條可以讓他們通過去的縫隙。這兩塊大石靠得很近，那網是不容易垂進那縫隙的裏面去的。

金菊在水底向他們一招手，就領先向這縫隙游過去。很靈巧地，像一條魚似的，她鑽過了這條縫隙，也從網的另一頭出來了。她回轉身等着。

跟着她的後面鑽出來的人就是羅敏生。胡雯則在最後面。他們兩個人也同樣順利而安全地鑽了出來。金菊拜姆指向上面指了一指；這是這一個表示和高興的手勢。

然後，他們三個人就順流而下，急急地向前游去，而以後再也沒有受到什麼阻擋了。

不過，金菊還是用手勢指揮着，叫他們暫時不要升上水面。他們留在水底，盡可能快地游，而有水流的幫助，他們也前進得很快。不久，他們就已經游了好一大段路，那照明彈的光線也開始變得黯淡了。

此時，羅敏生發覺「口琴」裏面的氧氣已開始混濁，知道他實在是不能再支持下去了，於是也朝水面指指，表示他非升上去不可了。金菊也做了一個贊成的手勢，於是三個人便一起升上去，他們的頭冒出了水面。

抬頭望望天空，看見懸掛在天上的照明彈已經離開他們很遠了。這很可能已經不是剛方那隻照明彈了。一隻照明彈沉了下去，對方一定就會跟着再放一隻，繼續照明。羅敏生對於他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們一定窮盡人力財力要把他截回來，而以朱鳴遠的財力來說，照明彈也不是怎樣耗費人力財力的東西。

「有人接應我們嗎？」羅敏生問。

「我們還沒有通知接應的人。」金菊說，「不過，這樣一鬧，用不着我們通知，也會來的了，傻瓜才會不知道你是已經逃脫了的！」

他們還是留在水面上，繼續向前游。盡可能留在水面之下，只是在需要吸氣的時候才冒出去。果然，在大約二十分鐘之後，河轉了一個彎，他們就看見前頭的河面停着一艘快艇。在黑暗之中，快艇的邊緣上有一紅一綠兩盞燈正在不斷地閃動着。

金菊叫停，胡雯說：「那就是接應我們的船了。」

「等一等！」金菊還是十分謹愼地說道。

他們停在河中心，金菊小心地看了一會，注意那紅綠燈的閃動節奏。後來她點點頭：「對了，這就是我們的暗號，我們過去好了！」

三個人向那艘快艇游過去，到達了快艇的旁邊，上面已經有人在等着了。他們拋下繩子，三個人扳着繩子上了船上，羅敏生發覺，船上有不少穿着軍服的兵士。其中一個年輕的軍官馬上把羅敏生扶進船艙之內，有一位醫生馬上動手替羅敏生檢驗身體。

「我沒事！」羅敏生說。現在他看出，那些士兵是里度山隣國一個小國家的兵士。這件事已經成爲國際矚目的事件，顯然這個小國家政府也義不容辭地出頭援手了。

那艘快艇立即開動，沿河而下。

這似乎給予對方的一種通知，那飛機越界飛來了。

空中出現了另一顆照明彈，發出萬度光華，把這個黑暗的地區照明。那軍官低聲道：「小心點，不要出去，躲在障礙物下面。」

那些兵士們及船上的工作人員們也都進來了，躲在船篷的遮蓋之下。飛機兜了一個圈子，又來了，這一次飛得很低，而且機關槍聲響了起來。子彈撻撻地射在船身上。

那個軍官憤怒地揮動着拳頭：「這太猖狂了，簡直目無王法。」

「把它打下來！」胡雯也憤怒地叫着，並且吐出一連串她從鄉下帶出來的粗話。

「用不着我們這裏動手的！」那軍官說。

這樣說着的時候，周圍的樹林之中，就忽然響起了一連串的轟隆之聲，火光閃閃。一朶一朶的火花在空中炸開。那是有人在林中向那架飛機開炮轟擊。顯然，來接應羅敏生的軍隊是不少的。

那架飛機在快艇的上空低低地掠過了，機頭一抬，又開始上升。但它是沒有機會再來一次了。剛剛升起了大約五百呎，左邊機翼上忽然出現了一隻橙色的火球，整隻機翼忽然不見了，因爲已經給炮彈炸成了碎片，飛機失去了平衡，馬上就像瘋狂了似的打起轉來，以無法預測的弧綫在空中亂竄着，時高時低。

然後，在它還沒有機會撞向地下之前，整架飛機也爆炸了，成爲許多碎片。這些碎片如雨一般洒下。

快艇上的人都舒了一口氣。現在，他們不會再受到機關槍掃射的威脅了。在對方能派一架飛機來之前，他們應該已經駛到很遠。

「媽的，」胡雯咆哮道，「這個朱鳴遠是什麼東西？他以爲這個世界是屬於他的嗎？」

「朱鳴遠沒有機會再兇下去了，」那軍官說，「這一下，已經讓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攻進去把他捉拿！」

他馬上拿起無綫電，與他的上級聯絡，報告情形。

那快艇則一面以相當高的速度沿河直下。

後來，軍官放下無綫電，轉對金菊，胡雯及羅敏生道：「現在我們的空軍已經起飛，攻進去了。他們逃不了的！」

「我也要去，」胡雯說，「我們兩個也要去，我們可不能錯過這個熱鬧的盛會的。」

「這個沒有問題，」軍官說，「不過，我們得先把羅先生送到安全的地方，這之後，你們如果感興趣，你們也可以跟隨我們的空軍出發的。」

羅敏生奇異地看看二個女性：「怎麼，你們不累麼？」

金菊微笑說：「對待惡人，我們是愈幹愈有勁的！」

毀機擄敵　午夜驚魂

在那架飛機跌落的同時，在里度山的山頂上，也就是和羅敏生被囚的地方的同一高度，另一架飛機也正在升火待發。那裏是在山頂上用人工削平了的一大片平地，闢作私人機場用的。這架飛機，也是準備起飛，在參加搜索羅敏生的下落。但當飛機在跑道的盡頭轉了過來，正要加速起飛的時候，無綫電中傳來了命令，說：「等一等，等一等，朱老板要和你一起去。」

於是機師把飛機停在那裏，等着。機場側面的一座大屋子裏匆匆奔出來了一個人。這是一個肥胖的人，鼻上架着一副黑眼鏡，鼻子下面有兩撇濃鬍。

他的臂下夾着一隻又胖又大的公文袋。他急急地向飛機跑過來，顯然並不習慣這種劇烈的運動，跑起來的動作像一隻企鵝，而且跑到半路就要停下來喘一喘氣，然後再繼續跑。終於，他跑到了飛機旁邊。

機師的同伴是一個拿着輕機槍的人，他是負責在必要時從空中開槍掃射的。這個人已恭敬地打開了飛機的門，等着他的老板了。朱老板跑到來的時候，臉上已經佈滿了一滴一滴花

生油似的汗珠。他托一托眼鏡說：「你下來吧，我替你上去。」

這架飛機只可以坐二個人，容納不下第三者的。

那個拿機槍的人遵命下了飛機，跑開了。老板坐上了位子上，關上了飛機的門，對機師揮着手，叫道：「快點，起飛，起飛！」他當然就是朱鳴遠。

機師放了刹掣，飛機就沿着跑道滑走。那個拿槍的人跑回屋子的旁邊，與二個同伴會合，一面看着飛機飛走。

他詫異地說：「怎麼朱老板飛向那邊？方向不對呀！」

他的同伴苦笑：「看來我們的朱老板是要逃走了，留下我們在這裏受罪！」

那拿槍的人悍然地望了他一眼：「這是我們的工作，朱老板走了，我們也得待在這裏抵抗到底的！」

「他也走了，我們還留在這裏有什麼好處？」他那個同伴不屑地說。

「食君之祿，担君之憂，」那拿槍的人睜眉凸眼地看着他，「平時朱老板給你們優厚的待遇，現在就是報答的時候了！」

那個同伴苦笑着道：「你的看法，當然是不同的，朱老板曾經救過你的命；所以，你要担君之憂了，但是我們，還有什麼值得我們賣命的？」

這個拿槍的人悍然地瞪着他，但隨即，臉上又化開了一個狡猾的微笑。「好吧，你走吧，走到那裏去？」

他那個同伴迷惘地四面望望。這個拿槍的人微笑着繼續說：「我們沒有飛機，也是逃不了的。」

「那我只好投降了，我才不會去拚命！」

「我却要拚命到底！我要和他們拚了！」

「你拚好了，別勸我，我所拿的代價，是還不夠買我這條命的！」

他們這樣說着的時候，有兩架戰鬥機在很低的地方掠過，機上吐出了兩朵降傘，冉冉地向這座山頂的機場上降落下來。那人忙把手上的機槍一提，但是發覺，降傘下面吊着的原來並不是人，而只是一隻方形的木箱。

「那是什麼？」他奇異地皺着眉頭。

「誰知道？」

他們都詫異地看着那兩朵降傘，看着它們降到了機場的中央。接着，箱子裏忽然吐出洪亮的聲音，把他們嚇了一大跳。這聲音說：「朱鳴遠，你和你的手下們已經被包圍了，你們投降吧！你們已經被包圍了，舉手投降！你們沒路可逃的。我們馬上就要降落，當我們降落的時候，你們不要抵抗，不然我們就要進行轟炸。不要抵抗，你們是無路可逃的！」

大家面面相覷，接着，那個拿槍的人忽然瘋狂地大叫了起來。

「我不會投降的！我不會投降！」他扳動了槍機，向那二隻木箱掃射，那二隻木箱跳動着，木板的碎片紛紛飛開，那呼嘯的聲音再重複了半遍，就戛然而止。那裏面裝着的不過是兩隻無綫電揚聲器，揚聲器給打壞了，就沒有聲音發出來了。

那二架飛機又再在頭上經過，在另一個地方放下了二朵吊着木箱的降傘。那人挾着輕機槍出去，向飛機掃射着。這當然只是白費子彈。那二架飛機早已飛到很遠很遠了。

「你瘋了，」他的同伴說，「你沒有聽他們說，如果抵抗，他們就會進行轟炸嗎？」

「我不會屈服的，」他大叫着，「我不會屈服！你看着吧！我要抵抗到底！」

「他瘋了！」第三個人也出現說，「我們是沒有希望的，人家空軍也出動了，只要丟兩隻炸彈下來，我們就要完蛋！我才不肯白送性命呢！」

這個時候，遠遠的天邊出現了幾架直升機的影子。

「他們來了，我們還是投降吧，連朱老板自己都走了，死撐下去，還有什麼價值？」

那個挾着機槍的人却不這樣想，他跑出了機場中央，等着。那幾架直升機愈飛愈近了，他就把手中的機槍舉了起來。

「別亂來，你這瘋子！你想自殺嗎？」

那人扳動了槍機，向那些直升機掃射。但是太遠一點了，他的掃射，並未能造成什麼大碍。接着，其中一架直升機的門口爆發了一下橙色的火光，白熱四射，有一隻黑黑的長形東西直射而來。

「伏下！飛彈，火箭炮！」機場邊緣的人叫喊着，紛紛在地面上伏下來。

那隻火箭炮射中了距離那正在掃射的人身邊大約十呎之處，「轟隆」一聲爆炸了，一團火球之後跟着是一大團黑烟，黑烟散去了之後，那地方就出現了一個大窟窿。

地面的水門汀批邊都沒有了，窟窿的邊緣及裏面都是焦黑的，那個人已經不見了。既然水門汀這樣硬的東西都炸成了粉碎，他的血肉之軀的命運，更是可想而知的。

那幾架直升機就停在遠遠的空中，像是正在觀察，這一記火箭炮的效果。

「我的天，再發一炮，我們可就沒命了，」其中一人恐怖地叫道，「我們快投降！」

他說着，就匆匆把身上的白色襯衣脫了下來，跑出去，揮動着。雖然是在夜晚，白色的襯衣在一片黑色之中，倒是看得相當清楚的。

這個人一面揮動着襯衣，就一面感到毛骨悚然。因爲，直升機那邊，是隨時可能再射過來一隻火箭炮的，這樣，他可就完蛋了。不過也沒有辦法，他沒有其他的方式和直升機上的人聯絡了。

直升機上的人，似乎也因爲他的揮動白旗投降而感到滿意了。幾架直升機又恢復移動，向他們飛過來。

後來，直升機就在機場的中央降落，每一架直升機的上面都走下來了一批武裝兵士，有一副擴音器在飛機上面叫道：「你們，通通舉着手出來，抵抗的就只有死路一條！你們是抵抗不來的！」

那些人求之不得地紛紛舉着手出來了。

兵士們使他們都在地上伏下來，兩手按着後腦，以使他們不能抵抗，而他們之中也沒有一人有抵抗的打算。他們之中，並沒有一個有着與剛才那個拿機槍的人一樣轟轟烈烈的頭腦和行動。

金菊和胡雯兩個女郎，也從其中一架飛機上下來了。那批打手們看到來了兩個美麗的女郎，只是感到詫異，却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二個女郎在這件事情裏面正是居功最偉的。爲首的一個軍官曾向他們問話：「這屋裏還有些什麼人，快說。」

「都出來了，」其中一人自告奮勇地回答，「這上面已經沒有人。下面的樹林中還有二十個人在搜索着，不過，我們是可以用無綫電把他們召回來的！」

「那馬上召他們回來吧！」那軍官說。

「朱鳴遠呢？」金菊急急地問。

「他已經乘飛機走了！」那人回答。

「馬上派飛機截他吧，」胡雯提議，「不能讓他逃走的，他是最重要的人物。」

那軍官馬上回到直升機上去和他的其他飛機聯絡，後來，他回來時，對金菊和胡雯表示，截回朱鳴遠的希望是很微的。

「他已走了太久，」他說，「飛機是飛得很快的飛行工具，而這一帶的國家都是這樣小，他很容易飛到了其他的國家去的。」

「你不能叫別的國家幫忙兜截嗎？」胡雯說。

「我已經這樣做了，」那軍官說，「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不一定肯和我們合作，朱鳴遠大概也不會那麼笨，他一定飛到一個不會和我們合作的國家去的！」

那邊，金菊正在那打手的協助之下，用無綫電向山下樹林那些打手們召喚，勸他們回到這山上來投降。在同一時間，軍隊們則在屋子的每一部份仔細搜索。

「剛才那人是個瘋子嗎？」胡雯問那個打手，「他明知道抵抗不來的，還開什麼槍？朱鳴遠給你們多少錢，你們這樣賣命？」

「只是他會這樣做吧了，」那打手聳聳肩，「不過他也應該的，朱鳴遠救過他的命。」

「哦？」金菊走了過來，「怎樣救他的命呢？」

「他患了血色病，」那打手說，「朱鳴遠把他醫好了！」

「你是說，朱鳴遠叫羅敏生把他醫好了？」胡雯問。

「不！」那人搖着頭，「這還是在我們捉到羅敏生之前，朱鳴遠給他打了一針，就治好了他！」

「人人都知道，」金菊說，「只有羅敏生是能治好這種病的，而且也不能一針了事。朱鳴遠怎可能一針就把他治好呢？」

胡雯接下去：「如果是這樣，朱鳴遠也用不着把羅敏生捉起來了！」

「那個我不知道了，」那個打手說，「我並沒有親眼看見，是他自己這樣說的。我們也一直以爲他只是在吹牛，但是看剛才的情形，你認爲他是吹牛的嗎？如果他不是患了一種不治之症而給朱老板治好了的話，他會這樣賣命。」這個人倒是說得很有道理的。

這個人的話，在重重疑問還未能解決之前，又替她們增加了一個新的大疑問。

在那座基地裏面的軍隊，並沒有搜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來。金菊和胡雯也幫着搜了一遍。憑着她們如炬的目光，還是搜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來。那是說，沒有搜出什麼與血色病及羅敏生被捉的事情有關的東西。

其他的東西倒是有的。譬如，在貨倉裏就搜到了很大一批毒品。這只是證實了一件警方早已懷疑的事情，那就是，朱鳴遠的確是國際販毒網之中一個重要人物，而他這座基地，就是用作毒品的貯藏及轉運站的。

這自然是一個追捕朱鳴遠的更重要理由了。但問題是朱鳴遠並不是一個這樣容易捉到的人，除了這座私人產業的基里山之外，他是還有許多地方可以躲的。

而且，派了出去追截朱鳴遠的飛機，也並沒有成功而還。朱鳴遠起程太早了一點，走得太遠了，而且，他也顯然是飛到了一個不合作的國家去了。金菊和胡雯留在那座基地上，繼續對那些打手作精細的盤問。他們都承認，他們在這裏的工作，主要就是毒品的處理和運輸，至於爲什麼朱鳴遠要把羅敏生捉來這裏，他們却是一無所知了。

他們自然也不知道，朱鳴遠究竟是否眞的有能力醫治血色病。至於那個和羅敏生的妻子合作，擄走羅敏生的男人林海龍，他們對他也是一無所知的，沒有見過人，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也沒有這樣一個人來過這裏……

幾個小時之後，在十哩之外，她們暫住的酒店之中，應該睡覺的時候，金菊和胡雯却還是不肯睡覺。她們站在露台上，對着那現出魚肚白，正破出曉色來的天邊，討論着這件事情。這兩個滿腔熱血，充滿了正義感的女郎如此熱心地辦這件事，並非因爲這件事對她們有什麼好處，只是因爲這是一件應該做，而她們也可以出力的事。

「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胡雯皺着眉頭說，「朱鳴遠會懂得醫治血色病，而且一針就可以解決？」

「也不是沒有道理。」金菊說，「似乎朱鳴遠會醫治血色病，林海龍也是會醫治血色病的——」

「林海龍會醫治血色病？」胡雯道，「這是誰說的？」

「我們不是已經肯定了這一點了嗎？」金菊說，「林海龍把血色病引到了羅敏生的妻子身上去，如果他不是有辦法控制，他怎會這樣做。已然他會，那朱鳴遠會，這也是一點不出奇的事。他們是一丘之貉。」

「林海龍和羅敏生究竟有什麼關係？」胡雯問。

「現在我們的人還查不出來，」金菊說，「不過，他們的關係密切，這是必然的了，不然，林海龍捉到了羅敏生這樣重要的人物，又怎肯放到朱鳴遠那裏呢？」

「我還是覺得沒有理由，」胡雯說，「這兩個人，又不是什麼病理專家，他們這樣容易可以研究出醫治血色病的方法？如果是這樣，那羅敏生唸的這許多書，都是白唸的了！」

「這一點，你有沒有聽過『解鈴還是繫鈴人』這句話？」

「有話直說，有屁直放吧，」胡雯不耐煩地道，「別對我丟書包！」

「我是說，」金菊道，「也許不是他們研究出醫治血色病的方法來，而是他們早已懂醫治的辦法。說得坦白一點，這種病根本就是他們製造出來的！」

「他們製造出來的？爲什麼？」胡雯問。

「當然有一個理由的，」金菊說，「只不過我們是還不知道這個理由吧了。不過，假如是說爲了錢，那也並無不可。如果有一種病，別人都不懂得醫治的，只有你一個人會醫，那麼，你就會很富有很富有。正如羅敏生的妻子所說的，你可以去專醫有錢人，而你想要多少代價，病人也非給不可，因爲這是救命的！」

胡雯皺着眉頭，金菊又說下去：「如果沒有人培植出了一種特殊病菌來，研究清楚這種細菌的特性，就把它加以散播，這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什麼人會這樣惡毒？」胡雯咬牙切齒地道。

金菊嘆了一口氣。「這個世界上的人是很難測的，有些人爲了追求權力和追求財富，什麼都做得出來。起碼，我們已經知道了朱鳴遠就是這樣一個人了！」頓一頓，金菊又說下去：「如果血色病就是因此而來的，那要制止它的傳播，就十分困難，即使像羅敏生這樣的高手，一樣也要束手無策的。只有把它散播的人懂得如何控制。」

「唔，」胡雯點着頭，「那麼，這就是爲甚麼他們要把羅敏生捉起來了，他們散播下這種疾病，想它傳播開去，然而羅敏生却在那裏行醫，對他們的計劃有所阻碍，於是，他們就要把羅敏生捉起來了。」

「我看情形大概是如此了！」金菊說，「不過，我這個推想，是還有一個矛盾之處的，那就是，爲什麼羅敏生會還活着呢？」

「難道你希望羅敏生死掉嗎？」胡雯氣憤地道。

「我的意思是，」金菊說，「這對於朱鳴遠來說，是一個比較簡單而直接的方法。羅敏生死了，不是更阻碍不了他？」

「對呀，」胡雯點着頭，贊同她的意見，「他們也不是善男信女，多殺一個人，在他們來說，是不算一回事的。而且這也比較把他捉起來要容易得多了！」

「那爲什麼不殺他，而要把他捉起來呢？」胡雯緊皺着眉頭問。

「我看這是捉到了林海龍以及朱鳴遠之後才能解決的一個問題了！」金菊說，「而且，這兩個人是非捉到不可的。」

「還好我們已經找回了羅敏生，」胡雯說，「他現在又可以繼續行醫了。如果不是這樣，那天堂的人才眞慘呢！」她嘆息了一聲。

「警方現在已經在盡全力查緝林海龍和朱鳴遠這兩個人的去向，」金菊說，「而且，基於同情心，差不多全世界的警方都參加合作。這一種工作，他們是比我們兩個要做得好的，所以暫時，我們是不必幹什麼了。」

胡雯聳聳肩：「我們現在也並沒有幹什麼呀！」

「我的意思是，」金菊打了一個呵欠道，「我們也應該睡覺去了，我們實在太久沒有好好地睡過。」

「這個時候，你也睡得着？」胡雯怪責地看着她。

金菊不禁笑了起來。「我們不睡也幫不了這件事情呀，睡足了精神，需要我們出力時，我們就可以隨時出力了！」

胡雯只好跟着她回到了房中去睡覺。在床上躺了下去，胡雯雖然是最大聲說睡不着的一個，然而她卻反而是最早入夢的一個。在她已經發出鼻鼾聲的時候，金菊才徐徐地墮入了夢鄉。

另一方面，羅敏生在休息過了之後，是又給送回了天堂去，繼續服務了。這一次，他當然是受着更加嚴密的保護了，以防同樣的事件再發生一次。

羅敏生的確是工作得很辛苦的。一方面，他要醫治數不淸那麼多的病人，而另一方面，他又得參加研究，與一羣醫生一起，企圖研究出一種可以廣泛地大量應用的有效防疫苗。

在這種防疫苗未曾研究成功之前，在醫療方面，是沒有人能幫羅敏生什麼忙的。羅敏生果然是一位偉大的醫學家，在這件事情上，他鞠躬盡瘁地努力，而不計較酬勞。也許，爲了他死去了的妻子，他現在是更加需要努力了。他沒有其他的本領，偵探和暴力是他所不懂，只有擊退這種可怕的病，是他對朱鳴遠和林海龍報復的方法。

羅敏生在進行救人的工作，另一方面，金菊和胡雯二個女俠，則在幫忙在進行找人的工作。

日子在沒有什麼變化的氣氛之下，過了幾天。

四天之後的一個早晨，金菊和胡雯出現在一列火車上。這列火車的欵式是陳舊的，所經過的鐵路也是陳舊的，由於這是一個落後國家，買不起一流的裝備。

金菊和胡雯還是以遊客的身份出現。

當然，她們的目的，決不是遊覽了。在這樣的時候，她們也不會有心情遊覽。事實上，她們亦不是來這裏遊覽；她們是來這裏追查綫索的。

警方的綫索已經指出，朱鳴遠在逃走之後，他的飛機就是降落在這個國家的。這是一個不合作的國家，由一個獨裁者以鐵腕統治。做每一件事，這個獨裁者都是以他自己個人的利益爲大前題。南美洲是有很多這樣的小國家。

警方無法循正式法律途徑派人進行調查，所以這個任務就落在金菊和胡雯的身上了。在破獲朱鳴遠的基里基地時，他們雖然是最重要的功臣，但她們不是求名的人，當局亦盡可能把她們的身份秘而不宣，所以局外人可以說是完全不知道有她們這樣兩個人參與其中的。事實上就連許多局內人也不知道呢。所以她們仍然可以用遊客的身份掩護。

而這也是最佳的掩護了。由於這個小國家是歡迎遊客來臨的，遊客帶來外匯，是國庫的重要收入之一。

沿途風景是美麗的，祇是，她們兩個人都無心欣賞了。

火車通過大片森林，也通過了大片蔗田，後來就到達了首都。她們和遊客一起下車。

身爲美麗的女孩子，也有一種很大的麻煩，那就是對男人的吸引力太大了，男人就像蟻遇到了蜜糖似的被吸引了過來。在火車上，已經有不少男人借故要和她們交朋友。

她們當然都一一嚴加拒絕。她們暫時還沒有意思交男朋友，而在這個時候，更沒有空交男朋友。

多數男人都很識趣，當她們不表興趣的時候，就不再麻煩他們了。只有一個叫木村的日本男人，卻是老着臉皮，不斷跟在她們身邊，請她們吃飯，請她們喝酒。

甚至到達了首都的酒店時，他還堅持要替她們付房租。她們當然是絕對不肯接受的。木村還要跟進房來和她們談天，她們簡直是把他硬推了出去。

她們洗過了澡，換過了衣服之後，就離開了房間，向酒店方面拿了酒店代她們租的車子，開了車出去遊覽風景。她們緩緩地駛在那一片碧綠的郊野中的時候，忽然有一漂亮的開篷跑車「呼」的追了上來，和她們並肩而駛，車上的人就是那胖胖的木村。

「哈哈，世界眞小，我們又遇上了！」木村揮着手叫道，「你們跟着我好了，我帶你到好好玩的地方去！」

他的車子越過了，在前頭領路。金菊爲之氣結地道：「我就不相信這是偶遇，他是跟來的！」

她把車子轉進了另一條路，讓木村自己向前去。但是五分鐘之後，木村的車子又從那條小路轉出來，駛在她們的旁邊了。

「呀，我們又遇上了！」木村開心地說。

「停車，」胡雯叫道，「停車，我要下去打他一頓！」

「別這樣，」金菊苦笑着，「在這裏，我們不適宜鬧事的！」

「但是他這樣老跟在後面，我們的工作怎麼做？」胡雯說，「如果不教訓他一下，他不會心息的！」

「這倒是眞的，」金菊說，「如果他老是跟着，我們可就不能秘密行動了，而我們的行動，是需要秘密的！我看這樣吧，我們請他喝酒！」

「我們請他——你瘋了嗎？」胡雯叫道，「你還要去惹他！這樣豈不是更加害我們脫不了身了！」

金菊微笑：「胡雯，一件事情，通常都有兩種做法的。一種是硬的做法，另一種就是軟的做法，硬的做法不行，就用軟的做法！」

「什麼硬硬軟軟？」胡雯莫明其妙的。

金菊卻已不由她抗議，逕自向木村揮揮手：「你帶我們到哪裏去？」

「跟着我來好了，」木村說，「我很熟這裏的，你們想看風景，我就帶你們到風景最美麗的地方去！你們想看名勝古蹟，我也可以領路！」

「有喝酒的地方嗎？」金菊問。

「有——什麼？」木村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我想找到一個可以靜靜地喝酒的地方，」金菊微笑說，「我喜歡喝酒，我們兩個都喜歡！」

「你瘋了！」胡雯咬牙切齒地低聲道，「你並不愛喝酒，我也並不愛喝酒，我們都不愛喝酒的！」

「但是說愛喝酒，就可以使木村陪酒，只要把他灌醉了！」

「假如灌他不醉，我們反而醉了呢？」胡雯還是担心。

「這個用不着担心！」金菊說，「在女人面前，男人是英雄嘛，要表示他的英雄氣概，你要他喝多少他也不會推辭，而他的英雄氣概，也使他絕對不會逼女人喝酒，因此無論如何，他醉的機會都高過我們的！」

木村正在說：「跟着我來，我帶你們到一個喝酒的好地方。用不着喝酒，單是那氣氛，就已經可以教你們醉了的！」

他開着車子在前頭領路，把她們帶到了一間拉丁色彩很濃厚的酒巴。整間酒巴是一間泥屋，門口垂着木珠的垂簾。

裏面酒巴的佈置是典雅的，一個土人歌手正撥着弦琴，在漫聲低唱着民歌。很淸雅的地方。

不過那純白無色的土酒卻殊不淸雅，喝進喉嚨就像喝進了液體的火燄。胡雯喝了一口就整個站了起來，摸着喉嚨叫道：「救命！救命！這是毒藥！」

木村吃吃笑着：「這是男人喝的酒嘛，女人只能慢慢地嚐，但我是男人，我受得起的。」他若無其事地整杯灌了下去。

「怎麼你會不着火的？」胡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說。

木村笑得更得意：「我是解火的。我是鋼，鋼是燒不着的。」

他們就在那裏一面喝着酒，一面在談。像多數日本人一樣，木村也特別喜歡誇耀他自己的民族性，以及自己的國家是發展得多麼的迅速。

胡雯和金菊只是間中才淺嚐一口那酒來陪他，但即使如此，到後來，她們也有點醺意了。然而，起碼比她們多喝了二十倍的木村，卻還是若無其事的。而且他還是口若懸河。

「你還說他醉的機會比我們高嗎？」胡雯低聲問金菊。

「我現在不敢肯定了！」金菊說，「而且我看，如果我們還不離開這裏，很可能我們會先醉倒呢！」

好在這個時候，木村也說：「我看我們也喝得差不多了，不如到市場去逛逛如何？」

「好極了！」金菊連忙對這個主意表示贊成。

他們又分頭乘車，木村還是開他那跑車，胡雯和金菊也回到了她們那部租來的車子上。可是，她們在車上等了好久，還是不見木村開車。

金菊不耐煩地响號，木村也還是沒有反應，只是靜靜地靠在前頭那部跑車的座位上。

「他怎麼了？」金菊奇異地說着，連忙下車，跑過去看。

原來木村已睡着了，正坐在那裏發着鼾聲，他終於醉了。

金菊回到了她們的車子，把這件事告訴了胡雯。

「他也應該醉了，」胡雯說，「就是一隻酒缸也該裝滿了的！他居然比一隻酒缸還要厲害。哼，如果不是有事情趕着去辦，我會和他開更大的玩笑的！」

「我們走吧！」金菊說。

她把車子開動，離開了那裏，木村還是在那裏呼呼大睡。然而，當她們的車子剛剛轉了彎，木村就醒過來了。他用日本文對旁邊一個路人說了幾句話。

那是個土人，不懂得日文的，他用西班牙文問道：「先生，你究竟在說什麼？」

「那意思就是人生如遊戲，」木村也用西班牙文回答，「有時明明不醉，也要裝醉，因爲假如醉了的話，事情更好辦。」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對他露齒而笑，「我看，你的酒還沒有醒呢！」

「也許吧，」木村說着，就把車子開動，遠去了。

這邊，金菊和胡雯，則是把車子開到了另一個部份的郊區。她們的車子登上了一座小小的山崗，從山上望下去，可以看到一片給剷平了的泥地。

那片泥土就是一座小型的飛機場，上面還停着幾架飛機。

這幾架都不是很大的飛機，只是單引擎的小型飛機有些很舊，但是其中有一架卻是相當新的。

「我們到樹林去野餐吧！」胡雯說。

「唔，肚子也飢餓了，」金菊說，「這是一個好主意！」

她們從車上拿下了那隻裝備了食物的大紙袋。這些食物是她們剛才順道買的。她們在林中一塊空地上擺開了食物，吃了起來，似乎已經忘記了機場上的事情了。

但事實上並沒有忘記。當她們吃飽了，在草地上躺下小憩的時候，她們就開始去注意機場上的事了。

金菊和胡雯都打開了報紙在看。

後來，金菊把報紙的中央撕開了一條縫，通過那條縫望出去，是可以看到報紙遮住的地方的，但是從報紙的前面望過來，則不容易看到什麼了。

金菊對胡雯說：「好了，現在你替我拿報紙吧！」

胡雯就替她把那張報紙拿着，而金菊則從懷中取出了一副很小的眼鏡，就通過那張報紙的裂縫望出去，就是望回那座機場上了，是望向那一架比較新的飛機。她最關心的就是那架飛機身上的編號了。

「怎麼樣？」胡雯在旁邊焦急地問，「怎樣，是不是？」

她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要看看那架較新得多的飛機的編號，是不是和朱鳴遠乘坐了逃走那架飛機一樣。

但是金菊的回答卻是使胡雯大失所望的。她說：「不是，編號是不同的。」

「怎會呢？」胡雯氣憤地說，「朱鳴遠明明是逃到這裏來的！」

「不過也有一個可疑的地方，」金菊說，「那就是偏偏有一架飛機是這樣新的，其他的卻是舊飛機！」

「但編號明明不是的，」胡雯說，「怎會呢？」

「這架飛機卻是嫌新一點的，也許太新了。」金菊說。

「豈有此理！」胡雯說，「這裏面一定有古怪，一定有古怪！」

「喂，」金菊連忙說，「你怎麼了？不要把報紙拿開！」

胡雯連忙把報紙扶正了。後來，金菊說道：「好了，已經看完了，你可以把報紙放下來了！」

「豈有此理，」胡雯咒罵道，「看完了怎麼不早做聲，人家的手臂已經酸麻得快要斷掉了！」

「現在我們可以鬆弛一下，睡一覺了！」

金菊打了一個呵欠，說道。

「睡覺？你現在也睡得着？」胡雯沒好氣地，「我們又不是來這裏睡覺的！」

「我們不是不做工作，」金菊說，「只不過，有些工作，是要在晚間做的。睡覺容易打發時間，閉上眼睛，再張開來，就已經是晚上了。」

「哦，這個……」胡雯點點頭。現在，她明白金菊的意思了。她這個人並不是腦筋不靈活，只是性情太急躁了點，有金菊在身邊的時候，她就讓金菊去動腦筋，自己只是急。金菊不在的時候，她的腦筋倒是可以動得很靈的。現在金菊逼着她動一動腦筋，她就明白了。

她也躺了下來，兩個女郎就這樣在那裏睡着了，如果有人看見她們，也不過以為她們是兩個遊客吧了。

睡覺果然是最容易打發時間的辦法，閉上了眼睛，再張開來，天就已經黑了。她們這一次用不着用報紙遮遮掩掩的了，由於有黑暗在掩護她們。她們可以就這樣舉起望遠鏡，向下面望去。

機場上是黑暗的，機場旁邊那座屋子並沒有多少燈。

「一定沒有多少人在這裏的，」金菊說道，「白天停在這裏的兩部汽車，現在已經不見了。」

「總有人在看守着的吧？」胡雯說。

「只要不是在飛機的旁邊看守着就不要緊了，」金菊說，「機場上那麼黑暗，就是從屋裏望出去，也看不見的。」

「那麼我們還等什麼？」胡雯說，「快下去吧！」

於是她們就沿着山坡走下去，下去之前，當然已經從車上取了她們需要用到的武器。每走一段路，金菊就舉起望遠鏡來，向那座機場望一望。但是完全沒有什麼動靜，這座機場，就變成了一座墳墓似的。

她們順利地下了山坡，到達了平地上。

在白天，走在這平地上可不得了，只要從屋中一望出來，就可以看到她們的。但晚上就不同了，樹林之中和空曠之處並沒有很大分別，總之都是一片黑暗。現在月亮還沒有升起來，所以沒有其他的光源了。

好像兩隻巨大的老鼠一樣，她們慢慢地，小心地向前移動，移到了那飛機的旁邊。在黑暗之中，看上去，這架飛機和別的飛機是沒有很大分別的，只是另一架飛機而已。然而，她們卻可以嗅到。她們嗅到了一股新鮮的油漆的氣味。

「這飛機是新近油漆的。」胡雯說，「而且是這兩三天之內的事情。」

「這就有點可疑了，是不是？」金菊說，「這飛機的其他部份都不舊，欵式也不舊，怎麼外殼處油漆一新呢？」

「除非，」胡雯說，「他們是有些什麼需要隱藏的吧。」

「他們要隱藏的是什麼，這是很明顯的，」金菊說，「這架飛機，根本就是朱鳴遠坐着逃來的那架飛機，他們不想人知道這件事，所以把外殼重新油漆，而加上了不同的編號。讓我到上面去看看，就可以肯定了！」

她悄悄地爬上了機翼，拉開了飛機的門，潛到了駕駛座位上。飛機的編號是不止存在於機身及機翼之上的，就是飛機內部也有。這編號就在儀器板上，一小玻璃的上面，清清楚楚的一行黑地白字。金菊把一隻小型電手筒開亮了照了一照，就可以看見了。

「唔，」她說，「果然就是朱鳴遠的飛機，編號也對！」

「那就行了，」胡雯說，「讓我們捉一個人來問問。如果朱鳴遠還在這個國家，他一定可以告訴我們；即使朱鳴遠是已經走了，也許他也可以告訴我們是到了何處去的！」

金菊皺着眉頭：「問題是在這裏的人是否知道。如果他們是不知道的，那麼，把他們拉出來，就變成打草驚蛇了。不過，我們先到屋子那邊去看看吧！」

她從飛機上下來，兩個人小心地向那座屋子走過去。

就在她們走了大約二十呎的距離時，燈光忽然大亮起來了。先是那間屋子的一個窗口亮起了燈光。

跟着就是那條跑道了。跑道的兩邊全亮了起來。那是用以指示夜航飛機降落的燈，使機師能夠看到跑道是在何處的。這樣一亮，機場就不再是在一片黑暗之中了，起碼金菊和胡雯二人所在的地方就已經給照亮。

「快躲！」金菊低聽叫道。

兩個人都在機翼上伏了下來，讓機身擋着，免得讓屋子的人看見。可惜，當她們這樣做的時候，機翼負上了超過二百磅的重量，就使機身也擺動了起來，就像要翻側過去似的。

「我們運氣眞壞，」金菊喃喃着說，「剛好有飛機要降落呢！」

「希望沒有人看見我們吧！」胡雯說。

但這希望卻不能實現。有兩個人出現在那亮燈的窗口了，正在向飛機這邊望過來。金菊也舉起望遠鏡望過去，就可以相當淸楚地看到他們的表情。雖然聽不到聲音，也可以憑表情看出他們心裏是在想着什麼的。

「他們已經發現了我們！」金菊說。

「走吧！」胡雯說，「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

「不，」金菊說，「如果他們有槍，那我們一走出空曠的地方，他們就可以像練靶一樣射我們了！」

「那怎辦好？總不能賴在這裏的！」

「等一等再說，」金菊道。

她們屏息靜氣地伏在機翼上等着，由於她們不動，機身也靜止下來了。窗口那兩個人還是在狐疑地看着，後來他們似乎還是疑心太重了，就匆匆地離開了窗口。幾秒鐘之後，兩個人就從屋子的門口衝了出來。

「現在怎辦？」胡雯問。

「上飛機吧！」金菊說，她迅速地沿着機翼爬到了飛機上去。胡雯也跟着她爬了上去，兩個人坐到了駕駛位上。金菊把馬達開動了，引擎轉動，馬達聲在靜夜之中暴響了起來，衝過來的那兩個人呆住了。

接着他們把槍舉起來，放了兩槍，有一顆子彈在機身上滑開了，另一顆子彈擊中了窗門，玻璃破了一個洞，不過二個女郎已經把身子縮低了，所以子彈並沒有傷及她們，接着飛機就移動了。

兩個人追在後面，不斷放槍。

「快飛起來！」胡雯低聲叫道，「快飛起來。」

「不行，」金菊說，「汽油不够，飛不到那裏去的，結果還是要在這裏降落，而且還有一架飛機正要在這裏降落，如果硬飛上去，就很容易相撞了。」

「那我們怎辦好？」胡雯問。

「等他們的子彈用完吧，」金菊說，「沒有子彈，我們就不怕他們了！」

於是她就這樣駕着飛機，在機場上兜來兜去，一面很小心不走近跑道。胡雯小心地數着對方的槍彈。聽槍聲她們就知道對方用的是那一型的手槍，也知道那種手槍是有多少顆子彈的。

「一個已經用完了，」胡雯說。

再兩响槍聲，她又說：「現在兩個都用完了，讓我們下去！」

「再等一等！」金菊說。

再等了幾秒鐘，那兩把應該用完了子彈的槍又再响了起來。

「媽的！」胡雯咬牙切齒地罵道，「他們另外有子彈！」

「不然就是另外有槍了。」金菊說，「這表示我們不能下去了。」

「那我們逃吧，」胡雯說，「我們回到車子去，離開這裏好了。」

「這怎麼行？」金菊說，「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不能走的，尤其是現在已經打草驚蛇了！」

「那你想怎樣？」胡雯尖叫起來。

金菊卻還沒有回答她，只是把飛機向那座屋子直開過去。

「我們到那裏去幹什麼？」胡雯又焦急地大聲叫着問。

「我們得去找一把槍，」金菊叫道，「和有槍的人交手，當然最好就是找把槍來了，難道這樣你也不明白？希望屋子裏有槍。」

「哦！」胡雯說。現在她已經明白了。

「準備！」金菊說，「我們的行動要很够快才行的！」

飛機已很接近那座屋子了。

胡雯咬着牙準備着，雖然金菊還沒有時間告訴她要採取什麼行動，但是行動要快，對她來說不算是一件難事，她本來就是一個動作快捷，反應迅速的人。接着，飛機已到達了，金菊猛的把方向盤一扭。

機身一擺，翼尖就向那隻亮着燈的窗口擺了過去。那是一隻很寬的窗子，整隻窗子沒有鐵枝木格，整塊玻璃都是一片過，上面沒有縫隙的。這大概是指揮及觀察飛機的升降的地方。飛機的翼尖一擺過去，就撞在那玻璃上，玻璃嘩啦一聲碎掉了，翼尖插進了窗內。而玻璃一破，金菊就馬上把飛機剎停了。

「來呀！」金菊叫着，就打開了飛機的門，跳到了機翼之下，沿着機翼向窗口跑過去，胡雯也緊跟着她。

砰砰！砰砰！那兩個人在後面放槍，子彈只是把餘下的玻璃打碎，跟着，胡雯和金菊便跳進了窗內。

那裏面果然就是指揮飛機升降的地方了，有着很複雜的儀器，例如無綫電機之類。不過這些儀器，對她們兩個人却沒有什麼用處。她們是想找尋槍械，以應付那兩個人的追逼。她們匆匆在房中搜了一遍，並沒有發現槍械。

「出去，」金菊指指房間的門口，「我們到外面去找找看吧！」

她們兩個人又衝出了門外。

門外是一條走廊，走廊的兩邊，每邊都有兩個房門口。她們一一把門打開看過了，都是辦公室之類，沒有槍械。

「媽的，這主意並不好，」胡雯說，「這裏又不是軍械庫！」

這時，她們聽見那兩個人也追進了破窗之中了。

他們把碎玻璃踏得乒乒乓乓地响，二個女郎只好走出了走廊的盡頭。她們發覺，那外面是一座巨大的飛機庫，不過現在相當空，裏面沒有現成的飛機，不過兩旁倒是堆着不少飛機的零件，堆得像森林一樣。

金菊向飛機門口一指，兩個人就向門口跑過去。

可是跑到一半，飛機庫的門口就衝進來了一個持槍的人。原來那兩人也不笨，他們是分頭追來的，從破窗追進來的只是其中之一個，另外一個，則繞到另一個出路，從飛機庫門口進來了。

這人手中的槍砰砰地响了起來，二個女郎已經像跳虱一般跳開，撲進了旁邊的零件堆中，那子彈只是射中了較遠的一些零件。

另一個這時也從走廊門口出來了，他們用西班牙語交談起來，在飛機庫門口的一個人說：「她們逃不了的，她們就躲在那些零件裏面，你去找，我守着門口。」

「但是，朱先生的飛機快要降落了！」另一人說。

「跑道下已經亮了燈，他們自然會降下來的，而且，也不會那麼快就到，先捉住這兩個再說。」

「天，兩個女孩子，她們究竟在這裏攪什麼鬼？」

「她們當然是間諜，間諜有男人，亦有女人的！」飛機庫門口的那一個說。

「喂，你們，」另一個叫道，「我們不是在玩遊戲，快舉着手出來，不然你們是自討苦吃了！」他手中的槍响了一聲，子彈在一副零件上「乒」的彈開了。

金菊和胡雯都沒有做聲，她們也不知道躲到何處去了，不過可以肯定，她們是還在那堆零件之中的，這飛機庫並沒有別的出路。

那人舉着槍，慢慢地走近。在門口的一個則守在那裏，並沒有離開。他那裏也可以淸楚望見走廊的出口，二個女郎是無法潛逃的。

那個人一步一步地走近那堆零件，不錯，金菊和胡雯是正躲在那裏面的，兩個人分開來躲在兩個地方。兩個人的心裏都十分之興奮，這興奮乃是剛才那兩個人的一句話引起的。那兩個人說「朱先生」的飛機，這個「朱先生」，除了是朱鳴遠之外，決不會是別人了。朱鳴遠是親自來這裏，抑或只是他的飛機來呢？無論如何，這句話已經表示了，這座機場和朱鳴遠是有很大關係的。朱鳴遠不但是經過這裏面逃走了，而且在逃走了之後，他是還和這座機場上的人保持着聯絡的。

現在，朱鳴遠又有一架飛機到這裏來了。

只要捉住這兩個人，她們是一定可以問出一些很有價值的情報的。問題只是，這兩個人手上都有槍，她們不但不容易捉到他，而且，就連能否逃出他們的手掌，也是一個問題呢。

那個人已經進入了那零件造成的叢林了，他似乎對這些零件的分佈非常熟習，說不定，這些零件就是他經手擺放的。他一直走到了一隻飛機尾翼的前面，冷冷地說：「我知道你就在這機翼後面，出來吧，不然我要放槍了！告訴你，我的子彈是很容易可以穿過這薄薄的鋁片的！」

他猜得沒有錯，金菊果然就是躲在這塊尾翼的後面。

雖然只是一塊尾翼，和人體比較，它的面積還是相當巨大的，豎在那裏，它很容易就可以把一具人體遮住。金菊肯定她是躲得很好的，並沒有一隻脚尖伸出去之類，然而這個人還是看出了她是躲在那裏的。

「我說出來！」那人喝道。

金菊一手執起了地下放着的一顆巨大的螺絲，咬緊了牙齒，也許這顆巨大的螺絲是可以讓她作為武器的。

「我給你三秒鐘時間出來，」那人說，「一……二……三……四……」他數得很快，不過三秒鐘時間，他已數完了四下，他的手指在槍機上收緊了。

就在這個時候，飛機庫的門外，一個人飛了進來，就像一隻大鳥似的，右脚先行，踢在守門口那人的背上。那人的槍响了一聲，狼狽地叫着，向地下仆去。

這一下突如其來的變化使威脅金菊那人吃

了一驚，不由自主地回過身去。這一回身，已給了金菊以充足的時間了，金菊把那飛機的尾翼一推，那尾翼就飛前去，撞在他的身下，這個人也仆了下去。

金菊跳了出來，手掌好像刀子般削下去，擊到了那人的手腕上，那人手中的槍也掉下來了。

金菊執住了他的手肘，一扭扭到背後，把這人推在身前。

她就是用這人擋在身子的前面作爲擋箭牌，如果飛機庫門口那人向她放槍，那麼就會先射中自己的同伴了。

胡雯也從藏身處跳了出來，把這人的槍拾起了。

不過金菊實在却是不需要這擋箭牌的，因爲，門口那人剛剛爬起來，那個不速之客又把他抓住了，大喝一聲，就使他翻了一個跟斗，摔在地上。那是堅硬的水門汀地面，這樣一摔，雖然沒有使他暈過去，却也使他躺在那裏爬不起來了。

那個意外的來客吃吃笑着：「還好，那些酒並沒有完全影响我的柔道，只是退了一段左右，由九段變了八段！」

「木村！」胡雯難以置信地叫了起來。

因爲來者竟然是她們千方百計擺脫了的日本人木村，看他矮矮胖胖的，眞想不到他打起架來，竟有着如此乾淨靈活的身手。

「唔，世界眞小，」木村吃吃笑着，「想不到又會和你們碰上了，眞的像你們中國人所說的『何處不相逢』呢！」

胡雯把槍攞了過來朝着他，喝道：「不要動！」

木村舉起雙手，但還是嬉皮笑臉的：「你眞笨，胡姑娘，難道你看不出我是來帮你們的嗎？」

二個女郎困惑地面面相覷，金菊說：「還是放下槍來吧！」

槍放下來了，二個女郎還是困惑地看着木村，木村向她們走過來。金菊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朋友，」木村說，「金小姐，我是你的男朋友的朋友。」

金菊的臉馬上有點紅，胡雯却忍不住笑了起來。「哦，你是說——」

「是的，我就是說丁朗，我們是同路人，是丁朗派來的。」

於是兩個女郎就明白了，金菊的確有這樣一位「男朋友」丁朗。丁朗是在警界服務的，是一個本領高强的特種警探，與情報部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他們也是在辦一件案時認識的。

由於認識了之後，那個年輕而俊朗的丁朗對金菊特別感到興趣，所以當木村說是金菊的男朋友時，胡雯就不由得笑了起來了。

「丁朗爲什麼要派一個人來？」金菊問。

「這是一件大案子，」木村說，「許多人都有參加調查，丁朗自然也不例外的。當丁朗知道你們要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就担心你們的安全，所以叫我來照應一下了。」

「我們才不需要什麼人照應，」胡雯不屑地說。不過這樣一說完，她也不由得臉紅了起來了，因爲剛才，假如不是有木村出手的話，她們也會弄得相當狼狽的。

「爲什麼丁朗自己又不來呢？」金菊問。

「有兩個原因，」木村說，「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對這個地區熟，第二個原因就是他認識你們，他來了就一定要和你們一起的。如果出事，就一起出事了。兵分兩路，一路出了事，另一路也可以出手去解救！」

這倒使她們不能不佩服丁朗的安排周到了，情形果然一如丁朗所料。不過胡雯還是不大服氣，她哼了一聲說：「這倒是他難得的一次不糊塗！」

「我們別說廢話了！」木村說，「你們也幹得很好，你們有了什麼發現嗎？」

「那架飛機就是朱鳴遠逃走時所乘的飛機，」金菊指出，「而且剛才那傢伙也說朱先生的飛機要在這裏降落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告訴我們一些有用的情報！」

木村匆匆跑出去看看外面的天空，還沒有看到有飛機要來的跡象。他又跑回來，說：「我們趁那飛機還未到之前先問淸楚！」

金菊却早已在作此努力了，她把那人的手臂更高地提上去，使那人呱呱地叫個不停，木村則用西班牙語迅速地向他問話。

那人雖然是個高大的男子漢，却似乎不大挨得起痛苦，很快，他就乖乖地招出來了。

他說不錯，朱鳴遠的確是逃到了這裏來的，他在此地下機之後，又馬上轉乘汽車離去了。他不知道朱鳴遠究竟是到了何處去，不過他相信大概也不會留在此地的。

這座機塲乃是此地一位大財閥，蔗田主人洛特里斯的產業。他聽同伴們說朱鳴遠來了之後曾給招待到洛特里斯的別墅去住了兩天，之後就失了踪了，顯然已經用別種方法潛逃到了別處去。

不過，聽這人的說法，就可以知道，洛特里斯和朱鳴遠，一定是也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的。

胡雯說：「也許我們應該去找這個洛特里斯談談了！」

木村搖頭：「你要見洛特里斯可沒有這麼容易，除非是他要見你。此地就有不少人在等着謀殺他呢！而且，照我所知，洛特里斯也不在此地，他已經出了國。」他又轉向那人，嚴厲地問：「現在這架飛機又是怎麼回事？是朱鳴遠本人還是他的手下來？」

「我猜是他的手下來吧了。」那人說。

「來幹什麼？」

「就是來運那一箱東西。」那人說。他伸手一指，他們才注意到，飛機庫的一角原來放着一隻木箱，那是一隻大約二尺立方的木箱，箱子已給釘封好了，外面還有薄薄的鋼條束着的。

那當然是一箱貨，可是箱上並沒有印着任何字樣，說明內裏大概是一些什麼東西。甚至沒有說明那是否脆弱的物品，需要小心搬運的。金菊問：「這箱裏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不知道，」那人說，「是從洛特里斯的家裏送來的。」

「打開來看看就知道了！」胡雯說。

「等一等，」木村說：「最好小心一點，如果裏面是一隻炸彈，那就不好了。」

但無論如何，這必然是一箱重要的東西，不然朱鳴遠也不會派一架飛機或者親自開一架飛機到這裏來搬運了。

把它打開，看來是一個必要的步驟。

「他們搬來時你有沒有看見？」木村又問那人。

那人點頭，木村又說：「他們搬來時是小心翼翼，抑或是隨隨便便的呢？」

「隨隨便便的，」那人說，「那隻箱子運來的時候，他們就只是把它從貨車上推了下來，在地下滾了兩滾，我還害怕箱子會破裂開來呢。」

「那麼我們起碼肯定它是不會爆炸的，」木村說：「胡姑娘，你把箱子打開來吧，我去看看他們的飛機來了沒有吧。」

木村匆匆地走進了走廊的口頭去了，胡雯恨恨地瞪着他：「這傢伙，他忽然之間命令起我們來了，誰要聽他指揮呢？」

「別孩子氣好不好？」金菊說，「你去把箱子弄開來吧，我去找繩子把這兩個傢伙縛起來。」

那飛機庫裏面並沒有繩子，不過金菊却找到了一些鎖鍊，她就用鎖鍊把那兩個人的手脚纏住。其中一人的褲子是用吊帶的，她把吊帶拆下來穿進鎖鍊的洞裏再把鎖鍊縛好，於是那兩個人就比較用繩子縛住更縛得結實了。

而在那邊，胡雯已經把那隻木箱的蓋子撬了開來。

那裏面是一層稻草，稻草之內是一塊一塊，用油紙包裹着的磚頭型的東西。

「會不會是金磚？」胡雯微笑着問。

「當然不會，」金菊說，「金磚那裏會有這麼輕？」

那隻箱子的確很輕，她們可以隨便把它推動的。當然那不會是一箱金磚了，胡雯急不及待地把其中一塊拆了開來。

那裏面是一塊磚頭狀的東西，蜜糖色的，而且透着一種濃甜的氣味，兩個女郎都皺起了眉頭。

「這是什麼？」胡雯問。

「這是糖磚，」那個被縛的人毛遂自薦地提供意見，「蔗糖磚。」

「別胡說，」胡雯說，「一箱糖磚，需要派一架飛機來搬運嗎？」

「這個我可不知了，」那人說，「但這裏是產蔗區，糖磚我從小看到大，我一看見就認得的。」

「可能是鴉片磚之類，」胡雯說，「照我所知，這裏的蔗田中間，就有不少種的都是罌粟。」

這倒也是很有道理的說法，胡雯把那糖磚拗斷了，把一小塊放進咀巴裏嚐嚐，皺起了眉頭：「但這的確是蔗糖呀！也許中間藏着什麼吧！」她說着，就把那塊糖磚丟在地上，那塊糖磚碎開來了。

裏面並沒有藏着什麼。

「其他的呢？」胡雯說，「其他那些糖磚裏面呢？」

她匆匆地把其餘的糖磚都取出來，把那些鷄皮紙拆開來，把那些糖磚取出來，丟在地上，一一打碎。打碎了一大半，都不見裏面藏着什麼。金菊揮手阻止她：「好了，別找了，我不相信裏面有藏着什麼。」

「爲什麼？」胡雯說。

「因爲這箱東西不是託海關運的，」金菊說，「不可能有人來檢查，爲什麼要躲三藏四呢？」

這倒也是很有道理的話，於是胡雯就不再搜了。

金菊拾了一塊半塊的糖磚，用一張油紙包好了，放進袋裏。

這時，飛機的引擎聲又大响了起來，她們都愕然回頭。她們也可以聽出，這並不是一架飛機降落而發出的引擎聲，而是在機塲上的一架飛機發動了，而產生出來的。

胡雯說：「豈有此理，不會是木村那傢伙要逃走吧？」

「我們去看看吧！」金菊說。

她們從飛機庫的門口衝了出去，繞到屋子的前面，就看見正在移動的原來就是朱鳴遠那架改過了油漆的飛機，也就是剛才金菊駕駛着，用以撞破玻璃窗的那一架。

木村現在就是把這一架飛機開動了。由於剛才撞過，機翼已經有局部的損壞，所以木村不可能要開了這架飛機逃走的。

他們看着木村把飛機開動，開到了黑暗的地方，停住了。木村也從飛機上下來，向她們走過來。

「這飛機不能停在那裏，」木村說，「太碍眼了，要降下來的飛機看見了，也許不敢降下來。現在這樣，雖然玻璃已經破了，也不大覺得。」

這倒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她們不能不承認。

「現在，我們只好等朱鳴遠這架新的飛機來了。」胡雯說。

「而且我們也最好把那兩個傢伙也帶進那指揮升降的屋子裏，」金菊說，「假如飛來的飛機需要聯絡，就要由他們來對答了。」

這件事就由金菊和胡雯去做。他們每人拖一個，把那兩個人拖了進去。大家都集中在那個指揮飛機升降的房間裏了。木村兇惡地向那個還醒着的人警告一番，叫他假如接到無線電聯絡的時候不要亂說話，然後他們就開始等待了。

金菊把那半塊糖磚取出來給木村看。

木村也看不出，這如果不是糖磚的話，又會是甚麼。雖然他們是已經非常肯定，這決不單是蔗糖那麼簡單。

「這是一個好主意，」木村說，「把這東西拿一點回去給我們的專家化驗一下。很可能這正是和血色病有關的東西。總之，無論如何，而必然是對朱鳴遠很重要的，不然，朱鳴遠也不會派一架飛機來接了。」

他們在那裏等下去。那人對他們保證，除非有甚麼意外，否則那架正在來的飛機，是不會與他們通話的。需要的聯絡，已經在剛才作好了。這是一次秘密的飛行，如非必要，他們也不想多說話，以免給人意外地聽去了的。

後來，那架飛機就來了。他們首先聽飛機的聲音，然後，那架飛機在機場的上空掠過。無綫電果然沒有响。

「只希望他們不會察覺有異狀！」金菊在說。

那架飛機在頭上掠過去了之後，又沒有了聲音。但她們知道這並不是不尋常的情形，那架飛機要盤旋一兩圈才能降落的，這並不是一種很巨大的國際機場，飛機如果不是先看準了形勢，也不會輕於降落。

「你們在這裏等着，」木村說，「你們有槍，有人下飛機走過來，你就把他們制服好了。我也去作一些另外的準備！」

木村說完了，又從那破窗爬了出去，跑到另一架較小及較舊的飛機上面去，試一試引擎，可以發動。

他就在這架舊的飛機上坐了下來，等着。他的任務，當然就是攔截那一架即將來臨的飛機。那架飛機降落了之後，木村就會馬上把這飛機開出去，佔住跑道，這樣，那架飛機降了下來，就不能再飛上天空逃走了。

他們再等了一陣，那架飛機再在天空上旋了一圈，便在跑道的末端降落下來，在兩排燈光的中間滑行着。他們可以看到這是一架比較大的雙引擎飛機，可以載人，亦可以載貨的。

木村也開動了他坐着的那架舊飛機。當來者經過了前面之後，他就轉了出去，佔據了跑道。在對方看來，這也並不是一種可疑的行動了。

機場是供飛機升降的地方，他們的飛機降落了之後，另一架飛機再起飛，這是並不奇怪的。

那架飛機離開了跑道，向飛機庫的出口處駛了過去，顯然是要來這裏接載那一箱糖磚的了。

它在飛機庫的外面停了下來，機門打開，有兩個年輕人從飛機上下來了。兩個年輕的中國人，不過，却並不是朱鳴遠，而且，看來朱鳴遠是並沒有隨飛機而來的，那架飛機上已經

沒有別人了。

這兩個人步入了飛機庫內，其中一人尖聲叫道：「胡安！胡安！你們在那裏？不是睡着了吧？」

只有他們自己的廻聲在答應他們。接着，他們再進入了一點，就看見到了那隻已經給打開了的木箱，以及打碎了的糖磚。

他們愕在那裏了。

「怎麼了？」其中一人說，「這隻箱子，……不就是我們來拿的箱子？」

「一箱糖磚？」另一個人皺起了眉頭。

「有人把箱子打開了！」第一個人說。

「你在開玩笑嗎？」另一人道，「我們長途駕了飛機來，怎會是只為了運一箱糖磚？這一定不是我們要運的那一箱了。」

「這正是你們要運的那一箱！」金菊說着，就從走廊裏大踏步地走了出來。胡雯也跟着她出來了。

那二個人的身上，是並沒有武器的，因此他們不能抵抗，他們大吃一驚，就連忙轉身就逃走。

「站着，不要動，」金菊喝道。

但他們不管她的警告，還是拚命逃走。他們逃到了門口，木村就出現了。那個肥肥鈍鈍的木村，又一次用事實證明了他的身手一點也不鈍。他兩手一伸，就執住了其中一人的衣襟，同時膝蓋提起來，撞在另一個人的肚子上。那人痛得彎腰蹲下了，爬不起身。

給木村執住了的那一個連忙揮拳向木村擊過去。可是木村把他左搖一下，右搖一下，他就每一拳都落空了，總是無法擊中，接着木村喝叫一聲，把他一摔，他便翻了二個跟斗，到了胡雯的面前。

他翻得頭昏眼花，狼狽地跪起身來，胡雯手中的槍已經伸前去，槍咀就插進了那人張大着的咀巴裏。那人連忙高舉兩手表示投降。木村執着另一個衣領，把他也拋了過去。

「好了，」金菊說，「現在你們兩個，可以回答我們的一些問題了！」

木村撞中了的一個，仍然沒有說話的氣力，所以回答不出來。

另外一個，咀巴給胡雯用槍管塞着，則只能從喉嚨間發出「唔唔」的聲音了。

胡雯把槍抽了出來，不過仍然對着他的頭部。她說：「現在快說，這一箱究竟是甚麼東西？」

「你們究竟是誰？」那人吶吶着。

胡雯用槍咀向他的臉頰上一撞，使那人痛得臉色蒼白，可能牙齒也掉下來一顆了。「我們在問你，你別問我們！」胡雯兇悍地說。

「我……我不知道這一箱是甚麼東西，」那人只好回答她的問題，「我們只是來這裏搬一箱貨的！」

「搬到那裏去？」金菊問。

那人遲疑起來，胡雯的槍子又威嚇地動了一動。那人連忙說：「呃——呃——是搬到果里去的。」

「你們是從那裏來的？」金菊又問。

「我們當然就是從果里來的，」那人說，「我們只是來這裏把箱子運回去。」

胡雯和金菊及木村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都知道果里是甚麼地方，就是另一個南美洲小國，和這裏差不多大小，情形也是差不多。使他們頭痛的事，他們知道，果里又是另外一個不合作的國家。不過，這實在也不算是意外了。

朱鳴遠不會躲到一個和他不合作的國家去的。他當然是會躲在一個和他合作，使他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捉住的國家的。所以他們相信他在果里，這是真的。

「是誰派你們來的？」胡雯問道。

那人遲疑着，又不肯開口了。金菊說：「剛才機場那傢伙說是甚麼朱先生，到底是那一個朱先生？」

「呃……是……是朱鳴遠先生。」那人在吶吶着。

「別開玩笑了，」金菊這時就演起戲來了，「我認識朱鳴遠的。你別用他的名字來嚇唬我！」

這話使那人一陣高興了。

「你認識朱先生？那就好了，」他說，「你是那一位！」

「你別管我是誰，」金菊說，「我認識的朱鳴遠不是笨人，他不會派一架飛機來運一箱幾塊錢就可以買到的糖磚的。」

「我……我不知道他叫我來載的是甚麼，」那人吶吶着，「我只知道是一隻箱子。不會是……」

「就是這一箱了，」胡雯不耐煩地說，「我們已經打開來看過。難道你以為我們會騙你嗎？」

「會不會是這裏的兩個人有古怪呢？也許是他們換掉了……」現在，這個人是當正金菊和胡雯是他的自己人了。

「不，」金菊搖頭，「他們不會做古怪的，如果你們真是朱鳴遠的人，他們就不會有這個胆量！」

「我真是朱先生的人，」那人氣急敗壞地說，「的確是朱先生派我們來的。他叫我來搬這箱東西！」

「我也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見過朱鳴遠了，」金菊說，「他原來就是在果里？」

「是的。」那人說。

「他現在就在那裏嗎？」胡雯問。

「是的。」那人又承認。

「他在那裏幹甚麼？」金菊問。

「就在果里糖漿製造廠。」那人說，「他是在那裏主持研究的！」

「放屁，」胡雯說，「糖漿製造廠！他才不會做這種小生意。他要做，一定做大的。賣糖漿。他可以賺到多少錢？」

「這個？」那人搖着頭，「我也不知道了，也許他是對這方面有興趣吧。不然，他怎會一天到晚都關在那裏面呢？」

「關在甚麼裏面？」金菊問。

「關在研究室裏面。」那人說，「你知道的，我們的製造廠裏面有一個研究的部門，研究改良糖漿的品質的，他就是常常在那裏參加研究。」

「那倒有趣了，」金菊說，「朱鳴遠研究糖漿。」

木村招招手，和二個女郎站到了一旁去，低聲談論起來了。他說：「看來這個人也不像是說謊的！」

「但，朱鳴遠怎會去研究起糖漿來的呢？」胡雯說，「他躲在一間糖漿製造廠裏，幹甚麼？」

「這個暫時還不知道，」木村說，「不過起碼，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朱鳴遠就在果里，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怎辦？」胡雯說，「也許，我們可以叫這人把我們載回果里去，把朱鳴遠捉起來？」

「這也是一個辦法，」金菊說，「不過，冒險一點，我們得先弄清楚，究竟有多冒險才行。」

她又回到了那人的身邊去，向那人盤問有關果里那間製糖廠的情形。那人現在開始懷疑她實在是不是朱鳴遠的朋友了，但是他又不敢不據實回答，因為胡雯拿着槍在旁督促着他，

為他的態度稍有不滿，槍管就揮過來。而他認為這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因為胡雯是隨時可以給她一顆槍彈的。

如果是警察在盤問他，那反而好一點，他大可以拒絕回答，並且嚷着要找律師來。但現在他不能拒絕甚麼，也不能嚷甚麼，如果不想受苦，就得回答。

而他的回答，使金菊知道乘這飛機去捉拿朱鳴遠並不是一個好主意。

他告訴他們，果里那間製糖廠是防衛森嚴的，裏面的守衛人員很多，而研究的部門，還是在幾重鐵絲網的保護之內的。雖然機場就是在糖廠的範圍之內，然而，由機場到研究部門去，也還要走好長一段路。如果他們打算乘着這架機飛回果里的製糖廠去，把朱鳴遠捉起來，那成功的機會是很微的。結果極可能不是他們捉住朱鳴遠，而是朱鳴遠把他們捉住了。

這使他們陷於相當困難的境地了。朱鳴遠的下落，不錯他們現在是已經查出一個端倪來了，但這又如何呢？朱鳴遠所在的是一個不合作的國家，不能直接去捉。

「媽的，」胡雯咬牙切齒地道，「我們必須抓緊機會，把握時機，這裏的事情已經做了出來了，沒有辦法可以掩飾的，如果朱鳴遠知道這裏出了事，他就會担心起來，也許他又會離開果里了。」

木村的眼睛靈活地轉動着，似乎想到了一個主意。不過，在他說出他這個主意來之前，金菊顯然也是同時想到了的，因為她搶先把這個主意說出來了。她說：「我們借用這裏的無綫電來部署一下吧。」

「部署甚麼？」胡雯呆頭呆腦地問。這是她的習慣，有了金菊在用腦的時候，她就懶得用腦了。

金菊嚴肅地說：「果里這個國家雖然是一個不合作的國家，但在它的周圍還有許多個國家卻是和我們合作的，現在，我就是要用無綫電通知我們的總部一聲，叫他們密切注意每一條逃出果里的路，趁朱鳴遠還未知道這裏出了事。這樣，如果朱鳴遠見勢不對而企圖逃走的話，我們也會知道了。」

「對，」胡雯說，「這是個好主意！我們快點去！」

他們都到了那間破了玻璃大窗的房間去，借用那裏的無線電設備，金菊向她的「總部」報告了情形，而木村亦向她的「男朋友」報告了情形。

然後，木村就說：「好了，我要離開這裏了，我帶這幾個人，乘飛機飛回去，向他們作進一步的問話，你們可以仍然留在此地。你們還要向洛特里斯的身上着手調查一下！」

「這是個好主意！」胡雯贊成地說。

不錯，這是一個好主意。金菊和胡雯是兩個女孩子，不會受到猜疑的，她們仍然可以留在這裏，繼續調查，向洛特里斯的身上着手。雖然朱鳴遠不在這裏，但是，為甚麼洛特里斯要把一箱糖磚隆而重之地運去交給朱鳴遠呢？這也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事。

由於沒有繩子，他們就還是用鐵鍊作代用品，把那兩個新來的人縛了起來，連同機場上的那兩個，當作是四件貨物似的，搬上了飛機。那些碎了的糖磚也搬了上去。

木村和她們兩個人道了再見，就駕着飛機起飛離去了。這些落後的地區有一個方便的地方，那就是飛機可以隨便飛來飛去，越過邊境，而不會給空運追逐的，因為那些小小的國家，有許多根本沒有空軍。

而且，多數地方的邊防軍隊，也接到了密令，方便木村，不會發現把他的飛機轟下來的了。

遠傳絕症 千里追踪

木村走了之後，金菊和胡雯就進行破壞的工作了。

她們在飛機庫內找到了大量存儲在那裏的汽油，傾倒在各個有利的地點。

然後，金菊就爬上了那一架到這裏來運載糖磚的飛機（木村是駕機場上的另一架飛機走了的），發動了，把這架飛機對準了那座飛機庫開過去。當飛機開動了之後，她就把自動掣開了，然後迅速從駕駛位內爬了出來，爬到機翼跳到地上。

那架飛機由自動駕駛系統控制着，仍然繼續向前直衝，金菊則和胡雯會合，匆匆地向機場的邊緣飛奔而去，一面跑一面回頭望。

她們看着那架飛機漸漸衝近了飛機庫。而由於沒有人駕駛自然飛機也不會自動閃避了。就在相撞之前的一剎那間，二個女郎都一起向地上仆了下去，緊緊伏着。

一聲震耳的爆炸，炸力令到强烈的氣流從她們的身邊掠過，使她們頭上那長長的頭髮也飛散了。

她們看到天空也光亮了起來。她們慢慢地轉回過去，仍然伏在地上，望向飛機庫。飛機庫已經給包圍在火海中了。那架飛機撞了上去，就使她們潑下的汽油着火焚燒。而汽油是很强力的燃料。

看着的時候，飛機庫又發生了一連串的爆炸。

她們跳了起來，向機場邊緣的樹林跑去。

也許，她們的破壞工作是會生效的。撞在飛機庫上發生爆炸而引起大火的，就是那架朱鳴遠派來的飛機，而這場大火已把機場弄得不清不楚了。事後檢討原因，有關的人大概會以為，是朱鳴遠派來的這架飛機在降落的時候偶一不慎，撞到了飛機庫上，而引起了這場災禍。火燒得那麼大，就是有人死在火海中，屍體也可能連骨頭都變成了灰燼，他們可能在短時間內無法斷定，機場上那二個人員，以及朱鳴遠派來的二個手下，都並沒有死在現場，而是給人捉去了的。他們很可能亦無法斷定飛機上原有的飛機之中是少去了一架。如果朱鳴遠以為這是一場意外，那麼也許就不會打草驚蛇了吧？也許朱鳴遠不再會逃走了吧？

這些事情，是要到後來才知道了。

當她們逃回了山上，她們的車子那裏時，飛機場仍然是在燃燒着。那火燒得那麼旺，看來的確是可以毀滅所有可疑的證據的。

她們也不再等了。她們馬上就把車子開動，遠離了那個地方，回到城中去。她們應該不受懷疑，即使人們懷疑遊客，大概也不會懷疑這驚天動地的事會是由兩個女孩子做出來的。

她們的計劃看來是相當成功的。第二天早上，人們的傳說，就是和她們理想中的效果符合。人們就是說，昨夜有一架飛機降落時不小心，撞到了飛機庫上去，而引起了這場大火。並沒有人提到這件事是由於遭受到破壞或者有甚麼內幕的。金菊和胡雯也不避嫌，而跑出去向當地人打探這件事。她們既是遊客身份，對當地發生的事感到興趣，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她們甚至不怕打探得澈底一些，問長問短的。遊客總是好奇的，尤其是女遊客。

金菊和胡雯又故意問那是誰的機場。那些人回答是洛特里斯的。

自然，她們又順理成章地乘機問及關於洛特里斯的一切了。例如洛特里斯現在究竟是在何處，這件事對他會有些甚麼影响，他會不會因為出了這件事就親自出現之類。

她們所得的答案卻是多方面不同的。因為

那些普通的人民們所提供的資料，多數都是根據傳說的，而傳說不一定準確。她們得自己去把這些傳說來加以比較和衡量，希望能從裏面把眞相過濾出來。

這樣忙了一天。到了黃昏時份，她們回到了房間裏，躺在床上，兩個人又商量了起來。商量她們今天晚上應該採取甚麼行動。

胡雯自然是贊成馬上行動了，不管甚麼行動都好。她是受不住靜的，只要不是教她靜着不動，她就高興了，問題只是動些甚麼，以及到那裏去動。

她們目前還是毫無頭緒，即使想找到洛特里斯，亦不知道該從何找起。照例，又是金菊安詳地躺在床上，胡雯却無法躺得定，過不一會，又要起來散步一番了。

後來，忽然之間，房間裏的內線電話響了起來，胡雯跑過去拿起聽筒，接線生的聲音在聽筒裏面說：「金小姐在不在？有個電話找金小姐的。」

「誰找她？」胡雯懷疑地問。

「是一個長途電話，」接線生回答，「是從馬基斯那邊打來的。一位木村先生。」

「哦，請你接上來吧！」胡雯說。馬上，她就興奮起來了。木村打電話來，當然不會只是爲了向她們問安或者和她們聊天的。她只是有點生氣，木村爲甚麼不能找她，却偏偏要找金菊。也許，這是金菊的「男朋友」出的主意了。

她也只好把聽筒交給金菊。金菊接電話，她就無法知道對方是在說甚麼了。她只是聽見金菊說：「好的，好的……好的。」只是簡單的兩句，然後金菊就收了綫。

「木村說甚麼？」胡雯急不及待地問。

「他沒有說什麼，」金菊說，「他祗是叫到下面的大堂去回個電話給他，用下面的公共電話。大概他覺得房間的電話有分機，嫌不安全吧！」

「我們一起去！」胡雯說。

「你還是留在這裏吧，」金菊說，「兩個人一起打一個電話太碍眼了，反正我又不會瞞你，聽到什麼，我也一定會告訴你！」

胡雯沒有辦法，祗好在房間裏留了下來。金菊離開房間，到下面去用公共電話。而這個電話她却講得久得多了，二十分鐘之後，她才回到房間來。

「你怎麼能用公共電話打長途呢？」胡雯此時已醒起了一個疑點，奇怪地問道。

「並不是打長途電話，」金菊說，「他們在這裏有一個情報分站，可以在這個分站私人轉駁過去的。」

「他說了什麼？」胡雯問。

「他們已經把那幾個人澈底地盤問了，」金菊說，「並沒有問出什麼來。可是，那些糖磚經過化驗，却有了結果——」

「什麼結果？」胡雯大爲焦急地催着金菊說下去，其實，假如她不催，金菊是還會很快說下去的。

金菊說：「果然不單是蔗糖成份那麼簡單而已，那糖磚裏面有一種特殊的物質，他們還研究不出那是什麼，不過極可能與血色病有關的，他們已經把樣本交給羅敏生去研究了。」

「和血色病有關，那就好了，」胡雯說，「我們終於找到答案了。」

「他們也認爲是這樣，」金菊說，「所以，他們叫我們設法去調查一下洛特里斯的製糖廠。這種特殊的糖，既然是由洛特里斯所供應的，那麼，洛特里斯的糖廠裏，一定也有製造這種特殊物質的設備了，也許糖廠那裏的人會知道！」

這個消息，對於胡雯來說，當然是一個加倍的好消息，因爲這表示她們又可以出動了。她雀躍地說：「我們現在就去，到洛特里斯的製糖廠去一趟！」

金菊則還是慢條斯理地躺在那裏，似乎沒有動身的打算。她皺着眉頭在奇怪：「爲什麼糖磚呢？放在糖磚裏，有什麼特殊目的？」

「還在婆婆媽媽什麼？」胡雯不耐煩地道，「去看看不就知道嗎？快點走！」她抓起金菊的衣服拋過去。

金菊也祗好動手換衣服了。她們都穿上了深藍色的緊身衣褲。欵式簡單但是並不落伍。

表面上看來，她們是穿着兩套欵式美妙的緊身暗色套裝，但是，這兩套衣服美觀還是餘事，最重要的還是在實用方面的。由於這是緊身的衣服，所以在行動的時候可以得到很大的方便。又由於顏色是深藍近黑，所以，當她們到了黑暗之中之後，她們又可以和黑影溶和在一起，使人不容易看見她們的所在。換句話說，她們所穿的這二套衣服，是等於二套夜行衣了。

她們就作着這種並不碍眼而又實用的打扮，離開酒店，走到街上。晚上是清凉的時間，因此街上相當熱鬧，行人不少，尤其是遊客。

在這個地區，中午天氣熱到難以忍受，因此人們有午睡的習慣，午間午睡的一段時間是很少人活動的，既然有了午睡，他們夜間上床的時間，自然也延遲了。

兩個嬌嬈美麗的女孩子走在街上，沒有人會懷疑甚至夢想她們是正在進行一件如此重要而危險的任務的。不過，這却並不就表示她們不受注意。事實上，她們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主要是男人的注意，因爲，麻煩就是在她們是那麼美麗的女孩子。

男人們對她們吹口哨，有些男人還跟着她們，對她們作着輕浮的挑逗。熱帶地方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熱情的。

胡雯雖然脾氣暴躁，然而她却是絕對不熱情的。事實上如果不是金菊制止着她，她一連兩次把胡雯拉住，不讓她動粗。她不斷對胡雯解釋：「這些男人是善意的，他們就是認爲你是美麗的，所以才向你挑逗呀，又不見他們向八十歲的老婆婆挑逗？」

「我用不着他們認爲我是美麗的！」胡雯負氣地。

「那你就當作看不見，不知道就好了，」金菊說，「現在是重要的時間，我們正在做着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決不能闖禍的。」

胡雯也是爲了想着這一點，她才總算忍得住脾氣。

漸漸，她們離開了市區，到達比較荒凉的地方了。這時，她們就去租了兩部脚踏車。這裏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但到底也是一個國家，不能單靠步行就能到達每一個地方的。譬如洛特里斯的糖廠就是在相當遠，如果步行而去，她們就要浪費許多時間，也浪費許多精力了。所以她們就騎脚踏車去。

雖然她們白天也租下了汽車，但是現在她們要去的地方，却不方便坐汽車去的。

她們踏着脚踏車，進入了荒野之中，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停了下來。那裏前面一片平坦，有點像一座海洋。

不過那却是甘蔗造成的海洋。那裏是一片蔗田，看來大得無邊無際，而甘蔗頂上那軟軟的葉子給微風吹過，就一邊一邊的，好像波浪一樣。

金菊從懷中取出了一支小型電筒和一本旅遊手册來，打開手册上的地圖，用小電筒照看着。

「唔，我們就是在這裏，」她用手指指點着說，「我們並沒有走錯路。洛特里斯的製糖廠就是在這邊，和我們隔着這一片蔗田，祗要越過蔗田，就可以到達了。」



金菊和胡雯把耳朵貼在門上，竊聽洛特里斯和化學師的談話。

「那我們過去吧。」胡雯說。

這却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因爲，那蔗田眞的像是海洋一樣。

蔗與蔗之間的距離很密，就是人也不能通過，蔗田的人要通過，也必須用大刀劈路的。於是她們就沿着蔗田的邊緣踏着脚踏車，直到到達了一個路口。

這是一條田間小徑的路口。像所有的田一樣，田中間是不能沒有通路的。這就是蔗田中間的通路。沿着這條小路，她們就可以橫越蔗田了。

她們轉了進去，踏着脚踏車，沿着這條小路前進。兩旁的蔗林就像兩堵高牆，把她們掩護着，所以她們也不怕把車頭燈開亮。而且，小路大致是平坦的，她們可以以相當高的速度前進。大約又走了半小時，她們就看見糖廠在前面了。

而且，這間製糖廠並沒有什麼圍牆圍着的。大概它在最初建築的時候，主人認爲周圍的蔗田，就已經是很好的圍牆了，糖廠內並沒有什麼可偷的東西，糖，和糖漿是大宗的生意，然而少量的糖，和糖漿是不值什麼錢的，才不會有人願意跑一大段路，通過蔗田到糖廠去偷一些糖。而這一片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走完的蔗田，同時也可以制止了任何無聊的過路人的騷擾。

金菊把脚踏車停了下來，說：「現在好了，我們可以步行過去了！」

她們兩個人放棄了脚踏車，步行着走完了餘下的一段路。

她們到達了糖廠的旁邊，小心地張望着，暫時仍然留在蔗林之內沒有出去，先要看清楚情形。

她們看見，現在整間製糖廠都已經靜了下來了，由於現在並非工作時間，那些壓蔗製糖的機器都沒有開動。不過，製糖廠的最頂兩層，却是燈火通明的，而且不時有人影在幌動着。金菊取出望遠鏡來，向上面望上去，可惜由於角度關係，不能看見什麼，祗能相當清楚地看見天花板，而天花板上是沒有什麼可看的東西的。

金菊用手肘輕碰一下胡雯的手肘，向前面一指，低聲說：「你看。」

她所指的，是停在製糖廠門前的兩部汽車。其中一部是黑色巨大的豪華流綫型汽車。一定是由司機駕駛，也祗有大人物才有資格擁有的那種大汽車。

「那汽車上並沒有人呀。」胡雯說。

「現在沒有人，」金菊說，「但剛才一定有人坐了它來，所以它才會停在這裏的。」

「那麼呢？」胡雯的不用腦習慣又來了。

「這決不會是小厮坐的車子，」金菊說，「難道你還不明白嗎？一定是有一個重要人物來了這裏。」

「洛特里斯？」胡雯抬頭望上面亮了燈的部份。

「很可能正是他！」金菊說，「他是這製糖廠的老板，他不就是一個重要人物嗎？」

「找到他，那就更妙了！」胡雯說，「我們進去看看吧！」

要進去，是得想個辦法的，大概不能夠就這樣走進去那麼順利。而當胡雯這樣說着的時候，金菊已經在想着辦法了。她終於說道：「讓我們先看看正門裏面吧。正門不是打開着的嗎？」

她們並沒有離開蔗林，而是仍然在蔗林之中鑽着，直至到達了正對着前門的部份。金菊又舉起了望遠鏡來，向門裏望望。沒有舉起望遠鏡之前，祗是看到那裏有些人在着而已。

現在通過望遠鏡，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金菊可以看到，那裏面是一個大堂，有兩排長長的沙發，看來是供給客人起坐等待之用的。大約有六七個男人正坐在這兩排沙發的上面，在相對聊天。其中一人是穿着白色制服的，旁邊還放了一頂白帽子，可以看得出就是一個穿制服的汽車司機。他當然就是負責駕駛那部豪華大汽車的人了。

其餘幾個則都是糾糾武夫，身上都有槍的。有兩個還是携着機關槍，胸前交叉着套着子彈帶。

金菊說：「我猜洛特里斯就是在那裏面了。他的司機在那裏，還有幾個保鏢在那裏！」

「媽的，」胡雯說，「我們不能從正門進去了，但那是唯一的入路，並沒有後門的。」

當然她們不能從前門進去的，那裏有幾個武裝的保鏢在守着，而這些保鏢一定會拚命保護洛特里斯的。即使她們有更犀利的武器，有把握殲滅這些保鏢，從前門進去，仍然是不智的行動。一打起來一定吵得很，一吵起來，變化就大了。

金菊又抬起頭來察着上面有燈光的地方，說：「那上面亮了燈，洛特里斯一定就在上面，我們得想辦法避開這幾個人上去看看！」

「讓我們找一找吧，」金菊鎮定地又說，「祗要你肯努力，決不會沒有辦法的。」

她們又在那蔗林之內移動了，離開了製糖廠正門的對面，而到達了另一邊的側面。這時，她們就可以看到她們可以走的路了。

那座製糖廠的側面，是有幾條貨槽，就像遊樂場裏面，兒童們所玩的滑梯。顯然，製成品是在三樓出產的，如果把產品從三樓跑樓梯搬下來，那是太麻煩一點了。所以，三樓側面

的牆壁上就開了這幾個門口，製成品製成了之後就給從門口推出來。

由於貨槽是斜的，那些貨品就會自動滑下來，滑到地上，隨即搬上貨車運走，如此就可以不必浪費太多的人力了。現在是夜間，不是生產的時候，沒有貨品滑下來，也沒有貨車在那裏等着載貨，這幾條貨槽就祇是這樣空在那裏了。

「我們走吧！」金菊低聲說。

她們一起離開蔗林，溜了出來。也用不着商量了，她們都知道應該幹什麼。她們走到了其中一條貨槽的末端，就開始向上爬。那貨槽是很滑的，她們就等於是企圖爬上一座滑梯的滑板。還好她們腳上穿着的是膠底鞋。

那貨槽雖然很滑，那橡膠的鞋底還是可以緊緊地吸住，使她們爬得並不困難。

她們很容易就爬到了頂。到了貨槽的出入口處。那門口却是沒有門的，祇有一度簾子垂在那裏。她們推開簾子，小心地鑽進裏面。

那裏面就是包裝部了。雖然沒有亮燈，然而也不是完全黑暗的。樓上有燈光從樓梯射下來，使她們可以看到有許多巨大的包裝機器，好像一隻一隻的怪獸，潛伏在那裏，準備擇人而噬似的。她們看不見有人，亦不相信這裏面會有人。她們閃了進去。

很小心地，她們悄然無聲地在那些機器之間巡了一轉，肯定裏面是沒有人的。連守衞也沒有一個。這使她們放心很多了。這樣，她們就可以免除後顧之憂。

她們到樓梯口，再上一層樓，就是頂樓燈光所在的地方了。她們聽見司機及幾個保鏢們在樓下吱吱喳喳地談着話，而樓上却是一點聲音都沒有的。金菊把頭向上面抬了一抬，她就和胡雯一起沿着樓梯上樓而去。

到了樓上，她們發覺那裏是化學研究的部門，入口處就有許多化學儀器放置着，這裏也是沒有人在工作的，大概也是因為，現在已經超過了工作時間。

燈光是來自頂樓的盡頭，一間開了的小房間裏面。那度門是關上了的，遠遠就可以看到門上掛着一隻白色的牌子，用紅色的英文及西班牙文寫明着：「危險，閒人免進」！

那門上是有一個小小的嵌玻璃的方洞的，可以看得見門內的情形，不過現在還沒有接近，所以還未能清楚，祇是看見那裏有人影在不斷幌動着，似乎有一個人正在那裏面不停地踱着步。

二個女郎採取着迂迴曲折的路綫向那門口接近過去，這樣做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看清楚這外面有沒有人。

結果發現沒有。這也不是出乎意外的發現了。洛特里斯是一個大人物，等閒人是不容易接近他的，如果他是在這裏，那麼，其他的閒雜人等就得避開，而由他的保鏢們在樓下守着唯一的入路了。他們以為那是唯一的入路。

金菊和胡雯到達了那度門外，但是不敢接近，而是爬上了對面一張研究桌子上，站高了，從那個方形窗洞望進去。她們首先看見的就是洛特里斯。

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皮膚很白，很壯碩，上唇蓄了兩撇雪白色，好像摩托車扶手般的鬍子。他就是那個正在踱來踱去的人，而且是很不耐煩地踱來踱去。

除了他之外，那實驗室中就祇有另外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却是站在顯微鏡的面前，把眼睛湊到顯微鏡上，正在研究一些什麼。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白袍，而鼻子上架着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毫無疑問，這人就是實驗室裏的工作人員了。既然他能夠和洛特里斯一起相對，他在科學方面的造詣一定也有相當的。

他的旁邊有一隻玻璃箱子，箱子的裏面有一羣大田鼠。普通的醫學研究用以試驗病理反應的那種田鼠。在蔗田裏，這種田鼠也是為數不少的，而且牠們專吃甘蔗長大，所以也特別肥美。

種植甘蔗的人當然不希望有這種田鼠存在，減少生產量，但是牠們的生殖力強，要把牠們滅絕，也真不容易。這幾隻大田鼠也很可能就是就地取材，從田中捉到的。

不論他是正在作什麼實驗，他們的實驗一定是與這些田鼠有關係。

洛特里斯每走幾步就要不耐煩地和這個化學師講幾句話。金菊和胡雯都急於知道他在說些什麼，於是金菊做了一個手勢，兩個女郎又從實驗桌上跳了下來，跑到實驗室的門外，把耳朵貼在門上，這時，他們就可以聽到實驗室中的對話了。

洛特里斯在說：「怎樣，你還不動手？」

那人不耐煩地嘆了一口氣：「老板，這些事情是需要時間的，我們必須等！」

「你知道我給你多少錢薪水嗎？」洛特里斯咆哮地道，「你到別處去，一半這個數目也拿不到的。我給你這樣高的待遇，都是為了想你工作快一點。」

「對不起，」那人說，「錢不是萬能的，有些事情，必須循自然程序發展，急也急不來的。」

「別向我丟書本，」洛特里斯說，「你以為我沒有讀過書嗎？我讀的書比你吃的飯還要多！」

「那麼你就應該明白。」

「我認為你可以替牠們注射一些荷爾蒙之類，」洛特里斯說，「荷爾蒙不是可以加速一切嗎？」

「不是加速一切，」那人回答，「荷爾蒙可以使這些老鼠加速繁殖，但是不能夠加速病狀。我們不是要使這種老鼠加速繁殖，我們是要使牠們病得更重。如果注射荷爾蒙，牠們很快會好起來了。」

「那麼多給牠們注射一點細菌吧！」洛特里斯又說。

「那我已經盡可能這樣做了，」那人說，「祇能注射這樣多，注射太多牠就受不住，馬上要病死。」

那人停了一停，有些試管之類的東西「叮叮」地響了一響，然後他又解釋下去：「我們不能讓牠們馬上病死——」

「用不着你教我！」洛特里斯又吼道，「這是我教你的！我們要使這病盡可能成熟，直至這些老鼠衰弱死去，然後我們才可以得到我們所需要的毒素。但你不能把病菌的成熟過程加速嗎？」

「我已經使它加速一倍了，」那人說，「但還是要三四天時間的。不能再快的。老板，我贊成你還是回家去休息一下吧，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你在這裏，也不可能幫到我什麼忙的。」

「我不能等三四天，」洛特里斯又表示不耐煩了，「前一批在機場燒掉了，還沒有運出去，這一批我要趕着應用！」

「沒有辦法，一定要三四天。」那人說。

洛特里斯咒罵着，又繼續在那裏踱來踱去。金菊和胡雯交換了一個眼色。洛特里斯這些說話告訴了她們很多有價值的資料了。現在她們知道，洛特里斯就是正在這裏進行着一件奇怪的工作，在田鼠的身上注射一種細菌，使田鼠罹病而死，製成一種毒素。這種毒素，就是那一批糖磚裏面的那一種不明的物質了。這種毒素糖磚就由洛特里斯供應給朱鳴遠。

她們已經懷疑朱鳴遠是在陰謀製造那種可

怕的血色病，現在，事實是更進一步證明這個推想了。就是因為她們把機場燒掉了，所以洛特里斯急着要這個人再造出一批來，但是這個人說需要時間。

金菊和胡雯繼續在那裏偷聽着，心中非常興奮，由於她們知道，她們這一次是已經有了一些更有價值的收獲。

洛特里斯又在那裏咕噥了一會，忽然，那個化學師又開口問道：「老板，你要製造這種毒素，究竟有什麼用途呢？」

洛特里斯咳嗽了起來；那是一種警告性的咳嗽。

跟着，洛特里斯又說道：「你還是不要問這許多問題吧，你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把全部精神放下去做好了，問得太多，對你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

「我祇是覺得好奇，」那個人說，「這種毒素是很危險的，如果傳到了人的身上……」

「你怕什麼？」洛特里斯說，「在這一方面，你是早有防備的！」

「但是萬一傳染上了呢？」那人說，「沒有人能醫治，這是很危險的，十分危險的。」

「只要小心點就行了，」洛特里斯說，「如不小心，那就走路也會給汽車撞死的！」

「我也在奇怪，」那人說，「天堂那邊，不是出現了一種血色病嗎？這和我們的研究很近似，對不對？」

洛特斯里沒有做聲了，房外兩個女郎則十分緊張地等着，希望洛特里斯回答，或者那人多說一點，好讓她們知道得多一些。那人果然又說下去：「血色病的患者，最後會全身變成紅色，化成一灘紅水而死去。我們這些老鼠也是一樣的。當病情惡化到最後期時，牠們也是會化成一灘紅水而死去。這不是很巧合嗎？」

「唔！」洛特里斯的語氣變得有點生硬了，「這……這的確是一種有趣的巧合！」

「我在奇怪！」那人又說，「這兩件事情會不會是有關連的呢？」

「你在說什麼？」洛特里斯勃然地道」，你想證明什麼？告訴你，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照我的經驗，凡是想像力太豐富的人，也一定活得不長久的，只有那些勤勤懇懇，規規矩矩的，聽話的人，才會安享長壽，也會安享富貴！」

這是很明顯的恫嚇，那人果然不再提這件事了。

洛特里斯又踱了一會，然後說：「怎麼樣？為了你的富貴和長壽起見，你能不能在今天晚上辦妥？」

那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老板，你別逼我好不好？」

「我不是逼你，」洛特里斯狡猾地吃吃笑着，「我只是——你知道的，我只是在鼓勵你吧了。」

「我已經盡了我的力量，」那人說，「就是你要把我的頭劈下來，或者給我一百萬元，都沒有用，總之今天晚上是幹不來的了。自然的程序是不能催促的。」

「既然如此，就沒有辦法了，」洛特里斯說，「我有一位朋友會很失望，很失望！」

「你還是回去休息吧。」那人說。

「你不走嗎？」洛特里斯問，「不要我送你一程？」

「我當然不走，」那人說，「我不能走的，我要在這裏工作！」

「那我先走一步了。」洛特里斯說。

「晚安。」那人說，顯然鬆了一口氣，很高興洛特里斯不會再在這裏纏着他了。

洛特里斯走到門口，推開門踏出去，一點也沒有料到，原來金菊和胡雯這兩個女郎已經在等着他了。他低着頭，一面尋思着，一面向樓梯口走去。金菊好像一隻大跳虱似的從一張實驗桌旁邊的陰影裏跳了出來，閃到了洛特里斯的背後，手起掌落，一掌劈在洛特里斯的頸背上。洛特里斯的身子震了一震，叫也叫不出聲，便暈了過去，頹然倒下。在他倒地之前，金菊已把他接住了。

因此他並沒有碰跌什麼東西，而發出騷擾性的聲音。

金菊輕輕地把洛特里斯在地上放了下來，然後低聲對胡雯吩咐道：「你快去找條繩子來吧！」

「哪裏有繩子？」胡雯問。

「再下一層就行了，」金菊說，「那裏是包裝部，怎麼會沒有繩子呢？」

「噢，對了，包裝部。」胡雯說着就連忙躡足跑下樓去。在樓下，那些保鏢以及那個司機還在談得津津有味的，一點也不知道樓上竟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情。不過這倒也不能怪他們；就連那個化學師這樣接近，也不知道呢。

那個化學師還是在那裏埋頭苦幹着。等了一會，那度門忽然給敲響了。他不耐煩地說：「誰？」

沒有人應，而敲門聲再響了起來。他只好放下手中的儀器，走過去把門拉開。門一拉開，他首先看見的就是金菊。他不由得呆了一呆。這個女郎是那麼美麗清秀而溫柔，使他想不到她會是一個危險人物。他只是奇怪，這樣一個女郎，怎麼會出現在這樣一個地方。這樣想着的時候，金菊就一手執住了他的衣領，把他拖了出去。而在他能叫得出聲來之前，胡雯已經從旁邊閃了出來，一掌向他的頸後劈落。他也像他的老板洛特里斯一樣暈了過去了。

胡雯已經準備了一條額外的繩子，現在就立即用這條繩子把他縛了起來。金菊並且已經準備好了一卷實驗室裏用的膠布，撕下來把這兩個人的咀巴封住了。如此，這兩個人就是醒了過來，也不能呼救了。

「眞好！」胡雯說，「想不到我們這兩位遊客會帶走兩件這麼特別的紀念品！」

「還有一些紀念品也是非帶不可的呢。」金菊說。她指了一指那隻玻璃箱中的老鼠。

「這個……這個你來弄吧！」胡雯畏縮地說。原來她空有一身本事和胆量，却不大願意去碰那與老鼠有關的東西的。

金菊對這個倒不害怕的。她首先在裏面的藥架上找尋，找到了一雙消毒的膠手套，戴上了，取了一瓶麻醉藥和一管注射針，吸了半針的藥液，打開了玻璃箱的蓋子。裏面的田鼠，都對她表示歡迎。而金菊這時就毛骨悚然地看到，牠們的茸毛裏面的皮肉已經變成了紅色，變成了血一般的紅。這些田鼠們就是患了血色病。

金菊在最接近她的一隻的身上戳了一針，把那藥液注射了一點。田鼠的生理組織，和人類的生理組織是很近似的，這就是為什麼牠們可以用來代替人類作試驗品。在人身上有效的麻醉藥，在牠們的身上，也一樣生效的。

而且也不需要很大的數量。很快，這一隻田鼠就特別呆滯了起來，然後就失去了知覺。別的田鼠則踏過牠的身上走來走去。

在玻璃箱的外面，金菊已經準備好了「包裝」的用具了。那就是一隻膠袋以及一隻紙盒。她把那隻暈去了的田鼠裝進了膠袋之內，用橡皮圈把袋口束好了，再在膠袋的身上剪了好幾洞，以免把田鼠窒死，然後她就把這膠袋裝進了紙盒，再用繩子把紙盒紮好，就像一件很重要的貨物一樣。這是一件重要的標本，如果交到羅敏生的手中，對他的研究一定會很有幫助的。

這樣弄好了之後，金菊就提着那隻紙盒走出實驗室。

胡雯已經把洛特里斯和那個化學師拖到漊梯口了。她們在漊梯口停一停，傾聽一下。那些保鑣們仍然在下面高談闊論着。他們完全不知道漊上已出了事，而相信他們在短時間內也是不會上來的。老板正在這上面做着一件重要的事情，沒有命令，他們怎敢上來騷擾呢？他們會在下面等着，等到太久太久還不見洛特里斯，他們才會上來看看的。

因此，金菊和胡雯應該有很多時間的。

而她們也從容不逼地進行她們的工作。首先，金菊把那隻紙盒拿了下去。

然後，他們兩個人合力把洛特里斯以及那個化學師也搬了下去，搬下了一層漊，到了那裏的包裝部。

她們是要把這兩個人和一隻老鼠搬出去，而自然，她們是不能從大門口下去的。她們就把這兩個人搬到了她們進來時的門口，也就是那貨槽的進口處。

「你先下去接應吧！」金菊低聲說，並且把那隻裝田鼠的紙箱交給她，胡雯很勉強地接住了。

她就坐到了那貨槽上，滑了下去，好像小孩子玩滑板一樣，很快就到達了地面。她首先把那隻紙箱拿進了蕉林之中，再回過頭來時，洛特里斯正從上滑下來。

不過洛特里斯滑的速度是很慢的，這是由於有一根繩子把他吊着，而金菊在上面拉着繩子，慢慢地把他放下來。胡雯把洛特里斯接住，解了那條繩子，金菊把吊繩拉回上去了，胡雯則把洛特里斯搬進了蕉林。

當她再回頭來時，那個化學師也給吊下來了。她把化學師接住，金菊也滑了下來。她們合力把那個化學師也搬進了蕉林中。

那些保鑣還是在漊下談論着，懵然不知，亦不會來制止她們的。她們完全沒有想到這也是一個可以利用的門口。

「我們快點走吧！」胡雯說。

「等一等，」金菊說，「我們還有一些後事要做的。看，那條電綫，那一定就是電話綫了。如果……」

「這個容易了！」胡雯說着，就從身上拔出一把短刀。

她抬頭看着那條橫經她們頭上的電話綫，由一條電綫桿圍到另一條電綫桿的桿頂的。胡雯隨手一揮，刀子就刺中了其中一條電綫桿的桿頂，而且刀鋒剛好割過了那根電綫，那根電綫就斷掉了。

「現在，他們是不能打電話出去求救了。」胡雯說。

「但他們却還是可以開車出去求救的。」金菊說，「這個問題，我們也得解決的，對不對？」

「對了，」胡雯點頭說，「我們快去解決吧！」

於是兩個女郎就好像兩條小蛇一樣爬動着，偷偷摸摸地爬到了那兩部車子的旁邊。她們又拔出刀子來，在那兩部車子的車底下面鬥起刀來。這二個女郎對汽車的知識，是遠遠超乎一般女性的水準的。她們知道哪一根螺絲推下來，哪一根電綫割斷了之後，車子就會開不動的。現在她們就是動這樣手術。

這手術很快就動好了，她們又從車子的底下鑽了出來。從外表看上去，這兩部車子是仍然沒有什麼異狀的，但是有人爬上車來要開車時，就不能開動了。

而且，要把它修好，也並不容易，要首先查出毛病在何處才行。而這並不是普通的毛病，不容易查出來的。

跟着，她們就悄悄地離開了，鑽回了蕉林之中，帶着她們那幾件戰利品，潛回了她們那兩部脚踏車。脚踏車仍然安全地放在那裏，沒有被人發現過。

她們把那兩個人當作兩件貨物一樣放上了脚踏車的貨架上，然後踏着脚踏車，沿着蕉林中間那條路前進，向蕉林的另一頭駛去。慢是慢一點了，不過總快過步行前往的。

在她們走了許久之後，差不多兩個小時之後那些打手們才發現有異。

首先是司機提出來的。他看看表，說：「奇怪，老板有一個重要的約會要去的，現在已經遲了半個鐘頭了，他很少遲這麼久的！」

「也許你應該上去提一提他。」一個保鑣提議道，「也許他忘記了吧。」

這是一個很好的提議，於是那司機便沿着漊梯上漊而去。到了實驗室，看見裏面沒有人，他仍然沒有覺得有異，因爲那裏沒有打破什麼東西，也沒有推翻什麼東西，一點也沒有跡象顯示兩個人是給捉去了的。

他只好在那頂漊內逡巡一遍。也許老板是走開了吧？

但是當他走遍了頂漊而仍然沒有發現什麼的時候，他就不免慌張起來了。他大聲叫了起來：「洛特里斯先生！洛特里斯先生！」

但是並沒有人回答他，就只有自己的迴聲在周圍響着。而他的叫聲，也把那些保鑣引到了漊上來。

「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天！」那司機恐怖地說，「有點不對！很不對！老板不見了！」

「你以爲他是到了哪裏去？」

「我明白了！」司機說，「他不可能不在這裏的！他又沒有出門口！」

「如果他出去，我們應該看見的呀！他一定要過門口的！」一個保鑣說。

問題就是在這裏了。他們的老板，似乎是不可能失蹤的，然而偏偏就是失蹤了，他們無法猜出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他們明明守住門口的，沒有通過門口，又怎會不在？總之，他們從地下到頂漊，甚至天台也找過了，還是找不到。洛特里斯是失蹤定了，而他們的簡單頭腦並沒有想出，洛特里斯原來是從那些貨槽離開的。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有這個可能性。

他們就在那間工廠裏慌作一團，不知道該怎辦好。

後來那司機作出一個比較有建設性的提議：「我看還是打電話回老板的住宅去吧！」

「打回去找誰？」

「可以——可以問問管家，說不定他已經回去了，爲了某種理由來不及告訴我們！」司機說。

這個可能性也不會太高的，他們還是試試打電話。但電話不通。他們這時才知道電話綫是已經斷掉了，因此也知道這件事是多麼嚴重。有人把電話綫也割斷了，這當然是非同小可的事了。

「讓我們到車上去，」司機說，「到外面去到處找找吧！」

當然，到了車上之後，他們又進一步發覺，車子是已經壞了，再也開不動，車子也被人破壞了。

一羣人好像沒有了頭的蒼蠅似的在那裏團團轉了一陣，最後一起商量了一下，就決定步行離開這裏，回到洛特里斯的住宅裏報告管家，再想想辦法。洛特里斯那位管家不只爲洛特里斯管屋子而已，此外還會管許多別的事情的；他是一個很有權力的人物，可以算得是洛特里斯的副手了。

當然，步行出市區，他們是要花好長的一

段時間的。

在同一時間，金菊和胡雯是已經離開了蕉田了。

而且她們已經距離蕉田相當遠，正躲在路邊的樹林裏，蹲在黑影中等着。她們身上的深藍色衣服使她們和樹林的黑影溶和在一起，如果有人經過而她們靜着不動的話，也不容易察覺她們是在那裏的。

她們靜靜地在那裏等了一陣，忽然前面的路上亮起了車頭燈光。這車頭燈光在距離她們大約一百呎之外停下來了，那燈光一明一滅了五次。

金菊吁了一口氣。胡雯說：「這是來接應我們的！」

「對了，」金菊說，「這就是來接應我們的！」

金菊從懷中取了一隻小電筒來，也對那部車子還了五次一明一滅。那部車子又開動了，駛到了她們的身邊，停了下來。那是一部小型貨車，車上跳下來了一個高大的黑人。

「金小姐，胡小姐？」那黑人低聲問。

「在這裏！」金菊說着走了出去。這個黑人就是她們在此地的聯絡人員，早些時候木村打來的那個長途電話，也就是由這個黑人代轉的。

「我的天，」那黑人低聲說，「你們知道幹了什麼嗎？捉了洛特里斯，這是一件大事，超過我們的能力的大事！」

「有什麼大事小事？」胡雯不屑地說，「我們不是已經把這件事做成功了嗎？」

「但這個人是洛特里斯，」那黑人說，「在這裏沒有人敢和洛特里斯作對的！你不知道，他在這裏的勢力是多麼大嗎？你敢跟他找麻煩！」

「如果企圖捉他而捉不到，那麻煩是很大的，」金菊說，「但已然捉了他，就沒有什麼麻煩了。他自己不能夠下令他的手下捉我們，那有什麼麻煩呢？」

「好了，」胡雯道，「別說廢話了，來帮忙吧！」

她們和那個黑人一起進入了林中，洛特里斯就在裏面。

和那個化學師一起被縛在那裏，仍然昏迷着，所以他是還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的。他們三個人合力把兩個人及一隻紙箱搬上了那部小貨車的後座。那個黑人已經準備了幾隻大麻袋。他們就用麻袋把那二個暈去的人裝了起來。有麻袋裝着睡眠，看來這只是兩件長條形的貨物而已。

他們再在上面蓋了兩隻麻袋，然後就坐上了車子的前座。那個黑人讓金菊佔據了司機位，胡雯佔了司機位旁邊的座位，他自己則坐進了後面載貨的部份。他說：「在路口把我放下就行了，恕我不能夠陪你們一起去。」

「我們也不想拖累你的，」金菊說，「但，這部車子，對你會有危險嗎？」

「不會有什麼危險的，」那黑人說，「我是偷回來的，你們給人抓住了，也不會查到我的身上來，只要在偷的時候沒有給捉住，那就沒有危險了。但是，如果你們給人捉住了的話，我也帮不了你們的，所以，你們要好自爲之了！」

「謝謝你，」金菊說，「但我們相信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他們現在還不知道洛特里斯是已經給人捉去了，如果他們知道了，那時危險性才會大一點。」

金菊把貨車開動了，沿路前行。

到了路口，她就停車。那黑人下了車，對她們揮揮手，說：「祝你們好運！」

「謝謝，」金菊說道，「希望有機會再見你！」

「別回來了，」那黑人說：「把洛特里斯捉走的人還回來這裏，那是十分愚蠢的事！」

金菊笑了起來，開動車子，看了下那個黑人，向前馳行，以正常的速度向邊境的方向駛去。

這個小地方的邊境，以其他的大國家的邊境是不大相同的。由於這個國家，情形簡單，在沒有特別事故的時候，邊境上大致上是開放的。

邊境上有一個關卡，有幾個兵士在那裏駐守着。對於過往的車子，他們只是作例行的截停，看看駕車人的證件就放行了。他們並沒有走私的問題，什麼人把什麼東西運進去或者運進來，他們都懶得管。

夜間這個時間，邊境是很僻靜的，那幾個守關卡的兵士，就連驗看一下證件的工作也沒有機會做，只是在那裏打盹。當胡雯和金菊駕那部小型貨車出現在他們的視綫中時，他們簡直表示歡迎了。總算有一件小事可以做做，使他們不致於就站立在那裏入睡。

他們看着車子到達了那根黑白相間的攔木面前停住。

看見車中坐着的原來是兩個如此年輕而美麗的女郎，他們更加精神一振了。每一個兵士都圍到了車子的前面來，和她們搭訕着。她們雖然出示了證件，但他們却還是沒有放行的意思。

「還有什麼事嗎？」胡雯是最不耐煩這樣事情的，她忍不住提出質問。

「怎麼了，你們急什麼？」一個兵士嬉皮笑臉的。

「難道你們是逃犯嗎？」另一個開玩笑地說，「唏，你們車上裝着的是什麼？」

「這看來倒像兩個人呢！」第三個說，「你們不是綁票了什麼人吧？」

他顯然是在開玩笑的，然而這個玩笑，却是開得過份一點了。他存心嚇一嚇她們，故意走到車後去，伸手一摸那隻袋子。這一摸之下，倒把自己也嚇了一大跳，因爲摸上去，那袋裏的東西，眞像是一個人。有什麼別的東西是暖暖的而又軟軟的呢？

「唏！」他叫了起來，「這個……」

那邊胡雯早已開始行動了。她一拳擊了出去。其中一個兵士是正在她身旁彎下身子，把兩隻手擱在車窗的邊緣上，垂涎欲滴地看着她的。現在胡雯一拳擊了出去，就剛好擊中了他的鼻子。

這個兵士飛跌開去，差點翻了一個跟斗，而金菊一面則把車子開動了。車子直衝而前，車頭撞着了那根黑白相間的橫桿，「拍啦」一聲，那橫桿斷掉了，車子衝了過去。那些兵士們呆了一呆，才恢復過來，馬上向她們放槍。當一排槍彈射了過去都不生效，他們就登上了關卡的摩托車，在後窮追。

但是已經太遲了。金菊和胡雯的車子已經領先了一大段。很快，貨車已經通過了那段無人地帶的公路，而到達了隣國的關卡。

那邊的關卡並沒有對她們留難，因爲這是一個不同的國家了。

這並不是一個不合作的國家，而是一個合作的國家，而且現在也是正在合作。那關卡的守兵在事先早已得到了照會，現在就門戶大開讓她們馳了進去，然後關卡又再關上了。

後面追來的那幾個對方士兵當然不敢衝進別人的國家去，祇好掉頭，徒呼負負地回到他們崗位去。一面，他們在奇怪，二個女郎的車子上裝的究竟是甚麼，值得她們如此亡命地逃走。如果他們知道這袋裏的人原來就是洛特里斯，很可能他們會當場暈倒在地上呢。

總之，金菊和胡雯兩個人是有驚無險地通過了這關卡了。

她們也沒有停車，還是把車子一直前駛，直至有一部汽車追上了她們，那車子有一個男人伸出手來向他們揮動着，叫道：「兩位小姐，怎麼你們每一碰到了我，總是要逃走的？」

那原來是木村。於是，金菊把車子停了下來。

木村下了車走過來，金菊和胡雯也下車，胡雯興奮地把經過情形對木村說了。最後又說：「這是很好的成績，我們捉到了洛特里斯，他一定會告訴我們很多有價值的資料的。」

「原來這樣一位貴賓，就像一件貨似的給丟在那裏。」木村不禁笑了起來。

金菊也微笑：「這大概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旅行得這樣辛苦的了！」

「既然是這樣一位貴賓，」木村說，「那我們也得把他安放在一個舒舒服服的地方，好讓他能够舒舒服服地囘答我們的問題了！」

「你去安排吧，」金菊嘆了一口氣，「我們需要的是休息！」

「你們可以坐我這部車，」木村說，「司機會送你們到酒店去的。我則可以就用你們這部車把洛特里斯運囘去。」

他走到了貨車的後面，看一看，忽然呆在那裏了。

金菊和胡雯正在走向那部車子，也看到他的神態有異。

「怎麼了？」金菊問。

「究竟哪一個是洛特里斯？」木村問。

「解開來就知道了，」胡雯不耐煩地說，「這個我們也記得不大清楚。」

金菊則已一跳就跳到了車子的旁邊去，看一看，也叫了一聲：「我的天！」

因爲她看到，其中一隻麻袋正在流着血。

她明白血是從何而來了。剛才那些兵士向他們密集射擊，她們坐在車頭有鋼板遮着，所以沒中彈，但蔴袋中的兩個人，卻是沒有遮掩的。

子彈射中了其中一人。

是射中了洛特里斯還是射中了那個化學師呢？金菊和胡雯一時也無法斷定。因爲她們也忘記了她們究竟是把誰放在哪一邊。只有把蔴袋打開，才能知道了。

而木村也絕不浪費時間。他馬上就把那隻流血的蔴袋扯開了。露出來的那個人頭就是洛特里斯的頭。

「我的天！」他呻吟了一聲，「他已經死了！」

金菊和胡雯匆忙地跳上了車上，看清楚。不錯，洛特里斯果然是已經死掉了。一顆子彈從他的頸側射了進去進入頭顱。這是一個要害的地方，如果不致命，那是奇跡了。

活着的自然是那個化學師，這一點，就是不把蔴袋解開來也可以判斷的。

「我的天！」金菊洩氣地說道，「花了我們這樣大的工夫，竟然一無所獲，這眞不公平了！」

「這傢伙也是死有餘辜了，」木村喃喃着，「也不知道多少人希望他死掉！」

「死了他就甚麼不能告訴我們了，」胡雯恨恨地說，「活着，他還有點用處。」

「好在還有這個人！」木村指一指那個化學師。

「他，這個傻瓜，」胡雯輕蔑地說，「他甚麼都不知道的！」

這一點，他們在偷聽這人與洛特里斯的對話時就已經知道了。不過木村當然也不會就這樣放棄這個人的。他聳聳肩：「有一個人，也總好過沒有的，而且還有一隻老鼠！這隻老鼠，也許可以告訴我們一點甚麼！」

「把他交給羅敏生去研究吧。」金菊說。

「這個當然了，」木村說，「好了，這些都交給我來辦吧！你們囘去休息好了，你們做的已經够多了！」

「我們走吧！」金菊對胡雯說。

「最好通知她的男朋友來探一探她，」胡雯說，「她還需要安慰——哎唷！」這哎唷一聲，是因爲金菊打了她一拳。

「來吧，你又不是王婆！」金菊罵道。

她們兩個上了木村坐來的那部汽車，那部汽車把她們載走了。

第二天上午，胡雯一早就已經起來了，不耐煩地在酒店的房間裏踱來踱去，等木村的消息，可惜不知道木村在甚麼地方，對那個化學師進行盤問，不然的話，她們一定也會去參加的。

好在木村也似乎明白她的性子，所以，他一早就來了，在酒店樓下的會客廳裏打電話上來，叫她們下去和他談。

胡雯急不及待地催促金菊穿上衣服，她們一起下去了。

木村的臉色不大好看，這當然由於他整夜都沒有睡過覺之故。但在睡眠不足的蒼白之中，他的臉上還有一種失望的沮喪，這就使人知道，他的成績一定不大理想。他果然也失望地搖着頭。

「問不出，」他說，「甚麼都問不出，那隻老鼠已經派人送去給羅敏生了，不過這個人，他不能告訴我們甚麼新鮮的資料。我們現在就祇能肯定，如果朱鳴遠正是製造這種血色病的人，那麼，洛特里斯就是供應這種毒素的人了。這種毒素是祇有在洛特里斯的蔗田裏的田鼠才能製造的，因爲祇有那裏的田鼠才有這種病。」

「爲甚麼祇有那裏的田鼠才有這種病呢？」胡雯問。

「那人也不知道，」木村說，「他也嚐試去研究過這種病的起源以及它的治療方法，但是不成功，祇能從牠們的身上提取這種病毒的毒素！」

「那麼當地的人豈不也很有危險？」胡雯說。

「這倒不會，」木村說，「普通病死了的田鼠都是鑽到了地底才死的，而且牠們身上的病毒傳到人身上也起不了作用，祇有經過他在化學室濃縮之後，才會對人類有危險的。」

「這批混蛋，顯然是把它濃縮到危險程度之後就拿去害人的！」胡雯咬牙切齒着說。

「爲甚麼要混在糖漿的裏面呢？」金菊奇怪，「混在糖漿裏面，有一個甚麼特別的目的嗎？」

「這個人也說不出來，」木村說，「他祇是奉命把這毒素加入糖漿裏面吧了。洛特里斯就是把加入了毒素的糖漿運去交給朱鳴遠。」

「又是朱鳴遠才能解釋這個謎了！」胡雯說。

「也許，」金菊又猜測着，「把毒素加入糖漿之中，以糖漿的形式運入天堂，就會容易一點了。」

「你在開玩笑，」胡雯說，「沒有人運糖漿進天堂的，糖漿天堂裏面也有出產，誰要外面輸入的糖漿？」

「而且，」木村說，「天堂的出入口貨運簡直是完全停止了。貨物固然不能運出來，運進去也沒有人感興趣的。誰願意去冒患上血色病的危險？」

「我看祇有一個答案了，」胡雯說，「我們快點去找朱鳴遠吧！好在我們知道，朱鳴遠現在是果里！他在那裏又有一座製糖廠和實驗室，我們到那裏去看看，一定會有更進一步的

發現的！」

「這事可不容易做，」金菊說，「那個地方是很難潛進去的。我們早已經研究過這一點了！」

「可惜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可能了，」木村嘆了口氣道。

「甚麼意思？」胡雯吃驚地問道。

「因爲，今天早上，」木村說，「朱鳴遠在果里那間製糖廠發生爆炸，繼而大火。許多人死掉了，整間工廠也毀於大火！沒有甚麼線索會留下了！」

「朱鳴遠死了！」胡雯恐怖地說。

「我却不相信他是死了，」木村說，「我認爲這是一種詭計。朱鳴遠知道洛特里斯已經落入了我們之手，知道他在果里那間製糖廠的秘密也守不住了，所以就索性把這製糖廠毀滅，然後失蹤。以後他要作惡，也要到另一個地方去了。另一個我們查不到的地方。」

「媽的，這狡猾的傢伙！」胡雯磨拳擦掌着，又吐出了一連串她從家鄉裏帶出來的粗話。這使金菊的臉也紅了起來。不過，木村却吃吃笑說：

「眞多謝你，胡小姐，教會了我一些中國俗語，這是在大學中文系裏也唸不到的！」

胡雯又對他吐出了一連串更加變化多端的粗話。

「好了，好了，」金菊說，「別吵了，我們還是計劃一下，想想將來應該怎辦吧！」

但他們却想不出甚麼好辦法來。現在，一切綫索又斷掉了。這一次，他們是不容易查出朱鳴遠逃到了何處去的。

「除非，」木村說，「羅敏生從那隻老鼠上發現到甚麼有價值的資料。」

但是，他們却不知道，連這個希望，也正在幻滅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而且，這一波是起得更加凶險驚人的。這一波是起在羅敏生的身上。

羅敏生仍然在天堂，做着這件偉大的工作，竭盡精力，爲那些患了血色病的人治病。不分貧富。他當然受着很嚴密的保護，要再把他擄去，雖然不能說是不可能的，不過却實在十分之困難，起碼要比上次難得多。

等閒人物是不容易接近的。

祇有病人可以接近他。醫生治病，總不能够不和病人接觸的。而問題就出在病人的身上了。

這天下午，近黃昏的時候，羅敏生正在替一個強壯的土人治病。他替這個病人檢驗了一遍之後，點點頭：「你的身體強壯，抵抗力好，是比較有希望的，我先給你注射一針，看看情形如何吧！」

那病人躺到了床上，羅敏生的護士爲他注射了。羅敏生塡寫記錄，護士則把針拿了過去換針咀。就在這個時候，這個強壯的病人却忽然一跳跳了起來，一手抓起了身邊一隻大大的藥瓶，就向羅敏生的後腦擊下去！

羅敏生自然是做夢也料不到會有此一着的。一個要他救命的人，會取他的性命？他覺得情形有點不對，轉過來已經太遲了。那隻藥瓶就在他的頭上開花。

羅敏生頹然倒了下去。那個女護士尖聲大叫起來。

那個病人匆匆向外而衝出去，但自然他是逃不遠的，他馬上就給外面的守衞截住了，捉了起來。

那個女護士馬上就替羅敏生進行急救，而且和羅敏生一起工作的醫生們也都趕到了，合力施救。

但是沒有用。那一下擊得太重了。那人是打算取羅敏生的命的，而他這一下，也果然要了羅敏生的命。

羅敏生死了，於是，還有千千萬萬的血色病患者，也沒有人救活了。

羅敏生的死是一件大事。爲甚麼那個病人要殺死他？難道他會不知道，羅敏生死了，他自己也就沒有救了？世界上不可能完全沒有人恨羅敏生的，但是，他却似乎不應該恨羅敏生的。

爲甚麼？這就是大家都要問他的問題。參加辦理這一件案子的每一位重要人物都來到了，包括木村、胡雯、金菊。還有金菊的「男朋友」丁朗也來了。起先這個人甚麼都不肯說，但是，他們向他用刑。不人道的刑法也用出來了。

這個人所做的事，也是不人道的，所以在他的身上做些不人道的事，也沒有人會覺得抱歉了。

那人終於說出來了。他說他是被迫的。要就是他死，不然，他就全家人都要死了。

他說他有妻子，五個兒子，還有父母，都在外地。這八個人都給人捉了起來。他是沒有錢的，而對方也不是要他拿錢，祇是要他做這件事。

是誰要他做這件事？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他的家人被捉去了，這是事實。有照片爲證。那張照片，還在他的家裏。一張很清楚的照片。

在照片裏可以見到，他一家都給縛了起來，而且淹在水裏，祇有頭部冒出水面。這張照片很明顯地表示，祇要把水再放滿一點，就可以把他們淹死了。

「你這傻瓜！」木村頭上青筋冒起，吼叫着，「你以爲你做了他們就會給放掉嗎？」

「我不能不試試的！」那人哭着說，「而且他們殺我的家人也沒有用處，他們會給放出來的！」

誰會做這種殘忍的事情？這個人當然不會知道，那些人不會告訴他的。

「我看，」胡雯咬牙切齒着，「除了朱鳴遠之外，還有誰會這樣做？」

「但是朱鳴遠並不要殺死羅敏生，」金菊指出，「如果他要的話，他老早就已經殺掉他了！羅敏生在他的手中的時候，他已經可以殺掉了！」

「現在情形又不同了，」胡雯說，「現在他沒有了那種毒素的來源，他又覺得羅敏生的行醫，對他是一種很大的威脅。」

這也是一個相當合理的猜想，不過不能證明，找不到朱鳴遠，就不能證明這是事實。而且，他們現在是更非要找到朱鳴遠不可了。因爲祇有朱鳴遠能够醫治這種病。羅敏生死了，朱鳴遠就是世界上唯一能治這種病的人。

那人不能告訴他們甚麼價值的資料。那人祇是一件工具而已。

後來，那人的眼淚鼻涕齊來，不斷打呵欠了。木村和丁朗叫人拿鴉片來給他吸，因爲這是鴉片烟癮發作的徵兆。這個天堂裏的人流行吸鴉片。法律是禁止吸鴉片的，但這却是一種國家性的嗜好，就是執法的人，也有不少是癮君子。所以雖然有這禁令，却簡直沒有人去執行的。

木村留下來繼續問話，丁朗則把二個女郎送囘酒店去。

胡雯說他是金菊的「男朋友」並沒有錯，丁朗多數時間都是在跟金菊說話。囘到酒店，胡雯索性丟下他們，自己到浴室中洗澡去。

金菊和丁朗就在房中談着。金菊也毫無疑問地是對丁朗甚有興趣的，她和丁朗談得很好，而且並不完全談公事。氣氛變得很羅曼蒂克了，看來，如果不是有胡雯在着，那就簡直是

完美的。

直到胡雯在浴室中發出一聲尖叫。那是一聲恐怖的尖叫，極度恐怖的。胡雯這樣一個胆大無畏的人也會發出這樣一聲恐怖的尖叫。

她一定是看見了一些極度可怕的東西，或者碰到了甚麼極度恐怖的事情了。

金菊好像跟跳虱一般跳了起來，向浴室衝過去。

丁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及時醒覺，又停住了。他是不好意思進去的。

金菊用拳頭搥着門，叫着：「喂，胡雯，發生了甚麼？發生了甚麼？」

好在胡雯還有聲音應她。胡雯又尖叫起來：「進來！你進來！」

「你得開門才行呀！」金菊說。

胡雯把門開了，金菊闖了進去，又把門關了。她看見似乎並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也沒有別人，祇有胡雯一個人在那裏。胡雯正光着身子。她是剛剛洗好了澡出來，而還沒有穿上衣服的。祇是胡雯的臉却變成了鐵青，乎也在微微發抖。她吶吶着說不出話來。

「你——你不舒服嗎？」金菊問。

胡雯祇是把身子轉了過來，用乎指着右臂。金菊看清楚一點，也看見了。那裏有一塊鮮紅的顏色，好像一枚銀元那麼大的。顯然，也像大多數的少女一樣，在洗澡的時候，胡雯也去站在鏡子前面，欣賞自己那美妙的身裁，於是她也看到了這個平時看不到的地方了。

「這……這是……」

「血色病！」胡雯嘶啞地叫着，「我患了血色病，我——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不錯，這正是血色病的初步象徵，她們當然是很清楚的。

她們是正在研究着這件事，也在羅敏生的醫務處看到過了許多血色病患者，現在看到了，她們當然認得的。

金菊一時也呆在那裏，雙腿發軟着。羅敏生已經死掉了，沒有人能醫治這種病，而偏偏在這個時候，和她最親密的胡雯，就患了這種病。

「這……這怎麼可能呢？」金菊吶吶着。「我們……我們是沒有可能染上的呀！」

不錯，她們到這地方來，住的吃的都是經過特別處理的，經過嚴格的消毒及防疫設備。醫治雖然不容易，預防却是較簡單的。她們似乎眞的沒有甚麼可能染上。

「我吃了那糖漿！」胡雯以嘶啞的聲音叫着，「記得嗎？我吃過那糖漿！」

「對了！」金菊說，這時，她也恍然而悟了。不錯，在洛特里斯的機場上，當她們打開了那箱糖漿的時候，胡雯就曾經把一小塊糖漿放進了咀巴，吃了下去。那塊糖漿裏面，就是有那毒素存在着的。

現在，丁朗也在外面搥門了。「喂，」他叫道，「怎麼了，發生了甚麼？」

「沒有甚麼，」金菊一時也無法向他解釋清楚，「你等着吧，我們馬上就要出來了！」

跟着，她又扶着胡雯：「來吧，來，先穿上衣服，我們到外面去。我們先去見見醫生，也許有點誤會，也許這不是眞的！」

她們由丁朗的陪同之下去見醫生。當然就是去見那幾個帮助羅敏生醫治血色病的那幾個醫生了。而那些醫生的診斷，也證明胡雯自己的想法沒有錯。胡雯果然是患上了血色病。那是毫無疑義的。

胡雯哭了起來。雖然她是一個那麼強硬的女郎，但當她知道自己是患上了絕症，也不由得她不哭了。

「不要緊，」金菊安慰着，「現在，我們祇要找到朱鳴遠就行了！」

自然，找到朱鳴遠，這也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羅敏生死去了，胡雯又染上了血色病，找尋朱鳴遠這件工作是更加困難了。現在，他們一方面要更落力找他，另一方面又得很小心不把他殺死。如果朱鳴遠死掉了，那後果如何，就更加不敢想像！現在，朱鳴遠是據他們所知，世界上唯一懂得醫治血色病的人了。

自然，此外還有一個林海龍。但林海龍會把血色病染到別人的身上，祇有這一點能够肯定，林海龍能否醫治血色病，這一點却並未得到充份的證據支持，所以，暫時他們就祇能相信，朱鳴遠是唯一能醫治血色病的人。

而且有一點更糟的就是，胡雯現在既然患了血色病，她就不能够離開天堂了。她必須留在這裏，因爲別的國家不會讓一個患了血色病的人通過，這是很不安全的，而且，就是讓她通過，她也不好意思去的。她也不能把這一種無法醫治的傳染病帶去給別人。

也許，這種被拘禁的感覺，使胡雯的痛苦更增加了一倍。她在這裏等於是一個囚徒，她又要在這裏等死，等到自己病勢惡化而死，或者希望在她死之前找到朱鳴遠。

「我會找到他的！」金菊不斷地安慰着胡雯，「我答應你，我一定會替你找到他的！」

安慰只是安慰，她的安慰，都是未能得到實際行動的支持。她根本不知道從何找起，因而也不能動身了。

時間在焦躁萬分之中過了一天，金菊哭了兩次。血色病早已令她感到難過，但現在她還是第一次感到了切膚之痛。她的最好朋友和搭檔染上了這種病，這使她哭泣了。

但，焦躁只持續了一天，就沒有新的發展了。

晚上，有一個帶着血色病的人，來求見丁朗。

這個來者，使丁朗不禁吃了一驚。因爲他的身份是特殊的，非常特殊。

他由一羣武裝的保鑣護送着，來到了這個治病的隔離區。

他要求見丁朗。

門口的守衛匆忙而興奮地進去向丁朗報告：「丁先生，華利卡來了，華利卡來見你，他說有很重要的事和你商量的！」

「華利卡？」丁朗呆了一陣。因爲，在這裏，華利卡是一個大惡人。在這裏，華利卡的地位就等如是洛特里斯，也許比洛特里斯更大了。他是此地的黑社會最高頭目。

「請他進來，請他進來！」丁朗興奮地說道。

華利卡被請進了會客室，丁朗已經在那裏面等着他了。

華利卡是一個肥矮的老人，年紀已超過了五十歲。模樣很襤褸。

雖然他是一位大人物，他却不大講究穿着，而且也不大講究淸潔，皮膚黝黑，衣服上汗漬斑斑，唇上那兩撇大鬍子也是相當骯髒的。

站在他身邊的青年人却是和他剛好相反，修長壯健，很講究衣着，也很英俊，不過英俊得有點殘忍。主最要的是那雙眼睛。那雙眼睛就像一隻獵鷹，隨時找尋殺戮的對象。

「丁先生，我是誰，你知道的，」華利卡說，「但我這個兒子羅拔圖，你也許沒有見過吧？」

「沒有見過，」丁朗說，「但是我聽過的。一位天才殺手，他殺的人大概已經多過你兩隻手的手指了吧？」

華利卡格格地笑起來：「不錯，他是專門替我做骯髒的工作的！」

羅拔圖只是露出一個殘忍的微笑。

「我是善意而來的，」華利卡說，「不過我不和你握手了。我是一個血色病患者，和患病的人握手，那是不安全的，是不是？」

「華利卡先生，」丁朗說，「你究竟有些什麼指教呢？」

「我聽到很多傳說，關於羅敏生的死，」華利卡說道，「聽說殺他的人，是被威脅的，他的家人被綁票，有一張照片寄給他，那是眞的！」

丁朗考慮了一下，點點頭，回答道：「是的，這是眞的。」

「你不知道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做？」華利卡問。

丁朗苦笑：「如果知道，那就好辦了。我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亦不知道他們是誰。但，難道你知道嗎？」

「正是，」華利卡說，「我知道他們爲什麼這樣做，也知道他們是誰。」

丁朗坐直了身子，興奮地瞪着他：「你——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華利卡的表情變得很嚴肅了。他說：「我並沒有開玩笑的習慣！」

丁朗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你——是來告訴我？」

「是的，」華利卡說，「本來，我是絕對不會和警方合作的，但這一次，我却得破例一次了。不過自然，我的合作是有條件的。」

「還要條件？」丁朗說，「難道你不希望得到朱鳴遠嗎？除了朱鳴遠外，沒有人能醫治你的病，如果不早點捉到他，你也要死了！這不是講條件的時候！」

「我還是要講條件，」華利卡說，「我是有理由提出這要求的，你得答應我的條件！」

「你有什麼條件呢？」丁朗問。

「你得答應了我，我才能告訴你的。」華利卡說。

「這是不可能的，」丁朗說，「我還沒有知道你的條件是什麼，怎能答應你？」

「現在，你還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嗎？」華利卡說，「只要有希望捉到朱鳴遠，你是什麼條件都要答應的。」

「也許你說得對，」丁朗嘆了一口氣，「不過，我只能答應你，在合理情況之下，我會答應你的條件！」

華利卡想了一想，點點頭：「這也很公平，我也相信，我的條件是合理的，我相信你會答應！」

「說吧，」丁朗說，「別浪費時間了！」

一面，丁朗就開了一隻錄音機，把華利卡的話錄下來。

「我也是最近才明白這件事的，」華利卡說，「事實上，一直到羅敏生被殺掉了，我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你們知道一件秘密嗎？朱鳴遠在這世界上最痛恨的人是誰？」

「是誰？」

「我，」華利卡說，「我，每一秒鐘他都想殺死我！」

「爲什麼？」丁朗問。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他並不知道朱鳴遠和這個華利卡之間是有什麼過節的。

「這件事很少人知道，」華利卡說，「朱鳴遠不會告訴什麼人的，我也從不告訴什麼人。你可知道，朱鳴遠是不能人道的嗎？」

這個也是丁朗沒有聽過的，他只知道朱鳴遠的心理不大正常，從來不對女人感興趣，他的興趣，全是用在害人的上面。但，華利卡這個說法倒不是沒有可能的，如果朱鳴遠是不能人道的，那他當然是對女人不感興趣了。

「是我使他變成這樣的，」華利卡說，「很久以前有一次，他和我過不去，我把他捉住了，從他的身上割去了一個小小的部份。」華利卡格格大笑了一陣，然後才繼續說下去，「這之後他就恨我入骨。他要殺死我！但在這裏，殺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去殺此地的總統還容易得多。殺我，簡直是不可能的。」

接着華利卡又擺擺手：「更正，不是不可能，是幾乎不可能！朱鳴遠這小鬼，居然給他想到一個辦法了。他在這裏製造血色病！」

「你的意思是，他是爲了殺你而這樣做的？」丁朗難以置信地。

「是的，他這個人，什麼都做得出來，連我也做不出來的事情，他也做得出來，」華利卡說，「你看，我在這裏，我不能離開，終有一天，我會染病而死的，對不對？他只要等下去就行，我想只是時間問題吧了！」

丁朗呆在那裏，目瞪口呆地看着華利卡。

「起初，血色病開始在這裏蔓延的時候，我也很恐慌，我也想離開這裏避一避，但沒有人能離開，別處的人，都不歡迎天堂的人入境。尤其是我，更加不能離開，因爲我在這裏是安全的，我在這裏可以保護自己。但到了別處，我就沒有把握了，在別處，朱鳴遠就可以對付我，而且除了朱鳴遠之外，我還有其他的敵人。我沒有辦法，好在有羅敏生在這裏，染了病的人，還可以醫治。但後來，羅敏生被捉去了，又被救了出來，又有朱鳴遠的名字聯繫起來，我就開始明白了。這病實在是用來對付我的。而且到了現在，羅敏生被殺死，我就更明白了！」

丁朗只是看着他，等着他說下去。

「你大概不明白，爲什麼他要把羅敏生一捉一放呢？」華利卡說，「但當你知道這件事原來是因我而起的時候，大概你就應該明白了。起初，朱鳴遠把血色病散播，就是爲了等着我染上了病而死掉。他是總可以等到的。但後來半路殺出了一個羅敏生，他們的計劃就給破壞了，於是只好把羅敏生捉了起來。爲什麼不把羅敏生殺掉？我看，理由就是，當我死了之後，他打算把羅敏生放回去，讓羅敏生把其餘染病的人治好。他和其他的人，沒有仇恨，而且，如果讓血色病蔓延出去，那也是後果堪虞的事！」

「對，」丁朗點着頭，「萬一蔓延到連他自己也控制不來的時候，那他自己也會有危險了。」

「不錯，」華利卡說，「但你們却把羅敏生救了出來。而這時，我也染上了病。這就使朱鳴遠很急了，因爲，染上了血色病的人，在醫治好了之後，就會有免疫能力。如果我接受治療而痊癒了，他這個詭計就會完全失敗了。我已經掛了號等候接受羅敏生的治療，他則必須制止我接受治療。要把羅敏生捉回去，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他逼不得已，就想個辦法來謀殺羅敏生，羅敏生死，我自然也要死，其他的顧不得了！」

丁朗緊緊握着拳頭，朱鳴遠這個惡毒的詭計，使他的血液有着快要冷凝下來的感覺。他說：「那麼，華利卡先生，你告訴我這些，又有什麼用處呢？你患了血色病，我也帮不了你什麼忙的。」

「我是來帮你的忙的，」華利卡說，「我帮你的忙，找到朱鳴遠，他就可以治好我的血色病了！」

「你知道朱鳴遠在哪裏？」丁朗問，這才是令他最爲興奮的消息。

「不，」華利卡說，「但，我知道是誰逼這個人殺羅敏生的。我認得這種手法。」

「這人是誰？」丁朗問。

「這人叫布文，」華利卡說，「聽過這個名字嗎？一個印尼人。」

丁朗想了一會，搖搖頭：「沒有印象，不

過，如果這個人是有來頭的話，我們是可以找到他的。」

「用不着你去找，」華利卡說，「我可以帶你去找他！」

「你不能離開這裏的。」丁朗說。

「我的意思是，我的兒子羅拔圖可以帶你們去，」華利卡說，「羅拔圖是沒有病的。」

「但依法律他是不能離開的。」丁朗說。

「別跟我開口講法律，閉口講法律吧！」華利卡吼道，「你們也不見得就是每做一件事都依足法律的！羅拔圖也是健康的人，和你有什麼分別？你們能够隨便跑進跑出，為什麼他就不能？」

丁朗為難地躊躇着。

「怎麼樣？」華利卡說，「這就是我的條件。讓我的兒子和你們一起去。不要人多，兩個三個人和他一起去就行了，他是個好手，比你們任何人都要好！而且這是合理的條件，你不能拒絕我！」

丁朗還是不能馬上答應他。

他凝視華利卡：「你可以把這件事交給我們去辦的。我們可以派幾個人去替你弄妥！」

羅拔圖的臉一沉，用當地的土語說了一句話。丁朗雖然聽不懂這句話，不過卻聽得出這是一句咒罵。羅拔圖不悅地說：「怎麼了？你們看不起我，我有什麼不好？」

丁朗聳聳肩：「我知道你是一個好手，羅拔圖，但是，我也知道，你不是一個會服從命令的人！」

「我不會服從任何人的命令的！」羅拔圖傲然地說，「除了我爸爸的命令之外！」

「看，」丁朗說，「我們這一門工作，是很講究紀律的！」

「我不知道什麼叫紀律，」羅拔圖說，「我做的一切事情都不講究紀律，但我一直都做成功！」

「一次行動，總得有個人領導的，」丁朗說，「我當然不能讓你的兒子領導我們，華利卡。如果你的兒子也不肯服從我們的領導，那我們是根本沒有合作的可能了！」

華利卡尋思了一會，羅拔圖則一直露着不屑的神情。最後，華利卡點點頭：「說得很對，說得很對，丁朗先生，很好，我答應你，由你領導，羅拔圖聽你的命令！」

「不！」羅拔圖抗議地叫了起來。

「這是一個命令！」華利卡吼叫道，「我的命令！」

羅拔圖低下了頭去不做聲了，他果然是只服從他的老子的命令的，而且很服從。

「羅拔圖會聽你指揮，」華利卡說，「但你一定要帶他去！有許多地方你是非要他不可的。你到時就會明白了！」

丁朗煩惱地看着羅拔圖。他知道雖然華利卡下了這個命令，他和羅拔圖一起去，還是會惹上很大的麻煩的，羅拔圖會給他很大的麻煩。他是那種專門惹麻煩的類型。

「我可以向你保證，」華利卡說，「他會服從你的命令的，如果他給你什麼麻煩，你回來時告訴我，我槍斃他！」

羅拔圖只是聳聳肩，格格地笑了起來。

華利卡說：「好了，我們也不要浪費時間了，我把羅拔圖留在這裏給你們吧。我所知道的，他全都知道，他就是我的代表。」

「唔！」丁朗點頭。

「我再給你一個提示吧，」華利卡說，「當你捉到朱鳴遠的時候，用不着担心他不會把秘密告訴你的。你只要把他活捉就行了，捉了他回來之後，你只要讓他也染上血色病。他自己製造這種病，當然知道死於這種病會是多麼可怕的。他會醫治自己，也會醫治我們了！」

「他寧願死於槍斃，也不死於這種病的，」羅拔圖微笑着，「他會寧願把自己治好，來接受槍斃！」

「好了，」華利卡站起來，「就是這樣了，祝你們好運了。」

「別担心，爸爸，」羅拔圖說，「我會把朱鳴遠捉回來見你的，我會的！」

「我知道你一定會的，」華利卡說，「因為你是華利卡的兒子！」

跟着，華利卡就頭也不回地走了。剩下了丁朗和羅拔圖兩個人在那裏。兩個人似欠缺友善的眼光對看着。丁朗不喜歡羅拔圖，羅拔圖也不見得就是喜歡他。

不過，這兩個人卻是要合作的。

「現在，我正在等着接受你的命令，」羅拔圖說，「第一個命令是什麼呢？」

「讓我介紹和我們一起去的人吧！」丁朗說，「一位小姐。」

「一個女人？」羅拔圖皺起了眉頭，「這不是女人的遊戲！」

「這位小姐也不是玩的，」丁朗說，「她是位好手。你見到她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虎穴擒兇　罪魁授首

半小時之後，羅拔圖就和金菊見面了。

他對金菊的第一印象，可能與對丁朗的第一印象是完全相反的。到底他是一個男人，而男人總是喜歡美麗的女人的。金菊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很美麗。

在丁朗招待華利卡那間會客廳裏，羅拔圖細細地打量了金菊一遍，金菊也細細地打量着他。

「很好，」羅拔圖點着頭，「看上去是很好看的，但我們現在並不是在參加選美，好看是沒有用的。」

「我也珍惜自己性命！」金菊說，「沒有把握我也不會去冒險的。到了用得着真本領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我並不是虛有其表的了。」

「我也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的！」羅拔圖說，「我不願意去作沒有把握的冒險，所以，在你能够證明之前，我不會動身的。我喜歡女人，但不大喜歡和女人一起工作！」

「你想怎樣證明？」丁朗問。

羅拔圖微笑撫着自己的下頷：「唔，讓我想一想！」

「用不着想了！」金菊忽然喝一聲，那硬木的桌子的桌角竟然裂下來了一塊，那裂下了的一塊在地上跳動着。

羅拔圖拍起手來：「很好看，很好看！告訴我，你的手掌痛嗎？」

「不算很舒服，」金菊說，「不過，任何人，假如他的頸子硬不過這桌子，他也沒有機會担心痛的問題了！」

「唔，金小姐你證明了，」羅拔圖說，「你果然是一位很特別的小姐，我很喜歡你！」

「很特別，也很危險，」丁朗說，「所以你也不適宜太喜歡她。」

「怎麼了？」羅拔圖瞪着他，「你擁有她的嗎？」

「不是，」丁朗的臉有點難為情起來，「不過我會保護她的！」

「我也不見得會傷害她，」羅拔圖狡猾地笑着，「我不是說過嗎？我是喜歡她的！」

「你們男人！」金菊不耐煩地道，「難道就沒有別的題目好說了嗎？」如果是胡雯，也許不會說得這樣斯文了。

「好吧！」羅拔圖說，「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正經事吧。關於我們要找的這個人，是一個印尼人，叫布文。」

「我們到哪裏去找他？」丁朗問。

「當然不會是去印尼！」羅拔圖說，「我猜他現在是在巴西。那裏也是一個冒險家的樂園。」

「但，你以為他會知道朱鳴遠的下落嗎？」金菊說，「你以為朱鳴遠會讓布文知道他的下落那麼笨？」

羅拔圖微笑：「我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對朱鳴遠估計太高。他這個人，現在朋友已經不多了。」

「我們卻相信他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丁朗說。

「以前是，但現在是一個很值錢的人，」羅拔圖說，「假設有人捉住了朱鳴遠，要把他賣給你們，你以為可以值多少錢呢？」

「要多少錢我們都要給了。」丁朗說。

「所以，」羅拔圖說，「這個價錢，使朱鳴遠不敢請託很多人了。甚至他的女朋友，也難保不會見獵心喜，把他當作一件貨物的。可以說，他幾乎不敢請託任何人了！」

「有點道理，」金菊說，「現在，朱鳴遠的處境也是並不值得羨慕的。」

「但布文是他的真正朋友，」羅拔圖道，「所以，我相信布文不但知道朱鳴遠在何處，而且我還相信，朱鳴遠很可能就是躲在布文那裏。朱鳴遠沒有很多可以信任的人，因此同樣地，他也沒有很多可躲的地方了！」

「有點道理！」金菊又說。

「所以找尋布文是很重要的。」丁朗說，「那麼走吧，我們到巴西去。不過，要找到布文，我們可能需要殺一些人。你們最好有點心理上的準備！」

「只要殺的不是好人，」金菊說，「我們也不會怎樣大力反對的。」

「這要看你對好人下的定義了，」羅拔圖說，「在我的字典上，好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我自己。其他的人都不是好人，尤是是對我有阻碍的時候。」

「那麼我們也不會合作得太愉快了。」丁朗說。

「不過你們也用不着担心的，」羅拔圖說，「骯髒的工作由我來做，良心上的責任也是由我來負！」

「我們走吧！」丁朗說，「我們有專機，幾個小時之後我們就可以到達巴西了。」

天亮的時候，他們已經在巴西了。飛機在里約熱內盧降落，不過這還不是他們的目的地。布文並不是在這麼熱鬧的地方。

在那間豪華的大酒店裏，他們有三間舒服的房間。這裏作為他們臨時的總部了。而首先，他們在丁朗的房間裏開一個工作會議。

這個會議自然是由羅拔圖主持的。只有他知道循什麼途徑可以找到布文。羅拔圖說：「我們之所以要三個人來，乃是因為不想打草驚蛇。布文是很機警的人，如果組織一個警探網去找他，他會先知先覺而逃掉的！」

「這個你早已說過了，」丁朗不耐煩地說，「還有什麼新鮮的話要說嗎？」

羅拔圖瞪了他一眼。「但是在這裏，第一步我們卻還是要借助警探之力。我們要找到一個叫貝吐洛西的人，一個意大利人，專門做走私生意的，他會有一些重要的情報提供，我相信警方可以告訴我們他此刻是在何處！」

「為什麼你不早說，」丁朗紅着臉，「我可以先打長途電話來安排，這樣就可以節省好幾個鐘頭了！」

羅拔圖擺着手搖着頭：「不要打電話，難道你忘記了嗎？我們的工作是要盡量保密的，不能打電話！」

他微笑，又說下去：「即使在這裏，也不能打電話，你去找一個你認為可靠的人，和他安排吧，面對面談，不要信任電話。」

「這個不難。」丁朗說，「我在這裏有朋友！」

「那麼去吧！」羅拔圖說，「貝吐洛西，意大利人，一個相當出名的人，他們應該認識的！」

「還有什麼嗎？」丁朗問。

「先辦好這一件吧，」羅拔圖微笑，「而且最好的快一點，因為，正如你所說，我們是不能浪費時間的！」

丁朗站起來：「好，我馬上就走！」他轉問金菊，「你也去嗎？」

「如果你不是需要用美人計，」羅拔圖說，「你還是讓她在這裏休息一下吧，這裏天氣太熱，跑來跑去會出很多汗的。」

金菊點點頭：「我看我還是在這裏休息一下好了！」

羅拔圖也站起來，打了一個呵欠：「我看我也去睡一覺好些。早點回來吧。」他首先走了出去，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了。

丁朗看着金菊：「小心一點，我不喜歡這個人的，我也不信任他。」

「我也不信任他，」金菊說，「但我們可以信任他的父親，我相信他不會拿老頭子的性命開玩笑！」

「我卻沒有那麼肯定，」丁朗說，「他說世界上只有一個好人，那是他自己，並沒有包括他的老頭子在內！」

「總之我會很小心的。」金菊說。

丁朗走了，金菊回到她的房間，在床上躺了下來。的確，天氣這樣熱的一個地方，躲在冷氣調節的酒店間是最舒服的，沒有必要，她也不想出去。

大概十五分鐘後，有人敲門。金菊說：「誰？」

「我！」羅拔圖的聲音在門外說。

「什麼事？」金菊問。

「我剛剛記起了，」羅拔圖說，「有一件事忘記了告訴丁朗的！」

金菊連忙從床上跳下來，走過去開了門。羅拔圖走進來，嬉皮笑臉地看着她。

「你的記性真要不得，」金菊說，「你忘記了什麼事情？」

羅拔圖微笑着把門推上了，而且伸手到背後下了鎖。

「不用鎖了！」金菊說。

「但我們現在是正在做秘密工作，」羅拔圖吃吃笑着，「我們不能不提防隨時會有閒人闖進來的，是嗎？唔，金菊，你的房間，真漂亮！」

「別胡說，」金菊道，「我們每人的房間都是一式一樣的，一點也沒有分別！」

「那麼也許是房間裏的人漂亮吧，」羅拔圖說，「點綴品漂亮，房間也覺得漂亮了！」

「你究竟有什麼事？」金菊不耐煩地說，「你想說什麼？」

「我忘記了告訴丁朗，」羅拔圖格格地笑着，「這個貝吐洛西，他不會找到的，因為貝吐洛西已經死了一年，是我經手殺他的！」

金菊的眼睛一睜：「這個時候你還來開玩笑？」

「這會花掉丁朗兩個鐘頭時間的，」羅拔圖說，「所以我們起碼有兩個鐘頭的時間在一起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金菊戒備着他。

「我很喜歡你，」羅拔圖說，「金菊，你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無疑地，丁朗也是有同樣的想法，所以，有他在場的時候，我是不方便表達我對你的好感了！」

「現在不是談這個的時候！」金菊說。

羅拔圖微笑：「人是不能永遠工作的，需要享樂一下，調劑一下工作上的緊張。」

「羅拔圖，你還是回到你的房間去吧，」金菊說，「而且，以後，你最好也不要再開這種玩笑！」

「我是在對你表示我的好感。」羅拔圖說道。

「我不接受！」金菊說。

「我感興趣的女人，就要得到，」羅拔圖說，「我不管她接受不接受。」他上前一步，金菊忙退後一步。

「別過來！」金菊喝道。

羅拔圖還是繼續上前：「當你和我親近過之後，你就會知道我的好處了，我們拉丁人是特別熱情的！」

「這不是對女人的方法，」金菊說，「對女人是不能用暴力的，你是拉丁人，你更應該懂得了！」

「這是我的方法，」羅拔圖說，「而且至今爲止，我還是認爲我的方法是滿意的！」

他向金菊一伸手，金菊跳後閃開了。

「不要這樣，羅拔圖！」金菊叫道，「我不想傷害你！」

羅拔圖狡猾地吃吃笑着：「聽你的口氣，你就像是在憐惜我，不想傷害我似的！」

「正是這樣，」金菊說，「我們現在是正在一起工作，誰傷害誰，都是不好的！」

「這是你的一個考驗，」羅拔圖說，「一個眞正的考驗，你說你會保護自己，你看看你能不能保護自己吧！」他說着就向金菊一撲過去，兩條手臂張開來向她一抱。

如果他認爲金菊是一個可欺的女子，那他是大錯了，同樣的場面，金菊已經應付過不少了。而且金菊也每一次都能够脫身。

現在她就把雙掌伸直了，向兩邊一分。她的手掌的邊緣準確地劈中了羅拔圖的手腕，使羅拔圖的臂向旁邊滑了開去，不能够向她抱過來，同時她就提起了一隻膝蓋，向他的腹部撞過去。

羅拔圖敏捷地一側身，金菊這隻膝蓋撞了一個空。

隨即，羅拔圖的腿子一擺，就用自己的膝蓋碰着了金菊的大腿的內側，使金菊轉了個身，變成背向着他了。

但金菊一點時間也不浪費，她的另一條腿馬上又彈了起來，脚底朝着羅拔圖的臉部直撐過去！

羅拔圖一手執住了她的脚跟，一扭再一推，金菊便失去平衡，飛身撲到了床上，羅拔圖也向她撲了過去。

可是金菊也早料到他會有這樣的一着，所以一點時間都不浪費，馬上就在床上一滾，羅拔圖便撲了個空。

金菊的手肘又迅速地動了兩下，向羅拔圖的脅下猛撞。蓬蓬二聲，羅拔圖的肋骨給撞了個正着，痛苦地叫了兩聲，滾到床尾，跌在地上。

他連忙在地上坐了起來，金菊又沿床滾到，一脚踢向他的額部。這一脚是蘊含勁力，虎虎生風的。她說過不傷害他，但他不肯聽，她也就毫不留情了。

不過羅拔圖也不是弱者，他還是能够把這隻脚接住，而且自己的腿子揮動，撞在金菊的腿彎上，這一撞使金菊的腿子一麻，人也從床上滾了下來。

兩個人都跌在地上了，羅拔圖又向她撲過去，金菊一轉過來，反手一拳擊向羅拔圖的臉部，羅拔圖一手執住了她的手腕，而他的另一隻拳頭則擊向金菊的臉部。

但金菊也把這隻拳頭接住了。

於是兩個人都沒有空閑的手了，大家都緊抓住對方的拳頭，想把對方的拳頭壓倒，但是都不能成功，他們互相用力着站了起來。

「講氣力，你鬥不過我的，」羅拔圖狡猾地微笑着，「你是一個女人！」

他果然把金菊的雙手逐漸壓過去，看來快要把金菊抱住了。但，金菊實在並不是無力鬥不過他，金菊這只是一種陷阱，她是故意讓羅拔圖壓過來，接着，她的右手忽然發力，而左手放鬆，這就使羅拔圖的力氣失去平衡，身子也側了。金菊再猛的一扭，羅拔圖就忽然發覺自己失去了平衡，整個飛了起來，翻了一個跟斗，重重地摔在地上，發出「隆」的一聲，幸好，那地上是鋪着厚厚的地毡的，不會把他摔傷。

不過羅拔圖也給摔得眼睛發呆，一時爬不起來了。

金菊冷冷地對他微笑：「怎麼樣，羅拔圖，現在你知道我是能够保護自己的了吧？」

「我的天！」羅拔圖揉着自己的肩，「我的手臂斷掉了！」

「別假裝，」金菊冷笑，「你就是頸子斷掉了，我也不會扶你的！」

可是羅拔圖假裝的目的，却不是要騙金菊來扶他，而是爲了分散金菊的注意力。金菊這樣說着的時候，他就忽然伸出雙脚，夾住了金菊的脚踝，一扭。

金菊吃驚地叫了一聲，就身不由主地仆了下去，而羅拔圖微笑着張開兩臂準備抱住她。

可是，一個精於技擊的人，全身都可以成爲傷人的武器的，當她倒進羅拔圖的懷中時，她已經把兩臂屈曲了起來，讓兩隻手肘朝着前面，這樣，當她仆倒的時候，就是兩隻手肘撞在他的胸膛上，而她的手肘後面，是她的身體的重量。

羅拔圖痛得「哇」地叫了起來，再也沒有空抱住她了，而金菊利用兩隻手肘的反撞力彈開，又滾到了地毡上。

這一次，羅拔圖臉上的笑容不見了，他咬牙忍着痛，再跳了起身，又向金菊撲過去。

但是剛才也不成功，這一次當然是更難成功了。金菊早已等着他，當他像一隻餓鷹似的撲下去時，金菊已經把兩腿縮了起來，然後迅速伸直，撐了出去。她的脚底就撐住了羅拔圖的胸腹，向後一送，羅拔圖飛過了她的身子的上空，好像一支火箭似的向床上飛了過去，就仆在床上了。

「好了，」金菊慢慢地爬了起來說，「看你的樣子，你已經很累了，還是回到自己的房間去躺下來休息吧！」

羅拔圖一轉身，手上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槍咀就指着她。他猙獰地微笑着：「現在，小姐，看你有什麼本領敵得過這個吧！」

金菊退後一步，臉頰上的肌肉難以自制地抖動了起來。

「我可以殺你，」羅拔圖猙獰地說，「如果你不想死，你就得依我，我要你幹什麼，你都要幹！」

「別做這種傻事！」金菊極力鎭靜着，沉着地說，「你逃不掉的！」

「我這一生幹過不少壞事情，」羅拔圖冷笑着，「沒有一次逃不掉！」

金菊再退後了一步，找尋一條逃走的路，但是沒有什麼路可以逃走的。這房間只有一條出入之路，而這一條路已經給羅拔圖守住了。

而且在這樣近的距離之外，也不容易和一個拿着槍的人硬拚。也許她可以憑快速的動作把羅拔圖解決，然而却難保自己不會中了一彈

，即使不是傷在要害，工作也不能幹下了，那麼胡雯的血色病怎麼辦？

金菊在那裏怔着，等待着羅拔圖的下一步行動，而羅拔圖正對她作着猙獰的微笑，就像一個屠夫看着一塊肉，正在考慮着用什麼方式把這一塊肉好好地割開來。

但是羅拔圖的下一步行動，却是使金菊大出意外的，羅拔圖忽然把槍收了起來。

金菊莫明其妙地看着他。

羅拔圖苦笑着：「金菊小姐，我不能不承認我是一個壞人，不過同時，我也認爲自己是一個英雄，一個英雄，是不能用懦夫的手段的。我輸了，你贏了，我用槍威脅你，不能算是贏。」

金菊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

「金菊小姐，」羅拔圖又說，「你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女孩子，我要讓你知道這一點，你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女孩子！」說完他就轉身拉開房門，頭也不回地走了。

金菊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在床上坐了下來。她這時才發覺，原來她的額上已經冒了很多汗。

羅拔圖的估計果然是相當準確的，丁朗這一去，眞的化上了他兩個鐘頭的時間。當他趕回來的時候他是氣急敗壞的。他首先衝進金菊的房間去，大概他也懷疑羅拔圖這詭計的目的何在了。不過他又看不出金菊曾經受到過任何傷害。

「媽的，那傢伙騙我！」丁朗吼叫道，「這個貝吐洛西已經死掉了，而且是他親手殺死的，他却叫我去找！」

「是這樣嗎？」金菊說，「那麼他是欠我們一個解釋了！」

她和丁朗一起到羅拔圖的房間去，羅拔圖正懶洋洋地躺在床上看着報紙。

「你有找到他嗎？」羅拔圖輕鬆地微笑着問。

「你知道的！」丁朗吼叫着，「這個人已經死了，又是你親手殺死的！」

「哦，原來你也查出來了。」羅拔圖鎭定地道。

「這是什麼意思？」丁朗吼叫道，「你欠我一個解釋！」

「這只是一個試驗，」羅拔圖說，「我是要試驗一下你的聯絡能力，看看你是否眞的到處都吃得開，現在你已經證明了。你查得出貝吐洛西已死，證明你果然有點本事！」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丁朗沒好氣地，「你還叫我去浪費時間！」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可以浪費，」羅拔圖不慌不忙，安詳地說，「我們要今天晚上午夜才能行動，在午夜之前，我們是沒有什麼好幹的，所以不妨玩玩遊戲！」

「午夜？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金菊問道。

「我遲一點才告訴你吧！」羅拔圖說。

× ×

午夜的天氣很好，月亮圓圓地掛在頭上，他們可以很淸楚地看得見山坡下面的情形，他們看見那個人正坐在路邊一塊大石上，吸着香烟。

「我要殺死他！」羅拔圖說。

他把手上的槍小心地檢驗了一遍。

並且，他以熟練的手勢在這槍上裝了一隻槍柄。本來是一把短槍，現在裝上了一隻長槍的柄，模樣就似乎有點怪。但羅拔圖這樣做是有道理的，由於他這是一把射程特遠的短槍，可以及得上來福槍的射程，裝上了這隻長槍柄，就可以拿得穩些，在射擊遠程的目標時，能够增加準確的程度。

「爲什麼？」金菊表示反對，「我們有辦法把他捉住的吧？」她向來是不贊成殺人的，他認爲殺人到底不是好事，不管所殺的是好人還是壞人。可以避免，就該避免。

羅拔圖把望遠鏡向金菊一遞。「你看淸楚吧！」

金菊把望遠鏡接了過來，向下面那個人望過去。

羅拔圖一面則還在槍上加裝上了一隻望遠瞄準鏡以及一隻滅音器。

金菊看淸楚了那人的面目，那人有着一張十分猙獰的面孔。

如果面孔可以代表人的好壞的話，那麼這該是一個大壞蛋了。

丁朗也把望遠鏡拿了過來看看，他所得的印象也是差不多的。

「認得他嗎？」羅拔圖問丁朗。

「不，」丁朗搖搖頭，「沒有見過。」

「說他的名字，你可能認識了，」羅拔圖說，「這人就是郭倫根！」

顯然，丁朗果然是認得這個名字的，因爲他不由自主，詫異地叫了起來：「郭倫根？他在這裏幹什麼？」

「郭倫根是誰？」金菊問。

「郭倫根是一個職業殺手，」丁朗說，「一流的。」

「而且是印尼人，」羅拔圖說，「布文是印尼人，如果布文要信任一個殺手，他第一個信任的應該是和自己同籍的郭倫根了！」

「郭倫根在這裏幹什麼？」丁朗問。

「守衛，你看不出來嗎？聘郭倫根任守衛，那是代價不菲的，我猜很可能他正在守衛的人物就是布文！」

「或甚至是我們的朋友朱鳴遠。」丁朗說道。

「也有可能的，」羅拔圖說，「既然你知道有郭倫根這個人，你大概也會知道，他並不是那種可以讓人活捉的人吧？一是你殺死他，一是他殺死你，沒有活捉的，而且我們也不需要活捉，既然他守在這裏，那山上一定有值得守的東西，我們只要解決了他，上山看看就行。企圖活捉他，不成功的話，開起槍來，那山上的寶藏也會失掉了！」

「他說得對，」丁朗不得不承認，「郭倫根不是那種肯說話的人，即使你捉住了他，他也不會說一句話的！」

「你沒有聽過他的尾指的故事？」羅拔圖問。「他右手的尾指是沒有了的！」

「爲什麼？」金菊問道。

「有一次，」羅拔圖說，「有人就是捉住了他，要他招供。這人想他說出，上次他殺了一個人，是誰主使的。他不肯招，這人把他的右手尾指割了下來了，他還是不肯招，而且因爲時間拖得太久，郭倫根終於找到了脫身的機會，他脫了身，把這些逼他的人全殺掉了！」

「那麼你還等什麼？」金菊問。

「等着他的接班人，」羅拔圖說，「他正在守衛，他不會永遠守下去的，到時會有人接班！」

「但我們不知道接班人什麼時候來？」丁朗道。

「對了，」羅拔圖說，「可能隨時出現的，可能我們剛剛把郭倫根射倒接班的人就來了，那時還是會鬧起來的，那還是勞而無功。」

「來了！」金菊忽然說。

大家也同時看見了，另外有一個人出現在月光之下，向郭倫根走過來。

「我說得有錯沒有？」羅拔圖自鳴得意地道。

那個人果然是來接班的，他和郭倫根交談

了兩句，郭倫根便轉身離去，而他則在郭倫根所坐的那塊石頭上坐了下來。

「現在！」羅拔圖咆哮地道。

他的動作是非常快捷的，他的手指在槍機上一連扳動了兩下。由於有滅音器在阻隔着，所以槍聲是並不刺耳的，只是柔和的「撲撲」二聲，也只是開了兩槍。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郭倫根和他那個接班的人都大大地震了一震，兩個人都中了一彈。由於兩個人的方向不同，所以郭倫根是向前一仆仆倒，那另一個人則是仰面躺倒。

兩個人都在地上痛苦地掙扎着。

羅拔圖用左前臂托着槍管，右手又繼續扳動槍機，那把槍吐着一連串的「撲撲」之聲，那些子彈都準確地射中了目標。

郭倫根和他那個同伴是早已不動了。

羅拔圖說：「我們下去！」就領先向山下衝下去。

金菊和丁朗也早已拔槍在手了。一面跑，羅拔圖就一面在他的槍中納入子彈。

他們到達了郭倫根和那人的身邊，看一看，果然兩個人都已經死了。

「我們上去吧，」羅拔圖說，「看看山上究竟有什麼值得他們守衞的！」

「你又要亂殺人了？」丁朗說。

「我們不是在玩遊戲，」羅拔圖說，「誰擋我們的路，我們就要殺！」

「除了朱鳴遠！」丁朗說，「千萬不要傷害他！」

「當然了，」羅拔圖微笑，「還有布文，因爲布文能告訴我們朱鳴遠是在何處。我也要替我的老頭子着想一下的！」

他們剛剛從一片山坡上下來，現在又向另一片山坡上衝上去了。他們都知道，這一片山坡的頂上是什麼地方，那上面是有一座私人的農塲的，也有與農塲相連的住宅。那上面可能就躲着朱鳴遠，但更可能是躲着布文。就是沒有朱鳴遠，也有布文了。

他們小心而快速地前進着，不時，金菊會舉起望遠鏡來望望。望遠鏡現在對於他們很有利。如果那上面是另有一重守衞的話，這些守衞的人未必會有望遠鏡配備的，因此，在對方看見他們之前，他們該會先看見對方。

他們果然又是先看見了對方。

在月光之下，他們看見山頂上那座農塲，以及農塲上的白木的欄杆。那欄杆上就坐着兩個人。

金菊做了一個手勢。他們在一棵大樹的陰影之下停了下來。羅拔圖說：「看清楚吧，認識他們嗎？」

丁朗和金菊輪流用望遠鏡看這兩個人。在月光之下，通過望遠鏡，他們是能夠相當清楚地看到這兩個人的面貌的。

不過，他們並不認識這兩張面孔。

「讓我來看看吧！」羅拔圖微笑道。他把望遠鏡接了過去，看了一會之後，微笑道：「哦，那是布文的兩個手下！布文一定是在這屋子裏面了。」

「讓我們想辦法把這兩個人捉下來吧！」金菊說。

「爲什麼捉下來那麼費事？」羅拔圖說，「殺掉好了，留他們活着，他們對我們就大有危險性！」金菊又要開口反對，羅拔圖揮揮手勸她不要抗議：「你和我們不是同類，大概不明白我們這一類人的習慣了，總之你別嚕囌吧，反正骯髒的工作又用不着你幹！」

金菊實在也想不出有什麼辦法是比殺掉他們更好的，所以她也沒有再反對了。羅拔圖又把槍舉了起來，像剛才一樣放了兩槍。那兩個人從欄桿上仆了下來，不動了。

「過去！」羅拔圖低聲喝道。

他們三個人又迅速地衝過去，進入了院子之中，到了屋子的旁邊。沒有人制止他們。似乎屋中人認爲兩重守衞已經很夠了，而這兩重守衞都已被解決了，屋中人卻還是毫無所知。

他們在近門口的一隻窗外偷偷地窺進去，窗內有燈光，那裏是一座客廳，窗門是關閉了的，有一個人正靠在沙發上吸着烟斗。

冷氣機在發出着輕微的嗡嗡之聲。在這個乾熱的地方，屋子是有着舒服的空氣調節設備的，這也許就是屋內的人沒有聽到屋外出了事的原因之一吧。冷氣機開了，屋內就像是另一個世界了。

這是一個皮膚黝黑，身材結實的人，不過不是南美洲的黑人，而是一個東方人，一個印尼人。他正半閉着眼睛，安詳地靠在那裏，吸着烟斗。

「布文？」丁朗低聲問羅拔圖。

羅拔圖點點頭：「布文！」

他們再小心地向廳中窺望着，看不見另外有人。布文是單獨在着的。金菊担心抬頭看看樓上，樓上是可能有人的。他們也看見廳中有度樓梯通上樓去。不過另外沒有別的路上樓，要上樓就一定得先通過布文的旁邊。

樓上是可能有人的，可能還有一些打手，亦可能是躲着朱鳴遠！

「我們不能浪費時間了！」羅拔圖壓低聲音說，「進去！」

金菊和丁朗也知道，他們的確是不能浪費時間的。樓上有窗口，而樓下的人，隨時都可能向窗外瞥一眼，而看見那二個打手已經倒了下去。樓上的人至今還沒有看見，只能說他們是運氣好。

他們閃到了屋子的大門前面。這也是屋子唯一的進出之路，他們早已看清楚了，這間屋子是並沒有後門的。而且那些窗子都有鐵柵。這大門口是唯一進出之路了，他們無法從另外一條路潛進去。

羅拔圖小心地扭動門球。如他所料，那門是沒有鎖上的，方便那些打手們進出，而不必布文自己來開門。羅拔圖把門猛的推開了，三個人就跳了進去，成爲品字形立在那裏。

布文一驚從沙發上跳了起來，連手中的烟斗都丟掉了。但三個人已經用槍指住了他，而羅拔圖把一隻手指豎在咀唇前面。

這是勸他不要做聲的表示。

布文的咀吧一張一闔，但是沒有發出聲音來。羅拔圖向他招招手，示意他過來。他們並不打算做出任何聲音，以免打草驚蛇，驚醒樓上的任何人。

布文看着羅拔圖，遲疑着，忽然有所決定了。他一張咀巴，大聲叫了起來：「小心！有人來了！」

果然羅拔圖說布文是朱鳴遠唯一可以信任的人，而朱鳴遠也並沒有信任錯人。布文居然在槍咀的前面，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而發聲警告。而聲音一出來，事情就給他破壞了。就是把他殺了，也是無補於事。

羅拔圖怒恨地一咬牙，槍一低，向布文的腿部放了一彈，布文仆到了地上，臉部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

金菊忽然大叫「小心！」就向旁邊跳開。丁朗和羅拔圖也一樣，三個人分向三個不同方向跳開，滾到了障碍物的後面，樓梯上响了一陣槍聲，子彈向他們剛才站立的地方洒下來。

三個人都已經滾到了障碍的後面，或是滾到了樓上射不到的角度了。反而是布文又中了一彈。他痛苦地在地上滾動着，呻吟着：「不要射我！」

樓上又响了一槍，布文又中了一彈，身子了一搐。

金菊伸出一隻手去，執住了他的一隻手。把他一拖拖到了身邊來。那是一隻巨大的木櫃後面。一隻用以盛載碗碟的木櫃，他們是可以躲避樓上的槍彈了。

剛剛在布文被拖過來了之後，又有兩顆槍彈射在他一秒鐘前所躺的地板上。

「他……他們要殺我……」布文呻吟着說，他們——要殺我。」他感到難以置信似的。

「誰在上面？」金菊拉着他問，「誰？」

她一面很緊張，因爲布文已傷在要害。

「朱鳴遠……林海龍……」布文吶吶着。

金菊的心一陣大跳。

不但朱鳴遠在，林海龍也在，這是一個好消息，他們可以一網打盡了，而且她也用不着担心布文死掉而把秘密也帶走了。

布文痛苦地喘着氣：「他們……他們不該殺我的，我……幫了他們這麼大的忙。」

「所以你幫忙人也要找對象，」丁朗在那邊說，「有些人，你幫了他們，他們還是沒有絲毫感激的！」

但布文已經聽不見。他已經死掉了。

上面林海龍和朱鳴遠也許是害怕布文會把他們的所在及身份洩露，所以要殺掉布文滅口吧。但布文還是說了出來。

樓上又射下來了一排槍彈，使地板上出現了好些子彈洞。但只是地板中彈而已，金菊、丁朗和羅拔圖三個人都躲得很好，沒有被射中。不過他們都不敢還槍。林海龍和朱鳴遠兩個都是重要人物，尤其是朱鳴遠，如果有一顆子彈射中了朱鳴遠，那就不大好了。

「朱鳴遠，林海龍，」羅拔圖叫道，「你們在上面？」

沒有人回答，只是再一排槍彈射了下來。

「你們逃不掉的，」羅拔圖說，「這裏只有一條出路，你們還是乖乖地舉着手下來投降吧！」

還是一排槍彈回答他的話。

「你們最好節省一點彈藥！」羅拔圖又叫道，「等到你們的槍彈用完了的時候，我們就上來了。」

也許上面的兩個人接受了他的忠告，所以再沒有槍彈射下來了。

「不過，」金菊接口叫道，「省回槍彈也是沒有用的，我們有無綫電和總部聯絡，現在我們正在通知總部派人來這裏，這裏很快就會被包圍了，你們堅持下去，還是逃不脫。你們可以在這裏守一天，守兩天，到了第三天，你們還睜得開眼睛嗎？你們總要睡覺的，而且，你們也要吃飯的！」

又一排槍彈向金菊的聲音射過來，但是都給那隻木櫃擋去了。無疑地，金菊的話使上面這兩個人起了一陣急怒，不能不開槍發洩一下心中的怒氣。

「下來！投降吧。」金菊說。

「你們在嚇我們吧了！」有一個人在樓上叫道。

不過金菊不是虛言恫嚇。一直不做聲的丁朗，現在是已經在用一隻無綫電對講機與外間聯絡了。外面起碼有五百個人員連同直升機在等着。直升機很快就會飛到，而這整個地區也會給包圍得水洩不通的。他們當然不會是只有三個人來。他們之所以三個人來，只是不想打草驚蛇。

正如羅拔圖所說，人太多了，很可能還沒有到達，他們要找的人已經聞風先遁了。三個人來，則可以在摸準了形勢之後，再把大隊召來。

「而且，」羅拔圖說，「我們有三個人，我們也大可以留兩個人在這裏困着你們，分一個人出去召救兵的，你們又阻得住嗎？」

這句話顯然比金菊剛才那一句更有力。他們在死靜中聽見樓上傳來一陣呢喃的聲音，似乎兩個人正在商量。後來聲音提高了一點，似乎商量已經變成了爭論，接着他們聽見一個人的聲音如此道：「不！不行，我不答應！」

聲音又低了下去，接着頭一個開口的人格格地笑着說：「我對不起你吧，我必須這樣做的了！」

他們聽見有人掙扎，羅拔圖跳出去，馬上有兩顆槍彈射下來，把他逼回了躲藏的地方。

接着聽到一個人又大聲叫了起來：「你們聽着，我是林海龍，現在我要下來了！」

「你很聰明，」金菊說，「下來吧！」

「是的，我很聰明，」林海龍說，「現在我的槍咀就指着朱鳴遠的太陽穴，我的手指一動，朱老板的腦子就沒有了，明白嗎？」

金菊等幾個人都不禁震了一震。有一把槍指着朱鳴遠的頭，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了。

顯然林海龍和朱鳴遠剛才在爭辯的就是這一點了，朱鳴遠也認爲這樣做是很危險的，所以他不同意，但是林海龍也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就強制執行了。

金菊說：「林海龍，你別亂來，殺了人，你就更加死定了，你逃不了的！」

林海龍輕鬆地笑起來：「難道我不殺人，你們就會放我一命了嗎？」

「這是還有商量的，」金菊說，「把朱鳴遠交給我們，你還可以戴罪立功！」

「你別吵着我！」林海龍喝道，「你聽着我講！羅拔圖，金菊，你們兩個，聽着我講，你們兩個都有理由担心朱鳴遠的性命的，因爲你們兩個都有親人和朋友患了血色病。你，羅拔圖，你父親的性命，要靠朱鳴遠活着才能活下去，而你，金菊，你的好朋友胡雯，也是一樣要朱鳴遠活着，她才能夠活下去的。如果我一扳槍機，你們的親人和朋友也沒有了。明白嗎？」

金菊等三個人都不禁深吸了口氣。林海龍他們的情報，也不能算是不準確了。他們知道羅拔圖的父親患了血色病，這並不是出奇，但是胡雯的事，他們也知道。

「現在你們再聽清楚，」林海龍說，「我要對你們提出我的條件了。」

金菊等三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都不能夠不洗耳恭聽了。

林海龍繼續說：「我不管你有多少人包圍我，我要離開這裏，而朱鳴遠就是我的通行證，你們不和我合作，我就要殺死他！」

「別傻吧，」金菊說道，「你也逃得不遠的，天涯海角，都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去的！」

「哼，你以爲吧了，」林海龍說，「只要手裏抓着這張通行證，我就什麼條件都可以講了，是不是？」

這樣說着，林海龍和朱鳴遠就出現在樓梯口了。

果然林海龍手中拿着一把槍，指着朱鳴遠的太陽穴。朱鳴遠和林海龍，這兩個人就是血色病的罪魁禍首了，他們雖然已經被逼到了一個角落，還是要用兇殘的手段，來圖作最後一逞。

金菊現在是第一次見到朱鳴遠和林海龍的眞面目。朱鳴遠的面目當然是全個壞人胚子，林海龍的模樣則不大像是一個壞人，很英俊，只是英俊得有點邪氣。也是他這份英俊，才能引誘到羅敏生的太太的。不過現在事實卻證明了，他是比朱鳴遠還要兇的。

「小心點，不要亂來！」金菊連忙提醒那

滿臉慾容，而嗜好殺人的羅拔圖。

「現在你們聽着我說，」林海龍道，「只給你們十秒鐘，在十秒鐘之內，你們要走出來，走到我看得見的地方，丟下槍，舉起手來，不然我就開槍了，我不會再拖延的。一……」

三個人面面相覷，羅拔圖在深呼吸着，臉也變得紅了起來，而朱鳴遠則是臉如土色，滿臉都是大汗。

「三……四……」林海龍繼續說下去。

「羅拔圖，」金菊說，「我們還是讓他，拖一拖再算！」

羅拔圖堅執地搖着頭。顯然，他是一個好勝的人，他是不甘心佔人下風的。

林海龍說：「七……八……」

金菊首先把她手中的槍丟在地下，然後踏了出去。丁朗也是一樣做了，只有羅拔圖是不肯服從。

「羅拔圖，」金菊說，「聽我的話！」

「九……」林海龍說。他把槍執得很緊，指節也在發白了。他顯然也是十分緊張的。

羅拔圖也終於走了出來，把槍丟在地上。

朱鳴遠舒了一口氣，而林海龍也舒了一口氣。

就在這個時候，金菊就注意到了，朱鳴遠的咀唇正在輕輕地動着。朱鳴遠是正在說：「殺死他！」

這時，林海龍就迅速地把槍從朱鳴遠的太陽穴旁邊移開，然而羅拔圖撲了過去。羅拔圖也是相當機警的，明白林海龍是要幹什麼。他就連忙向旁邊一撲。

林海龍的槍响了，第一顆子彈沒有射中羅拔圖，他忙再把槍一提，第二彈就射中了。

羅拔圖發出了一聲悲慘的叫聲，痛苦地扶着牆壁，仍不想讓自己倒下去。林海龍又在他的身上射了第三槍。

這邊，金菊已經十分迅速地採取行動了。

當林海龍把槍向羅拔圖一撥的時候，她就已經猜到，林海龍是要把他們全都殺掉的了。但她同時也知道，林海龍既然是把槍擺向了羅拔圖，他就一時不能再向朱鳴遠放槍。所以，她是還有一點點時間的。不是很多的時間，只有一點點的時間。但這一點點的時間已經夠她用了。因爲金菊有着遠遠超過平常人的身手。

當林海龍的槍一擺，還未放槍之前，她已經採取行動了。她的行動就是向地上擋上了去，一手把她的槍拾回了，隨即就在地上滾了一個身。當她滾完了這一滾的時候，她的槍咀已朝着林海龍了。

她也並沒有因爲這樣一滾就變得頭昏眼花。她還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她的目標。在林海龍放出第三槍的時候，她也放了。她的槍彈準確地鑽進了林海龍的胸部。林海龍立即向後跌去，把朱鳴遠推開，槍也丟掉。

他們的人已下了兩級樓梯，而槍却丟回了樓上。這就使他沒有那麼容易把槍拾回了。

但林海龍還是極力要爬上樓去，把槍拾回來。

金菊和丁朗都沒有讓他這樣做。金菊和丁朗都一齊放槍，也不知道有多少顆子彈鑽進了林海龍的體內。林海龍在樓梯凝住了。

跟着，他就向樓下滾下來。

他們知道，林海龍是必然已經死掉了的。

不過，朱鳴遠並沒有死，朱鳴遠在呆了一呆之後，也動起來了。他向樓梯上跑上去。樓梯上面，就是那把槍所在的地方，他知道他們不捨得殺死他的，所以，他只要取得到了那把槍——

金菊果然不敢殺他。於是她只好也追上樓去。她却不是逐級樓梯跑上去了。她是把她的靈活跳縱本領施展了出來，一躍已上了半樓梯，再躍就已經到達了樓上。

朱鳴遠正在彎身拾起林海龍丟掉的那一把槍。

而且他已經把槍拾進了手中了。

然而，金菊只要在他背上放一槍，他就再也不能把那把槍拾起來的。但問題就是，她這時不能放槍，不能危害他的性命。

於是金菊只能飛出一脚，踢在朱鳴遠的屁股上。朱鳴遠還沒有能够轉過身來，屁股上就中了這一記，身子便向前仆了出去。肥大的身體仆在地上。

但他仍然是把槍緊緊抓在手中。當他仆在地上的時候，他就一轉轉上了過來，手中的槍向金菊瞄準。

好在金菊還是比他快了一點。金菊又踢出了一脚，這一脚剛好在朱鳴遠扳動槍機之前到達。踢中了朱鳴遠握槍的手腕。

手腕給踢得一陣痲痺，槍還沒有機會放响，就從手中脫出，飛掉了。朱鳴遠又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轉。但他還是不大服氣，還是不肯放棄抵抗。當他從地上爬了起身的時候，他又向金菊撲了過來，一拳向她的胸部擊過去。他就當金菊手中的槍是不存在似的。

而金菊的確也是不能應用這把槍。不過，朱鳴遠只是用拳頭，她就一點也不担心了。她不慌不忙地一側身子，朱鳴遠的拳頭，就越過了她的身邊，她隨即撈住了他的手腕，向下一壓。

朱鳴遠翻了一個跟斗，龐大的身子重重地摔在地上，發出「蓬」的一聲。

這一次，他是沒有那麼容易起身了。丁朗叫道：「讓我來！」

原來他也已經到了樓上來了。他執住了朱鳴遠的兩隻手腕，把朱鳴遠的兩條手臂扭到了背後，猛的向上一托。朱鳴遠殺豬般大聲叫起來了：「不……，不要！不要！不要！」

原來他雖然不怕死，却相當怕痛的。

「識相的你就不要反抗！」丁朗說，「不然我就把你的手臂拉下來了！」

朱鳴遠不再掙扎。金菊却想起了一件事情。她說：「我得去看看羅拔圖！」

她忙跑回樓下看羅拔圖，羅拔圖却已瀕於死亡邊緣了。他的臉色極其蒼白，而身子下面有一大灘血。金菊連忙替他解開衣服，看看傷口，就知道他不大有希望了。林海龍的子彈，都是射中要害。不過她還是安慰他：「別害怕，不要多久的，我們的人快要到了，他們一到，就馬上可以用直升機把你送到醫院去！」

羅拔圖苦笑着，軟弱地搖着頭：「我不相信我能活下去。我知道我是要死了！」

「別——別傻吧，」金菊吶吶着，「你——不會死的！你一定不會！」

「我知道我要死了，」羅拔圖嘆息着，「我就是因爲犯了一個錯誤，所以才會死掉！我的錯誤就是放下了槍！我不該放下槍的！但我聽你的話，你叫我聽你的話。金小姐，你知道嗎，我這一輩子，這還是第一次聽女人的話！以前，就是老媽子的話我也不聽的！」

「但，如果我們不放下槍，」金菊說，「他會把朱鳴遠殺掉的！」

「他不會的！」羅拔圖搖頭，「他祗是在嚇人！他祗是偷鷄！」

「算了，」金菊安慰他道：「現在我們已經把他們捉住了，別提了吧。」

「你們把他捉住了，」羅拔圖說，「但我却要死了！這不值得，太不值得……我……你聽我說吧，我了解林海龍這種人，他祗是在偷鷄！他嚇不倒你，他就要軟下來了。這玩意就像打樸克……」

「你別說這許多了，」金菊說，「休息一

下吧！」

「不……金小姐，」羅拔圖搖着頭，「我不說，就不會再有機會的了。金……小姐，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子！很美麗……很可愛，你知道嗎？很可愛。」

「謝謝你，」金菊說。

「你知道嗎？」羅拔圖的聲音已經漸漸軟弱下來了，「人家說，一個男子，是不應該聽女人的話的。我聽女人的話，我就死了！這還是我第一次聽一個女人的話，一聽就不行了！他們說得對！」

金菊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而羅拔圖也沒有再說什麼了，他祗是身子一挺，便死去了。

金菊嘆了一口氣。

丁朗已經在樓上找到了一件上衣，逼令朱鳴遠倒穿上，但雙手不穿進袖子。他在後面扣了鈕和把兩袖縛在一起。

這樣，朱鳴遠就不能動彈了。

「他怎麼樣了？」丁朗在樓上叫着問。

「已經死了。」金菊黯然地說。

但丁朗顯然是聽見了的。他又叫道：「你別聽他的！他是個傻瓜！」

「別駡死人吧！」金菊說。

這時，遠遠傳來了直升機飛行的聲音，丁朗改變話題道：「我們的人來了！」

「我不會屈服的，」朱鳴遠忽然叫了起來，「你們逼我，我就自殺！你們不敢讓我死去的！」

「我們才不担心你會自殺，」丁朗冷笑，「你眞會自殺的話，你剛才已經自殺了！」

「我不會告訴你們的！」朱鳴遠叫道，「我要華利卡那老頭子死掉，無論如何，我不會告訴你們！」

「這個可以等着瞧了，」丁朗微笑，「不過，我們還是相信，你終於會屈服的！」

丁朗暫時沒有空和他說什麼了，他又要拿起無線電通話機來，和他那些援兵們聯絡。

三架直升機降了下來。朱鳴遠給用兩副手鐐鎖了起來，然後給當作一件稀世之寶似的，小心翼翼，上了飛機。

他也的確是一件稀世之寶，由於他是這世界上唯一能够醫治血色病的人。

他不能死去；他得受到很好很好的保護。

× ×

顯然，朱鳴遠也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寶貴的人，所以他拒絕招供。他的條件就是，如果要他把血色病的秘密說出來，就得先放他走。

這當然是行不通的，放他走了，那叫誰來醫治血色病。

經過了大半天的疲勞盤問之後，仍然沒有成績，他們就祗好實行最後一個辦法了。朱鳴遠給送進一間病房裏，四個彪形大漢的男護士執住了他的手脚，把他按在床上。

金菊、胡雯和丁朗陪着他之外，還有兩位醫生也在那裏等着他。

「你們……你們想怎樣？」朱鳴遠叫道。

「給你和一位老友會會面！」金菊微笑。

又一個人進來了。這個人，却就是那個專門負責製造血色病毒液的化學師。現在，這個化學師的手上正拿着一隻封了口的藥瓶。金菊伸手，那人把藥瓶交進了金菊的手中。金菊把藥瓶遞到了朱鳴遠的臉前：「看見這個嗎，朱鳴遠？」那瓶裏的藥液是鮮紅色的。

「這……這是什麼？」朱鳴遠吶吶着問。

「這就是血色病的毒液，」金菊說，「幸而我們捉到了這個負責製造毒液的人，所以，我們雖然不懂醫治，我們却是懂得製造的！」

「那……你們想怎樣？」

「替你注射一針！」金菊說，「讓你也和大家同病相憐！」她說着果然取起了一管皮下注射針，插進了藥瓶的膠蓋裏，把瓶中那鮮紅色的藥液吸進針筒之內。

「你……你不敢的！」朱鳴遠叫道。

「是不是嚇你，馬上就可以分曉了！」金菊說。她已把藥液吸滿了一針，向他走近。

朱鳴遠恐怖地尖叫着，拚命掙扎，可是那四個强壯男護士緊緊地捉着他，使他無法掙得動。而且跟着，他們把他一掀，使他翻轉了過來，俯伏在床上。

「不要！」朱鳴遠狂叫着，「不要！」

但是有一隻脚踏住了他的腰後，使他的下身不能動彈，跟着他覺得一把刀子之類的東西割破了他的褲子，然後一管尖針就刺進了他的屁股的肌肉內。

他叫得更响了，覺得那藥液給灌進他的肌肉內，但是却無法加以制止。後來，藥液已經注射完了，他又給翻轉了過來。金菊手上那管針的針筒已經空了。

「怎麼樣？」金菊微笑。

朱鳴遠恐怖地看着她，眼睛睜得大大的，跟着就忽然哭了起來。眼淚眞的如泉湧出。

「你也要死了，」金菊哈哈笑着，「你也會變成紅色，你也會在最後化成血水！你看着人家病死，也看得多了！你自己也嚐嚐這滋味吧！」

「我……我不能！」朱鳴遠哭叫着，「我不能……我不能這樣死！我不能！救……救救我！」

「我怎能救你？」金菊淡淡地微笑着，「現在，就祗有你自己可以救自己了！」

金菊把那空了的針管在旁邊的針盤中放回了。

朱鳴遠掙扎着要坐起身，由於這不算是一個危險的動作，那幾個男護士也沒有硬按着他，而就讓他坐了起來了。

「怎麼樣？」金菊說，「你要救，就大家一起救！」

「我……我可以等，」朱鳴遠咬着牙，「我可以等到華利卡死掉了……他比我先染上了的……」

「不錯，」金菊冷冷地說，「他是比你先染上的，不過，你也別忘記，華利卡的身體很强壯，而且，你身上注射了那麼大一劑！誰知道你會不會趕在華利卡的前頭？」

「而且，」丁朗也插咀，「說句公道話，你已經把他的兒子羅拔圖弄死了，這已經算是報復了，是不是？」

倒反而是丁朗這句話比較有說服力，朱鳴遠嘆了一口氣，說：「好吧，好吧。」

「馬上就開始！」金菊說，「首先，你得把醫治血色病的原理告訴我們！」

朱鳴遠頹喪地嘆着氣：「這很簡單，就是碧綠草的根。那些草根就可以提煉出抵抗的藥物了。」

「什麼是碧綠草？」金菊問。

那個化學師忍不住開口：「你是說，在蔗田邊那些碧綠草？」

「是的。」朱鳴遠點點頭。

「但那祗是一種普通的草，」化學師說，「到處都是！」

「普通的東西不一定就是沒有用的東西，」朱鳴遠說，「別和我辯！我也學過醫的，我知道得比你還要多呢！」說着，不免有幾分得意之色。

「爲什麼？」金菊問道，「你這是什麼根據？」

「我也不清楚這是什麼原理，」朱鳴遠說，「總之我知道這是事實。近蔗田那些田鼠，牠們不會患血色病的，因爲牠們經常去吃這種

碧綠草。動物都有治病本能的，感覺有什麼不妥，就自動去吃需要的藥。

「我曾在洛特里斯那裏作客，我注意到血色病，也注意到了田邊的田鼠不患血色病，就因爲牠們會去吃這碧綠草。」他頓了一頓，又說下去，「我拿這些碧綠草化驗一下，不錯，裏面是有一種特殊成份的。我也化驗不出那是什麼，總之是祇有這種碧綠草之中才會有的。田鼠吃草可以吃好，但人比田鼠大，人就需要把成份提煉出來作針劑注射了。」

金菊轉向那個化學師：「你認爲他說得怎樣？」

這個化學師困惑地皺起了眉頭，後來聳聳肩：「我猜他可能說的是眞話。我也注意到這一點，田邊的確沒有患血色病的田鼠。」

「我並沒有說謊！」朱鳴遠不滿地咆哮道，「你們這些傻瓜！」

「我也猜他說的全是眞話。」丁朗說。

「好吧，」金菊轉對那化學師，「你馬上去進行這一方面研究。我們有幾位專家可以幫你的忙，你地方熟，你帶他們去找這種碧綠草吧！」

這位化學師欣然接受任務，似乎他很高興他能够有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

「好了，」金菊又對朱鳴遠說，「我還有一個問題。那些糖磚，那些糖磚裏面是含有血色病的病毒的？」

朱鳴遠點頭。

「那是準備給誰吃的？」金菊問。

「天堂的人，」朱鳴遠忽然又洋洋自得地微笑了起來，「這是一個很美妙的計劃。你看，天堂裏的人，有些是把自己保護得很好的，很難受到傳染，所以，我得用一些比較直接的辦法。」

「糖磚就是直接的辦法？」金菊問。

「是的，」朱鳴遠說，「這些糖磚，我是還要經過製煉才運進天堂的。」

「怎樣的製煉？」金菊問道。

「就是混入鴉片的裏面。」朱鳴遠說。

「混入鴉片的裏面？」金菊問着，倒有點明白了。

「是的！」朱鳴遠還是自鳴得意地，「別的東西，可能達不到這個國家，但是天堂，你知道的——」

「在天堂，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吸鴉片，」金菊恍然而悟地，「他們吸鴉片，是已經成了習慣的！」

「不錯，」朱鳴遠說，「而且，他們所需要的鴉片，有一都份還是由我供給的。把毒素混在鴉片裏，就保證華利卡會到口了！」

「但是，」金菊說，「鴉片，他們自己也有出產的呀！」

「他們出產的劣等貨，」朱鳴遠說，「頭等貨卻要靠我供給！」

「唔，」金菊點着頭，「很聰明，很聰明！別種貨運，也許都會停止了，但是，鴉片卻是不能停的，他們需要鴉片，就像需要糧食一樣！」

「上等的貨色，當然差不多一定由華利卡之類的重要人物佔用了，」朱鳴遠說，「其他人當然在經濟能力許可的時候也找一點來享受一下，這卻是他們的不幸了！」

「唔，」金菊點着頭，「要制止更多的人再患上血色病，就得要他們快點停止吸食鴉片了！」

「當然了，」朱鳴遠說，「雖然，新的毒鴉片已經沒有了，但舊的存貨，一定還有很多的！」

丁朗不禁笑了起來：「這眞妙極了，以後，那些人吸起鴉片來，味道一定也打了一個折扣了。而且，我相信，一定還有不少人戒吸鴉片！」

「你們——你們得先替我治療！」朱鳴遠苦着臉，哀求般地說，「得先替我治療！」

「等一等，」金菊說，「我還沒有問完。我還要你告訴我，你有些什麼合作的人。我們知道你在果里有一間製糖廠的！」

「那裏——那裏不過是一間製鴉片的工廠吧了，」朱鳴遠說，「並不眞的出產糖漿。」

「而你就是在那裏把這些有毒素的糖漿混入那些鴉片烟裏面的。」金菊說。

「是的，」朱鳴遠說道，「就是這樣。不過，我已經把這間製糖廠炸掉了！你們都知道的！」

「爲什麼？」金菊問。

「你們在洛特里斯的機場截到了我的飛機，」朱鳴遠說，「糖磚已經到了你們手中，我怕你們會找到那裏來，那座製糖廠反正是不能再用了，所以我就把它炸掉，以便能够保住我的秘密！」

「還有誰和你合作的？」金菊問，「還有誰知道這秘密？」

「沒有了，」朱鳴遠說，「沒有了，知道的人都已經死掉了！祇有林海龍，但就是他，和我這樣接近，他也不知道醫治的方法，我不會讓他知道，我也不會讓任何人知道！」

「我不大相信，」金菊說，「朱鳴遠，我看你還是說眞話好些！」

「我說的就是眞話，」朱鳴遠說，「你不明白嗎，這是不能告訴任何人的。如果告訴了人家，人家不是可以把我殺掉，獨佔這個秘密了嗎？這是可以招來殺身之禍的，我才沒有那麼笨！你得相信我！」

「唔，」丁朗說，「我看他說的全是眞話，他的確也不是一個這麼笨的人！」

「慢着，」金菊說，「你把果里那間工廠炸掉了，你一定是另有一間工廠代替的，這間工廠是在哪裏？」

「沒有，」朱鳴遠說，「沒有了！我是正在打算物色一個新地方的，但是，情形不大對，我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許多我認識的人，都在對我打壞主意了，我懷疑他們打算把我出賣，我的身價愈來愈高，我祇好逃走，逃得一時算一時了！」

「唔，」丁朗說，「看來羅拔圖猜得沒有錯。他要逃走，而且漸漸發覺可逃的地方已不多！」

提起羅拔圖，金菊就不禁黯然把頭低了下去。是的，羅拔圖在這一點上是說中了。那麼，羅拔圖說林海龍祇是恐嚇，而不敢作實際的行動，這一點又沒有說中呢？她忽然改變話題，向朱鳴遠問道：「告訴我，朱鳴遠，那一天假如我們不受林海龍的威脅，不肯把槍丟下來，那你以爲他會怎樣做呢？」

丁朗有點發急地在那邊連連打手勢，叫金菊放棄這個話題，不過金菊卻已經問了出口。

朱鳴遠嘆了一口氣：「算了吧，金小姐，我們還是別再談這個了，反正，這件事是已經過去了！」

「不，」金菊固執地搖着頭，「我一定要問，我一定要知道！」

朱鳴遠聳聳肩：「說句老實話，這個問題我也回答不出來。不過，照我看林海龍的性格，他一向是個偷偷摸摸的人，你知道的，他的作風，一向就是工於心計，不喜歡用硬去碰硬，最喜歡施放冷箭的那種人。照我猜，假如硬碰下去，也許他會軟下來的。」

「你眞的認爲他會這樣？」金菊問。

朱鳴遠嘆着氣，搖着頭：「但是我也不能肯定，因爲一生從沒有遇到過這麼緊要的關頭

，我也不能肯定，在這樣的時候，他這個人又會變成怎樣了。」

金菊還是凝視着他，似乎對他的答案仍然感到不大滿意的。朱鳴遠又說：「這是眞話，金小姐，我不能肯定，這就是爲什麼當初我也反對他那個主意，我就怕他在下不了台的時候，眞會向我的腦袋轟一槍。我不能肯定他會怎樣，也不能肯定你們會不會屈服，我什麼都不能肯定！」

金菊舒了一口氣。既然朱鳴遠也不能肯定，那自然什麼人都不能肯定，是她叫羅拔圖走上了死路了。

「但是，」丁朗恨恨地瞪着朱鳴遠，「你卻不打算守諾言，我們丟下槍，你們就打算把我們全都殺掉了！」

朱鳴遠苦笑：「事情已經過去，也就算了吧！」

「朱鳴遠，」丁朗冷笑着，「我不怕告訴你，你雖然招供了，你也還是難逃一死的，你還是會死於絞架上！」

朱鳴遠又嘆了一口氣：「人反正是要一死的，我既然落在你們的手裏，我是完定的了，也許死了更好，反而好過活受罪！總之不是要讓我死於血色病就行！」頓一頓，忽然又記起一件事：「是的，血色病！你們得答應先替我治療，你們得答應先醫治我！我的身體不好，也許拖下去，會太遲了！」

「不，」金菊搖着頭，露着一個狡猾的微笑，「我們不會替你治療的，朱鳴遠。」

朱鳴遠的臉部肌肉劇烈地扭曲着：「你們……你們不能騙我的！不能這樣！這……這是不人道的！」

「騙你又如何？」丁朗哈哈大笑着，「你不也是一個騙人專家嗎？你也騙得人太多了，這一次，就讓人騙騙你好了！」

「不能這樣——」朱鳴遠慌亂地叫着。

「不過我們騙你的卻不是這樣，」金菊說着，把旁邊一隻針盤上面蓋着的一塊白布掀開，從針盆內取起了一隻裝滿了紅色藥液的針筒：「看，這就是一劑血色病毒！」

朱鳴遠瞪了眼睛，呆呆地看着她。

「這也是剛才我給你看的一針，」金菊微笑着，「當你轉身伏了下來的時候，我就換了另外一針蒸溜水而已！你對我們這麼重要，難道我們會拿你的性命來開玩笑嗎？」

朱鳴遠定定的望着她，臉色由蒼白而漲成了紫紅。他雖然是一個騙人專家，他卻並不習慣受騙的。接着，他忽然吼叫一聲，就一跳跳了下來，向金菊撲過去。他的動作是那麼快，連那二個强壯男護士也來不及把他拉住了。

不過，一直在旁邊沉默着的胡雯，卻是動得很快的。她一跳就跳上前來。

朱鳴遠還沒有碰得着金菊，胡雯就一執執住了他的手腕，把他一拉拉開了，另一隻手就握成拳頭，狠狠地在他的鼻子上一拳。這一拳把朱鳴遠打得一個翻身又翻回了那張手術床上，鼻子上的血流個不停。

胡雯又撲上去，在他的胸膛上再擊了兩拳，把個朱鳴遠打得差點暈了過去。金菊連忙把她拉開，否則，她是還會打下去的。

朱鳴遠在那床上痛苦地呻吟着，一面還在抗議：「你們不能這樣，你們不能騙我！」

胡雯縱聲大笑了起來，一手執起了那根紅色的針筒。

「好呀，」她說，「你認爲不公平，我們可以替你補打一針的！這樣，就不算是騙你了！來，你們把他按倒！」

那四個男護士，也眞的把他按了下來。

這可把朱鳴遠嚇得魂飛魄散般，連忙叫道：「不要，不要！算了，算了！」

胡雯哈哈大笑着把針筒放回下來。這一下，弄得丁朗和金菊也不禁笑了起來了。

「謝謝你把血色病的秘密告訴了我們，」金菊說，「這是一件好事！像你這樣一個從來沒有做過好事的人，偶然做一次好事，那不是很好嗎？」

胡雯還是旁邊哈哈笑着，但是忽然，她的笑聲止住了，皺起了眉頭，捧着自己的頭。她感到天旋地轉着，雖然極力忍耐着，也是不行。她的腿子一軟，就向前仆倒。金菊眼明手快，連忙把她扶住。

「你怎麼了？」金菊關心地問。

但是胡雯沒有回答。她已經失去了知覺。

「快！快去叫醫生來！」丁朗連忙吩咐那幾個男護士。

這一次，卻輪到朱鳴遠哈哈大笑了。他說：「醫生也不能救她的！這是中期症狀，你們也不是沒有見過的，難道你們也認不出來？」

金菊把胡雯放下，交了給丁朗，跳上前去，執住了朱鳴遠前襟的衣服，把他猛搖着，搖得他的頭也快要掉下來似的。

「中期症狀，怎會那麼快的？」金菊叫道，「別人並沒有那麼快！我們見過的，別人並沒有那麼快！」

「她吃了那糖漿，」朱鳴遠吶吶着說，「你忘記了嗎？她吃了那糖漿！那糖漿裏的毒素是很濃縮的，比別人從鴉片裏面吸到的還要濃得多！即使是吃了一點點，也已經很嚴重了！她是發作得特別快的，而且，也會更快進入最後期！」

「那麼該怎麼辦？」金菊的臉部肌肉劇烈地扭曲着，「你得告訴我，應該怎麼辦？」

「快點注射那些碧綠草的提煉製劑！」朱鳴遠說，「祇有這一個辦法！得快！一進入了後期，那就注射也已經太遲了！因爲那時，就連骨髓裏也已經受了影響，本身的新陳代謝力已經失去了！」

金菊又把他猛撞了幾下，厲聲叫道：「我警告你，朱鳴遠，假如胡雯有什麼不測，我不會放過你的！我會給你注射一針，我還會餵你吃一大塊糖漿！我一定會這樣做的！我會看着你化成血水！」

「如……如果你們及早提煉出碧綠草的製劑，」朱鳴遠吶吶着，「她——她是會有救的！我……我看她在一個星期之內還不會惡化！這是眞話！」

金菊和丁朗都感到頭皮一陣發癢。一個星期，這雖然不是一段短時間，但也不是一段長時間，在他們找尋朱鳴遠的過程之中，這就不算是一段長時間。假如他們找尋朱鳴遠沒有那麼順利呢？假如他們在一個星期之後才找到朱鳴遠，那會怎樣？那時，就是找到了，胡雯也還是沒有救了的！

「要多久才能提煉到？」金菊又搖着朱鳴遠。

「這……這應該不難的，」朱鳴遠吶吶着，「你們有的是人力財力物力，碧綠草又不是什麼難得的東西。我看，三天之內，就應該可以得到可用的製劑了！」

「好，」金菊道，「現在，我派給你一件新任務吧！我要你幫助提煉工作！」

「我……我幹，我幹！」朱鳴遠說，「你不要拉着我！」金菊把他的領帶拉得太緊了，使他連氣也喘不過來。

金菊放了他，朱鳴遠連忙把領帶解鬆了。以後，朱鳴遠果然去參加提煉碧綠草的工作，而工作也進行得很順利。

胡雯及時接受到了注射，果然健康有了轉機。後來她也康復過來了。天堂裏，許多血色病者得到了注射，也回復了健康。（全文完）

遊俠傳奇故事

文·羽令
圖·朱盧

獵人（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向以爲掌握着主動權的武青雷，遭到了很大的打擊，馮二嫂和錢瑞芝都爲樊小玉派人刼擄了，不特如此，樊小玉還且當面要脅他，限令他即日離開新城返回白溝鎭去，武青雷沒在口頭上答允或拒絕，只說會在行動上表明他的動向。白雲天在聚賢樓遇刺，幸他武功高强，倖逃一刼，但也沒有抓到兇手。今天是龔鳳鳴壽誕，前往賀壽的人，絡繹於途，徐鵬舉奉到老爺子的命令，要在白雲天前往賀壽前將他刺殺，徐鵬舉小心地來到白雲天住處，隔着竹簾，看到房中坐着一人，他已算計好時間和如何出手——

狼窩伏狼羣　虎穴覓虎跡

徐鵬舉必須用衝刺的步伐；最快速的衝刺步伐，從跨出第一步，到出刀爲止，是連貫性的動作。而且他還要節制自己的動作；萬一房中的人不是白雲天，他必須在瞬間中止。當然，如何解釋他的突然出現他早就安排妥當了。

現在，他開始準備，首先是吸一口氣，然後是提起右脚，但是他並沒有按照預定步驟衝出去。那口氣緩緩吐出，提起的脚也放下來。

爲什麼呢？

只因爲在這一瞬間突然有許多問題上了他的腦際。

武青雷對他說的話，以及白雲天方才在聚賢棧差點被刺的事。

武青雷的話好像是個陷阱，也好像是在挑撥煽動，但是也有幾分道理。老爺子不會在乎那筆他答應過的賞金，但他不能忍受，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人掌握了他的秘密，揑着他的把柄。

如果是我，我該怎麼辦？徐鵬舉自問。然後他又毫不猶豫地想到答案——不能讓那個人活着。

不過，徐鵬舉認爲這個答案很正確，因爲他不敢相信還有能够置他死地的高手。

然而，白雲天方才在聚賢棧差點遇刺的事情就難免令人生疑了。老爺子已經將這樁差使交給我了，徐鵬舉想想他爲什麼還要再派別人下手？

爲什麼？爲什麼？……

他突然打了一個冷噤，因爲他想到了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讓他留在新城，甚至向他下達刺殺白雲天的命令，只是一個幌子，用來吸引白雲天的注意力，實際上刺殺白雲天的是另有其人。

在老爺子方面，這是一個最高明的戰略；在徐鵬舉來說，可就危險了；一個用來作過幌子的人是注定要犧牲的。

誰會讓一個暴露身份的人活着誰就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

老爺子絕不是傻瓜。他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徐鵬舉暗暗冷笑：一個運用殺手而不了解殺手性格的人眞是太愚昧了。他回身向外走，他想盡速離開。

「怎麼！又改變主意啦！」有人在他背後說話。

竹簾已經挑起，坐在椅子上的人清晰地出現在徐鵬舉的眼前，不是白雲天而是武青雷。

武青雷冷冷地望着他，沒有再多說一句話，徐鵬舉却沒有緘默，但他只說了簡短的兩個字：「佩服！」

「那一方面？」

「料事如神。」

武青雷說：「那麼，你就該信任我所說的每一句話。」

「也許。」

「爲何不肯定？」

「因爲你的話還有保留。」

「你還想知道什麼？」

「我很想知道你所說的那個人是誰，就是那個潛伏在暗中隨時要暗算我性命的人。」

「樊——期——海——」武青雷很清晰，很用力地說。「你想必聽說過。」

「樊期海？」

「是華北有名的武師。」

「武師與專門的殺人者是兩碼事。」

「實際上他是一個最厲害的殺手。」

「何以見得？」

「徐兄可曾聽說過趙莊的滅門血案？」

「聽說過。」

「大家都說那是吳一霸作的案。」

「事實上也是吳一霸幹的。」

「但是還有別人參加。」

「可以想得到，吳一霸必有幫手。」

「最重要的幫手是樊期海，當吳一霸洗刦時，他作下了滅門血案。不過，當時吳一霸並不知道。」

「你爲何如此清楚？」

「我看過血案現場，追踪過樊期海，然後又用美人計對付吳一霸，吳一霸在女人面前的話特別多。」

「就是那個錢瑞芝？」

「是的。」

「你利用她？」

「她是趙家未過門的媳婦。」

「武青雷！你實在很了不起，但是你永遠無法找到那位在幕後主使的老爺子。」

「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哦？他是誰？」

武青雷說：「我不用說，你也不用問。徐鵬舉！我並不想救你這種人，但是爲了要你活着作證，我又必須救你。」

徐鵬舉突然又有了警覺，他搖搖頭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徐鵬舉！請你聽清楚我說的每一句話，到目前爲止，我們只知道你可能殺了吳一霸，即使肯定，你也沒有大罪，因爲吳一霸那種人該死，我可以保證你平安無事地離開新城，但是你要爲我作一件事。」

「你能够保證？」徐鵬舉以懷疑的眼光看着他。

「看着我，我現在坐在白大爺經常坐的椅子上，我在代他說話，白大爺是本地的鄉團總練，對你的事，他比縣長更能作主。」

「你要我作什麼？」

「將樊期海引出來。」

「你確定他在這裏？」

「除了他之外，誰還能置你於死地？」

徐鵬舉沒有說話，他似在考慮，許久他才開口：「我相信你的保證，可是你該衡量一下你的力量，是否足够扳倒那位老爺子。」

「有足够的力量扳倒他。」

「聽你的口氣，好像有很大的後台。」

「當然。」

「是誰？」

「正義。」武青雷用力說出這兩個字。

徐鵬舉吁了一口氣。

武青雷再補充一句說：「正義是無法對抗的。」

「如何引樊期海出現，你想好了嗎？」

「想好了。」

「那麼現在告訴我。」

「你接受了。」

「接受。我不想對抗正義。」

「那麼你立刻回到聚賢棧去。」

「我會依照你的話去做，不過，我也有一個請求。」

「說吧。」

「我想見樊期海。」

「你立刻就可以見到。」

「也許我剛才還說得不够明確，我是想見識見識。」

「嗯！往下說。」

「除非我死了，請你不要插手。」

「你想以生命換取榮譽。」

「我想同時擁有生命與榮譽。」

「你可以試試。」

「不是試試，而是爭取。」

武青雷站起來走過去，用力地握住了徐鵬舉的手。

× × ×

徐鵬舉回到聚賢棧的時候，太陽剛好墜下西山。棧房門口的三盞燈籠已經亮了，廚房的爐火也旺了，座上有了客人。跟往常一樣，這個時候是聚賢棧最熱鬧的一刻，誰也不知道這兒在下午曾發生過接二連三驚心動魄的事件，當然誰也料不到還有駭人的事件將要在眼前發生。徐鵬舉在踏進棧房門口的那一瞬間，他的脚步是穩健的，而他的心却是落寞的。這幾天，當他跨進店門時，老掌櫃的都是立刻迎上來跟他寒暄幾句，問長道短的，現在却沒人上來答理他。因此一股憂傷，落寞而又揉合着懊惱的情緒立刻襲上了他的心頭。

一個有智識的罪犯給予社會秩序的破壞，以及給予人類的傷害，遠比一個平庸的罪犯來得大，但是他們却遠比一個平庸的罪犯容易悔悟，徐鵬舉正是如此，雖然他是在情勢所迫下悔悟，總比終身不悟要好得多。

大牛在百忙中總算看到了他，連忙跑過來：「對不起！徐先生！太忙，沒瞧見您。來！我給您找副座兒……」

「不忙，我還不餓……大牛！可有人來找我？」

「沒有啊！」大牛搖幌着腦袋。

「剛剛有沒有新客人投店？」

「有一個……」

徐鵬舉一把將那牛犢小子拉到樓梯口，疾聲問道：「是怎麼樣一個人？」

「他約莫四十冒頭，身胚兒很壯，一臉絡腮鬍子，說話粗聲粗氣的……」

「可是外鄉人？」

「嗯！是外鄉人。」

「掛號了沒有？」

「剛好櫃上沒有寫字的人，他又不識字。他說：不忙，我先歇會兒，待會兒下樓來用飯時再上號簿也不遲。」

「他帶了行李麼？」

「沒帶……」

「他住幾號房？」

「五號房……」

徐鵬舉拍拍大牛的肩頭，然後上樓了。

徐鵬舉曾問過自己，如果我是樊期海，我的第一步該怎麼辦呢？答案是肯定的：先住進聚賢棧，與自己要找的對象先接近，第二步是觀察對象的左右有沒有策應的人，第三步才是

下手。那麼，樊期海也會這樣作，現在他幾乎已經肯定住在五號房的新客人就是要俟機狙擊他的人。

徐鵬舉爲什麼要深信老爺子會派樊期海來狙殺他呢?並非他絕對相信武青雷的判斷，而是他看出了頗不尋常的幾個疑點，最重要的一點是，老爺子命令他在日落前放倒白雲天。不用說這道命令本身就有許多說不通的地方，就拿事實情況來說，現在已經日落西山片刻了。在以往，質問早就隨之而來，但是，現在却沒有動靜，還有令人生疑的地方：殺白彪、殺沈炳坤，以及下午在此地圖謀行刺白雲天，都另有其人。自己放在這兒根本就沒有用。唯一的原因就是要將自己「釘」在這兒好讓劊子手趕來行刑。

想到這裏，徐鵬舉不禁發出無聲的冷笑，緩緩登上了樓梯，他的步子很小，很輕，他的眼睛却瞪得很大，很亮。

在經過五號房的時候，他停了下來，幾乎有一股破門而入的衝動，但他沒有那樣作。他緩緩經過五號房，現在，他倒着身子走，因爲五號房內的潛伏者很可能會突然衝出在他背後下手。他來到自己的房門前，先反手摸摸門上鎖，原封不動，然後，他輕輕地掏出鑰匙開鎖，推門，進房，五號房始終沒有動靜。

他關上門，然後取火點燈，當油燈的火苗照亮整個屋子時，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因爲房裏坐着一個人。

那人的長相和大牛的描述完全一樣，毫無疑問就是他想像中的樊期海。

房門反鎖，他是怎樣進來的呢?

「窗戶。」不速之客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自己先說出了答案。

「高明！」徐鵬舉輕輕地說，然後面對他的敵人坐了下來。不過，他的迷惑並沒有解除，他不明白敵手因何放棄了這個絕佳的機會。

「像我們這種人，一定都有點絕招，不然我們就無法活下去，同樣地，我們也會有失誤，不然我們就永遠活着，如此一來，別人可就慘啦！」

「你的話，是經驗老到之談，不過，我不明白你這種經驗豐富的人，怎會放過一個絕佳的機會。」

樊期海說：「你是說剛才你背着我進來的時候?」

「不錯。」

「那麼，你已知道我是爲什麼而來了?」

「當然。」

「你很聰明，那麼，你爲什麼想不到我爲什麼要放過那個絕佳的機會呢?」

「我想，你可能是一個逞英雄，好面子的人，你不願意在背後殺人。我已經很高明，你想表現得比我更高明。」

「錯了。」

「哦?那麼，你一定認爲這樣的勝利將毫無刺激可言，你很自大，如此得手，滿足不了你的自大狂。」

「更錯。」

「我不想再猜了。」

「在你回來之前，樓上顯得出奇地靜。靜能使人多思多想，我突然想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哦?什麼有趣的事呢?」

「我們兩個人都自以爲高明，其實我們都不高明。」

徐鵬舉說：「的確很有趣，我想了解得更明白一點。」

「你曾想到會有個人等待機會殺你嗎?」

「想到了。」

「至少，你在春風得意，不可一世，玩弄別人性命於股掌上的時候，你不曾想到這個問題。」

「我承認。」

「現在，你該明白你現在爲什麼還能活着跟我說話，而不是一具躺在地上的死屍，因爲我想得比你稍早一點，我今天殺你，將來誰來殺我?……」

「殺人者，人恆殺者。」

「那是因果報應之說，我們都自以爲高明，其實我們都不高明，高明的人不會將自己的性命交到別人的手裏。」

「你是說老爺子?」

「你太看得起他，我說的是老爺子的錢，我們和那些被殺者毫無恩怨，只是爲了金錢而殺死他們，但是我們所得到的並不多，甚至應該得到的都得不到，反而還要被殺！」

「你是說我?」

「是的，當你作完了你應作的一切，該去領取報酬時，懸賞者却敎另一人將你殺死。」

徐鵬舉說：「我不明白老爺子爲什麼要這樣作?我們對他忠心耿耿，我們爲他作了許多事情，那點錢對他只是九牛一毛，他爲什麼如此小氣?」

「因爲他對人性看得比你我更透澈。」

「哦?我不太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很簡單，人性是貪婪的，而金錢却是有限的，我們將錢用完之後，還會再問他要，因爲他有把柄在我們手裏，他現在要殺你，並非吝嗇那點錢，而是爲了求得一勞永逸。」

「不！我絕不會那麼作。」

「你現在不會這麼想，當你山窮水盡，走投無路時，你就會這麼想，這就是人性，人性是善於適應環境的。」

徐鵬舉吁了一口氣，道：「你好像比我懂得多。」

「當然，因爲我比你多活了許多年，也比你多經歷了許多事。如果我們易地相處，在我剛才進門的時候，你絕不會放過那個絕佳的機會。」

「是的。」

「你明白嗎?這些年來，我們不是在爲老爺子殺人，而是在爲他賺錢，每一次殺人並非爲了恩怨，而是買賣。」

徐鵬舉說：「我明白，但是我們已經拿了應該拿的一份。」

「那是極少極少而又非常可憐的一份。」

「那是我們自願的」

「但是我們並不願意在最後關頭送命呀！老爺子曾經許諾你多少錢?」

「大洋一萬。」

「恐怕你在作夢的時候都在安排這一萬大洋的用途吧?買一所莊園，買幾畝田，放下刀，過幾天平靜的生活，老了，在青燈古佛前誦經贖過，可是，他連這種機會都不給你的。」

徐鵬舉發誓，發狠，要見識見識樊期海，現在他見識到了，見識的不是對方卓越的刀法，也不是兇殘勇猛的搏鬥之技，而是對世態人性精闢的看法和體驗，在這一瞬間，他像是多活了十歲。

「你在衡量我的話?」

「不，我在回味你的話，那要經過多少辛酸苦辣，才能體驗到啊！」

「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你說。」

「當然是聯手共同對付老爺子。我們的條件很簡單，拿我們應該拿的錢，然後活着去享用這些錢。」

「說來慚愧，老爺子是誰，他在那兒，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麼……?」

「有一個人知道！」

「誰?」

「我的女兒。」

「樊小玉?」

「是的，說出來我也不怕你笑，她和老爺子有特殊的關係，說得更明白一點，她跟老爺子睡過，幹那種事兒不能蒙起臉來，不然她說不定都不知道背後操縱我們的人是誰。小玉根本就管不了他，她也不服我管，她是我老婆帶來的油瓶。」

「說到這裏，我可要提醒你，女人的性情是難以捉摸的。小玉既然與老爺子有特殊關係，那麼她對老爺子一定比起對待你這個掛名老子更忠心，你可不能大意。」

「說句老實話，我早就沒拿她當女兒看，自從她娘下世之後，我們之間的關係只是在口頭的稱呼上維繫着，我會留意的。」

「如此說來，你已經有了主意?」

「早就有了。只要咱倆一聯手，誰也不用想與咱們爲難。」

「我再問你一個人，白溝鎭的武青雷你聽說了嗎?」

「哼！這小子以獵人自居，把咱們全當了野獸。」

「他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獵人！」

「你怕他?」

「不！我是服他。」

「哦?聽你的口氣，好像……?」

徐鵬舉只是覺得應該把自己和武青雷之間有默契的事告訴對方，以免將來引起不必要的誤會，但他現在突然改變了主意。因爲他突然從對方的目光中發現了一股兇焰。對方放過他，與他聯手，並非由於猩猩相惜，而是因爲利害相共，情勢所逼。

他依舊是一個敵人，徐鵬舉這樣想：而且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敵人，現在不是，將來絕不可避免。

「你可能誤會了我的意思，」徐鵬舉鎭定地說：「一個令我服氣的敵人，他必定有過人之處。我是提醒你，對武青雷絕不可輕估。」

樊期海說：「哼！他有兩條命根子在我們手裏。」

「你是說錢姑娘和那一盞香的老闆娘?」

「你也知道?」

「我知道她們是在小玉手裏。」

「待一會兒她們就會落在我們的手裏。」

「你的意思是……?」

「不用說你也會明白。」

「你最好還是說說，時間緊迫，情況緊急，我們不容許再犯任何錯誤。」

「現在我們去找小玉。」

「你知道她在那兒嗎?」

「當然知道。」

「關於行動的步驟呢?我又要提醒你了，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小玉說出老爺子是誰?如今在什麼地方?」

「關於這一方面，我早就想好了，現在讓我告訴你……」他附上徐鵬舉的耳朵，說出了他的錦囊妙計。

× × ×

有規則的敲門聲又響起來了，小玉將洋油燈捻大了一些，示意一個大漢去開門，另外兩個則採取了戒備的姿勢。

門打開，人閃了進來，小玉若不是及時伸手掩住嘴巴，她一定會失聲地大叫，因爲來人是絕對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徐鵬舉。

「小玉姑娘！想不到吧?」徐鵬舉用脚後跟踢上房門，就站在門邊。

屋內的三個大漢望着小玉，顯然在等待她的示意。而她甚至連看他們一眼的勇氣都沒有，似乎唯恐他們誤會了她的眼色而作出愚蠢的事，她太了解，三個再加三個也不是徐鵬舉的對手。她深深吸一口氣，調勻呼吸，緩慢地問：「我們不是說好了明兒一大早在老地方見面的麼?」

「有一樁急事，我不能不來。」

「哦?什麼事?」

「有一個人的性命在旦夕，只有妳才能夠救他。」

「誰?」

「令尊。」

小玉的目光閃動了一下，但是她的語氣還是那樣鎭定：「你沒有弄錯吧?」

「當然不會弄錯，華北有名的武師樊期海，那不是妳的父親麼?」

「我不認識這個人。」小玉的神色很冷。

「小玉姑娘！妳太絕情了吧！」

「我的確不認識這個人。」

「如果他知道他的女兒如此待他，他一定會非常傷心，一定是死不瞑目。」

「徐鵬舉！你說說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嘛?」

「他要殺我，被我制住了。我當然要殺他，他說這是誤會，並說明他是妳的父親，要我來問妳。」

「怎麼樣?」小玉模稜兩可地問。

「首先我要知道他是否眞是妳的父親。」

「你看我的長相像他嗎?」

徐鵬舉仔細地看了看，然後搖搖頭：「不像。」

「那麼，他說的就是假話。」

「但是他又補充了一點，他說妳是他的繼女，不是他親生的，而且還說，妳絕不會關心他的死活。」

小玉顯得非常憤怒，她吼了起來：「徐鵬舉：去殺了他！去將他剁成肉醬，這都不關我的事，我不認識這個人，隨便你如何去處置那個無賴。」

「小玉！如果我將妳這番話告訴他之後，他會怎樣?他除了感到傷心之外，恐怕還會將妳恨之入骨。」

樊小玉說：「他跟我漠不相關，恨就由他恨，我不在乎。」

「唉！」徐鵬舉嘆了一口氣。「雖是繼女，也有養育之情，妳因何作得如此絕呢?難道這都是那位老爺子傳授你的作人之道嗎?」

「徐鵬舉！」小玉的神情很鎭定，不管她內心如何，至少在她表面上看不出來。「你少說這些廢話，更不要節外生枝，還有一筆錢需要經我的手轉給你，沒有那筆錢，你就像沒有脚的螃蟹。」

徐鵬舉說：「沒有脚的螃蟹，還能認得出那是一隻螃蟹，沒有身體的螃蟹誰還認得出那是一隻螃蟹?」

「我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徐鵬舉說：「如果妳眞不明白，我就說得更明白一些：我有命在，沒有那筆錢，我只不過是個窮人，如果我沒有性命，有了那筆錢又有什麼用?」

「我更不明白你說些什麼了。」

「小玉！我這一行當中有不少高手，也有不少心狠手辣的人，但是挑最厲害的出來跟妳相比，都相差得很遠。」

「徐鵬舉！你到底說些什麼呀?」

「樊期海去殺我，是奉了老爺子的命令?還是妳的主意?」

「我剛才就說過了，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他是個無賴，他是個騙子……」

「小玉！我一直以爲妳很聰明，現在才發

現妳並不聰明。如果妳不說這些話，妳只有我這樣一個敵人，如今又多了一個。」

「誰？」

「樊期海。」

「他？他怎麼樣？」

「他雖不是妳親生的父親，總是一手將妳養大的，他還是將妳看成他的女兒一樣，如今妳的話太傷他的心，他再也不會將妳看成他的女兒了。」

「你去告訴他好了。」

「用不着。」

小玉突然打了一個寒噤，她的確非常聰明，在這一瞬間她突然發現了徐鵬舉的詭計，可惜的是，她發現得太遲了一點。

是太遲了，她本能地望向門口，木門在緩緩打開，樊期海步履沉重而緩慢地跨了進來。

徐鵬舉回頭看了一眼，樊期海目光中那股子兇焰更加熾烈了；他一定非常憤恨，但他却表現得非常沉穩，這才是一個厲害的敵人。徐鵬舉這一生之中，最怕的就是在憤怒中還能保持冷靜的敵人。

小玉在緩緩地後退，樊期海的出現毫無疑問地爲她帶來了壓力。終於，她的背部抵上了板壁，她開始挺直了脊樑，當一個人再無退路的時候，除了前撲之外再也沒有別的選擇。

她的目光開始去掃視她的三個手下，顯然地，她還想作最後的嘗試——以圖挽回頹勢。

「小玉！」樊期海的語氣很冷，聲音很輕：「我早就看出妳承繼了妳母親的血統，冷酷而無情，今天我終於證實了。」

「你！你是誰？」小玉厲聲喝問。

「小玉！不用再來這一套了，妳想用這種方法將徐鵬舉拉過去嗎？那妳是夢想啦！我們兩個已經談好了，而且已決定聯手，我們絕不能忍受老爺子無情的擺佈。小玉！妳聽我說，父女之情不談，就算咱們是同道吧！只要妳站過來，我們就算妳一份。」

「哦？算我一份？」

「是的。不管所得多少，三一三十一。」

「你們所能得到的只有一個字，」小玉深深吸了一口氣，用力地說：「死！」

樊期海說：「小玉！眞的，我一手將妳帶大，也不願再親手傷害妳，說出來吧！幕後那位老爺子是誰？」

「不知道！」小玉非常橫蠻。

「小玉！」徐鵬舉挿嘴說：「妳太過份了，妳以爲我們不敢冒犯妳嗎？不錯，妳是老爺子的心腹，親信，我們一直都聽妳的擺佈，當我們連老爺子都不放在眼裏的時候，那妳又算得了什麼？」

小玉有恃無恐地說：「我料想你們也不敢動我一根頭髮。老爺子的報復是最殘酷的，你們逃不掉。」

「老樊！」徐鵬舉說：「我看，說破了嘴唇也未必有用，咱們還是動手吧！」

就在這一瞬間，小玉突然作了一個手勢。那三個壯漢立刻展開了閃電般的攻擊。兩個對付樊期海，一個撲向徐鵬舉。

這次攻擊的速度簡直比閃電還要快，而且事前毫無跡象，但是結束也像閃電在空中消失一樣。小玉幾乎沒有看清楚任何一段過程，那三個壯漢都已經躺下了。每個人的左胸，都有一個血洞，鮮血正在那血洞汩汩地流出。但是，樊期海和徐鵬舉的手裏都沒有刀。

樊期海的臉上流露了陰冷的笑容。

徐鵬舉却暗暗皺起了眉頭。

他們都是勝利者，但是，他們的表情並不相同：原因是，樊期海殲敵一雙，徐鵬舉只擺倒了一個人。

整個屋子裏靜得連一點聲響都沒有。

在這段過程中，被囚在內房中的馮二嫂和錢瑞芝正在設法解開她們手上的繩索，錢瑞芝站着，馮二嫂在她的背後跪着，用她的牙齒咬着錢瑞芝手腕處的繩索結頭，其實，她們這些動作是沒有響聲的，但是受了外間突然靜寂的感染，她們的行動也都停了下來。

「小玉！」只聽樊期海在說：「我不逼妳跟我們一起去對付老爺子，但是妳必須說出老爺子是誰。不然，就是我狠不下心殺妳，老徐也不會放過妳。」

「我不知道。」小玉的態度依然很強硬。

「妳不知道？」樊期海的聲音已經不够穩定。「小玉！在妳面前我實在說不出粗話來，我不妨說得文雅一點，妳跟老爺子有特殊關係，妳怎會不知道他是誰？」

「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會說。」

「小玉姑娘！」徐鵬舉挿嘴了：「妳這樣作，不是自討苦吃嗎？」

「沒關係，」小玉的態度很強硬了。「你們可以打我，可以殺我，但是我絕不會說。你們永遠都不知道他是誰。你們這一輩子都要過着東躲西藏的日子，以防範老爺子的報復。」

「老徐！我們該怎麼辦？」

「由你決定。」

「揍她，看看她的骨頭有多硬。」

「哼！你從小就是揍我，你能改得了我的性情嗎？我不說就是不說。」

「好！」樊期海的火氣終於爆發了。「我倒要看看妳的骨頭有多硬！」

「小玉姑娘！」徐鵬舉又開了口：「妳難道還不明白咱倆的個性，妳不說，只怕妳渾身的骨頭都會散掉。」

「我不在乎，反正將來有人爲我報仇。」

沒有聲音了，馮二嫂和錢瑞芝在猜想，這時候的樊期海一定捲起了衣袖一步一步地向小玉逼進。輕緩的步履聲傳進她們的耳裏，這證明她們的猜想非常正確。

突然，響起第三個聲音：「二位何必費事？我知道那位老爺子是誰。」

突聽樊期海沉聲問：「你是幹什麼的？」

「獵人。」

呀！是武青雷。馮二嫂和錢瑞芝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她們想高聲大叫，但是都忍住沒有叫，這兩個女人都非常細心，她們猜想武青雷可能只有一個人，而現場至少有兩個對手，她們一叫，武青雷一定會分心，那麼，就會給予對手可乘之機。

樊期海在一瞬間的緊張之後，立刻恢復了冷靜，他的目光盯在武青雷的臉上；只有一個人，單槍匹馬會如此鎭定嗎？他再看徐鵬舉的表情很難看出個所以然來，樊期海恍然若有所悟，但他又不肯相信；至少他的性格是如此——一個殺手是永不會投降的。

「獵人？」樊期海輕緩地重複這兩個字。

「是的。」武青雷在門框上一動也不動。「我是一個獵人；一個專門獵虎的獵人。除了老虎之外我對任何野獸都沒有興趣，而你們只是兩條狼。」

樊期海沒有再接口，他轉頭去望徐鵬舉，而徐鵬舉却目不轉睛地望武青雷。

武青雷又接着說：「樊期海！你是華北武術界名重一時的武師，想不到會跳進萬封不復的深淵……這些都不談，我們該談一點切合實際的話。」

「我在聽。」樊期海實在够冷靜。

「你來到新城，住進聚賢棧，潛入徐鵬舉的房間，我都知道。幸好你剛才並沒有狙殺徐鵬舉的企圖，不然，你現在不會活着在這兒跟我說話。」

「哼！」樊期海以惡毒的目光投向徐鵬舉。「原來你已經變成了獵犬。」

徐鵬舉很冷靜地說：「老樊！聽他說完。」

「對！聽我說完。」武青雷接着說下去：「我對你們剛才在聚賢棧的談話非常有興趣，老實說，樊武師！你那些話眞是經過了多少的辛酸苦辣，苦難磨練才能體驗得出。你還不老，人生的路才走了一半，雖然前半段都是錯路，你還來得及回頭。」

「少跟我說這一套！」

「好！那麼咱們談點眼前的事。我剛才就說過了，我知道那位老爺子是誰。但是，我要和你交換一個問題，只有一個問題，多一個字都不問。」

「然後呢？」樊期海似乎有些動心了。

武青雷說：「然後你們走你們的，我走我的，各不相涉。」

「算數？」

「絕對算數。我只是一個獵人，而且只對老虎有興趣，而你們還不够資格作老虎。」

「好！你問吧！」

「別上他的當！」小玉終於開口了。「咱們關起門來總是一家人，老爺子是講道理的，有事好商量。他是白溝鎭的武青雷，是專門跟咱們作對的，他不敢把你們怎麼樣，因爲他有兩條命跟根子在我們手裏。」

樊期海看看武青雷，又看看小玉，再看看徐鵬舉，似是一時下不了決心。

武青雷始終表現得非常鎭定，他靠在門框上連動都沒有動一下，他說話的口氣也是同樣平靜：「小玉！妳所說的命根子可是錢姑娘和馮二嫂？」

「你心頭明白！」小玉的口氣很硬。

「小玉！妳太看輕我了，妳以爲白溝鎭的武爺那麼容易被妳抓住小辮子嗎？不信妳去看，那兩條命根子是否還捏在妳手裏。」

被困在裏屋的馮二嫂和錢瑞芝聽到這話，不禁互相打了一個眼色，她們心裏的想法自然是相同：武青雷！你可眞會唬人呀！

小玉的眼光轉動了一下，房門上的大銅鎖鎖得好好的，窗子已經用木條封好，那兩個雌貨縱使想飛也休想飛出去。

武青雷站立的姿勢仍然沒有動，但他的臉上浮現了一絲笑意，那笑，淡得幾乎令人難以覺察，同時，他的右手輕輕抬了起來；手中既沒有刀，也沒有槍，好像變把戲的江湖藝人在施展魔法般伸出食指向某一個方向點了一下。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他的這個動作是在指示什麼，但是任何人也無法防範，這一切都來得太快，只不過眨眼間，這小小的木屋內又多了七個人；其中一個是曹祿，另外六個都是驃悍精壯的漢子。

六個精壯漢子衝進來時像一連串射來的箭矢，一旦站定之後，又像鐵環似的扣成了一條鐵鍊，任何人都看得出，任何力量都難以衝斷這根鐵鍊。曹祿則以他過人的腕力扭開了門鎖，打開了門，這時，被囚禁在裏面的兩個女人才發出了驚喜的尖叫。

武青雷又向曹祿打了一個眼色，曹祿進了囚房，躭擱了一些時間，因爲他要去掉兩個女人的繩索。然後他拉着兩個女人的手，飛快地離開。當武青雷看到兩個女人只穿着小小的內衣時，不禁皺了一下眉頭。

小玉紋風不動，並非她冷靜，鎭定，而是她看出了趨勢，她根本就無法挽回頹勢；她曾寄望於眼前這兩個名重一時的殺手，但她知道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事。

現場的氣氛很凝重，無人移動，無人出聲，好久，好久，才聽到樊期海吁了一口長氣。

「武青雷！」樊期海輕輕地說：「果然名不虛傳，你的確有許多過人之處，到目前爲止，你已贏了一半。」

「不！」武青雷搖搖頭。「我覺得，我還是處在挨打的地位，而且，獵虎的事兒連一點頭緒都沒有。因爲虎在何處，我都不知道。」

樊期海向小玉瞟了一眼。

小玉很靈，立刻說話：「別打主意，我不會告訴你們老虎在什麼地方。」

「小玉姑娘！妳放心，我不會逼問妳，因爲獵人應該有良好的眼光，敏銳的聽覺和嗅覺，以及精密的分析判斷，一個傑出的獵人自己會找獵物……現在，我要先和狼談一談。」

「我！」樊期海指着自己的鼻尖問。

「你。」

「那麼另一頭狼想必已經跟你談好了。」

徐鵬舉倒也瀟洒，他竟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地搬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武青雷！」樊期海也依樣學樣地搬了一張椅子坐下。「我很想知道，跟你談，跟你站在一邊，我們會得到什麼好處？」

「很多。」

「這話太籠統。」

「要我說得更明白一點也可以，但我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你身上揹了多少條命案。」

「這很重要嗎？」

「很重要。」

「要從什麼時候算起呢？」

「從現在說起。」

「現在！」樊期海向地上的屍首一指。「其中有兩個就是我料理的。」

「他們都該死！」

「你是意思是說，如果被我殺死的人本身就該死，那麼我就無罪，是嗎？」

「不錯。」

「如果其中有不該死的人呢？」

武青雷說：「你就有罪。不過，罪可以減，也可以免。」

樊期海說：「老實說，我樊期海不在乎誰來減免我的罪，我只在乎有沒有肉給我吃，狼走天下吃肉，你應該聽說過這句俗話。」

「如果我們順利地獵到那頭老虎，你應該得到一些虎肉。」

「這樣我就有興趣了。」

「那麼我們繼續清理……在聚賢棧謀刺白大爺不成，却殺傷了老掌櫃的，是你嗎？」

「我不會那樣差勁。」

「那麼，在柳樹街殺沈炳坤的是你嗎？」

「不是。」樊期海直截了當地說：「你不用多問，新城縣我只有一條命案——白雲天的侄兒白彪。」

「白彪？」

「是的。」

「你是奉到誰的命令去下手的？」

「小玉。」

「小玉！」武青雷的語氣很緩慢，但是每一個字都充滿了威力。「妳應該知道，妳的生命控制在我的手裏。」

「我明白。」

「妳明白就好。方才，妳已經表示過絕不說出老爺子是誰，好！我不逼問。但是，別的問題妳要回答，而且要據實回答。」

「那些問題？」

「與命案有關的問題，其中有許多疑點必須加以澄清。」

「好！我答應你。」

武青雷問道：「殺白彪是妳指示樊期海下手的？」

「不錯。」

「妳是如何下達指示的？」

「他藏在魚塘邊的草寮裏，我用燈光跟他連絡，他立刻趕到陶婆子家的門口，我送白彪

出來，向他打個手勢就行了。」

武青雷輕輕吁了一口氣，這和自己的判斷完全脗合，那麼，對其它部份的判斷也應該深具信心了。

「小玉！」武青雷又問：「殺白彪是老爺子向你下達的命令呢？還是妳自作主張的？」

「是我自己作主的，事實上因爲情況太緊急，根本來不及和老爺子連絡。」

「妳所說的情況太緊急是什麼意思？」

「因爲白彪問到我跟徐鵬舉在聚賢棧見面的事。」

「那麼，你和陶婆子又是什麼關係？」

「毫無關係，是我找上門去的。」

「沈炳坤是誰殺的？」

「就是上陶婆子那兒去嫖小草驢的那個小伙子嗎？」

「是的。」

「他被殺的事情我聽說了，但我不知道是誰幹掉他的？」

「哦？妳眞不知道？」

「眞不知道。」

「那麼，除了妳之外，老爺子還派得有人在新城縣裏幹活兒了？」

「應該是沒有。」

武青雷一時陷於沉默，過了好一陣子，他才又問：「那麼，丁三爺又是誰殺死的？」

小玉反問：「可是鄉團副總練丁三爺？」

「不錯。」

「他不是上吊抹頸子的麼？」

「不是。他是被人勒死之後，再裝扮成上吊的樣子，我看過丁三爺的屍體，那是瞞不了我的。」

「我不知道這件事。」

「在酒壺裏放青竹絲毒蛇，好幾個黑衣人到一盞香去狙殺我，又是怎麼回事？」

「我是奉老爺子之命而行。」

「目的何在？」

「嚇唬你，讓你離開新城。」

武青雷道：「據我所知，老爺子對任何人都非常殘忍，吳一霸，徐鵬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何以對我如此仁慈？」

「我不知道。」

「他明明知道我活着對他有害無利，爲什麼要讓我活着？」

「我不知道。」

武青雷道：「他爲什麼要我活着？爲什麼？爲什麼？」

「別問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徐先生！」武青雷又轉移了目標。「現在有問題需要請敎你了。」

徐鵬舉抬起了頭，等待詢問。

「薛寶鳳是誰殺的？」

「我。」

「奉到誰的指示這樣作的？」

「我自己的主張。」

「爲什麼？」

「因爲她是我在保定府的老相好，她知道我身上隨時都帶得有刀。」

「那麼，吳一霸呢？」

「是我幹的。」

「誰向你下達的指示？」

「小玉。」

「當你接到指示時，你是否覺得這個差使實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爲完成的希望簡直太渺茫了。」

「是的。我的確有這種感覺，可是小玉告訴我，我下手時有人掩護我。」

「誰？」

「丁三爺。」小玉和徐鵬舉幾乎異口同聲回答的。

「可是丁三爺那天竟然裝病沒有去。」

「是的。丁三爺並沒有去，我幾乎要停止進行這項危險的使命，後來終於被我抓住了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徐鵬舉站起來，以手勢，動作輔導，「白彪和白月新拉着吳一霸的手鐐，拖他上台階，白雲天在後面推他。羣衆在叫罵，吳一霸扭轉頭去，白雲天雙手抄過他的腋下將他抱住，下刀的部位剛好暴露出來，而且白雲天又看不到，於是，我擠上去，一刀完成差使。」

武青雷又問道：「徐先生在城隍廟前去測過兩次字，是嗎？」

徐鵬舉笑了：「你實在很高明。」

「那個人如今在我手裏。他說，一共跟你傳遞了兩次消息。」

「是的。」

「第一次是指示你如何與小玉見面；第二次是指示你刺殺鄉團總練白大爺，對嗎？」

「小玉！這兩次消息都是妳交給測字先生傳遞的嗎？」

「不是。不過我也同時得到了指示。」

「嗯！這證明測字先生說的是老實話，他說，第一個指示是丁三爺交給他的。不過，第二個指示就不是丁三爺交給他的了；因爲丁三爺在頭一天晚上就已經死了。」

小玉顯得很關心地問：「那麼，是誰交給他的呢？」

「他說不知道，那人不許他回頭。」

「哦？」小玉顯得很吃驚。

武青雷眞够厲害，立刻緊緊追問：「小玉！難道妳有同樣的經驗？」

「是的。每一次有指示來到時，都是有一個人突然來到我的身後，在事先我連一點跡象都見不到，而且絕不許我回頭。他走時也是快得出奇。」

武青雷問：「小玉！恕我問得太直率，聽說妳和老爺子有相當特殊的關係。」

「是的。」小玉仍不免羞怯地低下了頭。

「多久了？」

「兩年了。」

「每次見面都是在什麼地方？」

「不一定，不過都在城裏，老爺子租了房子，有好幾處。」

「妳爲什麼不問問他，每次向妳傳達指示時，因何要那樣神秘？」

「我不敢問。」

「不敢問！爲什麼？」

「因爲事先我已得到了警告，在心理上要將老爺子當成兩個人，兩層關係。當我陪他時，絕不能提起殺人作案的事，否則，我就有性命危險。」

「是老爺子親口告訴妳的？」

「不！是丁三爺。」

「哦！妳和丁三爺原來就認識嗎？」

樊期海挿了一句：「我和丁浩川一向是老朋友。」

「哦？」武青雷沉吟片刻，才又繼續問：「小玉！妳這樣作，是爲了什麼呢？」

「坦白說，剛開始時，我是爲了錢。」

「哦？妳可以得到多少錢？」

「每個月十兩金子。」

「倒不算少，以後呢？」

「以後還是爲了錢，不過，却有了感情成份在內。」

「哦？妳是說妳和老爺子之間的感情？」

「是的。他對我很好，每次幽會之後，他總會送我許多小禮物。」

「難怪妳不肯說出老爺子是誰，其實，妳

這樣作很傻，到最後妳一定會被他殺死。」

小玉道：「不！我說出來才是死路一條，他有辦法置任何人於死地；他也能使任何必死的人不死。」

「妳的意思是說，就是我將妳抓到大牢去，定妳死罪，老爺子也能將妳救出，是嗎？」

「是的。」

「如果我現在就要將妳殺死呢？」

「他也會有辦法救我。」

「妳這樣迷信他的力量嗎？」

「是的。」

「妳相信他絕對不會置妳不顧嗎？」

「是的。」

「小玉！我希望妳弄淸楚眼前的情勢：丁三爺是誰殺的，妳不知道；沈炳坤是誰殺的，妳也不知道；測字先生那邊，第二道指示是誰送過去的，妳還是不知道。這證明有許多事情不一定要經過妳的手才能完成；也就是說，萬一沒有妳時，那位老爺子的組織體糸照樣能發揮功能。小玉！妳想想吧！」

小玉的臉色變了，而且還打了一個寒噤。

「小玉！」樊期海也帮腔說話：「你爲什麼不說呢？剛才我就說過了，妳少作美夢，那位老爺子根本就不把你放在心上。」

小玉的眉頭皺了起來，她似乎在作考慮了。就在這時，武青雷突然聽到一聲響動，很輕微，但就却沒有逃過他的敏銳聽覺，而且他立刻發現一扇窗子正在緩緩向外拉開。他本能地大叫：「小玉！留心……」

武青雷的話剛出口，一柄飛刀已從窗外扔了進來。

小玉轉身的動作很快，但是飛刀的速度比她更快，所幸是她躲過了要害，飛刀挿進了她的肋下。

沒有任何人發佈命令，樊期海和徐鵬舉已經追了出去。武青雷帶來的手下也要跟出，却被他嚴厲的眼色制止了。

武青雷衝上去，抱住顫幌着身子將要倒下的小玉，將她平放在桌子上。這時，在他的良心上浮現着兩個問號：是先救人？還是先爭取時間勸使小玉說出那位老爺子？

立卽動手救人是基於人道的立場，但是武青雷却決定先趁小玉還能說話時讓她說出他想知道的秘密；因爲他覺得讓那位陰險毒辣的老爺子留在世上繼續爲害，是更不人道的事。

「小玉！妳知道是誰要殺妳嗎？」

「不知道。」痛苦與驚惶使小玉的回答非常軟弱。

「我知道。」

「你知道？」小玉的聲音又揚了起來。「你眞的知道？」

「嗯！」武青雷不想使她受到突然的刺激，所以一時還不說出答案。

「那麼！求你趕快告訴我。」

「妳相信嗎？」

「我已經開始相信你的話了。」

「好！妳盡量保持平靜，心平氣和地聽着：要殺你的人就是老爺子。」

「不可能，不可能！」小玉盡力地嚷。

「小玉！妳又不信任我的話了。」

「不是我不信，如果你知道老爺子對我多麼好的話，你也不會相信。」

「小玉！不要去相信那些虛情假意，妳要相信事實，所有的關係人都在妳面前，除了老爺子之外，那還有誰呢？」

「我不信，我不信。」

「小玉！妳爲什麼這樣信賴他呢？趕快說出來，現在還來得及。」

「武爺！你是說我會死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武爺！我傷得怎麼樣？」

「看部位，刀是挿在肝臟與脾臟之間，妳現在覺得怎麼樣？」

「只是有點頭昏，想吐。」

「那還好，刀鋒一定沒有傷到肝臟和脾臟。小玉！妳不會死，但是如果讓那個想要殺妳的人逃掉，妳遲早還是逃不過他的毒手。」

正說着，樊期海和徐鵬舉回來了。

武青雷根本就不用問，一定沒有追着。

樊期海沒有問傷勢，也沒有說追出去的情況，却問了另外一個使人意外的問題：「武青雷，你，跟你的人，爲什麼沒有追出去？」

武青雷反問：「我爲什麼要追出去？」

「老徐心裏怎麼想我不知道，也許你們早有默契，而我呢？說不定會趁此機會開溜。」

「你不會。」武青雷很肯定地說。「你很壞，但我喜歡你這個壞蛋；我是你的敵人，但你也喜歡我這個敵人。」

樊期海沒有說什麼，只是揚掌重重地在武青雷的肩頭上拍了一下；這一拍，似乎表示了一切的承諾。

「武兄！」徐鵬舉悄聲說：「對方的速度太快，我們連影子都沒有看到。」

「嗯！」武青雷的眉頭輕微地皺起。「可是，他的刀並不見得快。」

「也許，」樊期海猜測地說：「你一喊，他心慌了，飛刀是在倉促中投出。」

「樊兄！」徐鵬舉說：「你的說法不對。我倆都是高手，我們在任何情況之下會慌張心怯嗎？」

「好啦！先別研究這問題，小玉的傷怎麼樣？」樊期海的語氣中還是透露出關切之情。

「沒有傷着要害，」武青雷說。「不過，暫時還不能拔刀爲她療傷。」

「爲什麼？」樊期海的臉色很難看。

「樊武師！」武青雷很溫和地說：「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我也希望你顧全大局。我們迫切需要知道老爺子是誰。如果拔刀，就會大量出血，出血就會使她昏迷，等她復甦，那最少也要等三天。」

樊期海立刻跑到了小玉的身邊，很激動地說：「小玉！不管妳是否將我看成父親，我總是待妳如女，妳爲什麼還不說出老爺子是誰呢？他如此待妳，妳還顧忌什麼？」

「不！要殺我的不是老爺子。」

「不是他還有誰？」

「絕不是他！絕不是他！」

「妳怎麼說得如此肯定呢？」

「因爲老爺子根本不會半點武功。」

徐鵬舉和樊期海都不禁一楞，而武青雷却快步跑到小玉面前，很急促地說：「小玉，求妳相信我一句話，現在說出老爺子是誰，對每個人都有好處，甚至包括老爺子本人。小玉姑娘！求求妳相信我這一次。」

「好吧！老爺子是龔家橋的龔老太爺。」

× × ×

龔府的正宴的預訂時間已經過了一點，但是遲遲還是沒有開席，戲台上的鬧台鑼鼓點兒也沒完沒了。爲什麼？因爲今兒個最主要的客人還沒有到。

今兒個最主要的客人是誰呢？當然是新城縣的縣太爺啦！

按時開席，對縣長大人的顏面過不去；不按時開席，等候貴客吧，對衆多賓客又交代不過去，身負總提調之責的龔家老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好不容易，龔士豪總算看見了一行馬隊，馬隊前後總有二十來騎，中間還夾着一輛馬車，沒錯，除了縣長大人的輿駕之外，誰還有這個譜兒。

龔士豪看得一點也不錯。

前面兩匹馬分別坐着白雲天和白月新，其餘的則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幹練團勇。馬車裏面坐着兩個人，縣長大人和師爺蔡雨青。

白雲天飛快地下了馬，連連抱拳告罪：「對不住，對不住！二少爺，勞您久候。不瞞您說，這兩天城裏頭接二連三地出事，縣長出城，在護衞方面我不得不多加小心，所以就擱了一點時間。」

「白大爺，這是應該的。」龔士豪說完之後就忙着去迎接貴客了。

等縣長大人進了門，龔士豪很客氣地說：「白大爺請！」

白雲天道：「二少爺！老太爺平日對鄉團捐輸甚多，今天是他老人家的六旬壽誕，正是我白雲天盡心盡力的時候，二少爺別把我當客人看待，我還要帶人稍作安置，一切就緒之後，我再去向老太爺拜壽，請二少爺先在老太爺面前告個罪。」

「白大爺，您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您不到，這壽宴怎麼能開呢？」

「二少爺！千萬不要客氣，今兒個賀客衆多，萬一……嘿嘿！二少爺！我不說不吉利的話，您先請，我稍作佈置，立刻就來。」

「這麼說，我就代表家父道謝了。」龔士豪說着，就作了一個深長的揖。

「不客氣，二少爺先請！」

龔士豪也只得聽任白雲天自便了，他對白雲天一向備極推崇，他認爲白雲天如此作，一定有其特殊的理由。

不過，他心頭也難免暗暗嘀咕：以老太爺的爲人，應該是沒有半個結怨的人，那會有什麼事呢？

眞怪？

壽宴開了，戲台上吉祥戲開始扮演了，一批批的賀客先後來到正中那一桌上向壽翁敬酒，道賀，每一個人都浸沐在愉悅的氣氛中。

但是有一個人卻例外，她是龔玉雙。

她一直在大廳後面的花廳間窺探，直到壽宴已擺開，還沒見着武青雷的影子，她才離開了那兒。

她回到房裏，砰砰碰碰地關上門，趴在床上哭了起來。

「玉雙，玉雙！」她娘來找她了。「你瞧這孩子，還在這兒睡大覺哩；你爺爺的壽酒，壽麵都不去吃啦？快起來，前面已經開席，後面內眷的壽宴也開啦……玉雙！妳哭什麼？」

龔玉雙就是不理。

「唉！你這孩子可眞不懂事，今兒個是妳爺爺的大壽，妳怎麼可以嚎呀！」

「娘！你別煩我，我氣都氣死啦！」

她娘道：「哎呀！玉雙！妳怎麼說那種不吉利的話喲！」

「娘！你去，你去，別煩我！」

「到底是怎麼回事？玉雙！」

「娘！」龔玉雙一翻身從床上坐了起來。「你要是疼我，就讓我這個時候出去一趟。」

「出去！上那去？」

「去白溝鎮……」

「哎呀！玉雙！妳原來是在生武青雷的氣呀！他沒有來，是不是？」

「連個影兒都沒見着。」

「唉！玉雙！不是我說妳，妳這孩子也太痴，太傻了，他也許眞有事不能來，也許稍稍遲點來，這有什麼好生氣的？起來，擦把臉，跟娘上席去。」

「我不去。」

「玉雙！妳不聽娘的話啦！」

「娘！我沒心情，我不去。」

「玉雙！娘要生氣啦！」

「娘！你別煩我好不好？我恨死武青雷了，他一定是從馬上摔下來被馬蹄踏成了肉醬；他一定被那個凶神惡煞通了個三刀六眼……」

拍地一個耳光，打斷了龔玉雙的詈罵。

「你這孩子也太沒教養了，都怪我平日太過寵妳。」她娘不願意再跟她閒聊，氣呼呼地走了。

龔玉雙挨了揍反倒不哭了，她將這筆賬全記在武青雷的頭上。

「玉雙！玉雙！」窗外有人輕輕地喚；聲音好熟。

「誰呀？」她從床上一躍而下。

「我是武青雷呀！」

武青雷？武青雷來了怎不到前廳去跟爺爺拜壽，反而跑到這後院裏來？哦？他一定是先來看我？龔玉雙是恨在嘴上，喜在心頭，她閉緊了嘴，不再說一句話。

「玉雙！玉雙！」武青雷的聲音又起，就在窗外，輕輕地，柔柔地。

龔玉雙幾次三番要張口回應，她都忍住了。哼！你把我氣了個够，現在輪到我氣你啦！

「玉雙！別開玩笑！」武青雷的語氣非常凝重。「我有很重要的話要跟你談哩！」

龔玉雙再也沉不住氣，一縱來到窗邊，輕輕地問：「青雷！你怎麼現在才來呀？」

「玉雙，別問這些啦！妳趕快到花園的涼亭裏來，我有許多話要問妳。」

「青雷！你最好還是先到前面壽堂去跟爺爺拜壽，待會兒咱們再找機會見面。」

「不行……」

「青雷！不管我說什麼，你都是不行不行，你能不能照我的話作一次？」

「玉雙！妳根本不知道事情有多重要，玉雙！快出來，我在花園等妳。」

「青雷！你難道不是從大門進來的嗎？」

「不是，我是從圍牆上面翻進來的。」

「爲什麼呢？」龔玉雙不禁吃了一驚。「要是被爺爺，或者是我爹爹知道了，那就可不得了呀！」

「玉雙，妳趕快出來，我跟妳一說，妳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好！我就來，」龔玉雙是個敢作敢爲的女孩子，這個時候她却有一點慌張。「青雷，千萬當心，別讓人撞着。」

「我看過了，花園裏一個人也沒有。」

龔玉雙將洋油燈撚小，正要走出房門，適巧一個專門侍候她娘的女侍跑了過來。

「小姐，夫人請妳快點過去，好多客人都要等着見妳哩，夫人還一再吩咐，敎小姐不要再生悶氣啦！」

龔玉雙沉住氣，笑着說：「告訴娘，就說我有點悶，要在園子裏透透氣，散散悶，一會兒就過來。」

「小姐，是不是跟夫人拌嘴啦？」

「沒有的事。記住告訴娘，我一會兒就過來，別再着人來找我啦！」

「是！妳可得早些來喲！」

女侍走了，龔玉雙這才吁了一口長氣，出了房，繞過長廊，來到花園。

這座花園在龔宅的後進，雖然比不上前面那座花園那般有氣派，却也是亭台樓閣，假山魚池一樣不缺。龔玉雙眼尖，目光一掃就看見了武青雷的隱身處。

「怎麼啦？青雷。」龔玉雙劈頭就問。

武青雷却沒有立即回答，沉吟片刻才問道：「玉雙，妳信得過我嗎？」

「青雷，你怎麼突然問這句話呢？」

「玉雙，今晚特別請妳原諒，妳只能回答，不要問。玉雙，事後，妳會知道爲什麼。」

「我答應你，絕不提問題。」

武青雷道：「好！那麼回答我，妳是否信我得過？」

「絕對信得過。」龔玉雙回答得很乾脆。

「任何情況嗎？」

「當然，」

「好！玉雙，我現在要告訴妳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今晚是妳爺爺的壽誕之日，但是，今晚只怕要出人命。」

「哦？」龔玉雙大吃一驚。

「玉雙！妳應當相信我，任何情況只要被我先一步知道，由我先一步發動，我就能够控制了局面。現在，先沉住氣，盡快回答我幾個問題。」

「好，你問。」

「妳爺爺平日作何消遣？」

「這……我和爺爺距離太遠，不清楚。」

「妳爺爺時常進城嗎？」

龔玉雙想了一想才回答：「據我所知，爺爺並不常去，約莫每個月進城一，兩次。」

「每次進城都是誰陪着？」

「爺爺不要人陪。聽說，抬轎子的轎伕都是在西城口一家茶館等他。我爺爺一個人進城去逛，逛够了再坐轎子回來。」

「玉雙！妳奶奶過世多少年啦？」

「有七，八年了。」

「妳爺爺一直都沒有談過續絃的事嗎？」

「青雷！你怎麼問到這個上頭去！兒孫滿堂的人還談續絃，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其實，妳爺爺的身子骨挺硬朗的。」

「青雷，你到底在想什麼啊？」

「對了！玉雙，妳爺爺跟縣裏那些人常有來往？」

龔玉雙想了一想，然後搖搖頭：「這可說不上來。」

「其實，他跟誰來往，妳也見不着。那麼，縣裏的人，有那些常來看妳爺爺呢？」

「丁三爺。」

「鄉團副總練丁三爺？」

「是的。」

「時常來嗎？」

「一個月最少也有一兩回，多的時候隔一天一趟。聽爹說，他每次來都是要錢……是爲鄉團籌募軍火費用，老實說，鄉團的槍彈有一半以上都是我們龔家出錢買的。」

「這我知道……對了！玉雙！妳爺爺跟白大爺相處得怎麼樣？」

「很好啊！聽爹說，白太爺最尊敬我爺爺啦！」說到這裏，龔玉雙的語氣突然一變：「呀！青雷，我剛剛說起的丁三爺前兩天已經上吊抹脖子了呀！」

「我知道。」

「你剛才說今晚咱們這兒要出事……」

「玉雙，別担心，有我在妳還怕什麼？」

「可是……」

「玉雙！妳可知道我有個什麼綽號嗎？」

「獵人。」

「對！獵人！」武青雷的語氣充滿了自信。「一個傑出的獵人。今晚我正在狩獵。」

「在我們家裏？」

「是的。」

「獵什麼？」

「一頭兇殘的老虎。」

龔玉雙道：「什麼？有一頭老虎跑進了我們家裏？」

「普通老虎都披着虎皮，讓人一見就會躲開，逃避，這頭老虎沒有虎皮，他混在人羣中擇肥而噬，比眞正的老虎還可怕哩！」

「哦！」龔玉雙沒有言語，似在體會武青雷這番話的涵義。

「走，咱們上前面瞧瞧去。」

「不行，我不能跟你在一塊兒呀？被爺爺看見了，我會挨罵了。」

「不讓他看見就行了。」

「不行，女孩子是不准上前面去的。」

「我們偷偷看！」

武青雷好像早就將這裏的情況打量過了，大廳外面有一排花牕，貼身在那兒，剛好看見正廳的情況，而且對壽星的那一桌更是有良好的視界。

龔老太爺，龔士豪，縣長，白雲天等人都坐在一起，壽星似乎非常興奮，正在那兒高談闊論。

白雲天就坐在壽星旁邊，正在傾聽，看神色，他似乎聽得很有勁。

壽星在談論些什麼？由於距離太遠，而且人聲，鑼鼓聲，管絃絲竹聲太嘈雜，武青雷沒法子聽到，實際上，他似乎也不想知道龔鳳鳴談話的內容。

「玉雙！」武青雷輕輕地問：「妳爺爺平日住在什麼地方？」

「西院的書房裏。」

「帶我去看看。」

「不行！不行！」龔玉雙連連地搖頭。

「怎麼啦？妳好像在怕什麼？」

「西院有人護衞，閑人進不去的。」

「哦？有多少人？」

「十來個吧！」

「是你們家僱來的嗎？」

「不，是丁三爺從鄉團中撥過來的，丁三爺認爲我爺爺對鄉團貢獻太大，鄉團應該派人保護。」

「哦？」武青雷突又不言語了。

「青雷，你在想什麼呀？」

「玉雙！妳今晚也許能帮我一個忙。」

「青雷，你是要我帮你獵虎？」

「是的。」

「你眞看得起我，可是，我管用嗎？」

「絕對有用，只要妳肯。」

「青雷，你知道我對你的一片心，我昨兒到白溝鎮去找你，看到那個神氣活現的女人，你不知道我有多難過。」

「玉雙，說那些幹嗎呀！那個姑娘姓錢，與我沒有任何關係，她也是帮我獵虎的，因爲她的親人都是被那頭沒有披着虎皮的老虎吃掉的。」

「哦？那是我錯怪你啦，青雷……快說，要我爲你作什麼。」

「妳到後堂去找一個人，要他到前堂來傳話，就說妳娘要妳爹到後堂去一下。」

「幹什麼？」

「怎麼啦？玉雙，妳答應我，今晚不提問題的。」

「好吧！我照你的話去辦……對了……青雷，待會兒我們怎麼見面呢？」

「妳辦完這件事以後，就乖乖地待在妳娘的身邊喝妳爺爺的壽酒。」

「我們不見啦？」

武青雷道：「玉雙！等我們再見面時，那頭兇殘的老虎已被捉，什麼危險都沒有啦……」

就在武青雷一語未盡之際，一個黑衣人如攫食的野豹般從武青雷的背後撲來。

任何人的背後都沒有長眼睛，武青雷當然也不例外。卽使他具備非常敏銳的聽覺，那也沒有用，因爲四週的嘈雜聲足以掩蓋一切，何況那個撲過來的黑衣人眞像生着野豹的脚爪，輕巧無聲。那黑衣人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他撲過來的步伐和兩隻手的攻擊行動配合得非常巧妙，現在，他已經是利刀在握，只要再跨一個大步，當脚尖着地的那一瞬間，利刀也將同時穿過武青雷的心臟。④

（下期續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一

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常笑下令解剖譚門三霸屍體，終於找出三霸致死原因，是中了七星絕命毒針，常笑對蕭百草動疑，嚴詞詰責，蕭百草不特置若罔聞，更以自屍體上起出的七星絕命針射擊常笑，但爲常笑避過，而蕭百草也自栽而死，常笑要往鸚鵡樓偵詢血奴，命張鐵、林平留守，詎常笑走沒多久，張鐵、林平先後爲被傳已變爲殭屍的鐵恨所握殺。常笑帶着屬下趕至鸚鵡樓，一小姑娘應門，安子豪搶先向她說明，此來是爲查案，小姑娘年紀雖小，見識也不多，但也看出常笑是個官員，自不敢多問，遠遠退去一邊——

毒劍施辣手

穿過迴廊，走過花徑。

花寒依稀夢，蟬語訴秋心。

一路上就只有花香，只有蟲聲，莫說歌聲舞影，連酒氣都沒有。

這並不像往日的鸚鵡樓，更不像個妓院。

現在這時間，正是妓院的黃金時間，但除了他們一行十人，除了開門的紅衣小姑娘，沒有其他人走動。

左右的樓房都有燈光，窗紙上亦有人影。

靜默的人影，彷彿在偷窺着這些不尋常的來客。

山雨欲來風滿樓。

他們莫非已聽到了風聲，先躲了起來？

常笑走着忽然道：「這妓院的生意似乎並不好。」

安子豪立刻搖頭道：「祇是今夜不好。」

常笑道：「我要來這妓院搜查一事已傳了開去？」

安子豪道：「這裏的地方雖小人可不少，咀巴很多。」

常笑道：「聽明人也很多。」

安子豪道：「事情發生在平安老店，鸚鵡樓兩個地方，大人既去了平安老店，他們並不難想到接着必會來鸚鵡樓。」

常笑忽笑道：「昨夜的出現殭屍，是不是也是一個原因？」

安子豪勉强一笑，道：「我看就是了。」

一句話還未說完，他已打了兩個寒噤。

夜色已很濃，這時候殭屍應已出動。

常笑盯着安子豪，說道：「你的胆子並不大。」

鐵漢鬧妓樓

安子豪苦笑道：「本來就不大。」

常笑道：「你眞的相信有殭屍這樣的東西存在？」

安子豪歎了一口氣，道：「我那個手下毫無疑問是給活生生嚇死的。」

常笑道：「並不一定殭屍才可嚇死人。」

他一聲冷笑，又道：「你那個手下，一個人私自轉回，絕不會沒有原因。」

安子豪道：「也許他有所發現。」

常笑冷笑道：「爲什麼你不說他看中了鐵恨口啣的辟毒珠？」

安子豪沒有作聲。

常笑接又道：「你還有的那個手下不是說過他們撬開棺材之際，看到鐵恨面目如生，並不像死了七八天的人，王風告訴他們那完全因爲鐵恨口裏啣着的辟毒珠，才能够保持屍體不變！」

安子豪點頭。

常笑道：「那樣的一顆珠子，你可知什麼價值？」

安子豪道：「價值連城。」

常笑道：「是不是足以引人犯罪？」

安子豪微喟道：「我那個手下爲人的確有些貪心。」

常笑道：「一個人作賊不免心虛，如果胆子本來就已不很大，不要說殭屍，一個人突然從棺材裏站起來，已足以將他嚇死。」

安子豪結結巴巴地道：「可是……棺材裏臥着的是鐵恨，鐵恨已死了七八天，已釘在棺材裏七八天。」

即使是活人，給釘在棺材裏七八天，就不悶死也餓死的了。

死人是不是還能復活？

這就是問誰，誰也會搖頭。

但故老相傳，死人是有可能變成殭屍。

這傳說是否眞實？却沒有人敢肯定。

世間本就有很多令人無法相信，但又無法解釋的事情。

這件事常笑是不是就可以解釋？

常笑沒有解釋，冷笑道：「誰知道鐵恨那七八天是否一直都釘在棺材裏？」

安子豪道：「最低限度還有個人知道。」

常笑道：「你是說王風？」

安子豪道：「他一定知道，問題只是他肯不肯說老實話。」

常笑道：「在我的面前，沒有人敢不說老實話。」

這是不是太誇口？太自信？

他補充道：「那給我知道，在他的面前就只有一條路，沒有人想走那條路。」

那一條也就是死路！

安子豪又不作聲。

對於常笑的說話，他不願置議，也不敢置議。

常笑接問道：「他是不是還在鸚鵡樓？」

安子豪道：「今早，我找他問話的時候還在。」

×　　×

王風現在並不在。

鸚鵡樓中就只有一個血奴。

五丈寬的照壁散發着白粉的氣味，聚會在奇濃嘉嘉普的十萬妖魔，妖魔膜拜的魔王，十萬把魔刀下的十萬滴魔血，魔血化成的鸚鵡還有血鸚鵡的十三個臣子——十三隻血奴都已消失在這白粉的後面。

照壁已被粉飾的雪白，沒有了魔畫，只是幅普通的照壁。

在魔畫的襯托下，這地方簡直像個地獄。

美麗的地獄，一夜之間就毀在王風手下。

沒有了魔畫，這地方也只是個普通地方。

所以常笑並不像王風，第一眼並沒有落在照壁之下。

他的第一眼落在血奴的身上。

這地方現在還有什麼比血奴更惹人注目？

血奴已換過了整套的衣衫，左半身已不像初生的嬰兒，整個人已不像血鸚鵡的臣子。

但她還是叫做血奴，她也依然美麗。

美麗的女孩子本就已惹人注目。

常笑的目光却並沒有被她吸引，很快就轉開。

硬底的皮靴，帶刺的飛鞭，三丈寬的大床，床頂上掛着的鈎子，剛粉刷過的照壁，常笑的目光一一從上面掠過，才又轉回血奴面上。

「你就是血奴？」他帶着笑問。

「嗯。」血奴笑着應。

嫵媚的聲音，甜美的笑容，她好像很歡迎常笑的降臨。

常笑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她一遍，道：「聽講你向來只穿一半衣服。」

血奴笑道：「這是事實。」

常笑道：「現在你穿得很整齊。」

血奴道：「因爲我怕着涼。」

常笑道：「這幾天都差不多，並不冷。」

血奴道：「昨夜出現了殭屍之後，這地方不知怎的就變得陰陰森森。」

一說到殭屍，她的語聲就不很穩定。

常笑道：「你也怕殭屍？」

血奴道：「我只是一個女孩子。」

女孩子的胆子普遍來說都不大。

常笑道：「那幹嗎，你不離開，還留在這裏？」

「我沒有地方好去。」血奴的眼圈似乎紅了。

一個女孩子如果還有地方去，亦不會留在妓院。

常笑道：「李大娘那裏不好？」

血奴的面色馬上變了，冷冷道：「如果好我根本就不會來這裏。」

李大娘是血奴的母親，做母親的如果是個好母親，做女兒的也根本就不會做妓女。

常笑點點頭，目光轉向放在那邊牆下的棺材，道：「最低限度你也得搬走那副棺材，難道你不知道那副棺材就是殭屍的窩，殭屍隨時都可能走回他的窩休息？」

血奴的臉不由白了，吃吃地道：「這副棺材並不是我的東西，我不能私自將它搬走。」

常笑道：「王風不肯將這副棺材搬走？」

血奴道：「我沒有問他，今天早上一時間又醒不起。」

常笑詫聲道：「他不在這裏？」

血奴道：「早上一早就出去，到現在還未回來。」

常笑說道：「整整的一天，他去了什麼地方？」

血奴道：「不知道。」

「一句話也沒有留下？」

「他曾經說過去找他朋友的屍體。」

「鐵恨的屍體？」

血奴點頭道：「殭屍在日間據講只是一具屍體，聽他說，他是想盡快將屍體找到。」

常笑道：「為什麼？」

血奴道：「只要找到屍體，他說也許就有辦法制止鐵恨再變殭屍，他似乎很不想他的朋友再變殭屍害人。」

常笑冷笑道：「他是個巫師？也懂得降魔捉鬼？」

血奴答不出。

常笑隨又道：「如果已找到殭屍，他是必會搬回來，再放入棺材釘好，現在已是殭屍出現的時候，還不回來，難道他找不到屍體，索性找殭屍去了？」

安子豪插口道：「說不定他現在已找上殭屍，被殭屍扼住咽喉，再不會回來的了。」

這些話出口，他自己已先打了幾個冷顫。

血奴的臉龐更加白了。

常笑却全無反應，一樣的面色，一樣的笑容，目光落在棺材之上，道：「棺材的釘口之上，也一樣可以看出棺蓋這七八天之間是否都釘穩。」

不用他再行吩咐，方才解剖屍體的兩個官差已自越衆而出。

仵工這一行出身的人，對棺材這種東西本來就很有研究。

常笑也沒有再行吩咐，轉顧安子豪。「萬通剩下的那一灘濃血，那一隻黑手，在什麼地方？」

安子豪道：「在樓下，樓梯後面的小屋子裏。」

常笑目光又一轉，道：「唐老大，唐老二，你們兩個隨他走一趟，董昌，你也去。」

唐氏兄弟應聲走向安子豪，正向棺材走去的那兩個官差中的一個應聲亦停下了腳步。

常笑隨即又道：「檢驗那棺材一個人已足夠。」

董昌連聲應是，改向安子豪走去。

安子豪慌忙退出樓外，在前面引路。

常笑看着他們四人離開，喃喃自語道：「濃血，黑手，這如果不是真的殭屍在作祟，相信就是毒藥所做成的結果！」

這如果只是毒藥所做我的結果，以唐氏兄弟對毒藥的認識，再加上一個仵工出身的董昌，應該有一個水落石出的了。

事情是不是這樣簡單？

× ×

燈光雖明亮，到了那邊的牆壁，已變的暗淡。

棺材在暗淡的燈光之下，更覺得恐怖。

那官差却不是因此將旁邊的一盞燈也拿過去。

他只是為了方便自己工作。

做他這種工作，即使經驗豐富，環境不夠光亮，亦很容易判斷錯誤。

多了那盞燈，棺材便有了光采，雖然始終是死亡的象徵，看起來總算已沒有那麼恐怖。

棺蓋已先後兩次打開，第二次打開之後，就沒有釘上，因為屍體已不在裏面。

屍體已變做殭屍跑掉。

在未找到殭屍，未尋回屍體之前將棺蓋釘上豈非就很多餘。

王風甚至沒有將棺蓋蓋好，只是隨隨便便的擱在棺材上面，蓋不住棺頭，露出了兩三寸的一道空隙。

所以要打開這副棺材實在不是一件難事。

那官差將燈在旁邊的一張几子放下，走前去，偏身一伸手，就將那棺蓋捧開。

棺蓋一打開，颯的一個人就從棺材裏直挺挺的彈了起來。

殭屍！

× ×

棺材是死人的東西。

從棺材裏出來的難道還會是一個活人？

死人之中，據講就只有一種殭屍還可以跳動。

——那副棺材就是殭屍的窩，殭屍隨時都可能走回他的窩休息。

想到自己說過的這些話，常笑不由就機伶伶的打了個冷顫。

其他的官差却嚇慘了。

血奴更就像踩着了尾巴的母貓，尖聲驚叫了起來。

嚇得最慘當然是那個捧開棺蓋的官差。

他雖然仵作出身，這還是第一次遇上屍變，看見殭屍。

× ×

慘白色的衣衫在慘白色的燈光下，就像是一團霧。

殭屍雙掌齊眉，雙袖掩臉，只一跳就跳出了棺材，跳落在那個官差身旁。

他的身上彷彿透着砭骨的寒氣，一動寒氣就變成了陰風，吹滅了几上的燈光。

沒有了那慘白的燈光，那官差的面龐也一樣發白，他的雙眼已睜大，眼中充滿了驚懼，強烈的驚懼。

他想走，但雙腳完全不受指揮，就像給釘子釘死在地上。

他想叫，口腔的水份却都似已被陰風吹成了寒冰，封住了咽喉。

蓬的他捧着的棺蓋脫手墮地，他的整個身子亦癱軟了下去。

殭屍却沒有再動，凄冷的目光從雙袖縫中射出，瞪着那個官差癱軟地上，標槍般挺直的身子突然一彎，坐倒在棺緣，一雙袖子亦隨着垂下，然後他就咧開嘴巴，放聲大笑起來。

好得意的笑聲，好可怕的笑聲。

在這種環境下聽來更可怕。

這笑聲一起，最少有一半的官差給笑的失魂落魄。

殭屍是不是也能笑？

這笑聲是不是已能笑散生人的魂魄？

× ×

女孩子胆子通常都比較小，這一次却是例外。

血奴本已嚇得隨時都可能昏倒，但殭屍的袖子一垂下，殭屍的笑聲一响起，她混身竟好像有了氣力，蒼白的臉龐亦泛起了紅暈。

她居然睜眼瞪着那個殭屍。

看她的表情，簡直就要衝過去打那個殭屍一拳，咬那個殭屍一口。

她竟然真的衝過去。

一衝過去她的拳頭就落下。

雖然並沒有咬那個殭屍一口，她最少打了那個殭屍十拳。

好大的胆子！

莫非她又已着了魔，昨夜消失在牆壁上的那第十三隻怪鳥，那第十三隻血奴又已附在她的身上。

血奴是血鸚鵡的奴才，也是奇濃嘉嘉普魔域中的一種妖魔。

妖魔打殭屍，這豈非就是鬼打鬼？

× ×

常笑的胆子更大。

開始的時候，他不錯也很驚訝，但現在，他的面上只有冷酷的笑容。

殭屍的笑聲一入耳，他的手就已握住了劍柄。

劍現在仍在鞘內，殺氣却已蘊斥於整間小樓。

這殺氣竟是從他身上散發出來。

他的一雙眼亦是殺機畢露，迫視着那具殭屍。

雖然，他還未有所行動，人劍經已呼之欲出。

× ×

人未出，劍未出。

說話反倒先出了。

「住手！」

一聲斷喝霹靂一樣擊下，滿樓鬼氣頓被擊散。

常笑的嗓門實在够大。

一個做了十多年大官，打了十多年官腔的人，嗓門不大才怪。

何況他還練了十多二十年的氣功？

× ×

血奴已經住手，那雙手却不是常笑喝住，而是給那隻殭屍硬硬拉住的。

要拉住她那雙手實在不容易，她兇起來簡直就像真的有魔神附體，氣力大得嚇人。

殭屍幾乎是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她拉住。

總算他已有兩次經驗，這一次已沒有前兩次那麼狼狽。

這隻殭屍當然就是王風。

× ×

血奴好容易才放棄掙扎，喘息着在棺緣在王風身旁坐下。

袖子才放下一半，她就已認出那不是鐵恨的殭屍，也不是其他孤魂野鬼，是王風。

她給嚇慘了，王風却笑得那麼開心。

那就算王風真的已變了殭屍，她也要衝過去，揍他一頓的了。

她喘着氣，瞪着王風，突然問道：「你什麼時候變做殭屍的？」

王風勉強收住了笑聲，道：「今天早上你在換衣服的時候我已臥在棺材裏面。」

血奴一張臉上立時發紅，道：「你都看到了？」

王風道：「那時候我還沒有睡着。」

他的目光已變得朦朧。

是不是他又想起了血奴那一身緞子一樣光滑的肌膚。那一對輕揉在胸膛的手？那滿面如痴如醉的神情？

他雖然沒有說出來，血奴已肯定他一切都已看在眼內，她絕不相信這個人當時會老老實實的臥在棺材裏面。

她叫了起來：「打死你，打死你——」

她口裏說的雖兇，心中當然並不是真的想打死王風。

王風也根本就沒有放開她的手。

兩人立時又扭作一團，簡直就旁若無人。

那些官差不由的目定口呆，一個個都好像已變了殭屍。

常笑却氣得面都青了。

他又一聲大喝：「住手！」

這一聲更响亮，給他這一喝，整個屋子都幾乎起了震動。

就算是死人，只怕也會給他這一喝喝的跳起來。

血奴就給喝的跳起來。

王風雖沒有跳起，拉住血奴的那雙手不覺已鬆開。

他的面上居然還有笑意，笑望着常笑，忽然道：「你好像個做官的。」

常笑鐵青着臉，冷聲道：「十年前我就已做官。」

王風道：「怪不得你的嗓門這麼大。」

常笑盯着他，道：「你不怕官？」

王風笑道：「我又沒有犯法，為什麼要怕官。」

常笑冷笑一聲，道：「你躲在棺材裏幹什麼？」

王風道：「睡覺。」

常笑目光一掃，道：「這裏有三丈寬的大床。」

王風笑笑道：「我就算不睡在床上，只睡在棺材裏，也好像不犯法。」

常笑道：「嚇人就犯法了。」

王風瞟一眼掙扎着正從棺蓋旁邊爬起來的那個官差，道：「我沒有嚇人，只不過從睡覺的地方跳出來。」

他又笑，接道：「你屬下的胆子，似乎並不大。」

常笑眼角的肌肉一跳，冷冷道：「你的胆子却不小。」

王風道：「本來就不小。」

常笑悶哼道：「怪不得敢胆在棺材裏面睡覺。」

王風道：「不敢也要敢。」

常笑道：「你知不知道棺材是用來放死人的？」

「知道。」

「你知不知道這棺材已睡過死人？」

「知道。」

「什麼都知道，你這是喜歡棺材的了。」

王風立刻就搖頭。「不喜歡。」

「不喜歡為什麼要睡入去？」

「我沒有地方好睡。」

常笑的目光又落在三丈寬的大床上，道：「這張床也不好？」

王風道：「對別人很好，但對我却不好。」他笑着解釋：「今天早上我實在太疲倦，除非不睡，一睡是必就死人一樣。」

常笑道：「所以你索性就睡進棺材？」

王風道：「這並不是真正的原因。」

常笑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王風道：「我不想這麼快，就真的變成死人。」

常笑一怔道：「有人要殺你？」

王風道：「有，昨天就已有四個，真正要殺我却不是他們。」

常笑道：「他們只是四個劊子手？」

王風道：「我看就是了。」

常笑道：「你到底開罪了什麼人？」

王風道：「什麼人我也沒有開罪，他們要殺我也許就因爲我留在這裏，因爲我是一個聰明人。」

常笑道：「據我所知聰明人的確都不怎樣長命。」

王風道：「有時是的。」

常笑道：「有時是什麼時候？」

王風道：「當他讓別人都覺得他有點危險的時候。」

這本來是武鎮山武三爺的說話，他記得這麼清楚，莫非是覺得這說話很有道理？

常笑點頭道：「一個人使人有危險感覺，一定不會受歡迎。」

王風道：「處理一個對自己有危險的人你當然知道最好是用什麼方法。」

常笑連連點頭道：「那種方法的確好，我也時常用。」

王風道：「好辦法未必就一定有效。」

常笑道：「如果他們發覺你死人一樣睡着，那就會有效的了。」

王風道：「所以我只有睡進棺材。」

常笑道：「棺材亦未必安全，一被發現了，很容易就給活活釘在棺材裏面，那又是怎樣的一種死法，你是否能够想像？」

王風打了個寒噤，道：「好在那副棺材曾經走出過一隻殭屍。」

常笑道：「那樣的一副棺材當然沒有人願意走近去，如果不怕殭屍回窩時遇上，實在是一個很好的睡覺地方。」

王風道：「好就說不上了，裏面有石灰，還躺過死人，幸好死人跟我是朋友，看在安全份上亦只好將就將就。」

他忽然歎了一口氣，道：「可惜就連這種地方我也只能睡一次。」

揭發了的秘密就不再成爲秘密，如果他再睡進這副棺材，很可能就永遠睡下去，永遠不會再出來的了。

常笑冷冷的凝注着王風，忽然說道：「你怕死？」

王風立刻搖頭。

常笑冷冷地一哼，道：「我看你簡直就怕得很。」

王風道：「我只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他笑笑，忽然問：「死有什麼可怕？」

× × ×

死的確沒有什麼可怕。

不用再受烈日的煎烤，不用再受寒風的刺割。

沒有憂傷，沒有痛苦。

再不必就迷於卑賤的思想，再不必熱切去貪求什麼。

死其實只是一種解脫。

在王風來說，死更是他生命中最美麗的冒險。

一根要命的閻王針，早就已決定了他的生命。

他本來只能再活半個時辰，因爲運氣好，死前遇上了天下第一名醫葉天士，才保住了性命，却也只能再活一百天。

一百天現在已過了四十九天。

只剩五十一天。

五十一天並不是五十一年，早死五十一天與遲死五十一天似乎沒有多大的分別。

他又怎還會怕死？

× × ×

常笑沒有回答王風的說話，反問道：「你還有什麼不明不白？」

王風道：「那些人要殺我的眞正原因，眞正要殺我的本來是什麼人，現在我仍不怎樣明白。」

他隨即又說道：「這其實明白與否，也不要緊。」

常笑道：「什麼才要緊？」

王風道：「我未了的那件事。」

常笑追問道：「那件事？」

王風道：「尋回我朋友的屍體，送返他的故鄉。」

常笑道：「你跟鐵恨是朋友？」

王風點點頭。

常笑注目又問道：「你們在什麼時候認識的？」

王風道：「八九天之前。」

常笑一怔道：「七八天之前他已是個死人，你却是八九天之前認識他，到底你們認識了有沒有一天。」

王風道：「沒有。」

他們認識還不到一天，就遇上了血鸚鵡，血鸚鵡帶來的邪惡與災禍就痛擊在鐵恨身上！

這其實是鐵恨的願望。

血鸚鵡據講每隔七年都要降臨人間一次，帶給人間三個願望。

只要你能够看見牠，牠就會讓你得到三個願望。

無論什麼願望，牠都會讓它實現。

鐵恨的第一願望却是求死。

只因爲他絕對不相信血鸚鵡的存在。

他更想不到竟會遇上血鸚鵡。

血鸚鵡只是讓他如願以償。

一想起這件事，王風就不禁搖頭。

常笑也搖頭，道：「認識還不到一天的朋友，你就肯替他賣命了？」

王風道：「我認識他雖然還不到一天，知道他却已很久。」

常笑道：「知道他什麼？」

王風道：「知道他是一個正直的人，我一向佩服正直的人。」

常笑已很久沒有笑，一聽王風這句話，連隨就笑了。

他笑着道：「如果你只是因爲這個原因替他賣命，我担保你一定會後悔。」

接着他又補充道：「正直的人絕不會說謊，而據我所知，在血鸚鵡這件案，他經已不止一次說謊。」

王風並沒有追問下去，却笑道：「說謊固然可恥，但若吐露事實足以惹起更大的不幸之下，還是可以原諒的。」

常笑冷笑，踱了開去。

所有的目光全都落在他的身上。

他踱了一個方步，又面向王風，道：「鐵恨的屍體據講是你帶回衙門。」

王風承認。

「當時鐵恨已死亡？」

王風點頭。

「你肯定他的確已死亡？」

王風道：「一個人是生是死，我還可以分得出的。」

「蕭百草剖驗屍體的時候，你是否也在一旁？」

「不在，蕭老先生工作的時候並不喜歡有人在旁邊，他認爲那會影响他的工作，其實他就算准許我留下，我也未必願意留下。」

「你怕看？」

「我還怕嘔吐。」王風反問道：「你難道不知道那是怎樣噁心的一回事？」

常笑沒有答，扳起臉，道：「你只需回答我的問題！」

王風道：「只許答，不許問？」

常笑道：「不許！」

王風道：「你當自己是什麼東西。」

常笑道：「官！」

王風道：「你又當我是什麼東西？」

常笑道：「平民百姓。」

王風連忙糾正道：「江湖人。」

常笑又一聲冷笑。

王風接着道：「江湖人不怕官，不受管，也沒有官敢管。」

常笑冷笑道：「我敢管！」

王風道：「就算敢管，我就算受管，又怎樣？我又沒有犯法。」

常笑冷冷道：「你沒有犯法，却有犯法的嫌疑。」

王風忍不住問道：「我有什麼犯法的嫌疑呢？」

常笑冷聲道：「你協助嫌疑的犯人，逍遙法外。」

王風道：「又一個嫌疑，這嫌疑的犯人又是誰？」

常笑道：「鐵恨！」

王風一呆，忽然笑道：「到現在爲止，雖然你仍沒有來一個自我介紹，我却早已猜到你是誰？」

常笑道：「誰？」

王風道：「常笑！毒劍常笑！」

常笑冷笑道：「你睡在棺材裏，消息還這麼靈通。」

王風道：「今天淸晨，安子豪來找我說過話。」

常笑悶哼道：「這個人說話未免太多。」

王風道：「我還知道一件事。」

常笑道：「也是他說的？」

王風搖搖頭，道：「那件事我最少已聽人說過十次，第一次最少已在五年之前。」

常笑道：「到底什麼事？」

王風笑笑道：「我還知道你另有一個很嚇人的外號，就叫活閻王。」

常笑木無表情，反而問道：「這個外號好不好？」

王風道：「好是好，有一點，我却很不明白。」

常笑道：「那一點？」

王風道：「活閻王顧名思義，是人間的閻王，你怎麼連鬼都管到了？」

常笑道：「你是說鐵恨？」

王風道：「殭屍難道不是鬼？」

常笑道：「你肯定他已變成殭屍？」

王風道：「我沒有見過殭屍，却見過屍體，我敢担保他已是一個死人。」

常笑道：「我連屍體都沒有見過，在未見到他的屍體之前，我仍當他是一個活人。」

他霍地迫視王風，道：「你也敢担保自己所說的全都是事實？」

王風又一笑，道：「就不是事實，你好像也沒有我辦法。」

常笑亦笑了，道：「你知道我還有一個外號叫做活閻王，却似乎不知道我這個外號怎會得來。」

王風道：「那是因爲你的心够狠，手够辣，劍够毒！」

常笑道：「心狠自然手辣，手辣自然劍毒，這三樣其實只是一樣，你只說中了一樣，還差一樣。」

王風道：「那一樣？」

常笑道：「刑够重！」

他又笑，道：「在我的重刑之下，我敢担保所聽到的一定是事實。」

王風笑笑道：「你好像已有意思對我用重刑來迫供？」

常笑只是笑，這笑容已顯得很殘忍。

王風笑接道：「只不知你怎樣將我拿到那重刑之下？」

常笑道：「想知道還不容易？」

話口未完，他的左手已戟指一指。

那一指仍未指正王風，七個官差已有三個撲了過去。

捧開棺蓋的那個官差站得最近，第一個到，却不是抓人，一拳就向王風面門打去！

這一拳簡直就是公報私仇。

方才給王風嚇得最慘的就是他，對於這個小子本來就沒有多大的好感，對於這個小子的一臉笑容更就瞧的不順眼，所以常笑一下令去拿人，他便立即就想到先打掉這個小子的一臉笑容。

那並不是致命的地方，就算打重一點也不會死人，所以他放心去打。

他打的也已够重。

這一拳沒有一百最少也有九十九斤氣力，打上去已不止可以打掉一面的笑容，整張臉都可以打花的了！

× × ×

蓬一聲巨震，一條人影就飛了出去！

王風仍站在原地，一張臉也沒有花。

那個官差的臉却花了。

他一拳才出，王風的拳頭已重重的打在他面上，打塌了他的鼻樑，打開了他一面血花，甚至將他打飛丈外！

王風這一拳已不止一百斤。

那個官差剛飛開，另外的兩個官差已撲至，四隻手一張鷄爪一樣抓向王風的左右手！

抓是抓住了，却是王風的左右手「大鵬展翅」，反抓住他們兩人的一隻手腕！

王風馬上就一聲大喝，將他們兩人掄了起來，擲了出去，擲向其餘的四個官差！

其餘的四個官差正要衝上，那兩個官差就已泰山壓頂也似迎頭壓下！

總算他們手急眼快，兩兩成雙，雙雙齊心合力，硬硬的將兩個同伴接下來，四個人，竟全都被震的退出了一步。

王風的氣力實在不少。

給他擲出的那兩個官差臉都青了，接着那兩個官差的四個官差的臉色亦不見得太好，錚錚錚錚四聲，四張刀不約而同全都亮在手中！

刀光亮如雪，這四張顯然都是好刀。

一刀在手，四個公差的面上都現出了陰狠的神色。

只看拔刀的姿勢，就知道他們都是用刀的好手，只看面上的神色，就知道他們刀下絕不會留情。

王風似乎還沒有看他們，他正在兩手交替，拍掃衣袖，就像方才那三個官差身上的征塵已有不少落在他衣袖之上，更像事情在他擲出兩個官差之後就已了結。

事情又怎會這就了結？

× × ×

四個官差刀出鞘，脚步更開始移動，左右移動，四個人分開了四個方向。

王風的眼睛只要望出去，最少就可以望到兩張刀。

他已放下手，伸一個懶腰，忽然道：「睡眠足够，精力充沛，這個時候最好就活動一下筋骨。」

四個公差的一個立時道：「我們一定好好的讓你活動一下。」

王風的目光應聲四張刀上掠過，道：「但動到刀子我就恕不奉陪，那些東西向來就有碍健康。」

另一個公差冷笑一聲，道：「只可惜由不得你！」

語聲一落，他的人就衝上！

其他的三個官差亦同時發動！

雪亮的刀鋒閃着灼目的光芒，這四個官差使的竟是同一樣的刀法！

兩刀砍向王風的雙肩，兩刀砍向王風的雙腿，他們並沒有下殺手。

因為常笑還要留下王風的一條命，還要問王風的口供。

但這四刀砍中，王風就得變做王八，雖然保得住性命，也只能在地上爬的了。

王風雖然不想奉陪，更不想變做王八。

在他的後面就是那副棺材，棺材的後面卻是牆壁，他，不能再躲進棺材，身後亦已沒有退路。

他只好想辦法應付砍來的四張刀。一個人要應付四張刀並不容易，好在那四張刀用的都是傷人的刀法，不是要命的刀法。

傷人的刀法，總比較要命的刀法，容易應付。

他一聲暴喝，一擰腰，突然一躍起身，迎向左面的揮刀砍來的那個官差！

這一躍，砍向他雙腳的兩刀就落空，那一擰，右來砍向他肩膀的一刀亦落空！

一下子閃開了三張刀，不能說他不本領的了，只可惜三張刀之外還有一刀！

這張刀本來只砍向他的肩膀，乍他這一擰，就變了砍向他的胸膛！

肩膀不是致命的地方，胸膛卻是致命的地方！

他避開了三張刀，竟闖入了一條死路。

以他這麼精明，臨敵經驗這麼豐富的人，實在沒有理由犯上這種致命的錯誤！

莫非他突然想起自己只能再活五十一天，等的不耐煩，索性就乘這個機會，拚掉這條命算了？

他雖然敢拚命，不要命，那個官差卻不敢要他的命。

常笑並沒有命令他殺王風，他絕不敢殺王風。

因為那往往就要賠上他自己的一條命。

所以一發覺王風的胸膛撞向自己手上的鋒刀，他已就嚇了一跳。

好在，他在刀上已留有分寸，連忙將刀帶開。

他只當王風是被其他的三張刀逼入了這一條死路，萬想不到王風是自己闖入來，看似在拚命，身形那一擰之後還有一個變化，刀即使沒有帶開，亦未必能夠砍上王風的胸膛。

那一個變化的目的當然在閃避砍向胸膛的那一刀，現在刀已帶開，就變了多餘。

所以王風並沒有施展那一個變化。

好像他這等高手，又怎會做這種多餘的事情？

他施展另一個變化。

刀倉猝帶開，那個官差的面前便有了空隙，他搶入這個空隙，揮拳痛擊那個官差的臉。

「砉」一聲，那個官差最少飛出了一丈，雖然還沒有倒下，左半臉卻已腫了。

王風一拳打出，整個身子亦標前了半丈，左右腳一轉，斜踩子午馬，右拳正收回，耳邊就已聽見哧的一聲異響，眼角同時瞥見一道劍光凌空飛來！

劍光迅急，劍勢毒辣！

常笑的毒劍終於出手！

三尺青鋒閃電一樣飛擊王風的胸膛要害！

聽他方才的說話，本是要那些官差生擒王風，再重刑迫問，可是看他這下的出手，分明一劍就想將王風擊殺！

他並不是一個三心兩意的人，只不過他已看出擊殺王風比生擒王風更簡單。

對付犯人他向來就喜歡採取簡單而有效的方法。

一個難以生擒的犯人，要逃走的話也一定很容易，這種經驗他已經有過一次。

只是一次。

一次在他來說已足夠，那一次之後，對於難以生擒的犯人，他就開始實行那種簡單而有效的方法。

不怕殺錯好人，他只怕走脫了犯人。

殺錯好人對他並沒有影响，走脫了犯人卻又要他再傷一次腦筋，再費一番氣力。

他不同鐵恨。

鐵恨寧可再傷一次腦筋，再費一番氣力，也不肯枉殺一個好人。

他卻是寧枉毋縱！

所以他如果殺掉一千人，枉死的就算沒有九百，也有八百的了。

這十年之間，他殺掉的人豈止一千。

再枉殺一個王風，在他又算得甚麼？

× ×

劍一閃即至！

快，準，毒！

峨嵋劍派奪命十二劍任何的一劍在他用來都無不名符其實。

要閃避這樣的一劍是不容易，但以王風的身手，應該也沒有困難。

他卻沒有閃避，反而迎上去。

那剎那之間，他的手中已多了一支短劍！

短劍刺向常笑的胸膛！

長劍三尺，短劍只得尺六，雖然短上了許多，在常笑的長劍刺入他的胸膛要害之際，他的短劍是必亦可以刺入常笑的胸膛要害！

他有這種自信！

他更敢拚命，一劍刺出，不求自保，只在殺敵。

這一劍之後，也沒有變化！

常笑的毒劍擊殺之下，他看出，任何的變化都是一種結果。

——只有使自己的處境更惡劣。

他並不喜歡這結果，何況常笑這個人已值得他拚命？

常笑也看出王風在拚命，更看出王風實在有跟自己拚命的本領。

他臨敵經驗的豐富並不在王風之下。

一陣强烈的驚懼立時襲上他的心頭！

他並沒有打算跟王風拚命。

他雖然喜歡殺人，卻絕不喜歡自己同時被殺，就負傷也不喜歡。

總算他那一劍之上還未盡全力，仍有餘力避免跟王風拚命。

他連人帶劍飛快倒翻了開去。

人在半空，哧哧哧的反手便是三劍！

他的人就像是刺蝟，混身都佈滿了尖刺，無論在甚麼時候，都可以抗拒外來的傷害。

王風卻沒有追在他身後，那一劍落空，便收住勢子。

常笑滾身落地，又是面向王風，他盯着王風，忽然道：「我看你並不像瘋子？」

王風道：「本來就不像。」

常笑道：「那你就應該知道，方才那一來會有甚麼結果？」

王風道：「你我都變成死人。」

常笑道：「以你的武功，要招架我那一劍，相信並不難。」

王風道：「也不易。」

常笑道：「招架都可以，要閃避當然更就容易的了。」

王風笑笑道：「閃避事實就比招架來得容易。」

常笑道：「你那為甚麼還要跟我拚命？」

王風反問道：「方才你那一劍是不是存心殺我？」

常笑點頭承認。

王風道：「你既然存心殺我，不跟你拚命怎成？」

常笑一怔道：「你喜歡跟人拚命？」

王風道：「要看甚麼人。」

常笑道：「哦？」

王風道：「有種人明知打他不過，我就會趕緊腳底抹油，可是有種人，我就算必死無疑，也要去跟他拚命！」

常笑道：「你所說的一種人，到底是那一種人？」

王風冷冷的瞪着常笑，道：「惡人！」

常笑又一怔，面上忽然又有了笑容，道：「我好像不是惡人。」

王風冷笑道：「我看就像了。」

常笑笑道：「無論如何，我都不想再跟你拚命的了。」

王風道：「你不是說過要將我拿下來，用重刑迫供？」

常笑道：「現在已不必，一個人胆敢拚命，又怎會說謊。」

他大笑收劍，又道：「你既然沒有說謊，我為甚麼還要多此一舉？」

王風道：「最低限度，你總該將我扣押起來。」

常笑道：「為甚麼？」

王風道：「因為我經已犯法。」

常笑目光一掃那幾個官差，道：「打官差雖然犯法，這件事，卻不能歸咎於你。」

他笑笑又道：「我並不是一個完全不講道理的人。」

王風奇怪的睜大眼睛。

常笑居然也講道理，不單止王風奇怪，那些官差也同樣奇怪。

常笑接又道：「何況要殺你都難，要將你扣押，豈非就更傷腦筋。」

這才是常笑的眞心話。

王風不禁失笑。

這個人也懂得看風使悝，他實在也有些意外。

常笑還有說話，接道：「更何況今後很多事說不定我都要借助於你。」

王風冷冷道：「我還沒有意思，跟你混在一起。」

常笑忽然問道：「你可知道我現在在調查甚麼？」

王風試探着問道：「可是關於血鸚鵡那件案子？」

常笑點頭道：「也就是七年前太平王府庫藏珠寶一夜之間完全神秘失踪的那件案子。」

王風道：「那件案子跟我有甚麼關係？」

常笑道：「跟你沒有關係，跟你的朋友鐵恨卻有很大的關係。」

王風道：「鐵恨已死亡。」

常笑道：「死因是甚麼？」

王風目光忽變的很遠，道：「你可曾聽過十萬神魔為了慶賀魔王的壽誕，聚會『奇濃嘉嘉普』，以十萬滴魔血化成一隻血鸚鵡，作為他們的賀禮這件事？」

常笑道：「最少已聽過十次。」

王風道：「血鸚鵡每隔七年便會降臨人間一次，帶來三個願望，只要你看見牠，你就能得到那三個願望，無論甚麼願望都可實現。」

他輕歎接道：「現在距離牠上次降臨人間，已又有七年。」

常笑道：「你也相信這種事？」

王風歎息道：「我本來不信，現在却不能不信。」

常笑道：「你看到牠了？」

王風點點頭。

常笑一笑，冷笑。

王風道：「你不信？」

常笑沒有否認。

王風道：「鐵恨也不信，所以他才表示如果看到血鸚鵡，第一個願望便要牠讓他死。」

常笑道：「結果他眞的遇上了血鸚鵡，血鸚鵡眞的就讓他如願以償？」

王風苦笑道：「天下間的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子湊巧。」

常笑笑了笑，問道：「這件事你聽那一個說的？」

王風道：「當時我正坐在他的對面。」

常笑詫聲問道：「你是說目睹着這件事發生？」

王風道：「第一個看見血鸚鵡的還是我，當時我已呼叫他不要回望，甚至撲過去要抱住他的頭，但都已太晚。」

常笑沒有作聲，面上的笑容亦經已僵硬。

他看得出王風並不是說謊。

王風的語聲更弱，接又道：「回頭只一瞥，他就在血鸚鵡的笑聲中倒下去。」

常笑吃驚道：「血鸚鵡竟會笑？」

王風道：「像人一樣的笑，笑聲中，充滿了一種難言的妖異邪惡，就像牠說話的語聲一樣。」

「牠還會說話？」

王風頷首，突然打了兩個寒戰。

常笑忍不住追問道：「牠說了甚麼？」

王風顫聲道：「你們是同時看見我的，現在他的願望已實現了，還有兩個願望，我會留給你，你等着……」

血鸚鵡的說話就像已烙上他的心頭，衝口而出，竟連一個字也沒有遺漏。

他的語聲也透着某種邪惡妖異的譏誚，彷彿他亦已變成了血鸚鵡的奴才。

那本已死灰的臉龐也就更詭異更難看了。

常笑的面上那裏還有笑容，追問道：「那隻血鸚鵡後來又怎樣？」

王風道：「飛走了。」

常笑道：「你有沒有追下去？」

王風嘆了一口氣，道：「我倒也想追下去，只可惜我並沒有長着翅膀。」

常笑轉問道：「當時你們在甚麼地方？」

王風道：「墓地。」

「墓地？」

「我們是因為追着血奴追到那裏。」

常笑的目光立時落在那邊的血奴面上。

血奴並沒有反應，痴痴的望着王風。

令她着迷的却一定不是王風的人，只是王風的說話。

她的眼中充滿了羨慕之色。

她羨慕甚麼？

王風看到了血鸚鵡？血鸚鵡還有的兩個願望都已留給王風？

× ×

王風的眼睛順着常笑的目光一轉，搖頭道：「我們當時追的血奴不是她，是隻怪鳥。」

常笑哦一聲，又問道：「墓地上當時可有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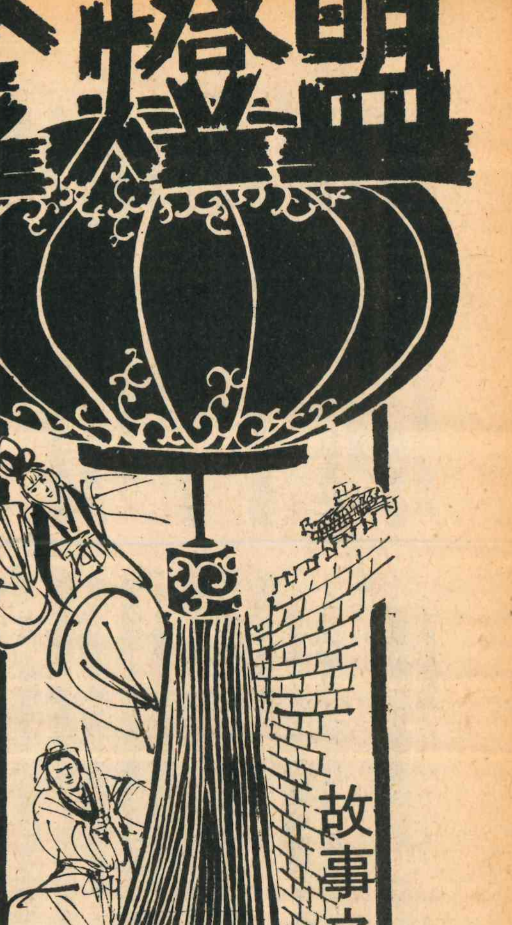
王風道：「一個也沒有。」

常笑道：「以你的武功，如果有人躲藏在附近，一定瞞不過你的耳目，何況還說話？」

王風道：「你不信那番話是出自血鸚鵡的口中？」

常笑微喟道：「鸚鵡無疑是一種非常靈巧的鳥兒，甚至還會說人話，就以我所知，秦淮河畔那間寶香齋所養的一頭鸚鵡更會念唐詩，可是說到底，不外乎長時間訓練的結果，那隻血鸚鵡跟你說的，却分明不是那種出自訓練的話。」

（未完）



故事之二——四君子

重重門戶殺機隱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燈門王俊義伸援手，要拯救一位仗義疏財的王武舉，事緣兩年前，王武舉因抱打不平，與一江湖人結怨，兩年後那位江湖人招來很多高手，先把王武舉的兩位保鏢朋友下毒，又擊敗王武舉，迫他自絕，否則當血洗王府，王俊等做一假人，僞扮爲王武舉，假死入棺，蕭飛燕、言少秋等分別監視前來弔祭的賓客，未幾果發現一青年直入靈堂，以哀悼神態伸手扶棺哭拜，入夜，王俊等開棺檢驗，發現假人爲神通竹葉手傳功擊破頭顱，王俊向王武舉盤問，並要見兩中毒鏢頭，王武舉答稱如他們痊好明日必來——

于重低聲道：「那時，設法請他們到此，問個明白。」

齊子川道：「就咱們目前所知，敵勢相當的龐大，而且他們分住兩處，一處又是座很大的私家宅院，顯然，他們來此一事，早經過了一番安排，殺害王舉人，似乎只是他們的目的之一？」

王俊點點頭，道：「表面上看來，只是一件普通的仇殺事件，但骨子裏，却又似別有文章。」

黃媚道：「大哥說的是，這就是江湖，江湖上充滿着險詐。」

王俊道：「但小兄有一點想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逼死王舉人，事實上，他們有能力殺死他，而且，佈置成意外死亡的情勢，縱然官府會追查一陣，但只要找不出眞憑實據，還不是不了了之，他們又爲什麼要費這麼大的手脚呢？」

黃媚道：「這中間定有內情，目下咱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查出爲什麼他們會捨近求遠。」

齊子川道：「關鍵好像在王舉人的這場弔祭上。」

王桂武道：「這個，在下也想不明白，他們能得到什麼？逼死我，和殺死我，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齊子川道：「王舉人，未在江湖中行走，不知江湖中事，需知目下情勢，你已變成了他們在濟南府中有所作爲的關鍵，他們爲什麼要逼死你呢？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王桂武說道：「這個，在下就有些想不通了。」

齊子川道：「咱們也未想通，能想通個中原因，咱們就不難找出他們的目的了。」

王桂武沉吟了一陣，道：「桂武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我只是一個安份的百姓，只是我有一點錢，又是個舉人的身份，如若我有錯，這就是我的錯了。」

王俊道：「王舉人，這件事看起來，是一樁很大的麻煩，原本是你個人的恩怨，現在看起來，好像是一樁很大的陰謀，你王舉人只不過是一個開始罷了。」

王桂武嘆口氣，道：「掌燈人，在下雖然仍然活在世上，但整個的濟南府，都知道我死了，以後，我怎麼能夠復生呢？」

王俊笑一笑，道：「王舉人，這件事，你可以放心，咱們既然可以使你僞裝死亡，也可以使你神蹟般復活，不會驚世駭俗。」

于重低聲說道：「照小弟的看法，他們逼死王舉人，必然有它的作用，咱們預定的計劃，不得不修正一下了。」

王俊道：「二弟有什麼意見，請說。」

于重道：「小弟覺着，咱們應該等一等，讓對方發動。」

王俊道：「如若任他們找上王府中來，難道要在此動手麼？」

于重道：「所以，咱們要想法子把王老夫人送離此地。」

王桂武道：「只要把我娘送走，我就再也沒有值得擔心的事了。」

于重笑一笑，說出了自己的意見。

這是于重經過了一番很長的考慮後，擬定出來的計劃。

王俊點點頭，回顧了一眼，道：「四弟，六妹，有何高見。」

言少秋笑一笑，道：「二哥這番設計，已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雖非盡善盡美，但敵情不明，也無法再找出更好的辦法了。」

金燈門中人，完全改扮，混入了王家的衆婢僕之中。

事情一直隱密的進行着，除了王舉人幾個心腹管事之外，很少有人知曉內情。

王老夫人悄然被遷離了王宅。

王舉人也得言少秋精妙的易容術，改扮成一個王府的家人。

事情在極端隱密中進行，不但王桂武的至親好友矇在鼓中，就是王夫人，也不明內情。

憑王家的財富功名，趕辦喪事，增加了一些人手，誰也不會注意。

金燈門在發現了强大的敵勢之後，由原來採取的攻勢，忽然間改爲守勢。

第二天，濟南府兩家鏢局，四海，羣英的總鏢頭，也趕來祭奠。

王府門戶大開，任人弔祭。

四海鏢局的總鏢頭，「金刀銀梭」顏如風，羣英鏢局的總鏢頭，「鐵臂神猿」趙志英，同時到了王府。

這兩人，都是王舉人的道義好友，也是參與那夜惡戰的人。

兩個人心中都明白，王桂武之死，至少有一半是爲了保全兩個人的性命。

這兩人先後趕到了王府，至少證明了對方，也保持了相當的信用，雖然，在約鬪之時，暗算兩人的手段有欠光明，但却在王舉人死去之後，依約送上了解藥。

兩個都穿着長衫，但也瞞不過見多識廣的齊子川。

這兩人不但在長衫之內藏了短刀利刃，似乎還帶了暗器。

王舉人眼看兩人進入了靈堂，急捧一盤錫泊紙錢，隨後而入。

正式迎接兩人的是王府的總管王貴。

兩個人的面色很肅穆，目睹靈堂棺木之後，更不禁黯然淚下。

顏如風一撩長衫，拜伏靈前，低聲道：「兄弟，士爲知己死，我已和趙兄有約，傾盡兩家鏢局之力，替你討回這筆血債，咱們原想帮忙，却不料反而害了你，兄弟，你安息吧！我顏如風只要有三寸氣在，定會爲你報仇。」

鐵臂神猿趙志英，緊旁在顏如風身側拜倒，口中也在低訴心願道：「王兄弟，我走鏢江湖，過的刀頭上舔血的日子，想不到，劍未出鞘，就中暗算，這是我的疏忽，累得兄弟你賠上了一條命，其實，你年輕有爲，前程無限，眼看着就要實授了官職，又何苦爲我和顏兄自絕，我們兩條命，也不如你兄弟一條命貴，王兄弟，你這是何苦啊！何苦。」

兩人胸中有無比的哀痛，悲傷，也只能在靈前低聲訴說。

靈堂中哭聲哀哀，兩人說話聲音又低，別的人很難聽到。

但他們瞞不過目靈耳聰，聽覺過人的黃媚，也未能瞞過手捧木盤，站在旁側的王舉人。

王桂武聽得很感動，但他却一直隱忍着沒有招呼兩人。

黃媚一直扮着丫頭身份，身着孝衣，跪在靈堂前面。

事實上，整個的靈堂，和廳院中，都在金燈門中人的監視之下。

黃媚冷眼觀察，發覺了這兩位總鏢頭都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心中一動，悄然起身離去，並且告訴了王俊。

王貴很快被召入堂中，吩咐王貴一番話。

王貴是王府中幾十年的總管事，四十多歲的年紀，人很精明幹練，也練過幾年拳脚。也是極少數知曉內情的人。

收支錢粮，辦理事務，他是內行，但他明白，應付這等江湖高人，非他能承擔下來。

王俊一道令諭，無疑分去他一大半肩上重擔。

轉回靈堂時，顏如風和趙志英已然祭奠完畢。

兩個人，轉入靈幃後面，準備啓棺一睹王桂武的遺容。

方昭攔阻了兩個人，不讓開棺，但他是下人身份，不能强行阻止，也不能說話太多。

正爲難間，王貴適時而至，抱拳一揖，道：「顏爺，趙爺，不能開棺。」

顏如風一皺眉頭，道：「王總管，別人不知道，你該明白，我們和你主人的交情，這一別人天遙隔，幽明相阻，我們再無法見他了，難道這最後一眼，也不讓我們瞧瞧麼？」

王貴嘆息一聲，說道：「顏爺，棺蓋已加釘，而且，老夫人吩咐了下來，任何人不能啓棺。」

趙志英道：「王總管，這要你在老夫人面前，替我們口角春風了，我和顏兄，如不能看你們主人的遺體一眼，只怕這一生都難得平安下來。」

王貴道：「我知道趙爺，顏爺，和敝東主的交情，不過，趙爺您看棺上指痕……。」

趙志英，顏如風，同時把目光轉注到了棺木前面兩個清楚的指痕之上，臉色瞬時大變，道：「這是……」

王貴黯然接道：「昨天有一位來歷不明之人，祭過靈堂之後，就在這裏拍了一掌，當時，咱們也未留心，昨夜老夫人要看小東主，啓棺之後，才發覺面目有傷，老夫人悲痛之下，傳諭釘棺，不許任何人，再見遺容。」

顏如風咬牙出聲，道：「好惡毒的手段，連屍體也不放過。」

趙志英道：「顏兄，咱們走吧……」

顏如風怔了一怔，接道：「到那裏去？」

趙志英道：「盡出咱們兩家鏢局中的人，查查他們的來處，找上門去和他們拚了。」

顏如風道：「對！咱們如不能出這口怨恨之氣，如何能對得起死去的王兄弟。」

王貴低聲說道：「趙爺，敝東主臨去之前，交代過在下一番話，要小的等顏爺和趙爺來時告訴兩位。」

趙志英道：「什麼事，快些說……」

王貴道：「此地不是說話之處，兩位請隨我來。」

這是廂房中一間雅室，小童獻上香茗後，悄然退去。

王貴早得王俊指示了一番說詞，又起身抱拳一禮，道：「敝東主臨去之前，告訴小人，說兩位義薄雲天，決意助戰，連累兩位身受暗算，他心中極爲不安……」

顏如風接道：「不怪貴東主，只怪咱們太大意，這就是終日打雁，竟被雁啄了眼睛。」

王貴輕輕歎息一聲，說道：「敝東主告誡小人，如是兩位不能够來此奠祭，不許我去找兩位……」

趙志英接道：「爲什麼？桂武兄這做法，豈不是瞧不起我們了？」

王貴道：「敝東主知兩位情意深重，兩位只要傷勢好轉，定會前來，如是不來，那就證明兩位傷勢未癒，就算告訴兩位，也是……」

顏如風接道：「王總管，我們和貴東主道義論交；老實說，他自絕而死，也是爲了我們的性命，死者已死，我們活着的人，不能不替他報仇。」

王貴道：「敵勢强大，兩位又是吃的鏢局飯，不宜和他們結怨。」

趙志英說道：「顏兄和我，都已決定辭去了總鏢頭的職位，決心替王兄弟討還血債，也算替自己報仇，我們心意已決，你不用再勸阻了。」

王貴沉吟了一陣道：「顏爺，趙爺兩位如此豪情，小人也不敢勸了，但敝東主臨去之前，也有了一些安排……」

顏如風道：「什麼安排？」

王貴道：「聽說是重金禮聘了一些高手來此……」

趙志英道：「來了沒有？」

王貴道：「很快就會趕來，不過，他們可能只暫時在暗中助拳。」

顏如風道：「重金禮聘而來，只在暗中助拳，此事不可靠，不用指望他們了。」

趙志英道：「不來，也就算了，來了更好，但我和顏兄，已決心留此，先辦完王兄弟的喪事，再設法找敵人算賬。」

王貴道：「唉！敝東主遺命在下，兩位如是堅持留於此地，要小心聽命兩位吩咐，再說，對江湖中事，小人也知曉不多，還請兩位主持其事。」

顏如風道：「王兄既有遺命，咱們也不推辭了。」

趙志英道：「目下府中的情形如何？老夫人現在何處？」

王貴道：「老夫人，觸景傷情，太過悲痛，小人已把她送往一位親戚處，暫住幾日。」

趙志英道：「那地方是否很安全？」

王貴道：「是的，敝東主臨去之際，也交代過了這件事情，妥爲安排老夫人，所以，小人把她送到了一個很隱密的親戚家中去。」

趙志英道：「送老夫人的車夫呢？」

王貴道：「也隨同老夫人留在那裏！」

趙志英笑一笑，道：「王總管，看來你是一個很會辦事的人——」

回顧了顏如風一眼，道：「顏兄，王總管，蛇無頭不行，鳥無翼不飛，咱們之間，爲了統一號令，也必須推舉一個人出來，作爲首腦，以便於行事。」

王貴道：「顏爺，趙爺，小的不堪擔當重任，這首腦人物，也就在兩位之間，推舉出一個來就行了。」

趙志英道：「顏兄深謀遠慮，比兄弟穩健多了，這件事就由顏兄出面主持大局了。」

顏如風道：「不！還是趙兄主持的好。」

趙志英說道：「顏兄不用推辭了，不論什麼人，主持其事，都是一樣，咱們都會全力以赴。」

顏如風道：「趙兄如此說，愚兄也只好承擔起來了——」

目光一顧王貴，接道：「王總管，府中有多少人？幾個年富力壯的，可以派上用場，用來對敵的？」

顏如風道：「上下僕從，丫頭廚師，一起算上，大約有三十多個人，但年輕的男子，長工年富力强可以和敵人動手的，有十八人。」

趙志英道：「這些人，現在何處？」

王貴說道：「分守在前後院，和大門處，四個武功較好的，待命西廂，準備隨時接應各方。」

顏如風道：「安排的很好。」

王貴道：「可要小的去召集他們來此，引見一下顏爺，要他們以後，聽從顏爺之命。」

顏如風道：「不用了，王總管下令給他們也是一樣。」

王貴正想接口，突然見一個中年男子快步行了過來，一躬身，急急說道：「啓稟總管，有一位姑娘，青衣勁服，手捧鮮花，要祭奠東主，小的因看她來路不明，攔阻她不准入靈堂，却不料那位青衣姑娘，就在靈堂外面鬧了起來。」

王貴一皺眉頭，道：「有這等事，你問她姓名沒有？」

那中年男子皺起了眉頭，道：「問過了，但是她不肯說。」

王貴目光轉注到顏如風的臉上，接道：「顏爺，你看應該如何？」

顏如風道：「咱們瞧瞧去。」

靈堂門前，一排橫立着三個王府的長工，攔住了一個青衫，青裙，手捧鮮花的少女。

那少女長的很美，粉臉上，却滿佈着淚痕愁容。

顏如風冷笑一聲，道：「姑娘，在下顏如風……。」

青衣少女霍然回頭，望了顏如風一眼，道：「顏總鏢頭……」

顏如風怔了一怔，道：「妳認得我？」

青衣少女道：「鼎鼎大名的顏總鏢頭，濟南府中，有幾個人不認識你？」

顏如風說道：「恕我顏某人眼拙，不識姑娘。」

青衣少女道：「因爲，我只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

顏如風道：「姑娘，咱們在那裏見過？」

青衣少女道：「濟南府一品樓，王大爺，趙大爺，還有你這顏大爺，都在場。」

趙志英哦了一聲，道：「姑娘就是那位賣唱的。」

青衣少女一躬身，道：「風塵淪落薄命花，趙爺，顏爺見笑了。」

趙志英道：「姑娘還在濟南府。」

青衣少女黯然說道：「是！」

趙志英道：「姑娘還在賣唱麼？」

青衣少女道：「自從那次得三位相助脫險之後，賤妾才知風塵遊行，終非善策，因此，洗盡鉛華，托身豪門，作一婢女，也强過弦音清歌，賣唱江湖了。」

趙志英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在下也許問的多了一些，如是姑娘有不便於回答之處，盡可不答。」

青衣少女黯然說道：「趙爺請問，只要小女子可以奉告，必將據實而言。」

趙志英道：「姑娘托護於那一家府第？」

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陣，低聲道：「趙爺有問，賤妾不敢不答，賤妾由一位花婆引薦，托身於吳府之中。」

趙志英哦了一聲，道：「現在濟南知府的吳大人公館。」

青衣少女點點頭，道：「賤妾得知昔年恩公王舉人，突然棄世，設法偷得半日假期，趕來憑弔一番，稍盡一番心意……。」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賤妾托身吳府，易名春蘭。」

聽說是來自吳府中的丫頭，趙志英等人，也不敢心存輕視，有道是宰相的門房七品官，別瞧她身份卑下，但一兩句讒言加害，就可能使人吃不了兜着走。

點點頭，顏如風緩緩接道：「姑娘，府台

大人，也知道了這件事麼？」

春蘭道：「知道了，聽說大人也要親來致奠。」

顏如風道：「什麼時間？」

春蘭道：「這就不知道了，今天不來，明天一定會來的。」

顏如風本想告訴春蘭，這王舉人就是爲了當年救了她之事，結下了仇恨，鬧成今日的結局，但語到口邊又嚥了下去。

想她一個柔弱女子，縱然知曉了這件事情，又能如何？

當下吁一口氣，改口說道：「難得姑娘，有這一番懷念故人之心。」

回顧了王總管一眼，低聲道：「要他們讓開去路。」

王貴一揮手，擋在廳門口的三個大漢，閃到一側。

春蘭欵步入廳，獻上鮮花，在靈前大拜三拜，才站起身子。

顏如風，趙志英，一直站在旁側，冷眼觀看，未勸阻，也未多言。

春蘭以汗巾拭去了臉上的淚痕，想了一想，道：「顏爺，趙爺，賤妾不能久停，我要先走一步了。」

顏如風道：「有勞芳駕，顏某不送了。」

春蘭道：「不敢有勞。」

目睹春蘭背影離去，趙志英低聲對顏如風說道：「顏兄，你看這位春蘭姑娘，可有什麼可疑之處？」

顏如風道：「她步履穩健，似乎是練過武功的人。」

趙志英道：「當年她賣唱江湖，學一點拳脚用來防身，倒也沒有什麼，兄弟懷疑的，是她托身吳府之中，用心何在？」

顏如風道：「她流落風塵，賣唱酒樓，受盡了別人欺凌，托身豪門，也可免去再受人欺侮之苦。」

趙志英沉吟了一陣道：「顏兄，我總覺得她有些不對，但却無法說出來那裏不對……」

顏如風接道：「當年王兄弟救助於她，總是不錯，無論如何，她總不能恩將仇報，帮助敵人。」

趙志英道：「但願兄弟沒有看錯！她是眞眞正正的賣唱女子。」

王貴雖然沒有正式面召僕從，替他們引見顏如風和趙志英，但却已暗中吩咐了下去。

王府中人，都知道濟南府兩家大鏢局的總鏢頭，主持了這場喪事，壯了不少膽，同時，也覺着事態嚴重，自然對兩人也生出了敬重。

有了顏，趙兩人主持，金燈門中人，不用再分人防護靈堂，也有了更多的人手，和行動上的方便。

表面上，風平浪靜，內在中浪濤洶湧。

金燈門中人的行動雖然匆忙，緊張，但却隱藏得十分深沉。

再加上王貴的口風奇緊，這就使得兩個老江湖也被蒙在鼓裏，未瞧出一點破綻。

事實上，兩人也把大部份的精神，貫注在外來憑弔的客人身上。

午時不久。

濟南知府吳大人，親來致祭，八抬大轎，數十從人，浩浩蕩蕩而來。

靈前獻花之外，居然還倒身一拜。

這就叫死後哀榮。

一身重孝，面垂白紗的王夫人，親自向吳知府施禮道謝。

吳知府點點頭，說幾句安慰之言，就打道回府。

王夫人沒提告訴，民不舉，官不究，吳知府也沒有細問王武舉的死因。

王夫人不是不想替夫報仇，問出王舉人是被人逼死的事，但王總管一再稟告，說老夫人交待下來，這件事，不能舉官，一則是找不出被人逼死的證據，不能舉官，二則，一舉告官，難免有一番開棺驗屍的手續，使死者不安。

事實上，開不得棺，一開棺驗屍，造成的風波，比起王舉人突然而死，還要哄動百倍。

但街坊間，仍然有很多的流言，說是王舉人撞了煞神，也有說王舉人被仇家派人暗殺死亡。

不同的流言，在坊間流傳，但每一個流言，就有很多人去相信，最妙的是有些人，居然會同時相信了兩種不同的流言。

不論流言如何傳播，但王舉人的死，總是一件震動濟南府的大事。

開弔之日，祭奠者磨肩接踵，王家有錢又有勢，自然就有遠親，近隣，好街坊。

顏如風，趙志英，一直留心着憑弔的客人，未見到一可疑人，更未見到那日動手的人。

一連三天的大祭，王府中就未斷過人，車如流水馬如龍。

趙志英，顏如風，仍然很留心地觀察每一個來人，但他們一直沒有發覺任何可疑之處。

第六天是出殯的日子，長長的行列，一直擺了二里多。

殯葬在濟南郊外大明湖畔。

這是極盡豪華的一場葬禮，紙人，紙馬，錫泊金紙，足足燒了兩三個時辰之久。

入土爲安，埋葬了王舉人，王府的鬨鬧，突然平靜下來。

顏如風，趙志英仍未離去，兩位是血性朋友，決心要守在王家，準備替故友復仇。

但他們的舉止很小心，每次外出，都是結件同行。

顯然，他們怕碰上暗算。

金燈門中人，一直沒有現身，王貴也未洩露出去。

又過了三天時間。

這三日之中，忙得趙志英和顏如風，團團轉。

蕭飛燕冷眼旁觀，看的有些不忍，低聲對王俊道：「王兄，這兩個人好像很够義氣，咱們要不要和他們連絡一下。」

王俊道：「我也看的有些不忍，但不能告訴他，更不能暴露咱們的身份！」

蕭飛燕道：「他們這樣匆忙，熱誠，難道還會有詐不成。」

王俊道：「他們不會，但他們對咱們有着掩護作用，我相信，他們的活動，一直在對方的監視之下……」

蕭飛燕歎息一聲，接道：「大哥，你對江湖上的事，似乎是知道的愈來愈多了，不過，對顏如風和趙志英的處境，你想過了沒有？」

王俊道：「哦！五妹有什麼高見呢？」

蕭飛燕道：「他們人單力薄，既在强敵監視下，只怕隨時會遭到殺身之禍。」

王俊道：「這樣嚴重麼？」

蕭飛燕道：「不錯，我們如不援手，他們很快就會出事的。」

王俊道：「這個，我倒沒有想到。」

蕭飛燕道：「事實上，咱們暗中帮助他們，也就是帮助咱們自己。」

王俊道：「怎麼說？」

蕭飛燕道：「咱們利用他們作餌，引誘對方現身，咱們也可以找出他們存身之地了。」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好吧！我會吩咐四弟，要他暗中保護他們兩位。」

蕭飛燕點點頭，狡黠一笑道：「我早和四哥談好了，但大哥不下令，我們不敢行動。」

王俊笑一笑，道：「好啊！五妹，你對大

哥也用起心機了。」

蕭飛燕道：「情非得已，還望大哥多多的原諒。」

王俊笑一笑，道：「這幾天對方一直按兵不動，大概也在觀察什麼了。」

蕭飛燕沒有講話，低聲道：「大哥，我和四哥一道去，好吧。」

王俊點點頭，蕭飛燕轉身而去。

蕭飛燕離去不久，黃媚却一閃身而出。

嫣然一笑，黃媚低聲說道：「大哥，你想通了沒有？」

王俊道：「想是想通了一些，只是還談不上什麼通達。」

黃媚說道：「哦，大哥可不可以說給我聽聽？」

王俊道：「正要向六妹領教了。」

黃媚道：「大哥，別這樣說嘛！我是聽大哥的高見。」

王俊道：「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他們殺死王武擧，似乎並不完全是個人的恩怨了。」

黃媚點點頭，笑道：「大哥對江湖事務的觀察，似乎是越來越深刻了。」

王俊笑一笑，接道：「所以，我覺着，咱們應該繼續的觀察下去，能瞭解他們眞正的用心之後，才能防患於未然。」

黃媚道：「嗯！小妹也是這樣的想法。」

王俊道：「好！我們還繼續忍耐下去。」

黃媚道：「大哥，四哥和五姐，可能會忍耐不住出手，我去招呼他們一聲。」

王俊點點頭，道：「六妹，小心一些，無論如何不能暴露了行踪。」

兩人在室中談話，大廳中也同時有變化。

原來，兩個身着黑衣的中年大漢，聯袂進入王府。

兩個身穿黑衣的中年大漢，聯袂進入王府時，守門的仍是齊子川。

這位老江湖打眼一瞄，已瞧出了情形不對，立刻傳出了暗號。

王貴匆匆迎了出來，一抱拳，道：「兩位，找什麼人？」

兩個黑衣大漢相視一笑，道：「找王擧人，王桂武。」

王貴呆了一呆，道：「兩位，眞的不知道麼？」

左首大漢應聲道：「什麼事？」

王貴道：「敝東主已經死去，而且，出了殯，埋在大明湖畔，這件事，濟南府，無人不知，兩位竟未聞得。」

左首黑衣人道：「咱們是外地來的人，不知道王擧人這麼短命。」

右首大漢接道：「死了算啦，王家的人，沒有死絕，總該有個管事的吧？」

王貴說道：「王老夫人，心懷喪子之痛，身體不適，目下，在這王府之中，就由在下管事。」

左首黑衣人打量了王貴一眼，道：「就是你麼？」

王貴道：「正是區區。」

右首黑衣大漢道：「就憑你這一副德性麼？承繼了王家大業。」

王貴臉色一變，道：「朋友，你不能這樣出口傷人哪！」

右首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出口傷人，弄不好，咱們還要出手打人了。」

王貴怔了一怔，說道：「你們難道不講理麼？」

右首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王擧人死都死了，你還是這麼一副奴才相。」

王貴氣的臉色鐵青，冷冷說道：「反了，反了，這是王擧人的家，你們當是酒館飯廳麼？隨便可以呼喝的麼？」

右首黑衣人道：「王擧人的家？王擧人呢？他到那裏去了，……」

王貴接道：「敝主人死了。」

右首黑衣人道：「怎麼死的？」

王貴皺皺眉頭，道：「你們是幹什麼？再要糾纏不清，當心我要把你們送到衙門去。」

右首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就憑你小子這點份量麼？王武擧活的時候，我們尚且不怕，何況，他已經死了。」

王貴冷冷一哼說道：「你是誠心來找麻煩的了。」

右首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不錯，咱們正是找麻煩而來。」

王貴忿然怒聲道：「好啊！你們欺人欺上門來了！」

右首大漢突然一伸手，抓住了王貴的右腕，道：「你這死心奴才，在王府中是個什麼樣的身份？」

王貴道：「總管身份。」

右首大漢冷笑一聲，道：「咱們連王擧人都不放在心上，還在乎你這個奴才總管，先敎訓你一頓再說。」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放開手，武擧府，豈是任人撒野的地方？」

右首大漢抬頭看去，只見一人滿臉怒容，冷冷說道：「顏如風。」

兩個黑衣人相互望了一眼，仍由右手黑衣人，冷冷接道：「四海鏢局的顏總鏢頭。」

顏如風嗯了聲道：「朋友，認識在下？」

黑衣人道：「不過聞名罷了。」

隨手放開了王貴。

顏如風出了面，王貴就未再多言，向後退了五尺。

兩個黑衣人，却緊隨着進了大門。

顏如風一揮手，防守門房的齊子川，突然掩上了大門。

兩個黑衣人相視一笑，道：「顏總鏢頭，準備好了。」

顏如風冷冷說道：「兩位假若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交代，今日就別想離開此地。」

右邊的一個黑衣人，似是這兩人中的老大，笑一笑，道：「顏總鏢頭，如若兄弟沒猜錯，羣英鏢局的鐵臂神猿趙志英，似乎是也在這裏。」

顏如風道：「哦！」

黑衣人道：「王武擧府中，有十幾二十個長工，也都會幾招莊稼把式。」

顏如風道：「兩位打聽的很清楚。」

黑衣人道：「咱們兄弟如若沒有幾下子，也不敢輕易來此。」

顏如風道：「不是猛龍不過江，事情既然挑明了，兩位似乎是也不用裝作了。」

黑衣人道：「顏兄的意思是——」

顏如風道：「兄弟走了幾十年的江湖，總不能被兩位蒙住，所以，兩位也不用再演戲了，取下人皮面具，報上眞實姓名，咱們好好的談談。」

黑衣人笑笑道：「就在這地方麼？」

顏如風一拱手，道：「請！」

把兩人請入了大廳之中。

黑衣人一伸手，取下了臉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了眞正的面目。

兩張淡黃色的臉，黃的像是生了黃膽病，不見一點血色。

但顏如風却似是受到了强烈的震動，臉色一變，道：「酆都二鬼。」

右首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不錯，兄弟焦老大焦通。」

左首黑衣人道：「焦老二焦鵬。」

顏如風已經鎭靜了下來，淡淡一笑，道：「兩位一向在川東道上，想不到竟然跑到了山東濟南府來。」

焦通伸手摸摸顎下短鬚，道：「顏兄，想不到的事情很多。」

顏如風道：「兩位到此，可是專程爲了找我顏某人麼？」

焦通道：「顏兄很高明，兄弟看在江湖同道的份上，特來拜會，順便想和顏兄談談。」

顏如風道：「四年前，兩位在川東道上，放了兄弟一次交情，顏某人，至今還一直存於心中……」

焦通打了個哈哈，接口道：「小事情，何足掛齒，但顏兄還記着這檔子事，咱們就好談了。」

顏如風聽出了口氣不對，未敢接言。

焦通笑一笑，接道：「咱們當家的，知道兄弟和顏兄，有過香火交情，特地派兄弟來，和顏兄叙叙舊誼，談幾句肺腑之言。」

顏如風道：「兄弟洗耳恭聽。」

焦通道：「王擧人已經死了，人死情絕，顏兄既非王家請的護院，也沒收過王家的求保銀子，似乎是用不着再替王家賣命了。」

顏如風皺皺眉頭，仍未答話。

焦通道：「咱們當家的很歡迎顏兄合作，但如顏兄不願意，咱們也不勉强。」

顏如風心中一動，道：「合作什麼？」

焦通道：「這個兄弟也不太清楚，顏兄如是答應合作，咱們當家的自當面告。」

顏如風道：「顏某如是不願意呢？」

焦通道：「我說過，決不勉强，不過，要顏兄賞給我一個薄面。」

顏如風道：「請說。」

焦通道：「請顏兄離開濟南三個月，三月之後，顏兄再回來，仍然作你四海鏢局的總鏢頭，兄弟可以擔保貴鏢局生意興隆，綠林道上的朋友，決不會動你們四海鏢局的鏢。」

顏如風淡淡一笑，道：「焦兄，可惜的是兄弟已經辭去了總鏢頭。」

焦通道：「千里去做官，只爲吃，喝，穿，顏兄當四海鏢局的總鏢頭，也不過是爲了賺點銀子，顏兄只要肯避開三個月，不妨開個價出來。」

顏如風道：「好叫你焦兄失望，兄弟已經受僱於王府。」

焦通臉色一變，冷冷說道：「顏兄，不賞臉。」

顏如風道：「焦兄，來的晚了一步。」

讓二鬼進入大廳之時，王貴並未隨入，大廳中只有二鬼和顏如風等三人。

焦通回顧了焦鵬一眼，道：「老二，你看，這檔事該怎麼辦？」

焦鵬道：「格老子顏兄不賞臉，咱們如何向當家的交代。」

顏如風道：「虧欠兩位之情，兄弟日後會想法子補報，咱們橋歸橋，路歸路，不能混爲一談。」

焦鵬道：「顏如風，吃酒有兩種，一種是敬酒，一種是罰酒，顏兄不吃敬酒，就叫咱們兄弟爲難了。」

顏如風道：「賓不奪主，兩位不覺得這話有些過份麼？」

焦過道：「武擧已經死了，你顏兄也算是死裏重生，人貴自知……」

顏如風冷冷接道：「這麼說來，兩位也和王擧人之死有關了。」

焦鵬道：「姓顏的，就算是有關吧，你能怎樣？」

顏如風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濟南府是有王法的地方……」

焦鵬接道：「龜兒子，王法，王法多少錢一斤，王武擧是自己把自己弄死的，就算咱們兄弟，想試試王法，也是沒有罪證入罪。」

顏如風略一沉吟，一抱拳，道：「兩位，話不投機半句多，看在昔年兩位放鏢的份上，兄弟也回報一次，我斗膽作主，放兩位離開王府，但只此一次下不爲例，兩位可以去了。」

焦鵬冷笑一聲，道：「顏兄，說的太輕鬆了。」

顏如風道：「閣下準備……」

焦通道：「顏兄，咱們來此之時，當家的曾經吩咐過咱們兄弟，如是能勸說你顏兄和趙總鏢頭，和咱們携手合作，那是上上之策，如若是無法勸服兩位，那就請兩位暫時離開濟南府。」

顏如風道：「咱們也不允加盟，也不離開濟南府呢？」

焦通道：「上，中兩策如若都不能實現，咱們只有採取下策了。」

顏如風道：「下策又如何？」

焦通道：「下策是除了兩位！」

顏如風道：「殺我之外還要殺那一位？」

焦通道：「趙志英。」

顏如風笑笑道：「就憑你們兩兄弟麼？」

焦通道：「看來顏兄還未把咱們兄弟放在眼中了？」

顏如風道：「貴兄弟，在川東道上的名氣很大，霸主一方，何等威風，爲什麼到濟南府來，參與逼死王武擧這檔事情。」

焦通冷笑一聲，道：「顏如風，本來你也要死的，焦某人念在咱們過去一段交往之情，一力擔保，咱們兄弟已經打聽得很清楚了，閣下和王擧人，並無深厚交情，只要姓王的一死，顏兄至少也該賣咱們兄弟一個面子，暫時離開濟南一段日子，想不到，你竟然是這樣不够交情……」

顏如風心中一動，忽然放下臉，微微一笑，回顧了一眼，低聲道：「焦兄，如是兄弟放手此事……」

焦通接道：「自然有你顏兄的好處了。」

顏如風道：「兩位肯離開川東，趕到濟南府來，事情似是不太尋常啊！」

焦通道：「看來，顏兄是想開了。」

顏如風道：「事實如此，兄弟想不開也不行了。」

焦通點點頭，道：「顏兄，你應該明白了，能使咱們兄弟離開川東，趕到濟南府來，事情自然不簡單了。」

顏如風道：「所以，兄弟想了一想，覺着事情很嚴重，焦兄，我可以退出濟南一段時間，不過，兄弟想瞭解事實眞相，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王擧人是一個正正當當的人，就在下所知，他不可能捲入江湖恩怨之中，爲什麼和江湖上結下怨仇？」

焦通道：「顏兄，我只能說一個大約的情形，這一次，我們來了很多的人，老實說，顏兄就算召集了濟南府中所有的武林高手，也難以和我們抗拒。」

顏如風道：「哦！」

焦通道：「逼死王擧人，只是我們計劃中的一部份。」

顏如風道：「焦兄，兄弟就想不通這一點，你們大批人馬，趕來濟南府幹什麼？爲什麼要先逼死王擧人。」

焦通道：「顏兄，這和你沒有關係，最好是不要多問了。」

顏如風道：「焦兄，當年，你們對我那份交情很深厚，兄弟不得不奉勸你一句話。」

焦通道：「請說。」

顏如風道：「濟南府是有王法的地方，而

且，駐有重兵，諸位來了大批人手，只怕瞞不過他們的耳目，一旦被他們發覺了，豈不是一場紛爭。」

焦通道：「這個，顏兄可以放心，就憑六扇門那些鷹爪子，能够找出咱們的底細，那豈不是一大笑話麼？」

顏如風忖道：「焦老大，也是老江湖了，想從他口中探出一些什麼？只怕也不是容易的事。」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焦兄，我如暫時離開了濟南府，不知道對兄弟個人，有什麼好處？」

焦通哈哈一笑道：「對！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有顏兄這麼一句話，咱們就好談了。」

顏如風道：「焦兄指敎一下，兄弟應該如何？」

焦通道：「這樣辦吧！兄弟可以致贈一份厚禮。」

顏如風道：「什麼樣的厚禮？」

焦通道：「如是顏兄眞的肯退出濟南府，那份禮不會太輕，我想至少有五千兩銀子。」

顏如風道：「這麼說來，倒够兄弟下半生的花用了。」

焦通道：「也許會更多一些。」

顏如風道：「焦兄，能不能給兄弟一天的時間，讓我想一想？」

焦通一皺眉頭道：「顏兄，你可是要我們兄弟好看的麼？」

顏如風道：「焦兄不要多疑，兄弟要離開濟南府，也得安排一下。」

焦通道：「你答應了？」

顏如風道：「明日午時之前，兄弟才能決定。」

焦通臉色一變，冷冷說道：「顏如風，你好大的膽子。」

突然一上步，一把向顏如風的右腕抓去。

顏如風一閃避開道：「焦老大，你……」

焦通道：「咱們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講究的是一言爲定，你這麼變來變去，不覺着有失氣度麼？」

他口中說話，雙手攻勢却未停下，而且是愈來愈快。

顏如風揮動雙手，招架攻勢。

他採取完全是穩紮穩打的路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一面閃避，一面封架。

他心中明白，酆都二鬼，乃川東黑道上有名人物，武功造詣不凡，拖延時間，對他們却極爲不利。

有了上次的經驗，顏如風不得不小心謹愼一些，他要分出大部份的精神，以防備對方突出殺手。

焦通連攻了廿餘招，始終沒有辦法取得制敵優勢，不禁有些急躁起來。

顏如風既不和他硬拚，也未全力施爲，只是採用的遊鬥方法。

焦通攻勢更急，一面大聲喝道：「老二，快些出手，咱們不能纏鬥下去。」

焦鵬早已躍躍欲試，但因一直未聽到焦通的招呼，不敢輕易出手。焦鵬聞聲飛起，右拳一揮，一式「乘風破浪」，直搗過去。

忽然間，人影一閃，內室門一開，飛撲出一條人影。

蓬然一聲，接下了焦鵬一拳。

是趙志英。

他早已隱在大廳複室之中，冷眼觀察着廳內的搏鬥。

看焦鵬出手合攻顏如風，立時飛身而出，接下一拳。

這是硬碰硬的一招，兩人拳招接實之後，各自向後退了兩步。

趙志英右臂麻木，幾乎抬不起來，但他却暗中咬牙，未使痛苦形諸於外。

焦鵬也不好過，這對擊一拳，只撞的內腑中血翻氣湧。

所以，兩人硬拚了一招之後，就未再連綿出手，彼此相對而立。

這等激烈的搏鬥，自然驚動了王府中人。

也驚動了金燈門中人。

十幾個健僕，各執刀棒，擁到了大廳。

經過易容，穿僕從衣着的王舉人和方昭，也混在了僕從之中。

但他們並未出手，只是環立在大廳四週，以觀變化。

做賊心虛，焦氏兄弟雖然是橫行在川東道上梟雄人物，但此刻，也不禁有些心生畏懼。

顏如風，趙志英的武功，高强的出了兩人意料之外，王府中十幾個執刀的健僕，武功也許未放在他們心上，但這股氣勢，却使兩人有些驚心。

王桂武手提一根齊眉棍，怒目逼視着焦氏二鬼。

焦通也收拳而退，望望守在廳門十幾個健僕，道：「顏如風，你要他們助拳呢？還是送死？」

顏如風笑了一笑，道：「這些人，都是王府中的忠心僕從，他們身受主人厚恩，有心以死相報。」

焦通怒道：「他們既是想找死，我焦老大就成全他們了。」

顏如風冷冷道：「顏某人已領敎過高招，也不過如此罷了，念昔年一段香火情份，顏某適才手下留情，焦兄如再動手，那就別怪兄弟全力施爲了。」

焦通色厲內荏的喝道：「咱們兄弟既然來了，早已有完全準備，就憑你顏如風，趙志英和這王府中一干從僕，想留下咱們兄弟，只怕還沒有這麼容易。」

這時，王貴也匆匆奔來，手中提了一把長劍，道：「顏爺，小的巳遣人報了案，衙門的人，很快就會趕到，咱們只要擋住他們一陣，就行了。」

有道是邪不勝正，焦通，焦鵬，聽到了官府中人就要趕來，也未免有些心生寒意。

兩個人對望一眼，突然一齊向廳外衝去。

但是一條齊眉棍，挾急勁的疾風，呼的一聲，掃了過來。

酆都二鬼，閱歷豐富，眼看這一棒來勢兇厲，力逾千斤，赤手空拳，兩個人，誰也無法接下這一擊之力。當下一吸丹田之氣，硬把向前奔衝的身子，給穩了下來，人又退了回來。

這人正是王桂武，一棒逼退二鬼之後，擔心露出馬脚，一轉身，閃入人後。

王貴長劍搖動着，頂替了王桂武的位置，喝道：「濟南府是講王法的地方，兩位這等明目張膽，找到府來，勒索敲詐，形同搶刼，這就判你們個終身監禁了，如再出手傷人，那是死定了。」

焦通皺皺眉頭，低聲道：「老二，咱們栽了，這是個陷阱。」

焦鵬道：「不錯，這些僕從中隱了不少高人，剛才，那小子擊出的一棒之威，決不在姓顏的和趙的之下，咱們今日，只怕很難出得此地了。」

焦通道：「咱們來此之時，把話說的太滿，只怕不會有接應趕援。」

焦鵬道：「就算有人趕來接應，只怕也來不及了。」

兩人談話的聲音不高不低，其中大部份對答之言，都被顏如風等聽到。

王貴只是虛張聲勢，並未立刻攻向兩人。

堵在大廳門戶處的羣僕，也未擁入廳中。顏如風，趙志英，只是嚴密的戒備着，也未再對兩人出手。

事情，又成了一個僵持相對之局。

焦氏兄弟被一棒逼回，已知王府中早已有備，破圍而出，似非易事？

這時，十幾個手執鐵尺，單刀，鐵索的公門中人，已到了廳外。

圍在王府中的僕從人等，立時退開。

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漢子，似是捕快領班，揮揮手，道：「兩位，膽子很大啊，大白天，竟敢侵入府第，給我拿下。」

兩個手執鍊子索的人，突然一抖鐵索，向兩人頸間套去。

焦通，焦鵬，一施眼色，兩人同時出手，左手接住鐵索，右手一揮，竟把兩個拏人的公差，腕脈擒住。

焦通將拿人的公差，腕脈擒住用力一帶拉入懷中，鐵索一絞，反纏在兩人的頸上。

那中年大漢臉色一變，道：「好啊！你們竟敢拒捕。」

焦通又冷冷說道：「我們只要一收鐵索，你們兩個伙計就非死不可。」

中年大漢抽出袖中一對鐵尺，道：「殺人償命，你敢殺捕快……。」

焦通接道：「我爲什麼不敢，咱們保命要緊。」

焦鵬道：「領頭的，你貴姓啊！」

中年大漢道：「在下姓徐……」

焦通道：「徐班頭，咱們找上王府，一非欺詐，二非勒索，只是當年和王舉人，有一點私人過節，如今王舉人既然死了，這件事，也就算了，只要徐班頭網開一面，放了咱們，咱們兄弟必有一報。」

徐班頭冷冷說道：「你們想得好！王舉人在濟南府是何等身份，豈容你們這等江湖人隨便來去，放了兩位捕快，你們不過是幾年牢獄之刑，殺了兩人，你就非要償命不可。」

焦通哈哈一笑，道：「徐班頭，咱們兄弟闖蕩江湖，殺人過百，豈在乎多殺一兩個人，你不顧及兄弟的生死，咱們也只好拚了再說，就憑你們幾個人，也未必能留住咱們兄弟。」

徐班頭道：「兩位如是眞要殺官拒捕，那就別怪兄弟去轉請知府，調集緹騎營的兵馬，對付兩位了。」

焦通，焦鵬心裏還眞是有些害怕。

兩個人互相望了一眼，焦鵬開了口，道：「徐班頭，如是咱們放了你兩個手下兄弟，你怎樣對付咱們兄弟。」

徐班頭道：「放了人，也要跟我們到衙門裏走一趟，民不舉，官不究，只要王舉人府裏不追究，在下可以放兩位一馬，如是王舉人府中要追究，老實說，咱們也沒有法子，只好讓兩位吃官司了。」

焦通臉色一變，道：「如若咱們非要吃官司不可，那就只好弄一個明明白白了。」

徐班頭道：「這要看王府的態度了。」

一般的捕快捉拿江洋大盜，那就像狗狼對咬，兩邊心裏，都有些害怕，除非是情非得已，兩邊的人，都不願拚命。

王貴早已得到指示，最好是能把大事化小，官府中人，本是名正言順的捉拿强盜的，但是官府中人一出面，那就是雷聲大，雨點小，而且，事情辦不好，反而會越辦越糟。

輕輕咳了一聲，王貴挺起胸膛，道：「徐班頭，在下剛才已得到老夫人的指點。」

徐班頭道：「老夫人怎麼說？」

王貴嘆口氣，道：「敝東主巳經入土，生前的恩怨，老人家也不願再多追究，只要這兩位朋友說一句不再侵犯王府，老夫人就也不再追究這件事。」

徐班頭望望焦鵬，道：「兩位可都聽到了，老夫人已決定不再追究這件事，但兩位還得跟我們到衙門裏去一趟……」

焦鵬接道：「彼此之間，事情巳了，我們爲什麼要跑一趟衙門。」

徐班頭道：「衙門裏沒有老虎，兩位走江湖多年，怎麼如此不够膽子，我帶兩位進衙門，只要兩位具個結，立刻放人。」

焦通輕輕咳了一聲，道：「咱們相信你徐班頭一句話，兄弟放人。」

兩個人同時放開了被鐵鍊子絞在頸間的捕快。

這兩兄弟久年合作，一起爲盜，彼此之間，早巳經心靈相通了，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彼此間巳胸有成竹。

焦通臉色變的很快，拱拱手，道：「徐班頭，王老夫人量大如海，你徐兄也一諾千金，咱們兄弟信得過。」

徐班頭接道：「這麼說來，兄弟就不客氣了，給我鎖了。」

焦鵬想出手反抗，但却被焦通示意阻止。

焦通，焦鵬，就這樣被鎖住帶出了王府。

這時，天色近午，行人正多，兩個被鐵鍊子鎖住的人，走在大街上，自然會引起萬衆注目。

不少人停足而觀。

焦通，焦鵬心中雖然是羞惱異常，但兩人都是久年積賊，壓制下心中怒火，沒有發作。

轉過兩條大街，圍觀的行人更多。焦鵬回顧了焦通一眼，突然停下了脚步，道：「徐班頭，這可是帶着我們兄弟遊街麼？」

鐵鍊鎖着人犯，靑天白日下，走在大街上，大約是幹捕快的最神氣的時刻。

徐班頭笑一笑，道：「這是國家的王法，兩位既然戴上了，不進衙門，不落案，就沒有法子放下來，衙門離此巳經不遠，兩位只好擔待一下了。」

焦鵬冷冷說道：「人是一張臉，樹上一層皮，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你徐班頭，昂首闊步的很神氣，拿咱們兄弟的面皮在地上擦……」

焦通接道：「徐班頭，我兄弟說的不錯，這樣子，咱們受不了，我瞧，衙門咱們不想去了。」

兄弟倆說翻就翻，一伸手抓住了兩個牽着鐵鍊子的捕快。迅快的取下了頸上的鐵鍊子，套在了兩個捕快的頭上，冷冷說道：「龜兒子，你們神氣了半天，格老子也該出出氣了。」

徐班頭抽出了袖中的鐵尺，冷冷說道：「焦通，焦鵬，你們要造反。」

焦鵬冷冷說道：「造反就造反，老子受够了。」

徐班頭心中有點慌，他明白，憑自己和這幾個巡捕，決不是這兩人的敵手。

心中嘀咕，口中却大聲喝道：「姓焦的，朗朗乾坤，你們敢拒捕殺官。」

焦鵬哈哈一笑，道：「你龜兒子也知道怕死啊！你拿老子不當人，宰了你，老子才能出這口氣。」

徐班頭道：「焦老大，你怎麼說？」

焦通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道：「徐班頭，你這是給臉不要臉，咱們兄弟拿你當人看，你却拿咱們兄弟當猴子耍。」

徐班頭怒聲喝道：「你們兩兄弟聽着，當街殺官，可是死罪……」

焦鵬接道：「死罪，咱們瞧瞧那一個龜兒子先死……」

突然間身子一顫，倒了下去。

幾乎在同時，焦通也向地上倒去，口中叫道：「封喉……」　②　（末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庸·文
盧令·圖

鐵蓮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羽聽從金克用的擺佈，扮作古家兄弟，侍隨金克用前往海角紅樓與白玉蓮會晤，詎知雖經改容，仍為白玉蓮認出，但她非但不揭穿，反借故贈予古家兄弟通行令牌，並向金克用說出她對鐵羽抱疾和思念的情意，金克用目的已達告辭離去，走出海角紅樓未久，鐵羽堅持要獨返海角紅樓，金克用阻止無效，只好由他，鐵羽返回海角紅樓，驀見燈火通明，樓門大開，白玉蓮獨赴樓內，淒言向鐵羽解釋當年所犯錯誤，鐵羽不聽，堅欲一搏，白玉蓮願束手待宰，對於鐵羽確可輕易將她殺死而毫無懼意——

人人心懷鬼 迢迢大漠行

鐵羽的右手已經舉起，無奈竟渾身顫抖，下不了手。幾次提聚功力，又幾次散去。

刻骨的仇恨，他並沒有忘記，十年忍辱，千里追蹤，為的就是這一擊，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他卻猶豫着無法出手。

那如花容顏，仍似當年，為什麼這一剎那，他竟然憶起那張微仰的臉，輕閉着的眼睛，好像並非在等待死亡，而是在期待着夫婿深情的一吻?

鐵羽的心在抽緊，呼吸越來越重濁，終於長嘆一聲，垂下了手臂。

白玉蓮的眼睛突然睜開，嘴角綻起一抹淺笑，輕輕道：「一夜夫妻百夜恩，我知道你決不是那種狠心人，果然我沒有猜錯……」

「不！你猜錯了。」鐵羽喘息着道：「你我夫妻之情早絕，我只是不願殺一個毫不反抗的人。」

白玉蓮嫣然道：「這只是你嘴硬而已，事實上，你心裏仍然愛着我，仍然忘不了咱們夫妻的情意。」

鐵羽大聲道：「咱們早已不是夫妻，早已恩斷義絕，還有什麼情意可言。」

白玉蓮緩緩搖頭，說道：「你不是一個絕情的人，至少，到現在你對我仍然像從前一樣信任……」

「信任?」鐵羽幾乎要大笑：「我會信任一個背棄丈夫的女人?哈!」

白玉蓮平靜地說道：「如果你不信任我，為什麼敢用我替你準備的水洗臉?為什麼敢穿我替你準備的衣服?為什麼敢喝我替你準備的茶?」

鐵羽怔了怔，冷笑一聲，說道：「我為什麼不敢?」

白玉蓮道：「你不怕我在水中下毒，在衣服裏暗藏毒虫?」

鐵羽哼了一聲，道：「那是因為我知道你不會用毒。」

「你錯了。」

白玉蓮舉掌輕擊，兩條黑影穿窗飛入。是那一男一女，兩名崑崙奴，每人手中各提着一具皮革囊。

白玉蓮擺擺手，那女奴扯開革囊封口，隨

手一抖，竟由囊中抖出一大堆毒蛇。

那全是身軀細小，奇毒無比的青竹絲，互相糾纏在一起，少說也有二三十條。

鐵羽心頭一震，不由自主倒退了兩三步。

羣蛇落地立刻分散，昂首吐信紛紛奔逃。

傍邊的男奴突然撮唇低嘯，其聲如逐鷄鴨，遍地毒蛇竟似聞聲生懼，各自蜷縮成一團，不敢移動。

男奴探手囊中，抓了一把灰白色的粉末，洒在羣蛇身上。

數十條毒蛇宛如釜中的泥鰍，頓時翻騰扭曲，轉瞬間，全數僵挺而死，再過片刻，連蛇屍也化成一灘灘腥水。

白玉蓮再度擺手，兩名崑崙奴躬身施禮，仍由窗口退去。

鐵羽已看得暗暗心驚。

白玉蓮笑道：「我雖然不擅用毒，這兩名崑崙奴却是御毒用毒的高手，如果我想暗算你，實在易如反掌。」

鐵羽木然道：「你為什麼要錯過機會?」

白玉蓮搖搖頭，道：「我並非錯過機會，而是根本就不願意傷害你，當年事錯已鑄成，不提也罷，我怎能再眼看你受人利用而不加提醒。」

鐵羽道：「我受誰的利用?」

「麒麟山莊。」白玉蓮語音凝重，神情也顯得很嚴肅，緩緩說道：「金克用是一頭老狐狸，你若認為是他從金鈎楊玉田手中救你脫身，那就錯了。」

鐵羽沒有回答，好像不信，又好像是不願談論這件事。

白玉蓮道：「或許你會懷疑我說這話，別有什麼居心，其實，別有居心的人是金克用，他在利用我們當年那件誤會，想使我們鷸蚌相爭，以便坐收漁利。」

鐵羽仍然沒有開口，神色卻帶着鄙夷不屑，顯然，他對白玉蓮的話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白玉蓮又道：「你不相信是不是?好!讓我老實告訴你吧，這次你遠來西北，金克用是第一個得到消息的人，是他暗中把消息告訴了金鈎楊玉田，然後又安排詭計，殺楊玉田救你，企圖向你市惠買恩，雙槐驛那一幕，完全是金克用一個人自編自演的假戲。」

鐵羽又是笑了笑，未置一詞。

白玉蓮又道：「他見你仍然不肯領情，才把我搬出來，打算用你的仇恨心，迫你就範，但他又怕因此開罪了我，於是又暗中向我洩漏你的行踪，今夜你假冒古老三，跟他同來海角紅樓，事先他都告訴了我，甚至，你的穴道受制，郭石頭的攔阻……這些都是他跟我早就商議好的，他只是沒想到我會給你通行令牌，更沒想到你會這麼快又獨自回來而已。」

鐵羽眼中突然射出震驚的光芒，他的確沒有想到金克用事先勾結白玉蓮，扮演這一齣雙簧，當時自己穴道受制，無力反抗，如果白玉蓮真有殺害之心，那後果的確不堪想像……

他不能不相信白玉蓮的話了，但却不願被白玉蓮看穿自己的驚駭，於是，深吸了一口氣，故意淡淡地道：「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難道你也想向我市惠買恩，企圖利用我去替你做什麼事?」

這分明是譏諷之詞，想不到白玉蓮竟毫不掩飾地點了點頭，道：「問得好，如果我說是為了夫妻之情才告訴你這些話，你當然不信，我承認這樣做是有目的，只不過，這目的絕無惡意，而且，對你對我都有益處，你願意聽聽嗎?」

鐵羽冷笑道：「那要看你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

白玉蓮也笑道：「你瞧你，還是從前的老毛病，口頭上總是不肯替別人留點餘地。」

鐵羽道：「因為我這一生，謊話聽得太多，已經沒有心情再聽那些美麗的謊言。」

白玉蓮臉上一紅，揚了揚眉，道：「好吧，咱們別扯閑話，且談正事。現在我先給你看一樣東西。」

說着，從衣袖中取出一個紙封套，輕輕一擺手，擲向鐵羽。

那紙封套很薄，彷彿是一封信函，但脫手之後，却顯得很沉重的樣子，平平穩穩飛向鐵羽，而且帶着破空的風响。

鐵羽心知她已在封套上貫注了內力，不甘示弱，也提足真氣，左手一抬，將封套凌空接住……

紙套入手，不禁吃了一驚。

原來那看似沉重的紙封套，入手竟輕如鴻毛，毫無力道，等到鐵羽正欲散去真氣，却又突然變得好像一塊鐵片。

幸虧鐵羽號稱「神手」，五指疾合，微微向上一抬，才沒有掉落地上。

這種藉物附力，已算得上乘功夫，能控制力道的輕重，隔空交換，收發由心，更非數十年苦修絕難辦到，不料白玉蓮離開才短短十餘年，竟然練成了如此深厚的內家功力。

鐵羽望望她，臉色微變，並未開口，低頭拆開了紙封套。

裏面是張羊皮，展開來，赫然也是一份地圖，圖上也同樣註着蒙古文地名。

同樣的羊皮地圖，同樣的蒙古文註釋，而且，同樣也繪的是太行山附近形勢，這份地圖，顯然跟金克用的一份有關聯。

鐵羽抬起頭，用懷疑而詫異的眼光注視着白玉蓮，靜待她的解釋。

白玉蓮笑了笑，道：「我知道金克用手中也有一份這種地圖，他一定給你看過，並且要求你幫助他取得圖中藏寶，是不是?」

鐵羽點頭道：「不錯。」

白玉蓮道：「其實，他是在騙你，僅憑他手中那份地圖，根本就無法取得寶藏。」

鐵羽道：「莫非他那張圖是假的?」

白玉蓮道：「圖倒是不假，但他那份地圖，只不過是全份藏寶圖的四分之一，同樣的地圖共有四張，必須四圖齊全，才能找到藏寶的所在，他和我僅僅各得到四分之一罷了。」

鐵羽道：「其餘兩份又在誰手中?」

白玉蓮道：「這就是金克用想利用你的目的，因為那另外兩份地圖，都在你手中……」

鐵羽一怔，道：「在我手中?我何嘗有什麼藏寶地圖?」

白玉蓮道：「地圖雖然並不是你的，却只有你才能取得，你若願意出面，隨時可以得到那兩份地圖，等於就在你手中一樣。」

鐵羽皺眉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白玉蓮道：「你不懂，那是因為你對藏寶的事毫無所知，如果知道，只怕那兩份地圖早已是你囊中之物了。」

鐵羽道：「這話怎麼說?」

白玉蓮笑道：「我跟你提一個字，你就懂啦。」

左手虛捏，食指和小指微微上翹，漫聲道：「天山山頭一支『花』……」

鐵羽神色一變，脫口道：「你是說威寧侯府?」

白玉蓮道：「一點都不錯，那其餘兩份地圖，就落在天山威寧侯府，現在你懂了吧?」

鐵羽重重哼了一聲，道：「威寧侯府是威寧侯府，鐵羽是鐵羽，怎能說藏寶圖在威寧侯府，就等於在我手中?」

白玉蓮掩口而笑，道：「相公，你說這話，就未免太矯情了，誰不知道你是老侯爺花不

拉汗的義子，跟當今侯府主人花翎是義兄弟，而且跟侯府郡主曾有一段……」

「住口！」鐵羽沉着臉，冷冷低喝道：「你最好不要提從前的事，否則，咱們就無法再談下去了。」

「喲！瞧你急成這樣子。」白玉蓮笑得如花枝顫抖，揶揄地道：「提起舊情，心裏難過了是不是？早知如此，當初你就該娶她，又何必千里迢迢踹返中原？我是你的妻子，我都沒吃她的醋，你倒是生的那門子氣？」

鐵羽怒形於色，一長身，站了起來。

白玉蓮急忙換了歉容，道：「好，不提就不提吧。你跟威寧侯府的情誼總是眞的，金克用千方百計攏絡你，無非是想藉你的關係，取得另外那兩份地圖，所以我說你被他利用而不自知，現在你明白了麼？」

鐵羽重又坐了下來，冷冷一笑，說道：「這麼說，你也跟他一樣，想利用我取得那另外兩份地圖？」

白玉蓮既未承認，也沒有否認，却反問道：「威寧侯府富甲天下，留着那兩份藏寶圖，毫無一點用處，不過，咱們也不能讓寶藏財富，白白便宜了金克用，你說是不是？」

鐵羽道：「難道就應該白白便宜你？」

白玉蓮正色道：「相公，我可是在替你打算，你的年紀也不小了，徒擁盛名，並無絲毫屬於自己的基業，爲什麼不爲將來打算打算呢？只要你有心取得藏寶，威寧侯府的那份地圖垂手可得，我再幫助你將金克用的一份奪過來，以神手鐵羽的聲名，白蓮宮的勢力，加上那富可敵國的資財，你縱要創建十座威寧侯府，也不算什麼難事……」

她還想繼續說下去，鐵羽却冷冷的打斷了她的話，說道：「你爲什麼要如此熱心，替我打算？」

白玉蓮赧然低下頭，道：「咱們畢竟是夫妻……」

鐵羽又搶着道：「十年前，咱們夫妻之情就已經斷絕了。」

白玉蓮道：「縱無夫妻之情，也還有夫妻之義，就算我爲當年的錯誤作點補償，你總不致拒絕吧！」

鐵羽道：「我拒絕。」

白玉蓮道：「爲什麼？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財物無主，你不取，別人也會取去，莫非你對威寧侯府有顧忌？」

鐵羽道：「這不是顧忌，而是道義。儘管財寶無主，老侯爺對我恩重如山，我豈能作那非份之想。」

白玉蓮道：「但威寧侯府已經够富有，那兩份藏寶圖，對他們並不重要，對你却關係太大，何況僅有兩份地圖，並不能取得寶藏，即使他們把地圖送給你，威寧侯府也沒有任何損失。」

鐵羽笑笑道：「白玉蓮，你口口聲聲爲我打算，如果我要你把這份地圖送給我，你會肯嗎？」

誰知白玉蓮竟毫不遲疑答道：「當然肯，我的東西就是你的，我已經說過了，不僅願意助你創業，更願意替你將金克用的一份也奪過來。」

鐵羽斜睨着她，緩緩道：「奇怪，像你這樣貪婪的女人，怎會忽然變得大方起來？」

白玉蓮赧然而笑，道：「也難怪你不信，從前我的確貪心太重，我自以爲年輕美貌，恨不能擁有整個天下，但如今我已算在權勢和金錢上小有成就，却發現自己生活得並不快樂，女人畢竟是女人，對一個中年女人來說，心靈的空虛，絕非金錢和權勢所能彌補，所以我要全力補償當年的錯誤……」

鐵羽道：「既然你也認爲金錢和權勢不能彌補一切，爲什麼又要我接受？」

「你不同。」白玉蓮的態度很誠懇，語氣也很堅決：「因爲你是男人，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你已經有了名，正需要權勢，而金錢却是權勢的根本。」

鐵羽似乎有些心動了，沉吟良久，却將那份羊皮地圖折叠整齊，輕輕放在小几上。

白玉蓮詫異地說道：「你眞的不肯再考慮一下？」

鐵羽沒有回答，反問道：「你有什麼辦法能將金克用那一份奪過來？」

白玉蓮說道：「這太容易了，憑我白蓮宮的勢力，無論巧取或是豪奪，金克用都無法抗拒……」

鐵羽冷冷說道：「你別忘了，金克用是一隻老狐狸，如果你以爲可以予取予求，那你就錯了。」

白玉蓮道：「我們作一個約定如何？我負責取到金克用的一份，你負責取威寧侯府的兩份，等四份地圖齊全，我們一塊兒去太行山尋覓寶藏。」

鐵羽想了想，道：「現在我不能答應，我對藏寶圖的事還無法確定是眞是假？更不知道威寧侯府是否另有兩份地圖，必須等我去天山查證確實，才能決定。」

白玉蓮道：「藏寶的事，千眞萬確，你已經親眼看到我和金克用這兩張地圖，怎會是假呢？」

鐵羽道：「據金克用說，太行山藏寶是他們金家的祖產，可是，那些財物怎會被人埋藏在太行山？地圖又怎會分爲四份？圖是何人所繪？這些都還是疑問。」

白玉蓮道：「金克用在胡說。據我所知，這些埋藏的財物本是蒙古鐵騎入侵中原時，從民間搶掠刦奪得來，當時帶兵奪得這批財物的，共有四名蒙古將領，其中一人就是威寧侯花不拉汗……」

鐵羽凝神傾聽，好像對這故事頗感興趣。

白玉蓮道：「……那時候，宋室尚偏安江南，蒙古鐵騎雖然縱横中原，只是流竄性質，花不拉汗和其他三名將領搶得這批財物，便起了私心，四人合議將財物吞沒，不願運回國去，於是，就埋藏在太行山一處極秘密的地方，準備日後再來搬取，故爾將藏寶之處的地圖，一分爲四，每人各執一份……」

當她提到威寧侯花不拉汗的名字時，鐵羽總是皺皺眉頭，似乎不信自己的義父會是個貪婪的人，但他並沒有插口反駁，仍然靜聽白玉蓮繼續說下去。

白玉蓮接着道：「……誰知後來蒙古大軍東征西討，當年共同埋藏寶物的四個人，有的戰死，有的在爭戰中將地圖遺失，只有花不拉汗積功晉升，最後被封爲侯爵，但也因爲功高震主，迫得辭朝退隱天山，自建威寧侯府，安享餘生，一則因迭獲元主厚賞，侯府已經够富有，二則當年夥伴星散，地圖無法湊全，元人對中原地形又不熟悉，因此始終沒有去發掘那批財寶，其後，老侯爺去世，也可能沒有把這件事遺告子女，寶藏的秘密就無人知道了，你去侯府查證，只怕也查不出所以然來，反而洩漏了藏寶圖的秘密。」

鐵羽聽了，半信半疑地道：「照你這麼說，此事連花翎兄妹也不知道了？」

白玉蓮道：「想必他們不知道，否則，他們一定也要設法尋找另外兩份地圖的下落。」

鐵羽道：「四份地圖，爲何威寧侯府竟有兩份？」

白玉蓮道：「這是我打聽出來的。」

鐵羽道：「你從何處打聽到？」

白玉蓮道：「因爲當年夥同藏寶的四人中，有一個名叫欽合台，此人無家無子，地圖隨身携帶從征，不幸在一次征吐蕃的戰役中受了重傷，躲在一家吐蕃百姓家裏，那家百姓只有寡母孤女兩個女人，極力設法帮助，才沒讓欽合台被吐蕃人殺死，後來，欽合台傷重瀕危，爲感激那母女援救之德，就把自己的一份地圖送給了那母女，並且囑咐她們携圖求見花不拉汗，可以分得一筆財富……」

鐵羽顯然已被這曲折的故事吸引，不覺揷口道：「那吐蕃母女眞的携圖尋來了？」

白玉蓮道：「不錯，但當時花不拉汗已經封侯退隱，那吐蕃母女尋人未遇，竟將地圖在蘭州府市上求售，換取回鄉的旅費，這消息被一名漢人知道了，就以賤價購得那份地圖，前往天山威寧侯府，欲求分潤寶藏，沒想到花不拉汗竟然翻臉不承認，反把那漢人殺了，地圖也奪了去，並且連夜派出高手，打算截殺那吐蕃母女滅口……」

鐵羽怒目道：「我義父絕不會做這種貪財殺人的事。」

白玉蓮道：「你先別生氣，且等我把經過說完，再發脾氣也不遲。」

鐵羽冷哼了一聲，終於强自忍下了滿腔怒火。

白玉蓮道：「我說這些，事事俱有確證，因爲威寧侯府的人正要殺害那吐蕃母女時，恰好被一位武林高人碰見，仗義拔刀，救了那母女，因此，藏寶的秘密才洩漏出來，你若不信，我可以提出人證。」

鐵羽道：「什麼人證？」

白玉蓮道：「那吐蕃女兒現已長大成人，就在白蓮宮中。」

鐵羽怔住了，他雖然不相信義父會爲了奪取地圖而殺人滅口，却也無法反駁白玉蓮的話純屬虛構。

白玉蓮見他不語，又接着道：「你若再不信，還有另外一位人證，當年出手救那吐蕃母女的人，也在白蓮宮門下任職，他就是現任本宮護法的郭前輩，我可以要他來當面對質。」

如果說別人，鐵羽還可能有幾分懷疑，提到郭石頭，不由他不相信，姑無論郭石頭此人是正是邪，其木訥純厚，却是武林盡知，郭石頭絕不會說謊，這質也就不必再對證了。

鐵羽沒有要求對質，却突然問道：「你說當初夥同埋藏財寶的四個人，已經死的死，散的散，那麼，你和金克用這兩份地圖又從何得來？」

白玉蓮道：「金克用那份圖來自何處，我不得而知，關於我這一份，却是出高價向人買來的。」

鐵羽道：「向誰買？」

白玉蓮道：「當然是向當年埋藏寶物者的後代子女收買。」

鐵羽問道：「你怎麼知道，當年藏寶者是誰？」

白玉蓮道：「這並不難，因爲欽合台臨死之前，已將同夥四人的名字都告訴了那吐蕃母女。」

鐵羽道：「就算知道姓名，他的子女怎肯將價值連城的藏寶地圖賣給你？」

白玉蓮笑道：「有吐蕃母女的前車之鑑，他們已經沒有勇氣去找威寧侯府，空留着地圖毫無用處，不如賣幾個錢落得實惠，何況，蒙古人自從入主中原，養尊處優，早已變得好吃懶做，功勛子弟尤甚，別說一份地圖，向他們買祖先的功名，他們也敢賣。」

這倒是實話，越是功勛子弟，越是生活奢侈糜爛，蒙古人雖劃天下百姓爲四等，散兵分食民家，却只有促使蒙族子弟習於享樂，趨向腐化，如今的蒙古人，早已不復有當初鐵騎横掃歐亞的豪氣了。

鐵羽自幼受威寧侯府收養，對蒙古人本有一份親切感，及至年齡略長，目睹蒙人驕奢横暴，欺凌漢胞，本身却只圖淫樂，不求上進，才漸漸對蒙古人起了反感，後來拒絕侯府郡主花貞貞的示好，毅然離開天山威寧侯府，這也是原因之一。

他默認了白玉蓮的話，輕吁一口氣，站起身來。

白玉蓮說道：「我們什麼時候，同去太行山？」

鐵羽駐足道：「你眞有把握取到金克用那份地圖？」

白玉蓮道：「那是我的事，端看你什麼時候能取得威寧侯府那兩份？」

鐵羽搖搖頭，道：「我沒有把握，如果連花翎兄妹也不知道藏寶圖的事，可能須要很長一段時間。」

白玉蓮道：「好吧，我等你的消息，只要你找到那兩份地圖，我保證隨時可以拿到金克用的一份，那時，太行寶藏就是我們夫妻囊中之物了。」

鐵羽沒有再說什麼，舉步走出了「海角紅樓」。

天已黎明，金克用和古家三兄弟仍在湖畔林中等候，一見鐵羽，立刻牽馬迎了過來。

金克用關切地問道：「鐵老弟，你怎麼去了整整半夜，可把愚兄急壞了，幾次想進去尋你，又不敢魯莽，你究竟見到白玉蓮沒有？談了些什麼？」

鐵羽不答，自顧上了馬，揮揮手道：「回莊去再說吧。」

回程中，鐵羽沒有再用布巾幪眼，因此也用不着再兜圈子走遠路，繞過麒麟山，就是金克用的莊院。

原來，海角紅樓就在麒麟山後，與山莊隔山相對，距離不過十餘里。

返回麒麟山莊，金克用又迫不及待地問道：「白玉蓮跟你談了些什麼？看情形，你們並沒有翻臉動手？」

鐵羽笑了笑，道：「不錯，咱們談了整整半夜話，而且大都跟你有關。」

金克用吃驚道：「跟我有關？什麼事跟我有關？莫非白玉蓮恨我帶你去海角紅樓，要遷怒於我？」

鐵羽道：「怎麼會呢，我假扮古老三前往海角紅樓，你和白玉蓮，不是事先就商議好了嗎？」

金克用一怔，道：「這話從何說起，我冒險帶你同去海角紅樓，怎麼可能事先跟白玉蓮商議？」

鐵羽微笑道：「是她親口告訴我的，而且，她還提到雙槐驛的陷阱，也是閣下自編自演的傑作……」

金克用臉都氣白了，切齒作聲道：「好一個陰險奸詐的女人，居然用這種卑鄙手段挑撥離間，爲了救你脫身，我不惜高價收買沿途驛站，不惜親冒烈日督促佈置，不惜毒殺金鈎楊玉田和虎牢三劍等數十名捕快……這些竟然都變成假的了？」

他越說越激動，大有沉寃莫白，委屈難申之慨。

鐵羽含笑睨視，好像在欣賞一場好戲，同時又慢條斯理地道：「你先別忙生氣，話還不止這些哩。」

金克用憤然道：「她還說些什麼？」

鐵羽道：「她還告訴我一個故事，又給我看一件東西，那東西也是一張藏寶地圖，跟你的那張一模一樣，並且說，地圖共有四份，其

中兩份在威寧侯府，必須四圖齊全，才能找到藏寶的地方……」

於是，又將白玉蓮所述吐蕃母女的故事，重新再覆述了一遍。

金克用聽了，突然仰面大笑，道：「白玉蓮啊白玉蓮，你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

鐵羽道：「難道這故事是假的？」

金克用道：「故事並不假，但其中某些部份，却被白玉蓮改編，某些部份，又被她隱瞞了。」

鐵羽道：「哦？」

金克用道：「鐵老弟，事到如今，我絕不會有片語隻字瞞你，白玉蓮所說藏寶圖的故事是眞的，但她隱瞞了兩件事沒有告訴你。」

鐵羽道：「哪兩件？」

金克用道：「第一，她沒有說出那批藏寶的來處，那是我金家祖產，被蒙古鐵騎强掠而去，並非搶自民間，當時兵荒馬亂，赤地千里，民間根本不可能搶掠到那麼多財寶。」

這話不錯，遍地烽火之際，有錢的人早逃光了，從哪兒去搜掠許多財寶？

鐵羽點點頭，道：「第二件呢？」

金克用道：「她明明知道我手中有一份地圖，而且曾經幾次跟我商議，要與我合作謀取威寧侯府另外兩份圖，都被我拒絕了，她狡計不成，才想到利用你替她奪取地圖，果眞事成，再將你除去，藏寶豈不全是她的了。」

鐵羽笑笑道：「她要跟你合作，這是個好主意，你爲什麼拒絕？」

金克用道：「白玉蓮貌比花嬌，心比蛇蝎，她只是假合作之名，想謀奪我這一份地圖，我寧願讓祖宗遺產永埋荒山，也不會便宜這陰險毒辣的女人。」

鐵羽仍然笑笑，又說道：「你不願意跟她合作，難道也不願意取得威寧侯府的那兩份地圖？」

金克用道：「我當然想得到，可是，威寧侯府勢大，白玉蓮曾經兩次派遣高手潛入侯府盜圖，都沒能活着回來，憑我的力量，必然也無法成功，因此我才想到借重你鐵老弟……這些細節，我本來準備等你跟白玉蓮會面之後，再詳細的告訴你，沒想到竟被那女人搶先了一步。」

鐵羽道：「先後並沒有關係，我想聽的是眞話，不想被人蒙騙。」

金克用奮然道：「老弟，這句話就對了，你要聽眞的話，就絕不能相信白玉蓮，那女人狠毒無情，當初她能棄你而去，今天怎麼會以眞心待你？」

鐵羽笑道：「可是，藏寶圖的故事，她並沒有騙我，對不對？」

金克用大聲道：「怎麼沒有？她告訴你的祇是個梗概，其中許多重要地方，都被她改變揑造了。」

鐵羽緩緩道：「是嗎？」

金克用道：「譬如當年掠奪財寶的四名蒙古將領，她說的就不是實情，還有，關於那吐蕃母女的故事，也大半都是假話。」

鐵羽揚揚眉，似詫，似疑，却沒有接口。

金克用道：「鐵老弟，你是從小在侯府長大的，老侯爺花不拉汗雖然出身蒙古武士，但秉性純厚，豈是那貪財掠寶的人，當年蒙古鐵騎縱橫中原，老侯爺已是領軍的大將，當然更不會幹出吞沒財物的事……」

鐵羽眼中閃現出異光，道：「你的意思是說——」

金克用道：「讓我告訴你實話吧，當年吞沒財寶的四個蒙古將領，是一名千夫長和三名百夫長，四人都是老侯爺的部下，太行山藏寶的事，當時老侯爺並不知情，後來得到消息，十分震怒，立卽將其中兩名百夫長逮捕正法，但另一名千夫長和一名百夫長却聞風潛逃了，那名百夫長名叫兀赤突，千夫長就是死在吐蕃母女家中的欽合台……」

鐵羽哦了一聲，顯然，金克用要說的故事，必定跟白玉蓮說的不一樣。

金克用繼續道：「太行藏寶的事，可說全是千夫長欽合台一手遮天，因此，他懷圖潛逃以後，老侯爺仍然怒氣難消，嚴令鐵騎躡踪追殺，欽合台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負了重傷，逃到吐蕃的，那吐蕃母女救了他的命，後來欽合台臨死時，便把地圖贈給了那母女，可是，那吐蕃母女携圖入關，並未去威寧侯府，而是被白蓮宮探得消息，將地圖奪去，這就是白玉蓮那份地圖的來源。」

鐵羽忍不住問：「那麼，你這一份地圖又從何處得來？」

金克用道：「不瞞你說，我手中這份地圖，原是那名百夫長兀赤突的一份，自從祖產被奪，我們全家的人始終沒有忘記這件恥辱，也一直在暗中追查藏寶的下落，那兀赤突離隊脫逃後，爲了躲避追騎改名換姓，扮作漢人，後來窮途潦倒無以維生，準備將地圖出售，被我輾轉探得消息，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

鐵羽想了想，又道：「另兩份地圖被老侯爺搜獲，難道他沒有把這件事呈報朝廷？」

金克用道：「當時，老侯爺可能因爲四份圖僅得其半，案子尚未了結，故而暫時沒有呈報，後來告老退隱，或許是爲了不願多生枝節，這事就成了懸案，所以，那另外兩份圖，一直存放在威寧侯府中。」

鐵羽眉峯微皺，沉吟不語。

金克用所說的故事，果然跟白玉蓮說的不同。

誰是眞話？誰是謊言？一時倒叫人很難判斷。

不過，鐵羽自幼受花不拉汗的收養厚恩，在感情上，難免偏向威寧侯府，如果要他在這兩種故事中，選擇一個寄予信任，他無疑寧願選擇金克用的故事。

於是，他正色對金克用道：「我再問你一句話，你說過，尋覓太行山藏寶，目的只是不願祖先遺物落在外人手中，並且答應等財物得回以後，全部轉贈給我，這些都是眞正由衷之言？」

金克用毫不遲疑道：「句句言出由衷。」

鐵羽點點頭，道：「好，我立刻就去天山威寧侯府，如果那兩份地圖的確在府中，我一定能夠取來，不過，到掘出藏寶，一切都得聽憑我安排處置。」

金克用連聲道：「當然，當然……但白玉蓮手中那一份，老弟可有把握？」

鐵羽道：「她已經答應要送給我，還會有什麼問題。」

金克用道：「老弟，不是我多疑，白玉蓮的爲人行事，你應該比我更瞭解，她會眞心把連城的財富送給你？」

鐵羽道：「四份地圖已得其三，應該可以推算出藏寶位置了，就算她不肯，也沒有多大影响……」

「不！」金克用肅容道：「別忘了藏寶的事是由千夫長欽合台主持，地圖也是他繪的，白玉蓮那一份是全圖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千萬不能缺少。」

鐵羽笑道：「這也簡單，我可以再去見她，叫她把圖先交給我。」

金克用搖頭道：「依我看，事情絕不會如此容易。」

鐵羽道：「你以爲她會食言反悔？」

金克用道：「她要騙取你的信任，當然不會食言反悔，但她很可能給你一份假圖，反正圖有四份，咱們一時還無法判別眞僞。」

鐵羽道：「但只要我由威寧侯府回來，就知道是眞是假了。」

金克用道：「如果我的推測不錯，等你眞的由威寧侯府取圖回來，白玉蓮一定會下手搶奪，以求獨獲寶藏，到那時候，咱們縱然知道已經太遲了。」

鐵羽皺眉道：「你的意思是要——」

金克用低聲道：「與其她騙我，不如我騙她，咱們索性搶先下手，將她的那張地圖弄過來，一則可預防她作僞，二則也算報了當年舊仇，三則可持圖前往威寧侯府，證實寶藏的事不虛，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爲？」

鐵羽道：「應該如何下手呢？」

金克用道：「這就要看你老弟了，首先你必須設法將白玉蓮單獨誘出白蓮宮，使她與手下護衛高手隔離，然後出其不意，一舉將其制住。」

鐵羽聳聳肩，道：「白玉蓮的武功今非昔比，我一個人未必能制得住她……」

金克用道：「當然不會要你單獨下手，我和古家兄弟都會助你一臂之力。」

鐵羽道：「你不是一直在勸我暫時勿與白玉蓮爲敵嗎？怎麼突然又改變主意了呢？」

金克用道：「以前我勸你忍耐，那是因爲白蓮宮勢大，怕你跟她正面衝突起來會吃虧，同時，也希望等你先赴威寧侯府回來，以圖爲餌，誘她入彀，這全是替你設想，現在，她既然企圖用舊情誆騙你，咱們何不給她個將計就計……」

鐵羽大笑而起，道：「金兄，你奈何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白玉蓮憑一個弱女子，創下如此基業，豈是那麼容易上當的人，我鐵羽闖盪江湖，更不會輕易被虛情所惑，目前藏寶圖是否眞落在威寧侯府，僅係傳聞，尙需查證，又何必爲了一張無用的殘圖爭得頭破血流，一切都等我從威寧侯府回來後再說吧！」

金克用赧然道：「我是担心你被她甜言蜜語所騙，你若能把持得住，那當然最好了……你準備什麼時候動身赴天山？」

鐵羽道：「事不宜遲，今天就動身。」

金克用道：「鐵老弟，我陪你同往威寧侯府走一趟。」

鐵羽遲疑道：「這——」

金克用滿臉凝重之色，低聲道：「有愚兄偕行，可備隨時查詢太行藏寶的事，一旦尋獲地圖，又可防白蓮宮的人在途中刦奪，如果老弟覺得不便帶外人進入侯府，咱們可以在府外等候，絕不會使老弟有半分爲難處。」

話說得够眞誠，設想也不能說不週到，鐵羽無可能推脫，只好點頭……

× × ×

天山迤邐千里，橫隔新疆爲南疆和北疆，山上多夏積雪，故又名雪山或白山。

南疆氣候炎熱乾燥，有大戈壁沙漠。

北疆却因受北極海風影响，氣候寒冷，沙漠也較小。

威寧侯府，就建在天山北麓的庫爾河畔。

由麒麟山莊北上天山，不必出玉門關，但仍然要經過甘隴古道，包括雙槐驛在內。

金克用爲了迴避白蓮宮耳目，特地輕騎簡從，僅帶着古家四兄弟隨行，悄然離莊，形同偸渡。

鐵羽上次路過雙槐驛，還是蓬頭垢面的囚徒，如今却一度而成鮮衣怒馬的豪客，跟金克用的心情，恰好成了鮮明的對照。

六人六騎經過雙槐驛的時候，金克用特別駐馬槐樹下，指着石屋，覆述當時設計救鐵羽的種種苦心安排……

正說得眉飛色舞，突然住了口，古家兄弟也同時變色，紛紛下馬，拔出了長劍。

一陣細樂，由石屋內傳送出來。

接着，木門啓開，出現了兩行白衣人。

最前面是八名妙齡女郎，捧着各式樂器，分列而出，後面跟着兩名崑崙奴和四對童男童女，衣着裝束，仍和在「海角紅樓」時一般模樣。

再後面，是夏姥姥和白玉蓮的貼身侍女黑妞——黑妞手上托着一隻銀盤，盤中有一把酒壺，三個酒杯。

這些人都是白玉蓮的貼身近侍，護從既然出現，白玉蓮八成已在石屋中。

鐵羽和金克用也不約而同，翻身下了馬。

樂聲停歇，却不見白玉蓮。

夏姥姥拄枴來到鐵羽面前，欠身道：「姑娘聽說鐵相公欲往天山，特命老身奉酒候駕，聊表餞行之意，姑娘本想親來，只因臨時有事不克分身，還請相公見諒。」

鐵羽拱手道：「勞動大娘，如何敢當。」

夏姥姥微微一笑，道：「相公何必跟老身客套，能見到相公跟姑娘言歸於好，老身高興得不知該怎麼表達，藉幾杯水酒，也算是老身的祝賀……」

鐵羽冷冷搖頭，道：「大娘誤會了，在下和貴宮主只是爲太行藏寶的事暫時合作，還談不到言歸於好這四個字。」

夏姥姥乾笑幾聲，道：「能彼此合作，便是喜訊，老身就爲這個也要奉敬三杯。」

向後一招手，黑妞立刻捧來托盤，滿滿斟上三杯酒，送到鐵羽面前。

絲弦顫盪，樂聲隨起，八名妙女，齊聲唱道：

酒三樽，奉郎君，
願君早去早回程。
塞外風光休留連，
閨中猶有倚簾人……

鐵羽笑了笑，舉杯一一飲盡。

夏姥姥又親手斟滿，笑道：「剛才是老身替姑娘敬的，這三杯酒，是老身自己一點心意，相公休要推辭。」

樂聲又起，少女們唱道：

三杯酒，敬英豪。
男兒豪氣比天高，
些許嫌怨休懊惱。
終是舊識勝新交……

金克用聽了這番歌詞，臉色微變，重重哼了一聲。鐵羽淡淡一笑，道：「多謝大娘。」也滿飲了三杯。

夏姥姥道：「相公多保重，萬事謹愼，提防小人，老身不遠送了。」

鐵羽沒有開口，手一拱，翻身上馬。

金克用和古家兄弟也紛紛上馬，六騎連環，絕塵而去。一口氣馳出數里，回頭已望不見雙槐驛，金克用才放緩馬韁，兀自忿忿地道：「哼，口蜜腹劍，存心挑撥，也不知道誰才是眞正的小人。」

鐵羽笑道：「凡事但求無愧於心，豈能盡如人意。」

金克用道：「可是，那老婆子心機險詐，不可不防，剛才你實在不該喝下那幾杯酒，萬一——」

鐵羽搖頭道：「這一點，儘管放心，寶藏沒有到手以前，絕對不會有人暗算我，等我從威寧侯府回來時，那可就不保險了。」

這話分明是說白玉蓮，却不知爲什麼，金克用的臉色竟訕訕地顯得很不自在，低着頭，沒有接腔……

× × ×

越疏勒河，過星星峽，由七角井穿越巴爾

奇人奇技

傳振嵩創龍形八卦掌

海心・文

淸朝裏面最有名氣的一個拳師叫做董海川，他不但精通各門派的拳術，而且把一向傳下來的八盤拳發揚光大，加進了摔角式的打法，又再加入硬派拳脚裏面的擒拿手和蹬脚，使它變成軟硬兼施的一種獨門絕技，稱做「八卦拳」。

他在淸宮裏面擊敗無數强敵，後來一傳再傳，傳到傳振嵩的手上。

他老人家特別喜歡把龍形拳加入八卦拳之內，又再化拳爲掌，於是創造「龍形八卦掌」。

傳振嵩在四十年前，風頭甚勁，他敎授的徒弟有幾千人，駕汽車輪流指導，特別是軍營裏面的學生更多，後來他的兒子也做武術敎練。

不過，傳振嵩本人却不主張所有人練習八卦拳，或者龍形八卦掌的，稍爲接近他的中年人想學習拳術，他總是敎他們學太極拳，或者形意拳，就因爲深知八卦拳的原理，並非所有人練習這一套都可以打得出色，如果學習了八卦拳而又打得「半桶水」，那就弄巧反拙。

換句話說，想學八卦拳或者龍形八卦掌，一定要在硬功方面有些根底，或者拳掌有了內勁，想求深造，然後有資格學習它。

至於傳振嵩老師傅，他的硬功却是數一數二的，他經常表演拋石球，每個石球都像保齡球似的大小，並非空心的而是從大麻石打磨出來，那種石球每個淨重二十五斤。

他能够把兩個石球拋到十多尺高，跌下來的時候，單掌接住，把它向胸部使勁一拍，發出很沉重的聲响來，兩個重達二十五斤的石頭，雖然可以拋高拋低，還把它撞在胸膛之上，那一手功夫確是使人驚異的，無怪當時他在武林稱霸，沒有人向他挑戰。

事實上他跟北方來的拳師都有交情，羅漢門的孫玉峯，螳螂門的羅光玉，以及鷹爪門的劉法孟等，都是老朋友，已然北方各派的掌門人都跟他有交情，當然沒有人找他過招了。

不過，他在軍隊裏面敎授龍形八卦掌的時候，却有一次公開表演一個打十二個，直衝到人叢裏，有如虎入狼羣，轉瞬之間，十多個人都給他擊倒，不是滾地呻吟就給他脫手拋出去，看過那一次精彩表演的人，都覺得他有特殊的內勁，非普通拳師所能及，更加令人佩服。

在事實上，他的掌腕之間，確有無比的內勁潛伏，隨時可以把它發揮出來，倘非如此，他就沒法單手接住一個由十二尺高跌下來的二十五斤重的石球了，根本上他是硬功拳師轉學軟功的，無怪他玩八卦龍形掌如此出色。

八卦拳或八卦掌，跟太極拳不同，太極拳以黏手爲主，幾乎可以說是軟功裏的一張皇牌，極少以硬碰硬，但以八卦拳和八卦掌來說，却是軟硬兼施的，它接招的時候，另有一套。

關於這點，傳振嵩師傅說過：「太極拳特別重視推手，習慣了推手，能够把敵人的臂力卸開，然後出擊，或者把他順勢一拖，使他跌倒，使用的是四両搏千斤那種手法。至於少林拳，却是硬拳硬馬的，一擋卽打，故此橋手必須特別堅實，八卦拳或八卦掌就大不相同，它仍是擋格的，但却把雙手好像抱着一個甕缸那樣子使它彎曲，敵拳打來，那雙手仍是作抱拳姿勢，把它的力量卸開，跟着走步繞到他的背後出擊，身形變動，雙手不變，卽是八卦拳最高深的一項原理，目的是消耗對方打出來的氣力，而且那雙手可以招架，可以出擊，在一瞬間，能够化守爲攻，此外，八卦拳或掌都是練習過內勁的，一掌傷人，故此，在打鬥的時候，能够一個打十多個。

「八卦拳的走步十分古怪，看來好像形意拳那種走法，坐低了馬步然後繞着敵人作圓圈形的走動，但却經常注意對方的來手，把它化開，隨卽變掌出擊，碰着適當的形勢，就使用擒拿手拗折對方的手踭，或者拗曲對方手腕，使他跪下來，另一方面，還可以使用蹬脚，用脚踭去壓對方的前鋒馬。」

上述那些話雖然簡單，但却可以把八卦拳的原理說了一個梗概。

練習八卦拳的人，一定要學習走步，每天繞着一條圓柱，起碼走二百步，先向左走，然後向右走，至於那雙手，一長一短，眼睛望住伸長的手臂那邊，定眼注視食指和中指的指尖，練習過走步，就練習反手，卽是右長左短的形狀，變成左長右短。

此外就要練習「抱甕」。確確實實是抱起一個大甕缸的，下邊坐着四平大馬，馬步開到盡，然後雙手抱起一個甕缸，甕缸不必太過沉重，否則，那就抱不起來，爲了預防甕缸失手碎破，可以改用木製的缸形木桶，不管用瓦缸或木缸練習，都是每天酌量加進一兩匙泥沙的，日子拖長了，半年之後，那個缸或桶，都裝滿了沙泥，它的重量就沉重得多。

抱甕手是八卦門的絕招，習慣了它，手橋堅實如鐵，雖然是彎彎曲曲，但却很有力度，敵人想扳低那個手橋，殊不容易，用拳頭劈下來，或者直拳出擊，給彎曲的抱甕手擋格，便卽打消來勢，另外一隻抱甕手却伸展到對方的胸部，然後反手拍打，那個拍掌跟詠春派的拋牌手相差不遠，俱是從陽手變成陰手打出的，這種打法特別有勁。

八卦掌已經厲害，化爲「龍形八卦掌」，更加出色。傳振嵩的龍形八卦掌有些形狀跟粤省的龍形拳或龍形掌相似。

粤省的東江拳多數是龍形拳，那種拳也是低步發招的，橋手堅實如鐵，對方剛剛搭手就用切掌出擊，一掌斬下對方搭過來的手，跟着施展龍形摩橋的絕招。

至於脚法，變化多端，虎尾脚，撐鷄脚以及蹬脚，都是模仿龍形的姿勢，打起來有如生龍活虎，就算當衆表演，也很壯觀。

庫山，愈往西，氣候愈寒冷。

時序雖在盛夏，已可望見天山山頂的積雪，抵達庫爾河畔，日間滿目蕭瑟，入夜寒風刺骨，儼然已是深秋。

這地方，曾是鐵羽兒時舊遊地，十年闊別，景物雖仍依舊，却使人油然生出「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感觸。

六騎馬正沿着河岸緩緩而行，突然望見遠處塵土瀰漫，如雷般的蹄聲傳了過來。

從飛塵和蹄聲推測，來的至少在三十騎以上，而且都是最擅奔馳的蒙古種健馬。

古家兄弟急忙勒住坐騎，準備應付變故。

鐵羽搖手道：「不要魯莽，塞外民風强悍，最受不得挑釁，非迫不得已，千萬別亮兵刄，一切都有我應付。」

只這說話一會兒工夫，數十騎快馬已風馳電奔般由遠而近。

馬是一色的黑馬，三騎一列，共有十餘列之多，馬上騎士也穿着一色的黑皮短衣，人人都戴頭盔，一手挺戈、一手挽盾，馬鞍傍斜揷着彎彎的長柄斬馬刀。

一式的裝束，整齊的隊伍，一看就知道決不是尋常百姓的馬隊。

金克用變色道：「這是巡邏的蒙古鐵騎，咱們最好能避一避……」

鐵羽道：「已經來不及了。」

的確已經來不及了，因爲對面馬隊中突然响起號角，隊形也由縱隊改變成橫隊，沿着河岸疾捲過來。

金克用沉聲道：「蒙古鐵騎來意不善，老弟，咱們不能束手待斃，總得先求自保！」

鐵羽搖搖手，道：「先不要緊張，蒙古人也是人，是人就會講理……」

話猶未完，飛騎已到面前，三十餘騎宛如長蛇般一捲，將鐵羽等人團團圍住，長戈平舉，盾牌相連，就像鐵桶似的緊密。

爲首領隊的，是個三十來歲的矮個子，粗粗壯壯地，滿臉絡腮鬍鬚，獨自策馬，直到近前。

他目光烱烱地向六個人打量了一遍，大聲道：「從哪裏來？」

說的竟是一口純正漢語！

鐵羽道：「關內。」

絡腮鬍子又問：「到哪兒去？」

鐵羽舉手指一指，道：「天山。」

「天山什麼地方？」

「威寧侯府。」

「哦？」

絡腮鬍子眼睛裏閃現一抹異光，學着漢人一樣地拱了拱手，道：「你們之中，有沒有一位姓鐵的？」

鐵羽一怔，道：「在下就姓鐵。」

「是不是名叫鐵羽？」

「不錯。」

「好！你請讓開。」

絡腮鬍子從鞍傍抽出斬馬刀，向金克用和古家兄弟一指，喝道：「把這五個人砍了！」

四週一聲應諾，紛紛抽刀準備動手。

金克用和古家兄弟都大吃一驚，急忙翻手拔劍……

「住手！」

鐵羽一聲厲叱，催韁搶攔在金克用馬前，向絡腮鬍子道：「他們是我的朋友，對諸位並無冒犯，爲什麼要殺他們？」

絡腮鬍子道：「他們是不是姓金，來自關內麒麟山莊？」

鐵羽道：「正是。」

絡腮鬍子道：「那就不會錯了，我們是奉令殺他，請你不要攔阻。」

鐵羽沉聲道：「奉誰的命令？」

絡腮鬍子道：「威寧侯府郡主的令諭。」

鐵羽詫異道：「你是說，花貞貞命你們來殺他？」

絡腮鬍子得意地說道：「一點也不錯，我們是侯府的黑騎衞隊，奉郡主之命，已經在這附近，搜尋等候了整整兩天，今天才被我們碰上了。」

鐵羽輕哦了一聲，道：「你們既是侯府的衞隊，應該知道我是什麼人？」

絡腮鬍子道：「知道，你是老侯爺生前收養的義子，是小侯爺和郡主的義兄……」

鐵羽道：「既然知道，我就告訴你一句話，不許你們傷他們五人一根毫髮。」

絡腮鬍子楞了好一會，吶吶道：「可是，郡主的令諭……」

鐵羽道：「郡主怪罪，有我承担，你若不相信，儘可派人去將郡主請來。」

絡腮鬍子不停地搔鬍鬚很爲難的樣子，沉吟良久，終於用蒙古語對身邊兩名手下吩咐了幾句。

那兩人領命，立刻退出包圍圈外，一個拈弓向天，一連射出三支號箭，另一個便吹起號角。

絡腮鬍子道：「鐵爺，請恕安達奉命行事，難由自主，我已經發出訊號，如果郡主在附近，她一定會趕來，否則……」

鐵羽道：「否則怎麼樣？」

絡腮鬍子欠身道：「求鐵爺原諒，安達奉嚴命，除非郡主親自撤消前諭，否則，只有殺了姓金的，提頭回府繳令。」

鐵羽冷冷道：「如果你一定要殺他們，除非先殺了我……」

正說着，遠處號角聲响，空中也昇起一支號箭。

絡腮鬍子安達仰望天空，長吁一口氣，道：「姓金的運氣不錯，郡主就在附近！」

不到半盞熱茶工夫，兩騎快馬飛也似的從西北方奔了過來。

兩匹馬八個蹄子翻飛如一，奔馳間，頭尾齊平，宛若兩個「一」字，分明都是千中選一的蒙古種汗血寶馬。

前面一位妙齡女郎，長髮隨風飛揚，披着雪白的披風，內着天藍色緊身衣，肩頭露出兩支刀柄。

後面緊隨着一個青衣少女，髮挽雙髻，斜揹長弓，鞍前懸着箭壺。

快馬疾馳將到近前，突然雙雙人立而起，一聲長嘶，穩穩停在六七丈外。

安達率領的黑騎衞隊急忙撤圍，向兩側退開。

沒等衆人開口，前面那繫披風的女郎已從馬上飛身而起，燕子般撲向鐵羽。

鐵羽也急急躍下馬來，含笑張開了雙臂。

兩人迅速地擁抱在一起，連轉了三個圈，那女郎抬頭望着鐵羽，哽聲道：「鐵大哥，你總算回來了……」

突然，將臉埋在鐵羽胸前，抽噎着哭了起來。

鐵羽輕拍拍她的肩頭，柔聲道：「貞貞，別哭。別哭。你知道鐵大哥最怕人哭，你不是說過嗎，蒙古女兒是不流眼淚的，嗯？」

花貞貞越發哭得悲不可抑，兩隻手臂緊緊環抱着鐵羽的腰，彷彿怕他會跑了似的，哽咽着道：「我以爲你永遠不會再回大漠來了，我以爲你的心是鐵打的，我以爲……啊！我曾經發過誓，見到你的時候，絕不流一滴眼淚，可是……可是……不知道爲了什麼，我就是忍不住……」

「唉！傻丫頭——」鐵羽無限憐惜，只有付之一嘆。 ③

（未完）



紅粉藍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擊宇在銀衣姑娘的口風中，知悉擄刼蘭夢君的是風月仙姑，又從擒獲的風月仙姑屬下中知道風月仙姑要他們到斷魂崖下會面，衞擊宇遂脅迫他們在斷魂崖下誘風月仙姑出面，那晚，衞擊宇趕到斷魂崖，却只見風月仙姑的一名屬下張自行在等候，心知有異，遂強迫張自行引他進山谷，詎甫進谷口，便遇埋伏，兩邊箭如飛蝗，張自行中箭倒地，衞擊宇救他走出谷口，張自行自知不起，說出要進谷口可從湖中潛水進去，衞擊宇冀能問出囚禁蘭夢君地點，忙運內力輸入張自行體內，惜已太遲，挽救不及——

寶劍誅魔女 利口激玉郎

衞擊宇一看，懊惱萬分，吁了口氣，再看了一眼漆黑險惡的「慘雲谷」谷口，他這時眞是恨透了「風月仙姑」，當然也氣剛剛死去的壯漢。

因爲，他如果在昨天晚上就把軟禁蘭夢君的地方和實情說出來，他此刻也不會身中數箭，毒發而死呀。

想到方才兩崖上的驟發之箭，現在和「風月仙姑」隱藏在「慘雲谷」中的人，絕不止那個老花子說的那四個人，應該至少十八九人。

但是，既然有這麼多人，爲何未見「風月仙姑」暗中追來呢？

繼而一想，莫非她見一擊不中，內心惶恐，趁機已在崖後湖水中逃走了不成？

一想到「逃走」，衞擊宇心中格外焦急，他看了一眼兩眼上翻死不瞑目的藍帶壯漢，展開輕功，直向左前方的山溝處飛身馳去。

現在他無暇埋葬藍帶壯漢，因爲救活人要比埋葬死人更重要。

沿着一道生滿了亂石雜樹荒草的山溝疾馳，不一會兒已繞過了崎險的斷魂崖後，舉目一看，果然有一處近百畝的平靜水湖。

只見湖水盪漾，且有波紋旋動，看情形似乎有人剛剛由下面的湖邊出水或躍進水面。

衞擊宇看了這情形，心中更加焦急，現在他最担心的是「風月仙姑」偷偷逃離山區，今後再想找到她恐怕就難了。

心念間，遊目察看，發現附近的草叢，嶺坡，亂石間，一片死寂，並無一絲動靜，也沒有什麼可疑之處，但是，湖面上才擴散的那片波紋却沒有了，而湖面也漸漸靜下來，這愈加證明他判斷的不錯，方才有人從湖水中上來。

由於有了這一發現，更加證實那個藍帶壯漢說的不錯，崖下湖水中有暗道，可以進入「風月仙姑」等人的藏身之處。

於是，他輕靈的飛身而下，直達方才水紋開始的湖邊這時明月已經露出雲外，藉着月光俯身一看，發現附近並沒上岸時濺激的水漬。

衞擊宇看得一楞，心想：「莫非是躍進水中的青蛙？還是方才有『風月仙姑』的人由此下去了？」

但是，不管是人抑或是青蛙，他都必須下去。

是以，再度遊目看了一眼附近，立即「唰」的一聲，以極輕靈美妙身法縱入了水內。

衞擊宇一入水，先揮出數掌，踢了數腿，這是在懷疑水中可能有人偷襲時必行動作。

因爲，剛剛入水，尚不能立時睜開眼睛，一旦遭人偷襲，毫無反抗餘地。

由於已經進入初夏，湖水並不太涼，衞擊宇也用不着運功抗拒寒氣。

衞擊宇根據湖水的浮力，知道這一帶的湖水極深，他緩緩睜開眼睛，湖水一片昏黑，水中也沒感覺到有人旋游偷襲的激流，立即向高聳半空的「斷魂崖」下游去。

看看潛游到「斷魂崖」下，驀然發現前面數丈外有一道寒光亮影飛游在崖下，似乎正在飛游下沉！

衞擊宇一看，那敢怠慢，眞氣一沉，直向那道亮影如飛撲去。

根據那道寒光，衞擊宇知道那人手中拿着寶刀或寶劍，一方面是禦敵，防人偷襲，一方面是藉以照明，察看什麼東西，換句話說，對方的水功不錯，但却缺乏深厚的內力，因而也影响了對方在水中的視力。

就在衞擊宇飛游撲去的同時，驀見那道寒光亮影下沉斜游，似乎正向前方遠處疾進。

衞擊宇一看，頓時大喜，因爲在崖下向前游，必是發現了那條水中暗道。

游至近前一看，果然不錯，正是一個大窟穴，好似一條水中怪物張開的巨口，洞口竟有無數形似狼牙的鐘乳石，的確令人感到可怖！

所幸前面那人已經進入洞口，而且，正挺身向上浮游，看情形那人對洞內的形勢似很熟悉。

看了這情形，衞擊宇斷定這人就是方才在湖邊入水的那人，只是不知道對方爲何這久才游到此地。

由於衞擊宇已斷定前面那人是「風月仙姑」的同夥人，正好利用對方前頭帶路，他只是默默的跟隨在後。

但是，他看到對方有那麼精純的水功，內心自然也不禁有些焦急，因爲這時他還不知道「風月仙姑」的水功如何，假設「風月仙姑」水功也這麼高絕，他要想取勝便十分吃力了。

正在緩緩上升，尾隨那人身後，驀見那人猛一個廻游，挾着一道寒光直向他飛游刺來。

衞擊宇看得暗吃一驚，他確實沒想到他這等小心的跟進仍被那人發覺，對方的水功很可能比他衞擊宇高。

心念間，提氣凝功，分水斜升，企圖攻擊那人的側背。

那人雖然也曾企圖廻游迎擊，但總歸因爲水中不是陸地，數尺之差，就在衞擊宇的脚下疾游而過。

但是，當那道亮影挾着一道寒光像一條飛魚般疾游而過的刹那間，衞擊宇看得心中一驚，幾乎脫口驚啊！

但在心中，他却忍不住急聲叫道：「怎會是她？」

因爲，在他身旁脚下游過，一劍刺空的那人，竟是前天在東光鎭渡口相遇，又在同一家客棧住宿的那位銀裝少女。

一看是銀裝少女，衞擊宇不由在心中一連想了幾個問題。

第一，這個銀裝少女到底是誰？

第二，她爲什麼也前來邙山「斷魂崖」？

第三，她何以清楚「斷魂崖」下是湖水中有通往「風月仙姑」隱身洞府的暗道？

第四，根據沿途發生的事端判斷，她絕不可能是「風月仙姑」的同夥人，那麼，她前來此地當然是找「風月仙姑」報仇，或有什麼索求？

心念之間，對方銀裝少女已身形疾游，快如飛魚般的一連向他攻了數劍。

一方面衞擊宇想着心事，一方面是對方的劍法實在精絕，其中竟有一兩劍擦着他的腹和脅肩刺過，情勢十分危險！

衞擊宇一直飛游疾閃，他並沒有發掌或擒拿，因爲他認定對方可能也與「麟鳳宮」的三位奶奶或「賊僧」「瞌睡仙」等有關連，是以，一直沒有發掌傷她。

但是，對方銀裝少女，好似存心與衞擊宇一較高低似的，看樣子不但芳心已經生氣，而且不分個勝負，絕不終止。

正因爲這樣，一個盡力施爲，一個不施煞手，在這樣的情形下，衞擊宇才有一兩劍險些被對方刺中。

正在打得難分難解，驀見銀裝少女身形突然下沉，直向洞口外如飛游去。

衞擊宇心知有異，立即折身廻游，隨後跟了出去。

一出洞口，銀裝少女挺身上升，速度之快，連衞擊宇看了都衷心贊服。

衞擊宇一看，知道銀裝少女已無意再戰，因爲對方施展的是出水身法。

出得水面，發現銀裝少女已坐在距水面一尺多高的一塊突石上，柳眉微剔，杏眼圓睜，小嘴嘟得高高的。

銀裝少女一見衞擊宇露出水面，立即舉手一指，含嗔低聲問：「你一直不撤劍是什麼意思？」

衞擊宇游至距銀裝少女數尺處，兩手扳住一塊石頭，望着銀裝少女，回答道：「因爲我不想殺妳！」

銀裝少女哼了一聲問：「你又怎知我不會殺你？」

衞擊宇一笑道：「我和姑娘素昧平生，既無嫌怨，又無仇恨，妳爲什麼要殺我？」

銀裝少女哼了一聲，仰首看天，嚕着小嘴輕蔑的說：「你又怎知道你沒有得罪過我？」

衞擊宇一聽，知道銀裝少女指的是前天在東光鎭大街上，烏騅馬吻她青馬屁股的事，因而一笑道：「那是畜牲無知，怎能怨我？」

銀裝少女一聽，頓時嬌靨通紅，不由低「啐」了一口，嗔聲道：「誰跟你胡扯別的？」

衞擊宇看得虎眉一蹙，愈發斷定銀裝少女是友非敵，因而歉然一笑，說道：「如果在下有什麼地方得罪了姑娘，現在我給妳補賠一個不是……」

話未說完，銀裝少女突然又生氣的扭過頭去，嗔聲道：「現在再賠不是已經晚了！」

衞擊宇聽得無奈，只得關切的問：「請問姑娘尊姓芳名？」

銀裝少女立即轉回臉來，譏聲道：「還是那句話，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衞擊宇聽得不禁有氣，但他仍強自笑着說：「在下姓衞，叫衞擊宇……」

話未說完，銀裝少女已沉聲道：「我管你是鯽魚鯉魚還是大沙魚！」

衞擊宇一聽，再也無法忍耐，不由略微提高聲音道：「妳這人怎的這樣不通情理？」

銀裝少女一聽，毫不遲疑的嗔聲說：「無情無義的不是我，是你！」

衞擊宇一聽，頓時呆了，方才升起的那股怒火，這時也一絲也沒有了。

因爲，他在心中再度問了一聲他自己：「這個銀裝美麗少女到底是誰？」

當然，眞正使衞擊宇消氣的不是銀裝少女到底是誰，而是他自覺對蘭夢君和黃靖芬的確都稱得上多多少少寡情薄倖！

由於銀裝少女的這句話，又令他猜到銀裝少女很可能是黃靖芬派出來的心腹，一方面是帮助他衞擊宇，一方面將「風月仙姑」捉回峴山總壇治罪！

心念及此，不由關切的問：「姑娘前來峴

山爲了何事?」

銀裝少女看也不看衞擊宇，僅淡淡的說：「你這不是明知故問?」

衞擊宇正色問道：「你是前來捉『風月仙姑』?」

銀裝少女冷冷道：「那是你的事!」

衞擊宇聽得一楞，不由迷惑的問：「那麼姑娘前來此地……」

話未說完，銀裝少女突然望着衞擊宇，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我是來殺她的!」

衞擊宇驚異的「噢」了一聲，迷惑的問：「妳是爲了什麼這麼恨她?」

如此一問，銀裝少女的嬌靨突然紅了，略微一楞，有些語塞的說：「她……她……她破壞了我的幸福，傷害了我的摯友，難道我還不該殺她嗎?」

衞擊宇一聽，頓時恍然大悟，想必是銀裝少女的未婚夫婿對「風月仙姑」着了迷，或者是被「風月仙姑」捉了去，既破壞了她的婚姻，又損伐了她的未婚夫婿。

由於想通了這件事，他自是不便再問，只得拉回正題說：「既然這樣，妳在此和在下長談，就不怕『風月仙姑』逃跑了嗎?」

豈知銀裝少女竟哼了一聲道：「担心她逃跑的是你，而不是我!」

衞擊宇聽得心中一驚，「哦」了一聲就待沉下水去。

銀裝少女立卽道：「慢着!」

衞擊宇似乎已無心和她多談，這時一聽，不由急切的問：「妳還有什麼事?」

銀裝少女問：「你可知道裏面一共有多少人?」

衞擊宇毫不遲疑的說：「不管他們有多少人我都必須進去!」

銀裝少女繼續問：「水中暗道的形勢你可清楚?」

衞擊宇一聽，神色立顯遲疑。

銀裝少女急忙道：「既然這樣，進入洞後找到『風月仙姑』聽由我處置……」

置字方自出口，略微挺身，「唰」的一聲輕響，婀娜曼妙，曲綫畢露的嬌軀，像一條又滑又溜的大美人魚，應聲沉進了湖水內。

衞擊宇看得一呆，那具健美而充滿了魅力的胴體影象，在他的眼前似乎仍印在那兒沒有消失。

因爲方才銀裝少女斜坐在突石上，雙手交义胸前，右手反扣着寶劍，他並沒有注意，再說，他也不敢目不轉睛的直盯着人家姑娘濕衣貼身的胴體。

這時，銀裝少女突然挺身下滑，纖腰圓股，高聳的胸脯，俱都不折不扣的，呈現在他的眼前……。

就在這時，面前水花一現，銀裝少女突然又由水下升上水面來。

只見銀裝少女略微一甩銀紗包裹的螓首，驚異的問：「咦?你怎的不下去?」

衞擊宇早已俊面通紅，這時見問，只得支吾着說：「哦……我在想……我在想妳的水功如此精純，不知道妳是向誰學的?」

銀裝少女一看衞擊宇的神情，便知是怎麼回事，嬌靨早已緋紅，這時一聽，不由忍笑瞪了他一眼，嗔聲道：「鬼才相信你的話……」

話字餘音未落，「唰」的一聲再度沉下。

衞擊宇突然道：「姑娘慢着!」

想是銀裝少女仍能聽到，水花一旋，銀裝少女再度由水中冒出來。

但是，她却極爲不解的嗔聲問：「你這人是怎麼啦?」

衞擊宇正色道：「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姑娘的聳姓芳名，稍時和對方相遇交手時，爲了彼此呼應，到底應該怎麼個稱呼法?」

銀裝少女毫不遲疑的說：「稱呼人爲什麼一定要知道對方姓什麼叫什麼?稍時交手時，你喊我『喂』，我喊你『嗨』好了!」

了字的餘音，仍在蕩漾，她已沉至水面下了。

衞擊宇無奈，只得運功疾沉，緊緊隨在銀裝少女的身後。

衞擊宇這時早已把銀裝少女認定是曾經一度纏綿的黃靖芬派來的心腹，否則，誰會這麼三言兩語的便合作無間?

他緊隨銀裝少女迅速下沉，一到洞口，飛身游進，又斜斜如飛上升。

上升約六七丈，突見銀裝少女身形前斜，兩臂分開。

衞擊宇一看，知道已到了水面，也立卽屏息向上緩緩漂浮!

一出水面，卽見銀裝少女已將寶劍交與左手，右手高擧，纖指中正揑着兩柄長約半寸的柳葉飛刀，就待振腕擲出。

衞擊宇看得大吃一驚，他雖然未看清洞內的情形，但他在下意識中却斷定是要殺「風月仙姑」，他兼而想到殺了「風月仙姑」便無法再找到蘭夢君。

是以，心念電轉，脫口低呼：「姑娘請住手。」

低呼聲中，他也轉首看清了三丈以外的水邊洞口上，一盞明亮紗燈下，赫然坐着兩個腰繫黑帶的壯漢，而這兩個黑帶壯漢，正是和他約定好了，今夜二更時分在谷口巨碑下碰面的兩個壯漢。

正坐在紗燈下木櫈上的兩個黑帶壯漢，聞聲一驚，急忙循聲察看，當他們看清由水中冒上來的竟是衞擊宇的時候，驟吃一驚，面色大變，厲嗥一聲，飛身躍起，轉身逕向洞中深處亡命奔去。

也就在兩個黑帶壯漢轉身狂奔的同時，衞擊宇已冷哼一聲，擧手揚腕，屈指彈了兩彈!

兩個腰繫黑帶的壯漢，身軀雖然戰了一戰，但依然未停，繼續不斷的驚呼嗥叫着往深處奔去。

衞擊宇不敢怠慢，向着銀裝少女一揮手，兩人飛身縱上洞崖，身形不停，立卽向深處追去。

這是一座崖壁之中的密洞，洞中雖然有徐徐冷風流動，但看不見通向洞外的隙縫。

洞勢愈往深處愈高，裏面有各種不同形狀的突岩怪石，個個都似厲鬼在那裏張牙舞爪。

尤其，每逢難行拐彎之處，都有一盞隨風搖幌的昏暗紗燈，愈顯得洞中氣氛陰森，鬼影幢幢。

衞擊宇和銀裝少女並不急於將兩個黑帶壯漢捉住，任由他們兩人在前，跌跌撞撞，厲呼嘶嗥。

但是，兩個黑帶壯漢進入約十數丈，已是跌得頭破血流，聲嘶力竭了。

就在這時，驀見深處飛步奔出另兩個腰繫黑帶的壯漢來，同時驚急的吆喝問：「怎麼回事兒?怎麼回事兒?」

但是，兩個頭破血流的黑帶壯漢見問，却「咚」的一聲，栽在地上，痛苦翻滾，不停呻吟!

只聽急步迎出的一個黑帶壯漢急聲說道：「啊呀不好，可能姓衞的那小子點的穴道發作了!」

另一個黑帶壯漢則急聲道：「那我們快背他們兩人去見仙姑!」

說話之間，兩人已各自挾起一人，如飛向深處奔去。

隱身怪石後的衞擊宇和銀裝少女一見，再

度尾隨向深處追去。

這時，銀裝少女似乎已明白了衞擊宇何以方才要阻止她刺殺兩個黑帶壯漢，原來是要對方兩人領前帶路，是以，也沒再嗔聲追問阻止她出手的原因。

繼續前進了七八丈，洞勢突然平坦，兩壁也沒有了凸岩怪石，但偶爾有一兩道洞壁裂隙，而且隱隱有泉水流出，顯得洞內十分潮濕。

數丈以外卽是盡頭，而且懸着六七盞紗燈，尙有三四道人影在燈下幌動。

衞擊宇和銀裝少女沒想到前面不遠已是盡頭，心中一驚，閃身隱進就近的裂隙內。

裂隙不寬，剛好擠進兩人。

這時，衞擊宇才驚覺銀裝少女的柔軟嬌軀擠進了胸懷，而銀裝少女待等發覺衞擊宇的裏面竟不是洞壁，她再想出去已來不及了。

因爲，數盞紗燈下的幾人已發現了抗人奔去了的兩個黑帶壯漢，同時齊聲問：「怎麼回事兒?」

其中有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衞擊宇聽得出，那女人正是「風月仙姑」!

只聽兩個黑帶壯漢中的一人，急聲道：「他們兩人的受制穴道突然發作了，滿地打滾，痛苦嘶嗥!」

只聽「風月仙姑」毫不客氣的說：「胡說，他們根本就沒有被點什麼穴道!」

只聽另一個較爲蒼勁的聲音，冷冷的說：「仙姑，妳也別太自信，現在正是昨夜他們被點穴道的時刻……」

話未說完，已聽「風月仙姑」生氣的說：「午後我曾命他們三人運功騰躍，閉目調息，而且還各自表演了一套刀法掌法，他們都說絲毫沒有氣血不暢和痛苦的感覺……」

衞擊宇一聽，這才恍然大悟，這三個該死的東西，果然是偷偷的先前來見過了「風月仙姑」!

心念間，已聽另一個人冷冷的說：「妳沒聽他們三個人說，衞擊宇那小子用的是他老子『玉面神君』的特殊點穴手法……」

已經漸漸偎依在衞擊宇懷中的銀裝少女，這時一聽，不由深情含笑的仰首去看衞擊宇。

抬頭一看，發現衞擊宇愁眉苦臉，額角滲汗，對於她偎依在懷裏，好像如抱針毡，不由氣得嬌靨一沉，正待說什麼，驀聞「風月仙姑」怒聲道：「這能怪我一個人嗎?當時派貴派的張大俠前去引衞擊宇入谷，也是你們兩派同意的呀!」

衞擊宇聽得心頭一震，同時也恍然似有所悟，心想：「原來這些腰繫黑帶藍帶的壯漢，並不是『天坤帮』的香主大頭目，那麼這兩派人是那兩派的人呢?」

心念間，又聽另一個怒聲道：「可是，並沒有要妳連張自行一併亂箭射死呀?」

「風月仙姑」立卽冷冷的道：「那是他自己找死，他爲什麼不設法逃走，或讓衞擊宇自己進來!」

依然是方才發話的那人怒聲道：「可是妳並沒有事先告訴張自行，谷口兩崖埋伏着弓箭手呀。」

「風月仙姑」冷哼一聲道：「如果讓他知道了這個秘密，在衞擊宇的逼問下，他很可能在貪生的情形下，洩露給衞擊宇。」

衞擊宇一聽，不由暗罵一聲：「好狠毒的賤女人!」

只聽剛才那個蒼勁聲音的老人說：「老朽一直不贊成妳將衞擊宇亂箭射死，萬一在他的屍體上搜不出『玉心』來，妳又當如何?」

只聽「風月仙姑」冷冷一笑道：「我自然還有辦法叫個人趕回太湖『麟鳳宮』去取!」

如此一說，至少有三個人「噢」了一聲，齊聲問：「那人是誰?」

「風月仙姑」冷哼一聲道：「柳迎鳳!」

衞擊宇聽得心頭一震，他頓時想起一身綠衣，似乎也趕來邙山的柳迎鳳!

銀裝少女一聽「柳迎鳳」，突然關切的仰首去看衞擊宇。

當他發現衞擊宇發楞發呆時，她不由將小嘴嘟起來，看樣子她很有意離開衞擊宇的懷裏，但是，似乎又怕嬌軀一動被洞內的人發現。

她並不是怕「風月仙姑」等人，而是要仔細的聽一聽那些人對「柳迎鳳」評論些什麼，也許是她已聽出來，那個名字很可能是一個極美麗的少女。

心念間，已聽另一個不以爲然的說：「妳把衞擊宇亂箭射死了，那柳迎鳳還會回去爲妳取『玉心』嗎?」

只聽「風月仙姑」冷冷一笑道：「你會傻的連眞象都告訴她嗎?我們自然說衞擊宇已被我們制服了，但他沒有遵約將『玉心』帶來，如果她還想要衞擊宇的命，就乖乖的星夜趕回太湖去取『玉心』!」

只聽那個聲音蒼勁的老人，淡然道：「她會聽妳的嗎?」

只聽「風月仙姑」冷哼一聲，道：「她自衞擊宇下山便痴心單戀，而且，和蘭夢君講好了的，兩人同時嫁給衞擊宇……」

衞擊宇聽得心頭再度一震，不自覺的在心裏問：「這會是眞的嗎?爲什麼我一直不知道這件事?難道這就是她前去『麟鳳宮』一直避不見我的原因?」

心念間，只聽另一個人迷惑的問：「妳這話就不對了，柳迎鳳既然和蘭夢君共事衞擊宇一人，爲什麼上個月擧行婚禮時爲什麼沒人說新娘子也有她?」

只聽「風月仙姑」冷冷一笑，有些得意的說：「那是因爲衞擊宇已把他的童貞送給了黃靖芬了……」

衞擊宇和銀裝少女聽至此處，幾乎是同時怒叱道：「賤婢閉嘴!」

怒叱聲中，兩人同時縱了出去。

只見數盞紗燈下的幾人，驟然一驚，神情一呆，紛紛循聲向這面望來。

銀裝少女橫劍在前，衞擊宇雙掌蓄勁緊跟在後，兩人同時緩步向前逼去。

前進中細看燈下，除了方才揹人進來的兩個黑帶壯漢，正蹲在地上爲那兩個壯漢敷藥包傷，其餘三男一女，俱都立在燈下蓄勢戒備。

三個男子中，蓄着一撮灰花鬍子的老者腰束黑帶，其他兩人皆束藍腰帶!

另一女子年約二十一二歲，身穿七彩仙姑霓裳，手持金絲拂塵，嬌美的面龐上，不搽脂粉，僅僅淡掃娥眉，已具一種超塵脫俗風韻!

衞擊宇認得她，正是他要尋找的「風月仙姑」!

打量間已到了近前一丈處，銀裝少女這才橫劍停身!

但急忙鎭定一下心神的「風月仙姑」，却冷冷一笑，輕蔑的譏聲道：「想不到你們小兩口先配對成雙，共枕同床了……」

衞擊宇一聽，頓時大怒，厲喝尙未出口，銀裝少女已厲叱一聲：「賤婢納命來!」

厲叱聲中，飛身前撲，手中寶劍寒光一閃，已刺到了「風月仙姑」的面前。

衞擊宇見銀裝少女柳眉飛剔，杏眼圓睜，嬌靨上罩滿了煞氣，知道她不會放過「風月仙姑」，因而脫口急聲道：「姑娘不要殺她!」

急呼聲中，飛舞着金絲拂塵疾迎的「風月仙姑」已冷冷一笑道：「今天殺人的是仙姑我，不是她!」

說罷，突然又望着其他五人，厲聲道：「

楞着幹什麼?還不上!」

衛擊宇一心想追問蘭夢君的下落，因而焦急的大聲道:「妳們兩人快些住手!」

豈知，話未說完，黑帶老者和另兩個藍帶壯漢已同時暴喝一聲，分別向他攻來。

衛擊宇一見，殺機倏起，他覺得不先將這幾個除去，不但制肘他詰問「風月仙姑」，也很可能暗中向他和銀裝少女偷襲。

是以，心念已定，大喝一聲，雙掌一分，掌影翻飛，只聽「叭叭」三聲脆響，悶哼慘呼厲嗥，黑帶老者和兩個藍帶壯漢，俱都天靈爆裂，腦漿四射，身形猛的一旋分別栽倒地上。

也就在老者三人旋身栽倒的同時，身後突然響起一聲尖銳清脆的女子慘呼!

衛擊宇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他聽出尖叫的有些像那位銀裝少女!

是以，急忙回身，雙掌護胸，定睛一看，地下一片血肉糢糊，屍體被分成了六七段的竟是「風月仙姑」!

因爲，銀裝少女正在那裏緩緩吁氣，顯然是方才施展某一項驚人絕技而需要重量的急劇眞力。

衛擊宇一看「風月仙姑」已是血肉糢糊，心中頓時大怒，他雖然担心銀裝少女的安危，但也不希望「風月仙姑」被殺死!

是以，他不由氣得怒目望着銀裝少女，厲聲道:「妳爲什麼殺了她?」

銀裝少女一聽，也毫不相讓的怒叱問:「你可以殺他們，我爲什麼不能殺他們?」

衛擊宇被叱得一楞，不由焦急的怒聲解釋說:「我是爲了減少威脅，孤立段妙香……」

銀裝少女立即怒聲問:「你要孤立她意欲何爲?」

衛擊宇一聽，不由氣得怒吼着道:「我要問出她把我的一位世妹蘭夢君軟禁在什麼地方了?」

銀裝少女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你昨晚不是已經知道了嗎?」

衛擊宇聽得再度一楞，乍然間尚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因而茫然道:「沒人告訴我呀。」

銀裝少女突然又有些生氣的說:「我昨晚不是告訴你了嗎?那個自稱叫張自行的藍帶漢子，和其他三人都知道你那位世妹的軟禁之處嗎?」

衛擊宇一聽，脫口懊惱的說:「待等我想起來已經遲了!」

說此一頓，突然目光一亮，轉首一看，脫口厲叱道:「回來!」

銀裝少女悚然一驚，轉首一看，發現方才背負另兩個負傷壯漢的漢子，正躬腰駝背，屏息悄步向洞外溜去。

兩個黑帶壯漢一聽，嚇得急忙回身，「咚」的一聲跪在地上，叩首哀求道:「衛島主饒命，衛夫人饒命……」

銀裝少女嬌靨一紅，脫口怒叱道:「閉嘴，誰是衛夫人?」

兩個黑帶壯漢一聽，趕緊又連連叩頭哀求道:「姑娘饒命，姑娘饒命!」

銀裝少女一面提劍走至兩個併肩跪立的壯漢面前，一面冷冷的問:「我問你們，崆峒派的『山眞』長老是你們的什麼人?」

衛擊宇聽得面色一變，脫口詫異的問:「姑娘是說，他們都是崆峒派的人?」

銀裝少女看也不看衛擊宇，繼續望着兩個震驚發呆的壯漢，怒喝道:「快說，崆峒派的『山眞』長老是你們的什麼人?」

說話之間，已將鋒利的寶劍放在就近一個壯漢的肩頭上。

兩個壯漢一見，惶恐萬狀，紛紛望着衛擊宇，痛哭哀求道:「衛島主，我們都是『天坤帮』的人，根本不認識什麼『山眞』長老，衛島主求求您，請您看在我們帮主的份上，叫這位姑娘饒了小的吧!」

衛擊宇明明聽到「風月仙姑」親口說的兩派如何如何，這時見兩個壯漢到了這等地步，尚圖狡辯，心中又氣又惱!

正待說什麼，銀裝少女却突然放緩了聲音問:「你們兩人的確都是『天坤帮』的人?」

兩個壯漢一聽，知道銀裝少女有放他們之意，因而連連答聲道:「是是是，姑娘!」

銀裝少女微一頷首道:「好，那麼現在你們就談一談黃靖芬要你們協助『風月仙姑』段妙香，前去太湖刦持衛島主世妹的經過吧!」

衛擊宇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望着銀裝少女，怒聲道:「這是絕不可能的事，黃靖芬恨段妙香入骨，無時無刻不想活捉她治罪，怎麼還會和『風月仙姑』合作……」

話未說完，兩個跪在地上的黑帶壯漢已同時惶急的正色說:「是眞的，衛島主，的確是帮主派我們前來的!」

衛擊宇一聽，更是怒不可抑，恨不得立即揮掌將兩個人擊斃，但是，他還是沒有問出蘭夢君現在被軟禁在何處，只得怒喝道:「閉嘴，簡直是胡說!」

說着，並舉手指着兩個壯漢，繼續怒聲道:「你們到了這麼時候還說謊騙人，實在是死有餘辜……」

銀裝少女立即冷冷一笑道:「你現在也知道他們至死不悟，心腸狠毒，臨死也要拉個墊背的了吧?」

衛擊宇氣得咬牙切齒，恨憤的瞪着銀裝少女，正待說什麼，兩個黑帶壯漢已同聲哀求道:「姑娘，衛島主，小的們說的句句實話，小的們的確都是『天坤帮』的人……」

話未說完，銀裝少女已冷哼了一聲，恨聲道:「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會掉淚!」

淚字出口，放在就近壯漢肩頭上的寶劍順勢一沉!

一聲刺耳驚心的慘叫發自壯漢之口，銀裝少女的劍尖已由肩膊斜劃刺中了壯漢的前心，鮮血激濺，一頭栽在地上。

衛擊宇看得頓時大怒，正待斥她殘忍，另一個黑帶壯漢早嚇得屁滾尿流，連連叩頭惶聲說道:「姑娘饒命，姑娘饒命，小的是崆峒派的俗家弟子吉四，『山眞』仙長，是小的師叔祖……」

衛擊宇一聽，剛待怒叱出口的話頓時刹住，同時，刹那間也明白了，對付這些陰險狡詐，心腸狠毒的人，客氣不得。

心念間，已聽銀裝少女厲叱問:「我問你，那兩個腰繫藍帶的是你的什麼人?」

壯漢急忙惶聲道:「他們小的不識，凡是繫藍腰帶的都是邛崍派的俗家弟子……」

衛擊宇聽得心頭一震，脫口啊了一聲，不自覺的自語道:「這麼說，眞的被『賊僧』『巧道』『瞌睡仙』三位前輩猜中了，他們邛崍、崆峒兩派雖然沒有直接擄人，但也脫不了牽涉干係……」

自語未完，突然一聲嬌叱道:「你們都是些狼心狗肺之輩，萬萬留你不得!」

衛擊宇聽得悚然一驚，急定心神，一聲刺耳慘叫就在他的眼前暴起，定睛一看，只見銀裝少女的劍身剛由那個壯漢的前胸撤出來!

一看這情形，頓時大怒，不由剔眉厲聲道:「妳怎的如此殘忍，他既沒有和你動手，手中又沒有兵刃，妳居然仍不放過他……」

銀裝少女冷冷一笑道:「對這些壞事作盡的惡人，你還講的什麼婦人之仁?」

衛擊宇見銀裝少女毫無悔意，不由氣得怒吼道:「就是惡人也該給他個自新機會呀?」

銀裝少女立即冷冷的問:「你又怎知我以前沒有給過他自新的機會?」

衛擊宇聽得一楞，但仍怒聲說:「至少妳應該先問一問我還有什麼話要詢問他?」

銀裝少女似乎想笑，但却急忙向着兩個負傷壯漢，呶了呶嘴道:「要問話那裏不是還有兩個活口嗎?」

衛擊宇悚然一驚，急忙回頭，只見方才被他點了穴道的兩個黑帶壯漢，頭上臉上敷滿了創藥，直挺挺的在那兒躺着，他雖然明明知道，這時逆血早已歸心，斷氣至少半刻以上了，但他仍急步奔了過去，希望兩個壯漢都還沒有斷氣。

奔至近前一看，發現兩個壯漢俱都兩眼上翻，面目猙惡，顯然又氣絕多時了。

衛擊宇心中又驚又怒，懊惱萬分，急忙蹲身下去，立即將一個壯漢的手腕握起來，他這時多麼希望其中一人，奄奄一息，重新解開他的穴道，輸以眞力，冀望將他的生命再救活過來。

但是，右腕入手，其冷如冰，一陣莫大的絕望襲上心頭使他一直楞望着兩具屍體發呆。

因爲，「風月仙姑」已死，而參與擄刦蘭夢君的人又一個一個被殺，這麼一來，豈不完全斷了綫索!

心念至此，驀聞身後的銀裝少女發出一聲得意而含報復意味的冷笑!

衛擊宇一聽，頓時大怒，倏起殺機，猛的一個旋身站起，剔眉瞋目，五指變曲如鈎，一臉的殺氣，緩步向銀裝少女身前逼去。

銀裝少女依然唇哂冷笑，毫無懼色的淡然問:「你可是要殺我?」

衛擊宇目注銀裝少女的嬌靨，切齒恨聲道:「不錯，因爲妳出手毒辣，心腸殘忍，實不輸於『風月仙姑』，如果留妳在世，今後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妳的劍下。」

銀裝少女聽罷，哂然一笑道:「這麼說:令尊大人臨終要你發的誓言，終生不准傷害女人，也過時無效了?」

衛擊宇殺機迷心，對銀裝少女何以知道他曾在恩師，也就是他的父親「玉面神君」臨終前發此誓言，已不感到驚異和懷疑，因爲在他的下意思中，他認爲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前情請看「霸劍艷姬」。)

是以，依然目注銀裝少女，緩步逼去，同時恨聲說道:「那是先父怕在下找世妹蘭夢君報仇，所以才強迫在下跪在他老人家的面前發誓……」

話未說完，銀裝少女已冷冷的道:「可是你也別忘了，現在普天之下，只有我一個知道你的世妹蘭夢君現在何處。」

衛擊宇聽得心頭猛的一震，不由渾身打了一個冷戰，同時在心裏驚呼道:「我怎的竟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繼而一想，恍然似有所悟，這個銀裝少女處處和他作對，句句暗含諷譏，而又一直不願意說出她的來歷，看來她的一切早已有了安排，而她把「風月仙姑」和所有參與刦擄蘭夢君的人劍劍誅絕，更是早在她計劃之中的事。

心念間，已聽銀裝少女繼續冷冷的說:「你如果殺了我，你恐怕這一輩子就別想再見到她了……」

衛擊宇氣得唔了一聲，依然恨聲道:「這麼說來，妳是早有這個安排的了?」

銀裝少女哂然一笑，不禁有些得意的譏聲道:「對付寡情薄義的人不動點兒小心眼兒，總是會吃虧的!」

衛擊宇業已走到距銀裝少女身前不遠處，只是不知何時停止了，也許是方才銀裝少女說出她是唯一知道蘭夢君下落的時候吧?

這時一聽對方再度譏他寡情薄義，殺機再起，不由倏然舉掌，怒喝道:「妳?……」

話剛開口，銀裝少女已毫不畏懼的一挺酥胸，剔眉怒聲道:「我?我怎麼樣?」

衛擊宇一看對方自恃不懼的蠻橫神態，頓時又想起了只有她知道蘭夢君現在被軟禁的位置。

一想到了蘭夢君，他的手掌那裏還敢劈下，只得恨恨的哼了一聲，猛的將高舉的右掌放下來。

銀裝少女白了衛擊宇一眼，一臉不屑的轉過身去，哼了一聲，譏聲道:「說你寡情薄義的又不是我，你何必發我的脾氣?」

衛擊宇聽得心頭一震，他立即聯想到是黃靖芬，因爲他一直懷疑銀裝少女很可能是黃靖芬的密友之一。

是以這時一聽，不由脫口急聲說:「她是誰?」

銀裝少女毫不遲疑的說:「你的世妹蘭夢君!」

說罷，尙輕蔑不屑的仰面去看一盞面前的明亮紗燈。

衛擊宇那裏肯信，不由沉聲道:「妳胡說，君妹絕不會這麼說!」

銀裝少女一聽，倏然轉過身來，嬌靨凝霜的沉聲問:「你可是要我把你世妹的容貌衣着形容出來，你才會相信?」

衛擊宇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妳曾見過她?」

銀裝少女冷冷一笑，有些得意的說:「我不但見過她，而且我還救了她!」

衛擊宇聽得目光一亮，脫口驚喜的問:「妳救了她?她現在那裏?」

銀裝少女輕蔑的看了衛擊宇一眼，諷譏的說:「只憑你一句話，我就告訴了你?」

衛擊宇聽得虎眉一蹙，覺得當前的這位銀裝少女，狡黠多智，實在是一個難纏人物，對付她必須時時提高警惕，免得中了她的訛詐圈套。

是以，冷冷一笑，說道:「妳不說出她現在何處，我又怎能相信妳又把她由匪徒手中救出來?」

銀裝少女毫不遲疑的說:「我可以說出她臉上的特徵，和她身上那一部份的記號!」

衛擊宇聽得精神一振，目光再度一亮，不由的連連頷首急切的道:「好，妳說說看!」

銀裝少女立即正色說:「在她的臉部右眉心中，可是有一顆米粒大的鮮紅硃砂痣?」

衛擊宇一聽，神情立變激動，再度連連頷首急聲道:「是是，不錯，在她的右眉心中，的確有一顆細小的硃砂痣!」

銀裝少女繼續道:「在她的身體上，同樣的有一對鮮紅的硃砂紫鳳凰!」

衛擊宇一聽，不禁楞了，因而不自覺的問:「天下人身上的痣，還有長得和鳳凰一樣的嗎?」

銀裝少女一聽，嬌靨頓時通紅，心想:「這眞是一個傻子，難道他連女孩子的『守宮痣』都不曉得?傳說他曾和『天坤帮』的美麗女帮主，有過一段纏綿戀情，難道黃靖芬的酥胸上，香肩上，或者玉股上，就沒有刺過『守宮痣』?」

心念間，驀見衛擊宇脫口驚呼，俊面大變，不由瞪大了一雙星目，望着銀裝少女，震驚焦急地問:「妳?妳說，妳怎知道她身上有一對硃砂紫鳳凰?快說，妳快說!」

銀裝少女一看衛擊宇的震驚神色，知道他想到了蘭夢君遭到歹徒蹂躪的事，因而微紅着嬌靨譏聲道:「你緊張什麼?我們女孩子在一起還有什麼避諱的?再說……」

說到「再說」，她的嬌靨更紅了，因而也剎住了話頭。

衛擎宇却焦急的繼續問：「再說怎樣?」

如此一問，銀裝少女的嬌靨頓時紅飛耳後，她本來說：「如果遭到歹匪的非禮，身上那裏還有紫鳳凰?」

但是，這種話她怎麼能說出口呢?萬一他再問一句爲什麼，那怎辦?

心中一急，不自主的嗔聲道：「告訴你的已經够多了，何必再問這麼多?」

衛擎宇雖然不知道「守宮砂」的事情，也就是俗話說的「守宮痣」，但是他根據銀裝少女羞紅滿面的情形判斷，那對硃砂紫鳳凰，必是關係着少女的隱私，因而只得頷首道：「好，現在我已相信妳的話了，妳有什麼要求儘請說吧，要『玉心』我已帶來了!」

豈知，銀裝少女竟不屑的說：「我要你的『玉心』作什麼?既不能拿來充飢，上面的武學又不適合我們女孩子學習……」

衛擎宇聽得心頭一震，不由驚異的問：「妳全知道這些?可是聽我那位世妹說的?」

銀裝少女立即正色說：「何需蘭姑娘告訴我?令尊『玉面神君』衛大俠，武功均爲剛猛路子，既然『玉心』上載的是他的武學，想也想的到嘛!」

衛擎宇只得說：「好吧，有什麼其他條件妳提出來吧!」

銀裝少女一聽，突然一整臉色，肅穆的說：「咱們暫時先不談這些，我問你，方才聽『風月仙姑』提的那位柳迎鳳是你的什麼人?」

衛擎宇聽得一楞，他乍然間鬧不清銀裝少女爲什麼問柳迎鳳的事。

是以，坦誠的回答道：「她是我世妹的表姐或表妹!」

銀裝少女一聽，立即不高興的說：「表姐就是表姐，表妹就是表妹，什麼叫做表姐或表妹?」

衛擎宇也有些不高興的說：「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她今年多少歲，我怎的知道她是表姐還是表妹?」

銀裝少女更加有氣的說：「她就是不說她的年紀，你兩眼一看也該知道她多大了呀?」

衛擎宇也不由提高聲音道：「我從來就沒有見過她，我怎麼能看出她今年多大年紀?」

銀裝少女聽得柳眉一蹙，道：「你們連面都沒見過，她就要和蘭夢君共事你一人爲夫，誰能相信?」

衛擎宇立即憤憤的說：「風月仙姑那種人的話，妳怎能拿它當眞?」

銀裝少女贊同的點點頭，但却不解的問：「假設眞的像『風月仙姑』說的那樣，你會不會覺得柳迎鳳是一個不知害臊的少女……?」

話未說完，衛擎宇已剔眉怒喝道：「閉嘴，妳怎麼可以隨便侮辱別人?」

銀裝少女被喝得嬌軀一戰，香腮一紅，不自覺的譏聲說道：「喝!批評她你心疼了是不是?……」

衛擎宇繼續怒聲道：「心疼不心疼關你什麼事?」

銀裝少女突然又有些不耐煩的說：「好啦，我們不談這些了，我問你，聽說你和『天坤帮』的美麗女帮主黃靖芬……」

衛擎宇未待她話完，已忍不住怒聲道：「這都是些無聊人的揑造……」

銀裝少女立卽道：「那麼令世妹蘭夢君的話也不可信了?」

衛擎宇被問得俊面一紅，頓時無話可答，久久才突然怒吼道：「這些事與妳有何干係，要妳如此詰問?……」

話聲未落，銀裝少女突然熱淚盈眶，也以憤怒的聲音說：「當然與我有關係……」

話一出口，淚珠奪眶而出，突然又住口不說了。

衛擎宇一看銀裝少女哭了，頓時也呆了，因而令他也想到了另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方才在閃進洞隙時，銀裝少女也本能的擠了進去。

一想到這個問題，他的確有些慌了，因而也急不擇言的說：「我國雖是禮義之邦，特重男女授受不親，但也講究通權達變，在當時的情形下，實非得已呀?」

正在拭淚的銀裝少女聽得一楞，乍然間似乎鬧不清衛擎宇在說什麼。

但她旋卽明白了，同時嬌靨一紅，轉過身去埋怨道：「當時你用不着偷聽他們說些什麼，大可一個一個的殺了，不怕他們不說……」

衛擎宇一聽，立卽愁眉苦臉的說：「如果你不經洞隙裏擠那該多好，妳早有這個想法當時就該這麼做……」

銀裝少女一聽，頓時大怒，倏然轉過身來，瞋目怒聲道：「這麼說還是怨我了?」

說罷轉身，飛身向洞外馳去。

衛擎宇一見，大吃一驚，脫口急喝道：「姑娘請站住。」

急喝聲中，疾演「小挪移法」，身形一閃，已截住了銀裝少女身前。

銀裝少女似乎恨透了衛擎宇，一見衛擎宇擋在身前，柳眉一剔，厲叱道：「閃開!」

厲叱聲中，長劍疾揮，「唰唰唰」，匹練翻滾中，進步欺身，一連攻出狠毒霸道的三個招式，看情形，似乎決心將衛擎宇置死!

衛擎宇的「小挪移」仍未停止，一看之下，大吃一驚，身法不停，閃移飛騰，所幸躲避的快，險些被劍掃中。

由於他的閃避騰挪，銀裝少女也趁機飛縱，繼續向洞外如飛馳去。

衛擎宇閃身之後，他突然發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銀裝少女的劍法和他的劍法有些大同小異。

而最令衛擎宇驚異的是，銀裝少女的這三招劍式應走的劍路，正是他「小挪移法」閃避的空隙。換句話說，銀裝少女不但清楚他的閃避步法，而且清楚的知道他的落腳位置。

當然，在這種對方明瞭自己，而自己却摸不清對方底細的情形下，要想不被對方擊中，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也就是說，銀裝少女方才的劍下，仍留了情，至少沒有將他衛擎宇置死之意。

根據這情形，衛擎宇斷定銀裝少女是與自己有淵源的人。

心念電轉，定神再看，銀裝少女早已沒有了踪影。

衛擎宇心中一驚，脫口大喝道：「姑娘請站住，在下還有話說!」

說話之間，飛身向外追去。

剛剛進入亂石叢生，怪石嶙峨之處，「嘩」的一聲，前面已傳來銀裝少女的躍水聲響。

衛擎宇這一驚非同小可，一聲大喝，飛身疾射，直向水洞口電掣撲去。

因爲，他知道，他絕對不能失去銀裝少女的踪跡，因爲失去了她就等於失去了蘭夢君的綫索，看情形，她果眞是知道蘭夢君下落的唯一之人。

心念之間，身形已到了水洞口前，再不遲疑，「唰」的一聲縱進水內。

一入湖水，迅速下沉，急忙運集目力去找銀裝少女的潛游位置。

因爲，他怕狡黠多智的銀裝少女戲弄他，身形入水，又趁入水之際浮上水面偷偷的爬上洞崖去。⑤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雙戟溫侯薛長空，一路釘梢金十七，終發現鐵頭雷公的落腳點，這時，鐵頭雷公正與潘大頭及金十四奕棋，薛長空伏身瓦面，只等金十七辭別出來，便卽殺人奪取解藥，不料他的行動爲鐵頭雷公所發覺，這老狐狸並不動聲色，暗以傳音方式吩咐潘大頭、金十四、金十七如何行事，準備生擒薛長空，吩咐完畢，金十七告辭出外，至一窄巷，薛長空立卽竄上發動，原意可手到擒來，詎反落陷阱，被鐵頭雷公踢飛雙戟，點了穴道，鐵頭雷公以已得手，命隱身暗隅的金十七出來拿人，詎走出來的可不是金十七——

絕招誅二魔　秘訊震羣豪

金十七郎沒有這人年輕，走起路來，腰幹也不及這人挺得直。

另有一點最大的分別是，金十七郎的兵刃，是尺不是刀。

這人手上提着一把刀。

一把寒光閃閃的長刀。

發出森森寒光的不是刀鋒，而是刀背上的七顆銀星。

北斗斷魂刀。

× ×

楊雷公，潘大頭，以及金十四郎等人在看清了這把刀之後，全不禁當場一呆。

就連倒在地上無法動彈的薛長空，也爲之大感意外。

因爲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如今從暗處走出來的這個人，竟是燕雲七殺手中最難招惹的虎刀段春。

段春走出來的地方，正是金十七郎原先站立的地方，如今這位虎刀突然於金十七郎原先站立之處出現，那位十七號金狼又到那裏去了呢?

是不是已被這位虎刀收拾掉了?

金十七郎一身武功雖抵不上潘大頭等人，但一般說來，亦非泛泛之輩，兩下距離不遠，爲何適才沒有聽到响動?

不過，目前顯然誰也沒有這份心情，去關懷那位金十七郎的安危存亡。

目前，他們必須先顧自己。

這位虎刀成名之戰，是力斬長白三怪。

長白三怪是異姓三兄弟，人人均有一身獨特的武功，早在十多年前，卽名播一時，三怪信符所到之處，黑白兩道人物莫不退避三舍。

像長白三怪那樣的人物，都在這小子刀下成了斷頭遊魂，試問還有誰敢在這小子面前掉以輕心?

所以，一看到這位虎刀突然顯身，潘大頭和金十四郎登時緊張起來。就連楊雷公的一張面孔，也爲之微微變色。

老魔臉孔一沉，冷冷問道：「你小子是幹什麼來的?」

段春停下脚步，也以同樣冷漠的聲調回答道：「算賬來的!」

「算什麼賬?」

「有新賬，有老賬。」

「什麼叫新賬？什麼叫老賬？」

「老賬是扶風珠寶商羅大發的一條人命，以及價值三萬両紋銀的珠寶。」

老魔不覺一怔道：「這是發生在關洛道上的事，你爲什麼不去找關洛七雄追問？」

段春道：「我找過了，而且高敬如也已經賠出了三萬両銀子。」

老魔更爲詑異道：「那麼，事情不是已經了結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是的。這件謀財害命案，其實與七雄並無關係。我要他們向苦主賠出三萬両銀子，只是請他們履行道義上的責任。」

「你以爲這件案子是天狼會幹的？」

「不錯。」

「你有證據？」

「沒有。」

楊雷公勃然大怒道：「好一個混賬小子，既然沒有證據，你小子憑什麼要天狼會來認這筆賬？」

段春平靜地道：「憑良心。江湖上的賬，本來就是一本良心賬。」

他注視着老魔，冷冷地又道：「尊駕是天狼會的天狼長老，貴會各方面的活動，尊駕應無不知之理，如果尊駕認爲羅大發的命案與天狼會無關，尊駕敢不敢起個毒誓表表心迹？」

楊雷公發出一聲有如獅吼般的悶哼，顯已瀕臨發作的邊緣，但仍强忍着道：「好，就算這是一筆老賬吧！那麼新賬呢？」

段春道：「新賬是昨夜掛上的，我想請問：我虎刀段春跟你們天狼會究竟有何怨仇？你們爲什麼一定要設計挑撥我跟龍劍公冶長之間的情感？」

楊雷公道：「爲了這件事，我們已有五六條人命喪在你小子手裏，你小子認爲還不夠抵賬？」

段春道：「是的，不夠。死的那幾個傢伙，全是小角色，只能算是一點利息，我要找這件事的主謀者！」

楊雷公突然一沉臉道：「主謀者就是老夫，你小子打算怎麼樣？」

老魔說的只是一種氣話，主謀者其實是百變人魔柳如風。

段春冷冷一笑，道：「主謀者是誰，我並非不清楚，我原意只是想打聽那姓柳的龜縮之處，如果你老鬼一定要承担下來，當然也無不可。」

楊雷公轉向潘大頭和金十四郎喝道：「八郎，你們還等什麼？給這小子一點教訓！」

潘大頭和金十四郎兩人暗暗叫苦，他們原以爲老魔會親自出手，沒想到老魔自己也是色厲內荏，竟將這個要命的敵人，在緊張關頭上，推給了他們兩個。

但是，老魔是天狼長老，對金狼級人物有指揮之權，老魔下的命令，他們又不能不聽。

兩人無可奈何，只好一遞眼色，分別拔出兵刄，雙雙向段春逼了過去。

這兩頭金狼，由於經常行動在一起，彼此心意融通，這時兩人在交換過眼色後，打的同是一般主意。

他們向段春逼過去時，脚下移動得極爲緩慢。

表面上看起來，這是一種面對强敵，應有的持重態度，其實他們是在等待最後的一綫機會。

虎刀段春是燕雲七殺手中有名的强項人物，今夜既有天狼長老在場，他應該不會將他們這兩名金狼級的人物看在眼內才對。

如果他們估計沒有錯誤，這位虎刀很可能會喝退他們，而向楊雷公指名邀戰。

楊雷公不管怎麼說，也塌不了這個台，只要楊雷公一動火氣，他們就得救了。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這種場面並未出現。

虎刀段春横刀當胸，像座石像似的，昂然挺立在街心，彷彿他恨的是天狼會，要殺的是天狼會的人，只要是天狼會的人，誰先誰後，都是一樣，横竪今夜誰也跑不了。

潘大頭和金十四郎忍不住又交換了一次眼色。

這一次交換眼色的意思，等於相互安慰對方和鼓勵對方：既然沒有轉圜之望，說不得只好合力一拚了！

首先發難的是潘大頭。

「上！」

只是這位八號金狼發出一聲吆喝之後，大頭一幌，人却突然失去踪影。

人那裏去了？

溜了？

不是。

人滾到地上去了。

這正是這位潘大頭除一身輕功之外，另一套鮮爲人知的絕招。

「滾龍爪」！

他是將滾堂刀的招式，加以變化，苦心練出來的。

因爲這套功夫適合他的身材。

又矮又肥的人，要別的不行，打起滾來，總方便得多。

潘大頭的這套功夫，金十四郎當然清楚。

所以，當潘大頭喝出一聲上，他的雙節棍，也跟着呼的一聲，像豹尾般往段春面門疾掃過去。

這是一種最佳的配合，一攻上三路，一攻下三路，任你有通天之能，一時也勢難兼顧。

人人知道虎刀段春不好招惹，但那也得看情形。

如像現在這樣，一口刀顧上不是，顧下也不是，那麼，不論是什麼斷魂刀斷魄刀，也就沒有什麼可怕可言了。

虎刀段春當然不會想到一個以虎爪爲兵刄的人，會突然使出滾堂刀的招式來。

不過，這位虎刀似乎並未因而顯得慌亂。

在上下兩路同時受攻的情况之下，如果換了別人，一定會暫且引身旁挪或後退，在避過鋭鋒後，再找兩人的空門出刀。

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一定不移之理。

一個人武功無論多高，無論他的刀法多麼犀利，也不能說一定要在起手一招之內，就將敵人解決。

「刀光一閃，人頭落地」！

那只是小說家們，一種誇張的描述。

刀只要是拿在人的手上，是一個有血肉的人，在使用這把刀，就絕沒有這種方便事。

但是，虎刀段春偏偏正好是一個近乎小說家筆底下的人物。

他在應該旁挪或後退的情况之下，既沒有旁挪，也沒有後退。

相反的，他向前大跨了一步。

人向前跨，刀向上揚。

一步跨過了潘大頭疾滾而來的肥胖軀體，一刀格開了金十四郎的雙節棍。

金十四郎被震退一步，這原是段春揮刀追上的好機會，但這位虎刀却將此一大好機會放過了。

他突然向後轉身，一刀砍落。

潘大頭繼續向前翻滾。

只是一顆頭在滾。

這位八號金狼肥胖的身軀，則仍停臥在原來的地方。

停臥在一灘血水中。

金十四郎失聲驚呼，正待轉向楊雷公求援時，跟前突然掠過一片銀星的光芒。

這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盯看到的一片光亮。

他只比潘大頭慢走了半步。

楊雷公也沒有留下，不過却留下了幾句响亮的話：「得罪了鐵頭雷公的人，從來不會有過好收場，你小子等着瞧就是了！」，

這幾句話，是人上了對面店房，才發出來的。

話沒說完，人已不見。

段春沒有追趕，他望着楊雷公身形消失之處，自語似的喃喃道：「怪不得老鬼能活上這一大把年紀，原來這就是他的長壽之道……」

× × ×

遠處傳來金鷄報曉之聲。

大廳中一分沉寂。

變戟溫侯薛長空的故事已敍述完畢。

這位殺手在述說時，包括自己失手被擒的經過，一字沒有掩瞞。

滿廳聽衆之中，以魔鞭左天斗的反應最爲强烈。

這位魔鞭聽完薛長空的叙述後，雙手微微戰抖，臉色一片灰白，彷彿正拚盡全身氣力，在忍受着一種近乎萬箭攢心的痛苦。

他忍受着的，其實不是痛苦，而是一股怒火。

儘管由薛長空的述說裏可以聽出，這次天狼會方面，想犧牲他這位五號金狼的人不止一個，但他惱恨的人，則只有一個。

這個人不是柳如風，也不是鐵頭雷公楊偉，而是銀狼大喬！

他恨這個女人，並不是爲了這個女人不忠於他，而是恨這女人竟然不念香火之情，一心想置他必死之地！

如果述說者換了別人，他絕不會相信眞有這種事，因爲那女人說什麼也沒有陷害他的理由。

但他非常了解薛長空的爲人。薛長空是個機巧的殺手，對敵時縱然會耍點小花樣，而在日常言行方面，仍不失爲一條爽直漢子。事實是掩瞞不住的，以薛長空之聰明，絕不致於幼稚得平白編出這樣一段故事來故意刺激他。

退一萬步說，就算薛長空的叙述不可盡信，如今放在桌上的兩種藥丸，也叫人無法不向事實低頭。

薛長空除帶回兩顆抄自金十七郎手上的解藥之外，還買來了一大包通便丸。

他剛才已對這兩種藥丸重新作過比較，證實他黃昏時服下去的，確是到處有售的通便丸，而非定時丹眞正的解藥。

若不是受了兩姊妹的蠱惑，金十七郎會有這份胆量？

公冶長緩緩地起身走過去，伸手爲左天斗活開了穴道，又拿了一顆解藥，放在茶几上，輕輕嘆了口氣道：「像天狼會這樣一個組織，你左兄是否值得爲它效死賣命，我覺得你左兄實在應該重新好好的想一想。」

左天斗低垂着頭，一語不發。

公冶長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至於高大爺和胡三爺這一邊，小弟可以向你左兄提出保證，過去的事，概作罷論，只要是你左兄願意……」

左天斗仍然一聲不出，默默取過解藥服下，稍稍調息了片刻，這才抬頭平靜地道：「你公冶兄的意思，我完全明白。爲了報答你公冶兄的一番盛情，我左某人的回答是：我的人不會留下，但我可以留下幾句話。」

大廳中頓呈一片寂止，每個人都露出了傾聽的神氣。

左天斗要說的話，雖然還沒有說出來，但人人心裏有數，左天斗要說的這幾句話，在今天這種情勢之下，一定會比留下十個左天斗，還要有價值得多！

左天斗緩緩接下去道：「在天狼會中，一號金狼柳如風雖然是個相當危險的人物，但還不是最可怕的人物，以後你們實在應該特別注意另外的兩個人。」

公冶長道：「那兩個？」

左天斗道：「一個是天狼八老中的血觀音胡八姑。」

公冶長一怔道：「血觀音胡八姑？這個淫蕩狠毒的女魔頭，不是說早在五六年前，就已因走火入魔，得了半身不遂之症麼？」

左天斗苦笑道：「那不過是那女魔頭逃避令師靈台老人的一種烟幕罷了。」

公冶長雙眉微蹙，神情登時凝重起來。

這個消息實在太出他意料之外了。

恩師去世之前，還說他機遇好，因爲在他這一代，至少不會碰到一個像血觀音胡八姑那樣難以應付的女煞星。詎知恩師言猶在耳，如今消息傳出，那女煞星，竟然仍在人世安然無恙！

在恩師靈台老人都感頭疼的人物，該是怎樣難纏的一個角色，自是不問可知。

大廳中不分少長老幼，顯然人人都知道血觀音胡八姑是怎樣一個女人。這時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個個臉上都佈滿了驚駭疑懼之色。

只聽花六爺喃喃地道：「要是此說不假，關洛道上這段地盤，我們兄弟幾個，實在應該讓出，至少我花六第一個……」

好在他語音低弱，誰也沒有能聽清他這位花六爺說了些什麼。否則，單憑這幾句洩氣的話，人心士氣就不可收拾了。

公冶長勉强振作起精神，笑了笑，又道：「除了這女魔頭，還有一個人是誰？」

左天斗道：「天狼會主！」

已能成爲一幇之首，不消說當然是個可怕的人物。

但是，在這以前，大家似乎都忽畧了這一點。

天狼會主，究係何人？

這原是大家第一個就該想到，而且應該追問的問題；可是，大家爲了應付一批又一批的金狼和天狼，竟然都將這個重要的問題擱去一邊，好像那些金狼和天狼，就代表了天狼會，天狼會根本沒有什麼首領似的。

如今，經左天斗這一提，大家這才突然想了起來，薛長空搶在公冶長前面問道：「對了——天狼會主究竟是何許人？」

左天斗道：「我說出來，諸位也許會不相信，天狼會屬員不下五百之衆，但清楚會主出身來歷的人，則只有三個。」

「那三個？」

「一個是柳如風，一個是血觀音胡八姑，另一個則是會主的貼身小僮。」

「你說是貼身小僮，不是小婢？」

「不是。」

「這麼說，會主是個男人，應該可以確定的事？」

「可以這樣說，但沒人敢予確定。」

「爲什麼？」

「這一點正是我說你們今後應該特別留心這位天狼會主的原因。」

「哦？」

「左某人被編爲五號金狼，在會中身份可說相當不低。但入會將近五年，先後也只見過這位會主三次。」

「左兄已然見過他，而且達三次之多，怎麼說不知道對方是怎麼樣一個人，甚至是男是女，都不能確定呢？」

左天斗轉向公冶長苦笑了一下道：「公冶兄能不能憑想像，代小弟回答薛兄這問題？」

公冶長遲疑了片刻，道：「是不是因爲你左兄每次晉見這位會主時，對方臉上都蒙了紗罩？」

左天斗點頭道：「情形差不多正是如此。只不過他戴的不是紗罩，而是一種不透明的面具。」

「面具？」

「是的。一種在迎神賽會時，常常見到的那種金色面具。」

薛長空又搶着道：「不論是面具也好，紗罩也好，他遮去的，只是面孔部份，還有身裁、衣着、舉止呢？難道憑了這些，你左兄還無法揣摩對方是怎麼一副形相？」

左天斗長長嘆了口氣，道：「已然你薛兄問起這些，我就只好說得詳細一點了。」

他像回憶似的，稍稍停頓了一下，才接下去道：「我第一次會見這位天狼會主時，他戴的是一副文士面具，而他的衣着和談吐，也處處表現了一名文士應有的儒雅氣質……」

薛長空忍不住插口道：「第二次呢？難道第二次竟變了樣？」

左天斗道：「第二次，我奉召去一家客棧接受差遣，接見我的人，是一個老婆子，這老婆子也戴着一副金色面具。見面後我問她會主何在，你猜這老婆子怎麼回答？」

「她怎麼回答？」

「她說她就是會主！」

薛長空一怔道：「會有這種事？」

公冶長道：「那麼，第三次呢？」

左天斗道：「第三次見面，是在一座破廟裏，那次柳如風也在場。我走進去時，柳若風正在跟一名身裁窈窕，膚色白晳的黃衣女子談話——」

「這黃衣女子也戴了面具？」

「是的。」

「結果這黃衣女子竟又自承她就是天狼會主？」

「不錯！」

薛長空忽然搖頭道：「就算眞有這種事，我也絕不相信！」

左天斗苦笑了一下道：「我已經說過了，這種事情如果說出來，一定很難令人相信。別說你薛兄不相信，就是我左某人，又何嘗不是疑雲重重？」

公冶長想了想，道：「這件事你有沒有問過柳如風？」

「當然問過。」

「柳如風怎麼說？」

「柳如風笑而不答，只說將來總有一天我會明白。」

公冶長道：「其他的金狼是否也見過這種情形。」

「見過的人不多。」

「爲什麼？」

「因爲會中一般命令，均由柳如風下達，只有前五號金狼，才受會主直接指揮，才有機會經常見到這位神秘的會主。」

薛長空眼皮眨個不停，這時忽然一拍膝蓋道：「我曉得這是什麼原因了！」

公冶長一哦道：「你曉得了什麼？」

薛長空道：「這一定是柳如風從中耍的花樣！」

公冶長道：「這跟柳如風有何關係？」

薛長空道：「柳如風的易容術，已達神化之境，他自己能在頃刻之間，以各種面目出現，當然他也能幫他們這位會主，由文士變成老婆子，再由老婆子變爲年輕的女郎。」

左天斗搖頭道：「薛兄這種想法，小弟不以爲然。」

薛長空道：「哦？」

左天斗道：「因爲薛兄忽略了這件事的關鍵所在。」

薛長空道：「哦？」

左天斗道：「小弟說得很明白，這位會主三次出現，都戴了金色面具，根本沒有易容的必要。小弟說他第一次是『文士』，第二次是『老婆子』，第三次是『年輕女子』，正是如薛兄所說，是由對方身裁、衣着、舉止，以及聲音上判定的。柳如風的易容術無論如何高明，也絕不能將一個人全身上上下下整個改變爲另一種人。」

公冶長又想了想，道：「那麼，依左兄看來，左兄認爲所謂天狼會主，實際上會不會是由三人共用的一個名義？」

「我想不會。」

「何以見得？」

「第一，事實上無此需要。即使由三人分掌大權，實際必仍以其中一人爲主，兩人爲副。若是如此，另兩人儘可稱之爲副會主，而不必共同僭用會主名義，以致混淆不淸。第二，三人分治，對外如只稱一人，即不能共居一處，或共同出現。如三人分居三處，一時聯絡欠當，必然會鬧出兩位會主於兩地同時發出不同命令的笑話，相信一個正常的領導人物，決不會如此兒戲。」

衆人一齊點頭，顯然都認爲左天斗這種剖析頗合事理。

公冶長嘆了口氣道：「這就叫人有點想不透了。」

左天斗道：「我要你們特別留意這位會主，便是這個意思。因爲，這位神秘的天狼會主，早晚必然會到來蜈蚣鎭，你們實在應該有個準備。」

龍劍公冶長抬頭問道：「左兄，你如今打算去那裏？」

左天斗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他起身走去胡三爺面前，雙拳一抱，語音沉重地道：「三爺，我對不起您，以後希望您多保重。至於那三尊玉美人，左某人一定會在短時間內設法完璧歸趙，請三爺勿念！」

說完這幾句話，這位魔鞭便在衆人目送之下，轉身走出了大廳。

左天斗走了，大廳中又回復一片沉寂。

也不知過去多久，才由薛長空以一聲輕咳打破了緘默，這位雙戟溫侯緩緩掃了高大爺等人一眼，最後望着公冶長道：「我們這些人裏面，有沒有誰比較清楚，血觀音胡八姑那女人的一身武功究竟厲害到什麼地方？」

薛長空望着的人，雖然是公冶長，但從語氣聽來，他顯然並沒有指望公冶長能回答他這個問題。

血觀音胡八姑是十多年前的江湖女煞星，那時他們這批年輕殺手，包括公冶長在內，一個個全是尙在師門習藝的大孩子，當然不會十分淸楚血觀音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薛長空想請敎的人，其實是高大爺和胡三爺幾位七雄老兄弟。

胡三爺望着高大爺，顯然覺得這問題由後者來回答比較適當。

高大爺今夜一直沒有開口說話，如今若不是形勢逼得他非開口不可，他顯然還沒有說話的意思。

「關於這女人的一身武功，老夫也只是聽人傳說——」

高大爺的語音很艱澀，這表示他並不十分樂意在目前這種氣氛下來述說這段故事。

「據說，這女人年輕時，曾得異人傳授，練成一種攝心大法，能在對敵之際，以一道眼神，或一聲輕笑，淆亂對手心智，使對手於不知不覺間暴露空門——」

薛長空忽然岔口問道：「這女人如今多大年紀？」

高大爺道：「細細推算起來，至少也該四十出頭了。」

薛長空道：「姿色如何？」

高大爺搖搖頭道：「你老弟的這個問題，恐怕誰也回答不了。」

薛長空道：「爲什麼？」

高大爺苦笑道：「因爲老夫還沒有聽說過，有誰曾跟這女煞星打過平手。」

雙戟溫侯薛長空道：「這意思就是說，凡是跟這位血觀音交手的人，從來沒有一個能活得下來？」

高大爺道：「至少傳說如此。」

薛長空低頭思索了片刻，忽然搖着頭，自語似的道：「我不相信這女人眞有這般厲害，就算眞有過這種事，那也該是指當年……」

公冶長忍不住笑了一下道：「你薛兄又不相信了。難道這種事也假得了？」

薛長空仍然搖着頭，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公冶長笑道：「那麼，你說不相信，是什麼意思？」

薛長空抬頭說道：「如說這女人練過什麼攝心大法，這一點，我絕對相信，同時我也相信這種攝心方法，也許眞的具有某種不可思議力量。」

公冶長笑道：「那麼，你不相信的，又是什麼？」

薛長空道：「我剛才已經說過了，縱然傳說不假，那也該是當年的事！」

公冶長眨了眨眼皮，說道：「你的話我一時領會不來，能不能請你薛兄說得稍爲更明白些嗎？」

薛長空道：「我的話並不難懂。」

公冶長道：「哦？」

薛長空道：「除非這女人青春永駐，我不相信一個四十出頭的半老徐娘，還能憑輕顰淺笑，施展什麼攝心大法！」

公冶長噢了一聲道：「我懂你薛兄的意思了！你薛兄意思是說，這女人的攝心大法，有一半是藉助於姿色？」

薛長空道：「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公冶長微微一笑，說道：「小弟跟你薛兄一樣，晚生了幾年，從沒見過這女人，家師在世時，關於這女人的種種劣跡，也很少提及，不過，小弟仍然可以糾正你薛兄這種錯誤的猜測。」

薛長空道：「哦？」

公冶長笑道：「小弟只須舉一個例子，就夠了。」

薛長空道：「舉那一個例子？」

公冶長笑道：「武當天聽道長當年就是死在這位血觀音手裏，這件事你薛兄聽人說過沒有？」

薛長空脫口道：「你是說武當上一代掌門人，那位瞎——」

說及一個瞎字，這位雙戟溫侯突然住口。因爲問題已經有了答案。

一個女人不論姿色如何動人，她對一個雙目失明的出家人，起得了作用嗎？

薛長空沒有再開口，其他的人，當然更是無話可說。

大廳中一時又沉寂了下來。

遠處，報曉鷄啼聲悽切昂揚，似在告訴人們：漫漫長夜行將過去，天已快亮了。

正由於接近黎明，這時的夜色也益發顯得黑暗陰沉。

大廳中人人微闔着眼皮，似乎都顯得很疲累。

只有雙戟溫侯薛長空一個人例外，他兩眼瞪着天花板好像仍在盤算着要以什麼方法才能化解血觀音的那套攝心大法。

公冶長走過去，輕輕拍了他一下，微笑道：「別想得太多了，薛兄，天狼八老中，可怕的人物，絕不止血觀音一個，不過，咱們也不必瞧輕了自己，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咱們這幾個小伙子，如果好對付，他們早就找上門來了。」

薛長空像是給提醒了一件什麼事似的，當下連忙拉來一張椅子，等公冶長坐下後，帶着一股期切之色，低聲道：「小弟剛剛想到一個問題——」

公冶長道：「什麼問題？」

薛長空道：「這位血觀音多年不見露面，人人都以爲這女人眞的因走火入魔，得了半身不遂之症，適才天斗兄已爲我們道破眞象，說她是爲了害怕令師靈台老人，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由此可見，令師在世時，對這女人的攝心大法，必有尅制之道，關於這一點，不知公冶兄……」

公冶長微微搖頭道：「家師對這女人，一向不願多提，如果這女人當年不放烟幕，情形也許不同。自從傳出這女人走火入魔的消息後，家師認爲大患已去，除當時表示過一陣欣慰之外，以後就沒有再提過這女人一個字。」

薛長空有點失望道：「眞可惜，令師如果將這種降魔功訣留傳下來，今天的形勢就要大大改觀了。」

公冶長似乎並不覺得有什麼值得遺憾的，緩緩說道：「人正心正，萬魔不侵。家師雖未以此秘法相授，相信亦不出上述八字之範疇。小弟已經說過，這種事不能想得太多，想多了，徒亂人意。江湖上的天下，是拚血汗闖出來的，對方這次來的魔頭愈多，愈能攷驗我們的毅力，只要我們這一次能站得住，相信我們以後倒下去的機會就不會太多了。」

薛長空不住點頭，雙目中同時流露出一片欽敬之色。

這位雙戟溫侯雖不像血刀袁飛那麼倔強，但可也不是一個輕易服人的人。

他雖然敗給了鐵頭雷公楊偉，但他一點也不覺得鐵頭雷公楊偉有什麼了不起，以後遇上這位天狼長老，他照樣還有勇氣鬥上一鬥。

可是，對公冶長，他是眞的服了。

他覺得公冶長雖然和他的年紀差不多，但言談舉止之間，往往流露着一種優雅脫俗的氣質。

這種氣質不僅他薛長空沒有，就是在虎刀段春和血刀袁飛身上，也極難發現。

他放心不下那個血觀音胡八姑，並不是因爲對那位血觀音暗萌怯意，相反的而是出於一種好勝心。

他一再追究那女人的底細，就是爲了將來想搶第一陣。

他自以爲在人人談虎色變之際，他能有這種打算，是够自豪的。

如今，他聽了公冶長的這番話，才發現自己的襟懷竟是如此狹窄——因爲公冶長根本就沒有把一個血觀音放在心上！

他念念不忘，想鬥倒的人，只是一個血觀音，而公冶長着眼的，則是天狼八老，以至於整個天狼會。

試問，公冶長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又叫他怎能不折服？

（未完）



百萬美元奇刼案

丁善財和王風踏進「城市大酒店」的時候，手心在揑汗。

兩人對望了一眼，逕自向着「詢問處」走去。

詢問處的女職員臉上堆出職業化的笑容，問道：「先生，有什麼可以効勞的？」

「我們——我們來領一個包裹，」丁善財道：「從日本寄來的，收件人是汪全寶。」

「好的，請等等。」

女職員轉身向內走去，丁善財和王風左右打量着，態度極端侷促不安。

不一會，女職員自內走了出來，問道：「請問那一位是汪全寶先生？」

「郵件到了嗎？」丁善財反問。

「到了，汪全寶先生是我們的住客，但昨天已經遷了出去，你們兩位是——」

丁善財不待她說下去便自懷中拿出一個信封，遞上前去，道：「這是汪先生的授權書，那個郵包由我們代領。」

女職員接過那個信封，笑道：「等等，我要去請示一下。」

「好的，麻煩你了。」

五分鐘後，女職員又回到櫃面，問道：「請問你們有沒有帶身份證來？」

「有的。」丁善財連忙把身份證，拿了出來。

女職員端詳了一會，點着頭，道：「好的，我立刻把郵包拿給你們。」

不一會，女職員自內拿了一個小包裹出來。那小包裹用油皮紙包着，紮得十分結實，大約有一呎見方。

丁善財和王風一看到那包裹，雙眼一亮。

「請你們在這裏簽個名。」女職員遞上一張表格。

丁善財用微顫的手，在表格上簽了名。

接過包裹後，王風領前向酒店外走去，司機阿炳早已把那架豪華的平治房車駛了過來，打開車門，等待兩人上車。

丁善財和王風攢進車廂，司機阿炳問道：「怎麼了？」

「拿到了！」

「妙極、妙極！」阿炳哈哈一笑，說道：「今天晚上，袁經理非要請客慶祝一番不可的了！」

丁善財和王風對望了一眼，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阿炳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而去。

丁善財緊緊抓住那包裹，就像它是鳥兒一樣，隨時會被飛走了似的。

王風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總算沒弄出什麼岔子，順順利利地把它拿到手了。」

「還沒有到家，現在說還早。」阿炳插咀道。

「從這裏到跑馬地，才不過十分鐘的路程，現在又不塞車，難道還會有什麼意外？」

阿炳淺笑着，抬頭一望倒後鏡，只見後面有輛藍色本田房車，啣尾跟着。

他踩下油門，車子加快了速度，

就在藍塘道與黃泥涌道口時，前面忽然有架車子駛來，橫在車前。

阿炳大吃一驚，急忙踩下剎掣，車子戛然一聲巨響，停了下來。

這時，後面那輛本田房車竄上前來，在他們的平治旁停下，車門打開，三個幪面大漢跳下車來。

「別動！」其中一個大漢手一揚，持着短槍，槍咀指着阿炳。

丁善財和王風臉上勃然變色：這是搶刼！

另兩個大漢身手快如閃電，也分別竄上前來，手中都有短槍。

王風剛才已把那包裹放入一個占士邦型小提箱之中，這時緊緊抱住了手提箱，驚愕地望着那三個大漢。

「拿來！」其中一個大漢手一伸，向王風道。

王風在手槍指嚇之下，猶豫着把手提箱遞上前。

大漢劈手搶過，轉身向那輛本田房車奔去，攢進了車廂。

另兩名大漢見同伴已安全撤退，互相點了點頭，也轉身上了車。

本田房車怒吼一聲，絕塵而去。那輛攔在面前的車子，也掉了頭尾隨着飛馳而去。

丁善財、王風和阿炳都嚇得呆了，坐在車廂之中，半响出不了聲。

最後，還是阿炳首先恢復神智，道：「我們被搶刼了！」

「怎麼辦？」丁善財失魂落魄地問：「怎……怎麼辦？」

「報警去！」王風叫道。

「王二哥，報……報警？」阿炳吶吶地問：「這……這方便嗎？」

「如果不報警，咱們怎樣向汪老板交待？」王風道。

「可是如果報了警，警方調查起來，汪老板和袁經理都不大方便。」阿炳道。

丁善財和王風雙眉緊皺，刹那間沒有了主意。

就在這個時候，一輛警方交通巡邏電單車駛了過來，車上的警員俯首往車廂內一望，見三人面色有異，問道：「你們幹什麼把車停在馬路中心？」

「我們——」

警員不待阿炳說下去，又問：「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被搶刼了！」丁善財道。

警員雙眉一揚，向前一指，道：「把車子駛到路旁，慢慢再說！」

阿炳回頭白了丁善財一眼，一面發動車子，向路旁駛去。

「阿炳，如果我們不報警，汪老板一定會懷疑那包裹是被我們侵吞的，你明白嗎？」

阿炳緩緩地點着頭，把車子駛上了行人路，泊定了。

警員也把電單車泊好，走了過來，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三人對望了一眼，由丁善財把剛才發生的事說了出來。

「包裹中什麼東西？」警員問。

「這個……這個我們不大清楚，不過，那是非常貴重的物事。」丁善財答。

「那兩輛車子的車牌，你們記得嗎？」

「記得。」丁善財接着把車子的車牌和顏色說出來。

警員拿起電單車上的無綫電通訊器，將刼案報告總局，開始追緝那兩輛刼車。

「你們隨我回警局去落案吧。」警員道。

三人對望了一眼，緩緩地點着頭。

× × ×

「豈有此理，一定有內奸！」汪全寶大力拍着枱子，臉上全是震怒的神色。

丁善財、王風和阿炳垂手站在一旁，緘默着。

袁經理雙眉緊鎖着，坐在沙發上不出聲。

汪全寶摸着微禿的頭頂，在豪華的「經理室」中踱來踱去，忽然在王風面前停了下來。

他一雙銳利的眼光逼視着王風，問道：「那三個刼匪是誰？你認得嗎？」

王風搖着頭，答道：「他們頭上都罩着絲襪，看……看不清楚。」

汪全寶冷哼一聲，轉頭向丁善財望去：「你們出發到城市酒店領取包裹時，還有誰知道你們的行踪？」

丁善財沉吟了一下，說道：「是……是袁經理叫我們去的，我們得到任務之後，立即起程。」

「誰打過電話？」

丁善財和王風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地答：「我們都沒打過電話。」

「阿炳，你呢？」

「我一直坐在車子中等，根本沒離開過車子。」

汪全寶一雙銳利的眼光，轉向着袁經理望去。

袁經理是個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一雙細眼炯炯有神，他見汪全寶向自己望來，臉上微微變色。

「老汪，我……我除了命丁善財和王風去領包裹之外，絕沒通知過別人！」袁經理急忙道。

「阿袁，我當然信得過你，」汪全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不過，這件事委實太古怪了！」

「日本方面的總公司知道了沒有？」袁經理問。

「我已經打了長途電話給鈴木社長，向他報告一切。」汪全寶答。

「他……他怎麼說？」

汪全寶苦笑了一下，說道：「還用得着說嗎？鈴木社長自然是十分震怒，要我們無論如何徹查這樁奇刼案，同時，起回那一百二十萬元！」

「什麼？」袁經理瞪大了一雙眼睛，吶吶地問道：「這次的來貨，竟然有一百二十萬元這麼多？」

汪全寶緩緩地點着頭，道：「都是一百元面額的美鈔，鈴木社長估計如果順利的話，我們可以賺得十萬元以上的港幣！」

「為什麼以前每次都這樣順利，這次……這次……」袁經理搖着頭，說不下去。

汪全寶搓着手，道：「最要命的是警方這樣重視這樁刼案，展開了精密的調查，報紙更大肆渲染，我……我……唉！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老汪，警局不是傳過你去問話了嗎？」袁經理忽然問。

汪全寶點着頭，道：「可是我能怎樣告訴他們？當他們問起包裹中的美鈔是用來幹什麼的時候，我如何回答？難道告訴他們，我和日本一間『地下銀行』有秘密交易炒美鈔，從中賺取匯水不成？這是非法的啊！」

袁經理贊同地點着頭。

「他們還會再來找我問話的，」汪全寶長長嘆了一口氣，又道：「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應付了！」

袁經理道：「老汪，依我看，你還是從實說出來吧！」

「哦？」

「丁善財這次做得很對，倘若不是報了警，鈴木社長不明底蘊，說不定會懷疑是我們侵吞了這一百二十萬，」袁經理道：「如今報了案，可見那一百二十萬的確是被人刼了去，和我們無關了！」

「和我們無關？」汪全寶凝視着袁經理，道：「我們的組織中出了內奸，你知道嗎？」

袁經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緘默了！

「你知道嗎？鈴木社長這兩天就要來港，親自調查此事！」汪全寶道：「那一百二十萬元，有百分之八十是他的股份！」

「我們也佔百分之二十，我們也有損失的啊！」

「阿袁，難道你不認為我們的組織中有內奸麼？」汪全寶冷冷地問。

「誰說我不認為？」

「那麼，現在最要緊的，是要查出誰是內奸！」

「我却認爲最重要的是怎樣去應付警方的盤詰！」

丁善財、王風和阿炳呆呆地望着兩個頂頭上司爭得面紅耳赤，誰也不敢出聲。

「怎樣應付警方的盤詰，那是我的責任，」汪全寶道：「調查內奸，則是你做的，難道你想推卸責任嗎？」

「這——這件事，我一定會好好地去調查的！」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下個月又有貨要寄來了，難道再來一次？」

「如果你不能順利地應付警方，我們這一邊的行動勢將受到壓力，即使貨運來了，一時間又怎樣脫手？」袁經理振振有辭地道。

「我有辦法的！」

「辦法？」袁經理拿起一張報紙，道：「你看看，報紙上說你受警方盤問時含糊其辭，並且對占士邦型手提箱中的物事產生懷疑，你還有什麼辦法？」

汪全寶咬了咬牙，道：「最多向他們坦白說出來。」

「那警方查問這一百二十萬美元的來源和用途時，你怎樣回答？」

「可以答是生意上的來往。」

「生意上的來往爲何不委托銀行匯錢，而要自己用包裹投遞？」

汪全寶面上青一陣白一陣地，忽然罵了一句粗口，道：「如果不是出了內奸，就不會發生這種頭痛的事！」

「現在事情已然發生了，我們就得想辦法補救，」袁經理道：「這樣子互相猜忌，並不是辦法。」

「可是我敢說，內奸就在我們五個人之中！」汪全寶道。

他此言一出，室中四人臉上變色。

汪全寶冷冷掃了四人一眼，道：「究竟是誰出賣了我們，總有一天查得出來的！」

「汪……汪老板！」阿炳忽然叫了一聲。

「什麼事？」

「我……我認爲你這樣說太武斷了。」

「哦？」汪全寶雙眉一軒。

「我們這間公司，一共有十一個職員，另外那八個呢？」阿炳問道：「難道他們都沒有嫌疑？」

汪全寶向袁經理望去，問道：「另外那些人知道來貨的日期和地點嗎？」

袁經理沉吟了一下，點着頭，道：「我想是應該知道的。」

「這樣說來，他們也有嫌疑了？」

「如果要深入調查的話，我們這間『世界貿易有限公司』，連你和我在內一共十三個人，都有嫌疑。」袁經理道。

「那麼在警方未再找我去問話之前，我們先來一個初步的調查。」汪全寶道。

「好。」

「阿炳，你出去叫會計部的郝主任進來。」汪全寶向阿炳道。

「好。」

不一會，戴着老花眼鏡，年紀大約五十餘歲的郝主任，推門而進。

郝主任見兩個頂頭上司臉色有異，只畧向兩人點了點頭，垂手站着，等待吩咐。

「郝主任，我們有一批貨，被人神秘劫走了，這件事你知不知道？」汪全寶問。

「我……我看過報紙。」

「昨天王風和丁善財去收貨時，你知不知道？」汪全寶又問。

郝主任猶豫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汪全寶向袁經理望去，淡淡地問：「阿袁，你又說沒人知道？」

袁經理臉色一變，望着郝主任，問道：「老郝，你是怎樣知道的？」

「我——」郝主任期期艾艾地道：「我是靠估而已。」

「靠估？」

「是的，每次出去收貨，總是兩個人一塊兒去，」郝主任道：「而當我叫阿丁和阿王替我做一筆數時，他們都回說有重要事要做，跟着便出去了。」

「有這樣的事麼？」汪全寶問。

王風和丁善財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好，那你又怎樣猜得到他們是去取貨的？」汪全寶又問。

「除了取貨之外，還有什麼更重要的事？」郝主任道。

汪全寶緩緩地點着頭，問道：「他們離去之後，你有沒有打過電話？」

剎那之間，郝主任臉色大變，雙手亂搖，道：「不，不，我……我絕沒有通知人，你知道，我在這家公司做了十年，一向都忠心耿耿，我……」

「好，你出去吧，叫歐得成進來。」

「是。」

不一會，油頭粉臉，口中嚼着香口膠的歐得成進來了，他身上穿着一件大紅恤衫，領口敞開着，頸脖間掛着一串裝飾品，有象牙，也有十字架。

「汪老板，有什麼事？」

「我們公司昨天發生的事，你知道了嗎？」汪全寶問話時，雙眼望定了他。

「我當然知道。」

「你認爲怎樣？」

歐得成聳聳肩，說道：「一定有人通知對方，否則，他們怎可能埋伏在旁，等待我們搶劫？」

汪全寶點着頭，道：「你認爲是誰通知對方的？同時對方又是些什麼人？」

「這個我怎知道？」

「昨天丁善財和王風出去接貨時，你知道嗎？」

「知道。」

「是誰告訴你的？」

「郝主任，」歐得成說道：「他順便提了一句，說是今晚又有得飲了，汪老板會設宴慶祝。」

汪全寶緩緩地點着頭，道：「你可曾通知過什麼人？」

「沒有啊！」歐得成茫然地道：「我幹嘛要通知什麼人？」

汪全寶和袁經理對望了一眼，道：「好，你出去吧，叫畢小姐進來。」

那一天下午，汪全寶盤問了公司中的每一個職員，可是，從他們的神態中，任何人都看得出與這次的劫案無關。

「汪老板，他們之中，必定有一個是內奸！」阿炳忽然道。

「你的意思，即是說不是你了？」汪全寶道。

阿炳臉色一變，但隨即淡然道：「當然不會是我，我差點吃劫匪的子彈哩！」

「也許這是苦肉計？」

阿炳大驚失色，雙手亂搖，道：「汪老板，不，不，這全不關我的事！」

「依我看，你最有嫌疑哩！」

阿炳嚇得面如土色，正要說話，歐得成推門而進，說道：「汪老板，警方的周督察來找你。」

汪全寶雙眉一蹙，道：「好，告訴他我立即出來。」

「是。」

×　×　×

「汪先生，昨天的劫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貴公司損失了一些什麼？」周督察問。

「是這樣的——」汪全寶沉吟了一下，才答道：「我因爲生意上的關係，經常來往東南亞各地，大約一個星期前，我從東京回來，下榻於城市酒店，在我趕到機場時，將一個公事包遺留在我的合夥人鈴木先生那裏，抵達本港後，我立刻和他通長途電話，鈴木先生答應把公事包內的物事寄來酒店給我。」

周督察點着頭。

汪全寶接着說下去：「可是，我立即接到馬尼拉一個長途電話，有一筆數目很大的生意，要我當天便趕去商談，於是，我叫公司的職員到酒店替我領取包裹。」

「包裹中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汪全寶仰首想了想，答道：「內有黃金兩百両，美金卅餘萬，日幣百餘萬，另外還有港幣、加幣、澳洲幣和一些支票，總值大約一百二十萬美元。」

「你怎會把這樣重要的公事包遺留在日本？」周督察問。

汪全寶澀然一笑，道：「鈴木先生是我的公司的幕後支持者，其實該批財物都是屬於我們公司的。」

「你可知私運黃金入境是犯法的嗎？」

「我知道，但這批黃金數目不大，而且又是客戶代現鈔付給我們公司的。」

「那批美金呢？」

「也是我這次到日本收到的賬欵。」

周督察緩緩地點着頭，道：「劫匪一共有三人，連兩個司機在內，是五個人了，這五個劫匪，汪先生認識嗎？」

汪全寶搖頭說道：「聽說他們頭上都罩着絲襪，我的兩個僱員都說從來未見過他們！」

周督察聞言把兩道濃眉皺得緊緊地，道：「可是我們可以肯定的一點，那五個劫匪一定是和你很稔熟的人，否則不會知道你有一個這樣重要的公事包寄來。」

「不錯，我也是這樣想。」

「在你的朋友中，有那一個的嫌疑比較大呢？」周督察問。

「這個——」

「汪先生，你可以從那些知道你有公事包要寄來的人着手去想。」

「我明白，」汪全寶皺着眉，道：「可是，我把那公事包遺留在日本的事，許多人都知道了。」

「誰？」

「都是一些生意上有來往的人。」

「那麼，確切知道寄來此地日期的人呢？」周督察又問。

「我……我一時間倒是想不起來。」

「你仔細想想，」周督察深意地道：「這是破案的關鍵哩！」

汪全寶緩緩地點着頭，咬着咀唇，陷入思維之中。

半晌，他忽然道：「周督察，知道確切日期的，只有我公司的十幾個職員。」

「哦？」周督察雙眉一軒，問道：「你盤問過他們嗎？」

「初步盤問過了，可是，他們……他們都是盡忠職守，忠心耿耿的好僱員，我想絕對不會是他們。」

「如果他們知道公事包中的財物超過一百萬美元的話，他們也許就會背叛你了！」

「我看不大可能吧？」汪全寶不置信地。

「汪先生，不論怎樣，我希望從貴公司的十餘個職員身上着手調查。」

「這個——」

周督察道：「汪先生，你想得回那筆財物的，是不是？」

「當然！」汪全寶道：「我並沒有買保險哩！」

「那麼，你不反對我的提議吧？」周督察問。

汪全寶猶豫了一會，終於向他點了點頭。

×　×　×

「他媽的，那個周督察簡直把我當成了劫匪！」歐得成悻悻然地道：「好像那公事包是我糾黨去打劫的，問個不休！」

「奶奶的熊，我還不是一樣？」王風插口道：「盤問了我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可算少了，」郝主任苦笑着說：「我昨晚九點到警局，直到凌晨兩點才給我回家。」

「阿炳，你呢？」王風問。

「他對我倒客氣，只是問我當時的過程和情形而已。」阿炳道。

「汪老板爲了這件事大發雷霆，聽說鈴木社長更不滿意，和他在長途電話中吵了一頓，取消來港調查之行，」畢秘書忽然低聲道：「今天早上，我聽他向袁經理說，都是你們不小心，才闖下這樣的禍哩！」

丁善財，王風和阿炳對望了一眼，臉色惶恐。

「丁善財、王風、汪老板叫你們進去！」袁經理道。

丁善財和王風對望一眼，臉色微變。

兩人向經理室走去時，同事們都以憐憫的眼光望着他們，看來是難逃革職查辦的了。

丁、王兩人進了經理室後，丁善財反手把門關上，還上了門。汪老板坐在流綫型的寫字枱後，凝視着他們。

「汪老板，怎……怎麼樣？」丁善財問。

「很好，警方沒有追究，」汪老板道：「你們的表現也很好，沒有露出馬脚。」

丁、王兩人聞言大喜，道：「那麼，我們的——」

汪全寶不待丁善財說下去，便拿出兩大叠鈔票，拋到枱上，道：「每叠十萬元，一人一叠，這是早已講定了的。至於你們那五個朋友，每人五萬元，我也付了。」

兩人大喜，趨上前去，把鈔票拿了起來。

「記住，暫時不要顯闊，否則一樣會引人猜疑。」

「是，是！」

「好，你們出去吧！」汪全寶臉上現出勝利者的笑容，道：「下次有機會合作，再找你們！」

下期預告：

大地震

司馬不平

俗語云：「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由這句來形容社會人生百態，確是萬無一失的忠言，尤其是在目前這個人生戲劇中的娛樂界打滾的人都是你虞我詐，爲求達到目的就不擇手段，比比皆是，想知道內幕請留意下期刊出之「大地震」！

秘技叢談

高橋戒談電梯退敵

·麥海雲·

看過空手道表演的人，都知道日本任何一派空手道的拳術都很重視手踭，往往把一疊瓦放在地上，一踭打下去，二三十塊瓦一齊碎開，比較有份量的空手道教練，並非打瓦，而是打木板，更爲高級的空手道教練就打冰。

用手踭打冰，看來似乎跟打木打瓦相同，實則不然，因爲冰比較厚，而且它是滑滑的，一踭打下去，倘若無法打中它的交叉點，那塊冰就不會碎開，厚達兩英尺的堅冰，一踭打碎，當然是十分吃力的，能夠做這種表演的人，決不會很多，假如把這樣的鐵踭向一個人胸部撞擊一下，就算對方的武功很高級，仍然會打傷，甚至即時吐血身亡。

中國的拳法也很重視手踭，洪拳裏面有所謂「十踭」。就是用踭打擊敵人有十種姿勢，至於泰國拳，貼身的膝頭撞擊，以及手踭，都是他們的秘密武器，總之，能夠打得出手踭的一個拳師，他的武功一定很有根底，而且胆量特別超卓，然後有本領用手踭傷人。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手踭打出去，僅有一尺那麼短，換句話說，兩個人打到貼身然後能夠出踭，如果沒有把握用手踭壓倒對方，怎能夠打到相距僅有一尺那麼短的地方然後施展手踭或膝頭的絕招呢？因此之故，能夠使用手踭或膝頭去打擊敵人的師傅，一定極有勇氣，不怕對方撞擊。

手踭不管直打橫打仰打，他所打擊的範圍只是臉孔頸子咽喉和胸部，上邊打不到腦門，下邊打不到小腹，那圈子是很細的，如果對方發覺你用手踭，他用掛捶，凌空而下，由於掛捶的威力比較猛，而且可以在很短的距離撞擊，同時能夠在三尺長的距離打出，故此用手踭跟掛捶對抗顯然是有點吃虧，如上所述，手踭似乎是比較吃虧的，何以有些拳師卻喜歡用踭呢？關於這點，有經驗的師傅作如此解釋：「並非一個拳師剛剛發招就打算用手踭撞擊對方的，不過打到貼身，適合用踭的時候然後使用它，另一方面，突然在狹窄的地方碰頭，所謂狹路相逢，那種地方很難用大拳大馬應戰，必須窄步短踭，那就不能不靠手踭取勝了，此外，在船上作戰，必須站穩馬步，不宜奔走，在那種特別狹窄的地方也是適宜用手踭的，再者，在茶樓酒家裏面，萬一發生打鬥，到處是人，還有枱椅等物，擋住去路，無形中它就變成一個狹窄的地方，用踭勝過用拳。」

日本空手道有一套專用手踭出擊的，加上膝頭叫做「接近戰」，照空手道剛柔流總教練高橋戒先生所述，那種接近戰最適宜在電梯裏面發招，事實上目前很容易在電梯裏面碰見刦匪，如果學習過接近戰的絕招，用手踭出擊，相信是比較佔上風的。」

話雖這樣說，他並非把接近戰的招式教授每一個門徒，一定要那個人身手敏捷，拳腳有勁，手踭練習過一個時期，打得十分沉重，確能一踭取勝，然後教授他。事實上在電梯裏面要是碰到刦匪的話，對方極有可能帶着彈簧刀，如果在那種地方交手，無法奪刀，也無法兩招就決定勝負，那麼，持刀的人，佔盡上風，故此，學習空手道接近戰的門人，一定要苦練，認爲有把握，然後把它施展出來。

接近戰既然是在電梯那麼細小的地方施展，想像中的電梯只有四尺丁方形，特別細小，事實上，如果那部電梯有六尺丁方形，電梯之內有七八個乘客，刦匪忽然出現，能夠動手的地方也是很細的，決不會超過四尺正方形，因此之故，接近戰認爲決勝的地點特別細小，他所施展的絕招也是依照這樣細小的地方而設計的，絕對不用長橋大馬，而且出手就要取勝。

高橋戒師傅如此稱述：「剛剛走進電梯，爲了保護你自己，最好貼近電梯裏面任何一個角落，避免背後受擊，要是刦匪忽然亮刀，切勿讓他把刀鋒捱到自己的身上，而且緊貼着腰部，然後發招，假如對方的刀鋒距離自己僅得一英尺，那就無從招架，別說刀鋒已經接觸到皮膚那麼危險，原因是你剛剛動手，他的刀子已經直刺過來，距離太短，閃避不易，吃虧的一邊必然是你。

「預備對方突然出刀，最好你在電梯裏面注意某一個人，把他看做假想敵，萬一那些乘客當中有人是刦匪，就是這傢伙，把範圍縮短，那就容易應付。

「首先你要注意到他的右手，極少人用左手出刀的，刀子收藏的地方多數是在腰間，或者在背後，又或在小腿的長袜下面，換句話說，他的長褲裏面另有特製刀囊，隨時拔刀，不管怎樣，那柄刀子決不會收藏在手臂之上的部位，而是在低過手臂的一處，因此他拔刀的時候，整個軀體就會微微俯伏下來，那時你就要擺出戰鬥姿勢，左手在前，右手在後，同時用左腳畧爲伸前。

「這是誘敵的一招，因爲他俯伏之後，瞬即亮刀，那一柄刀要闖過你的手和腳，然後到達腹部，你剛剛看見他拔刀，就把左手擋格，同時左腳退後半步，那就使你的腹部跟刀鋒距離得更遠，至於右拳，出其不意的向他腦袋一拳打下，使用的這一拳，等於中國拳術中的掛捶，假如你的左手擋不住他那柄刀子，吃了一刀，只是受傷，沒有大礙，如果你練習過空手道，拳頭有勁，這一拳打中他的頂門，他就倒下來，無法再戰。

「現時你試握緊拳頭，看清楚拳上的骨節。任何人握緊拳頭之後，中指的骨節必然突出來，它是比較尖的，不管打木，打磚或打沙包，稍爲鍛鍊，那個骨節就更加粗大，而且結實許多，利用這一個骨節向對方頂門使勁打下，非常有勁，但卻不一定担保這一拳能夠打中，如果沒法打中，立刻變招，第二招就是手踭。

「日本空手道接近戰迎頭痛擊的一拳，要適可而止，絕不能一拳打到腹部那麼低，假如那一拳落空，打得太低，無法抽起來，對方的拳頭或刀子已經向臉孔打擊過來，你就受不起，故此，那一拳所敲打的部位，只是抵達對方的頸子，假如他打不中，那時變招，那是很順利的，因爲那一拳並非打得太低，忽然抽起來，就用右手的手踭向他額角橫掃，這一踭可以打中對方的太陽穴，那個地方同樣的是一個穴道，受到重擊，無法支持。

「因爲對方有刀，你連續施展兩招，仍然落空，他的刀子隨時會直刺過來的，故此兩招落空之後，你就要看清楚然後發第三招，那時你如果有一段時間可以發招，就把右拳向對方的臉孔橫掃，最重要的就是那一拳必須打中他鼻樑與兩眼之間，不要打眼睛，決不能一拳把他打到變成瞎子的，可是，那一拳中鼻樑上邊，那是一個穴道，受擊就立刻暈倒，這一拳不會使他喪生，但卻使他昏迷，已經夠了，由於那一拳在一尺這樣短的距離出擊，如果他用刀向前衝刺，那柄彈簧刀距離你小腹有二尺過外，他先吃這一拳，衝刺過來的刀子，就完全沒有份量，甚至吃拳之後他就雙手發軟，把刀子也拋掉，故此，接近戰一發招的連續三拳，分別向對方頂門額角以及鼻樑骨頂端這三個要害出擊，都是在一尺那麼短的距離變招出擊，殊不容易，必須苦練多時，然後有把握取勝。

「值得重視的是這一點，把手臂向後拉高，向前再打，繞了半個圈子然後出擊，渾身氣力集中那一拳，打出去的份量就沉重許多，假如你的拳頭必須在一尺那麼短的距離出擊，還要接二連三的變招，打擊敵人，都是從短距離發招的，沒有練習過這樣短的距離發招，打出去的拳頭不夠份量，打中對方也是沒用，故此接近戰的二十幾個絕招，都要平時苦練，然後有把握擊敗對方。

「微妙的地方就在這裏，用刀子衝刺，多數不會在一尺那麼短距離打出，因爲刀子伸得太遠，恐怕對方用虎爪或擒拿手捉住他的前臂，持刀的人，多數是把刀子貼腰的，貼近腰部然後衝刺，起碼有三尺，如果你的拳頭在一尺之內打出，便有機會爭取速度，總之，狹路相逢，那一個人能夠爭取速度，佔盡上風，事實上還可以用膝頭撞擊，同時在提高膝頭之際，一旦撞擊不中，又可把那條腿往下一搭，倘若你的鞋子踐踏對方的腳趾，就算他穿了皮鞋，仍會發生痛楚，稍爲一窒，並且有可能自動俯下一點，那時你的手踭就可以凌空而下，打擊他的頸骨。

「倘若你在對方想發招而沒動手之際，先發制人，那便百份之百的打贏他，不管他是否有刀，這個方法是如此施展的，你出其不意，用左手抓住他的頭髮，往下一沉，瞬即用掌刀劈打他的頸骨，如果那一掌沒法把他打暈，換句話說，你未能劈中他的頸骨，只要打中他的肩膊，立刻化爲手踭，改用手踭向他背後鋤下去，這一招他一定受不起，如果你看見過空手道表演手踭的話，你就不會對它發生懷疑，事實上空手道的手踭向下壓低之際，上半身的力量全都壓在你那個手踭上面，確有幾百磅力，普通人無法支持。

「記得這一點，任何人在打鬥當中，頭髮給人抓住，往下一沉，登時他失去了反應，無法考慮，甚至無法出刀，因爲他的神經窒了一下，暫時失去思索的能力，雖然這段時間僅有一兩秒鐘，已經使他受到無可挽救的創傷，因此之故，狹路相逢，在電梯裏面打鬥，認眞要預防對方伸手抓頭髮。

「萬一對方動手抓髮，一定是用左手伸出來，先行提高，然後向你的頭髮抓下，在百忙之間，你必須使用特殊的方法拆招，因爲他的手已經準備作戰，一手抓髮，另外一手迎頭痛擊，兩隻手都提高，你驟然覺得頭髮一痛，不必接招，索性用右拳或右掌向他下體打擊，他是無法預防有這一招的，可能你會在他的掌刀沒有劈下來之前已經把他打暈。

「人體最脆弱的就是兩處：眼睛和下體。除非萬不得已，不宜向這種要害出擊，可是，對方是個刦匪，而且身上有刀，他打算出手就置你於死，你就無法不使用這種絕招解圍。

「假如你站立的姿勢比較好，而且有些東西保護自己，不必使用那麼厲害而毒辣的絕招，出手傷人，現時姑且假定你跟一個刦匪型的傢伙同時站在電梯之內，首先你要把左腳向前，那是虛的，動手之前，你已經要把左腳移到後邊去，那樣子使他要轉身，或者面前搶攻一步，然後能夠出刀，那時他未必會防範到你用右拳向他頭上打擊的，往往打輸。

「不過，你使用這一招迎擊，必須左手有些東西擋住他的拳頭或刀，最好就是一個占士邦箱，刀子插不進，拳頭打下去，更加打不穿，還使他的手發生劇痛，比較有作戰經驗的人，無須帶備占士邦箱，只用一件外衣搭在左手上面，已經夠了，信不信由你，那件外衣垂下一點，刀子衝刺過來，想刺穿外衣之後抵達你的小腹，一定辦不到，因爲那件衣裳是有彈性的，能夠使刀子滑開，別說衣裳了就算一本雜誌，想把彈簧刀刺穿它之後再刺到對方的軀體，也辦不到，因爲那本書剛剛受刀，就會向後拉進，減去它的衝刺力量，爲了預防對方用刀出擊，你一定要在左手拿着一些東西，沒有衣裳，也沒有外衣的話，就用一個塑膠袋好了，袋裏放下一兩本書，沒有人會注意到它，必要時你可以把那個塑膠袋靠近袋口之處捲了一下，使它拉高，它就變成擋箭牌，只要那個塑膠袋裏面的書籍厚達一寸，任何刀子都無法把它刺穿，對方不知道你有這一招，一刀刺下，正好在頭上吃了你連環出擊的三招，在這種情況下，贏的成份更高。

「在電梯裏面作戰，不宜起腳，根本上用低腳以腳刀姿態踢對方的腳骨，就算踢折了他，仍是沒用的，因爲它不能把對方踢暈，此人如果身上有刀，捱了一腳，仍然可以拔刀衝刺，必須用拳或踭打擊對方頭部的要害，一下就把他打暈，然後能夠佔上風。」

關於日本空手道接近戰的電梯退敵絕招，大致如此，接近戰並非僅有幾個招，一共有二十多個招連環打出。

我試把它變招寫下來，作爲練武的幫助。

高橋戒師傅說：「因爲接近戰是在極端貼近的一個環境發招，必須平時苦練最有份量的一些絕招，然後可以打得又快又準，假如你的一雙腳一向不夠靈活，站也站不穩，那就不必使用腳刀了，反之，你的腳比較你的手更加有份量，或者你一向打足球，腳下有勁，走動靈活，那就可以使用腳刀挫敵，至於腳刀使用之法，一定要做得到肩膊不動，單腳能夠站穩，其次，才講究它的殺傷力，最重要的是用腳刀襲擊對方之際，眼睛不能夠往下移動。

「腳刀只是一個概括性的名詞，暗指那種腳法，犀利如刀，事實上它不一定用腳板的邊緣踢的，用足趾與腳心之間交界之處的硬骨去踢也可以，另一方面，足跟也可以踢。

「倘若你無法在最危險的一瞬踢出腳刀，不要使用這一招，因爲它有些不穩的，無論如何，單腳站起的支持力比不上雙腳站立那麼穩定，故此用腳踢人，先要站穩，日本空手道入門就要練習紮馬，原因就在這裏，除了腳刀，就要研究手踭。空手道把它稱做『踭擊』，如果空手道的專家不能夠施展踭擊這一招，他是不容易在圈子之內站穩的，因爲一般人公認『踭擊』是比較高深的一招。

（以下轉入第九十七頁）

江湖名家軼聞

白頭保苦鬥蛇形槍

海鷗・文
盧令・圖

在江湖上面賣技的人，不一定是純盜虛聲的，其中有些人是相當武藝高强，而且對於某一種兵器，有特殊的造詣，那種人雖然在許多繁盛的街巷打鑼打鼓賣武兼賣藥，但是，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中有些人到了一百幾十年之後，仍然是名氣响噹噹。花槍白頭保就是其中的一員虎將。

所謂白頭保，並非說他太過衰老，頭髮白如霜雪，根本上他僅有四十歲左右，說嫩不嫩，說老不老，因為他的頭髮頂上有一撮白得很搶眼，故此他有此綽號。他賣藥的時候，就用一枝日字的狗牙邊旗幟寫明「花槍白頭保」這幾個字，作為一種標誌。

白頭保也是有武館開設的，不過那間武館設在廣州，練武的人太少，也常常到佛山走動，在那邊有一條鄉叫做南浦鄉，白頭保很高興帶着他的得意門徒黑鬼祥去南浦鄉訪友，順便也在那邊賣武。

初期他只是把賣武看做點綴品，主要的是開設武館。但因武館生意欠佳，另一方面，賣武卻賣出名氣來。因此，他的踪跡就不止在佛山東莞一帶，四鄉各處，也有他的賣武旗幟出現。

至於白頭保會得享譽，那是由他們師徒兩人到大灣賣藝所引起的，大灣跟當地的衙門相去不遠，有許多東莞人居住，故此，該處雖然是在佛山，但也稱做「東莞地」，在佛山負責維持治安的人叫做高厚慈，他的職位是武官，又叫「五斗司」，等於現時的警司。身為武官，當然有一班人協助他捕捉匪徒，同時緝私，那些人多數是手上有些斤両的，喜歡看江湖賣武，理所當然。

根本上在佛山居住的東莞人多數練武，還有幾個很出色的教頭，高厚慈是東莞人，派到那邊充任「五斗司」的武官，當然是比較偏重鄉里，故此東莞人更加得勢，等閒之輩，休想在大灣開檔賣藥。

白頭保和黑鬼祥兩個，一向只是在南浦鄉附近賣武，偶然有一天他們兩人到大灣開檔賣藥，那天剛巧是墟期，大灣的人都走出來趁墟，遊客特別多，所以白頭保十分落力，先把紅纓槍的旗幟高高豎起，然後由黑鬼祥打响銅鑼，爭取觀衆。

觀衆雲集之際，他就向那些人自我介紹，說明他在廣州開設武館，最擅長的就是三十六路楊家槍，那種槍法變化無窮，人人喝采，從來沒有人敢踢盤，因此豎起了花槍白頭保的旗幟。

凡是江湖賣藝之輩，必然依着開花結子這一條路走，初時只是表演刀槍棍法，或者拳脚，沒有半句談到賣藥，到了賣武吸引觀衆，愈聚愈多，耍完了一兩套拳，或者一些刀槍，然後賣藥，這種作風就叫做開花結子，照例賣藥之後再耍雙人對拆之類的武功，一向如此，白頭保亦無例外。

當時賣武俱是拳脚行先，賣完膏丹丸散，然後耍弄兵器，白頭保的拳脚相當有勁，拳風虎虎，先由黑鬼祥玩，再由他玩，黑鬼祥的拳脚，力度沉雄，至於白頭保，卻輕巧靈活，各有所長，看完他兩的表演之後，觀衆的掌聲雷動。

白頭保正想趁着掌聲打開藥箱賣藥，那料他剛剛走近藥箱那邊，還沒有把藥箱的蓋揭開，忽然有一個彪形大漢快步走到他的臉前，大聲說：「白頭保，你自稱走慣江湖，難道入境問禁這句話也不懂得嗎？」

這句話顯然是有踢盤的意味了，白頭保聞言，抬頭一望，看見他身形高大，作官差打扮，而且說話帶着多少東莞鄉音，由於當地武官是東莞人，故此白頭保不敢向他說硬話，只是反問一句：「老哥，敬請高抬貴手，我在這裏開檔賣武，難道也算違法嗎？」

這個大漢說：「你確是違法，根本上只有衙門裏面的衙役或教練，然後有資格打响銅鑼報警，此地跟衙門相去不遠，你居然在白晝擅自打鑼，很容易引起官差的誤會，以為發生盜案，我就是聽到銅鑼之聲才走來的，你還有膽駁咀，非帶你返衙門不可！」

此人聲勢汹汹，說完便伸手過來，左手搭住白頭保的肩膀，準備捉人。

白頭保一向自負，而且打鑼然後開檔，乃是江湖賣藝的習慣，如何肯低頭認錯呢？對方的手剛剛搭上，他就飛脚踢去，此人立刻仰面跌倒。

白頭保看見他跌倒然後說：「我從廣州來，對於佛山的當地情形不很明白，就算初犯，也請原諒！」

來人正是高厚慈手下的第一名好漢袁錦，他在衙門當教練職，如果白頭保肯認錯，打躬作揖，或者他會原諒對方的，可是，白頭保踢

了他一腳，又說出一番硬話來，簡直把他視如無物，他怎能下得這一口氣呢？他慢慢的爬起來，好像受傷的模樣，但卻早有準備，緩緩的走向白頭保之際，忽然拔刀，那柄單刀藏在背後，人未到刀先到。

拔刀砍殺之際，他快如閃電，並非慢吞吞可比。那時，他突然飛躍過去，手起刀落，高聲大喝：「白頭保，看刀！」

這一刀由左邊上角劈下來，如果白頭保站着不動，恐怕那半邊肩膊給他劈斷，登時倒斃了。

白頭保看見他身形一變，從慢動作發展到變成快動作，就算他沒有刀，也要閃避，當時他偷步閃側，對方的刀劈下來就劈了個空，白頭保趁着閃側之際，一閃再閃，等於轉了一個彎，置身於袁錦的背後了，他右掌一沉，打算一掌向袁錦背後的血海穴打下去。

白頭保練過鐵沙掌，如果袁錦給他一掌擊中，必然登時吐血，不過，袁錦十分機警，那一刀劈了個空，即時向後反刺，這一手刀法叫做「反手撩陰刀」，身形沒有改變，只是那把單刀改變方向，普通人是無從防範的，如果白頭保不知死活，劈下去的手掌無法縮回來，那就不難給他的撩陰刀由下邊倒劏上去，把他劏做兩邊。

白頭保的身形手法靈活到極點，雖然他的右掌使勁向對方背脊拍打，但仍盯住他的右臂，無時無刻不提防他那一把刀，驟然發覺他的身形向下一沉，右臂轉動，便即收掌，整個人向後飛躍，連退七步，故此袁錦的那一刀又落空。

袁錦不止是施展倒劏刀的招式進攻，殺得性起，索性轉身以三環吐月的刀法向白頭保迎頭斬下。

這一路打法是分三段打出的，第一式斬上門，第二式穿心，第三式削脚，一氣呵成，連環耍出，就算對方左右閃側，仍然逃不過，假如白頭保依照剛才的搏鬥方式左閃右閃，一定給他劈死。

袁錦雖然充滿了自信心，殊不料白頭保在對方第一刀，由上至下斬落去的時候，忽然躺下來，雙脚往上一迎。他不是以脚鬥刀，只是用來搶攻，因為對方的刀由上至下，總有一段時間，他的脚在剛剛倒地就向上踢出去，連發兩脚，都是向袁錦下體進攻的，第一脚落空，第二脚踢中。

這一手撩陰腿是白頭保的絕技，已然對方使用撩陰刀，他就不再客氣，以撩陰腿回敬，果然不出所料，袁錦的單刀差一點劈到地上來，白頭保那一脚已經把他打到整個人飛開。

因為那一脚向他的要害踢出，袁錦仰臉躺在地上，寂然不動，口吐白泡，似乎就快一命歸陰，衙門的小卒看了，大喊一聲，紛紛拔刀，包圍白頭保，打算替師傅報仇。

白頭保不慌不忙的說道：「兄弟，剛才你們的師傅已給我一脚打翻，傷了血脈，倘若他無法在三分鐘之內吃進解藥，今天也就活不成，如果你們都想師傅早些歸天的話，就向我砍殺！」

有些人年少氣盛，聽了仍然喊打喊殺，可是，比較有閱歷的人，卻大聲喝止，先行勸令衙差方面千萬不要動手，然後走近白頭保，懇求他用解藥替袁錦醫治。

白頭保此人一向是吃軟不吃硬的，三四十把刀包圍住他，他也毫不慌張，未必因此就肯拿出解藥來，因為他的藥箱裏面有三十多瓶藥粉，不懂得其中奧妙的人，簡直不知道那瓶藥粉是解藥，已然有些老誠持重的人出來講情，白頭保就改變了主意，笑臉相迎，說：「你們不想師傅這樣快去見閻王，我當然是樂於從命的，請拿一碗滾水來，讓我把一粒仙丹送給他吃，包管藥到病除！」

聽了這句話，立刻有人飛奔到附近的茶樓要了一碗白開水，奔回原處，白頭保拿出一粒玫瑰紅的丹藥來，跟孩子們玩的波珠大小一樣，他用兩隻手的食指往袁錦牙關下面使勁一捅，袁錦仍是失去知覺，但卻開口，吃了他的解藥，一陣雷鳴之聲由丹田湧起，睜開一雙眼。

各人看見白頭保打傷了師傅，卻又救活了他，不知道把白頭保看做仇人好，抑或看做救命恩人好，故此面面相覷，不敢輕舉妄動。

袁錦此人恃着在衙門裏面吃公事飯，是個捕頭，兼是教練，他一時之間忘記了自己給人打倒，只是覺得躺在地上看來不雅，故此他剛剛恢復知覺，就一躍而起，向白頭保直衝過來，施展他最擅長的連環衝捶撲攻。

他的單刀已經離手，使用拳頭作戰，當然不是白頭保的對手，不過，白頭保不想他傷了氣之後再傷一次，故此勉強接招，處處遷就，看來好像打個平手，袁錦以為白頭保抗命拒捕，非打不可，不止是他一個人打，還要召集看熱鬧的公差，一齊動手，務求把他帶到衙門問話。

剛才勸令白頭保用靈丹救活袁錦的一些老成人，看不過眼，迫於站起來講幾句話，分頭勸告袁錦以及白頭保兩邊不要動氣，再又透過黑鬼祥苦勸白頭保，同返衙門理論，其中有一個人說：「我們街坊可以作證，你並無不軌的行為，只是依照江湖賣藝的習慣，先打鑼，後賣藥，並無不妥之處，至於拒捕，只是偶然發生誤會而已，街坊可以出頭替你担保，不妨到衙門走走。」

白頭保眼見幾十把單刀包圍住他們兩師徒，他即使可以奪刀過招，殺出一條血路來，但卻在事後不難給人指證是江湖大盜，已然街坊有人出頭作證，担保他無罪，索性順水推舟，立刻點頭說道：「難得老丈如此熱心，照顧江湖賣藝的人，我們師徒，願意跟隨公差到衙門去。」

袁錦總算有點武功，雖然捱了一脚，倒地暈倒，不過是偶然窒氣，他恢復知覺，便又可以照常活動，看見白頭保肯給他拘到衙門，便即作威作福，高聲大喝：「白頭保你斗胆當衆鳴鑼兼拒捕，這回死期到了！」

他的意思想加以恐嚇，讓白頭保受驚，轉身逃走，然後集合幾十人持刀追斬，把他們兩師徒斬為肉醬，殊不料白頭保胸有成竹，絕不上當，默然的跟隨衆人走向衙門去，因為有幾個街坊同行，白頭保更加心定，任由袁錦怎樣說，他都置若罔聞。

各人先後走進衙門，湊巧那個最高的負責人高厚慈在衙門之內，他驟然看到一堆人擁着兩名罪犯走進衙門來，由袁錦稟告，知是花槍白頭保，不覺識英雄重英雄。當時就想辦法把他的罪名開釋，後來向袁錦查問，又從街坊口中獲悉，白頭保不過在衙門附近開檔，打响銅鑼，沒有幹出什麼不法的行為，更加高興，他雙眼一翻，對袁錦說：「讓我親自審問他，你先下去休息。」

袁錦不敢多咀，只得遵命走到堂下，遙見白頭保跟高厚慈站在一起交談，便知大勢已去，無法再把白頭保定罪了，心裏很不舒服。

他很快就看見高厚慈走在前面，白頭保相隨。兩人先後走出校場，他忽又心上一喜，因為高厚慈的槍法號稱無敵，不難跟白頭保比槍，白頭保自稱是三十六路楊家槍第一人，未必鬥得過高厚慈，隨時會死在槍下，顯而易見，假如白頭保刺死高厚慈，也是死罪。因此他臉露喜色，立刻加緊脚步，走出校場看熱鬧。

高厚慈把白頭保帶到校場，叫人從兵器架

上面抽出一枝最長的紅纓槍來，意思是想白頭保表演槍法，如果他看得起勁，便會跟他較量高下。

凡是對武功有特殊嗜好的人，總是喜歡找一個相差不遠的對手研究武藝，白頭保自己練武多年，當然懂得對方的心理，他實在不願意跟高厚慈交手，故此高厚慈叫他表演槍法時，他故意在校場裏面耍弄一些低劣的槍法，看來似乎靈蛇飛舞，實則槍尖沒有勁把手握不穩，同時脚步浮亂，行家一眼就看得出來。

他以爲故意打得低劣一點，讓高厚慈看了哈哈大笑，不再動手，怎料高厚慈確是行家，不但看得出他的槍法並非低劣，而且看出他的心事，說：「白頭保，你千萬不要這樣想，認爲我們交手，你一定要打輸，故此不願跟我較量，表演槍法之際，故意打得十分低劣。」

給他說破了心事，白頭保默然。

那時袁錦認爲有機可乘，趕快加緊脚步，走到他們二人的臉前，把臉孔轉高厚慈那邊，說：「高長官，花槍白頭保自稱天下無敵，楊家槍法僅有三十六招，無人能够抵擋得住，如果有人跟他打盡了三十六招，仍未棄槍，他就跪下拱手稱臣，料想他眞的有些絕技，不可輕視。」

他使用激將法，果然生效，根本上高厚慈已經躍躍欲動，想跟白頭保較量高下，給他一激，更加起勁，槍癮大發，立刻抓住另外一枝紅纓槍，站在校場之內，跟白頭保保持二十尺的距離，然後叫號兵吹號。

白頭保無法推搪，心裏暗自盤算，贏了高厚慈可能惹禍，輸了給他，卻又使自己英名盡喪，實在難以決定取捨，他正在躊躇，高厚慈已經大聲高呼，喊他發招。

他知道這一次比武是無法避免的了，只好硬着頭皮，慢慢的走過去，然後以「中平槍」的姿勢，槍尖對準敵人心窩，向前一刺。

高厚慈不管對方是眞打抑或假打，他的槍癮發作，便卽耍出渾身絕技，幾乎有幾十朶槍花繞住全身，好像一頭猛獸似的撲攻。

白頭保初時以爲高厚慈徒擁虛名，必無實學，故此懶洋洋的作戰，後來發覺到對方竟是武林高手，槍法絕不遜色於他，大吃一驚，不敢怠慢，趕快用正宗的楊家槍迎戰。

因爲他初時並非眞的想跟對方交手，輕敵之心太過濃厚，那時他雖然改變主意，傾全力迎戰，已經屈居下風，一鬥再鬥，簡直無法迫近高厚慈，反而給高厚慈蛇形槍法忽左忽右進攻，使他步步退後。

校場雖然闊大，如果他逐步退後，總會退到背脊貼牆的，那時他就更難躲閃，白頭保沒有後眼，根本上不知道自己一退再退，有絕大的危險，到了他發覺背脊好像給人打了一拳，然後知道已經貼牆，無法再退，如何應付高厚慈的蛇形槍呢？不覺心上一急。

說時遲那時快，高厚慈看見他已經背脊貼牆，喜出望外，手中一緊蛇形槍向他的兩眼之間刺過去，誘他雙手舉槍擋格，瞬卽收回，不過收回一兩尺那麼短，便又再刺，這一刺含有挑的意味，對方的一枝槍向下一沉，他就順勢一挑，拍的一聲，白頭保所握的紅纓槍竟然給他挑到半空。

那枝紅纓槍還沒有跌下來，高厚慈已經把蛇形槍畧爲收回，忽又衝刺。由於白頭保身形呆呆的站着，手中沒有武器，高厚慈那一槍對準他的胸膛直刺過去，眼見他就快流血身亡，袁錦高興到不得了，大聲疾呼，喊了一聲：「好槍！」

他以爲白頭保必死無疑，雖然高厚慈並非想把他一槍刺死，無奈他是武將出身，殺氣太重，一時無法留手，那一槍眞的是傾全力直刺過去的。

白頭保不愧是楊家槍的傳人，苦練多時，對於「死中求活」的絕招，素有研究，雖然棄槍，對方的紅纓槍直刺過來，由於那枝槍的紅纓十分搶眼，紅纓跟槍尖相距有一尺五寸，他已經摸透。

故此對方的花槍直刺到他的胸膛，他退無可退，避無可避，仍然可以使用「羅漢掌」這一招去擋格，他雙掌一合，剛剛夾在槍尖與紅纓槍交界之處的金環，一個合掌的佛手，就把那枝紅纓槍夾住，無法動彈。

槍尖距離白頭保僅有兩寸，如果他的佛手不是挾得那麼準確，移後一點，便會給槍尖刺傷，兩掌乏力把它夾住，中槍身亡，反之，那個合掌的佛手推前一點，雖然挾住紅纓那一處，槍尖伸長了些，便卽刺進胸膛，仍是非死卽傷。

難得他計算得如此準確，剛剛挾住紅纓槍的紅纓與槍頭交界那一個金環，更難得的是掌力雄厚，竟然使高厚慈無法再刺。

高厚慈那一槍根本上就不是想把他刺死的，不過殺得性起，無法收手，眼見他居然合掌解圍，心裏也覺驚喜，立卽棄槍，說：「好功夫！」

跟着兩人握手言歡，高厚慈還邀請白頭保在客堂那邊痛痛快快的喝一頓酒，而且讓教練袁錦作伴。

袁錦做夢也想不到有人能够合掌解圍，破了蛇形槍，佩服不已，高厚慈槍法雖然厲害，擊敗白頭保自誇楊家槍法的一枝紅纓槍，仍然無法把他刺死，對白頭保更有敬重之心，因此言談之下，不再輕視，三人盡歡而散。

此後，白頭保的威名就响噹噹到處賣藝，大受歡迎，他的楊家槍法，流傳至今，歷久不衰，反而高厚慈的蛇形槍，卻少人知曉。

高橋戒談電梯退敵

·本文承自第九十四頁·

「踭擊並不難打痛對方，難就難在施展它的時候可以很順利的打中對方的中上門，使他無法再戰，因爲它是在最短的距離出拳，打出去的手踭可能透過對方的拳或臂，由下邊穿上去，在這種情況下，要是你不能够很有效的使用穿字和壓字，不易取勝。有時你只是猝然貼身出踭由下邊倒撞到上邊去，已經可以生效，另外一些時候，卻要把對方的手橋壓低然後仰擊，碰到這種局面，你是必須懂得使用暗勁把對方的橋手壓低了，這種勁是兩手相交的一瞬然後發招出擊的，並非由高處劈下，故此要用另外一種力量，化剛爲柔，然後有把握取勝。

「剛柔流的名稱是剛柔兼備，有一手拳練習從剛化柔的內勁叫做羅漢十八手，先要把空手道各種拳脚打得好，然後有資格練習它。換句話說，先練剛勁，再練柔勁，不能够只練柔勁，否則，力不從心。

「因爲接近戰是在最短的距離打擊，想打得出色，需要練習軟掌和軟拳，用手指打眼，最妙的是用軟掌，但因太過接近的緣故，有時你不能够化拳爲掌的，那時你應該施展軟拳，那一拳打到盡，距離對方的眼鼻還有幾寸，想卽時出擊，不必把那條手臂收回，只是把手腕搖動，從硬拳變成軟拳，再度出擊，便可以取勝。」

以上高橋戒師傳所提供各點，都是很切實的，值得我們參考，假以時日，苦練不輟，必有所成。


MARTELL
ESTD 1715
V.S.O.P.
V.S.O.P.
MEDAILLON
LIQUEUR BRANDY
SPECIAL RESERVE
COGNAC
PRODUCE OF FRANCE